



# 飞花逐月

上

武侠小说精选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 飞花逐月

(上)

(台湾) 卧龙生 著

# 目 录

第 一 回	神医失踪 .....	(1)
第 二 回	延寿神丹 .....	(35)
第 三 回	秦淮河畔 .....	(66)
第 四 回	文雀武凤 .....	(127)
第 五 回	王府花园 .....	(181)
第 六 回	蛇头白羽箭 .....	(223)
第 七 回	七煞剑法 .....	(269)
第 八 回	杨府探秘 .....	(304)
第 九 回	银月飞霜 .....	(363)
第 十 回	病榻柔情 .....	(426)
第 十 一 回	船头激战 .....	(446)

## 第一回 神医失踪

东汉的华佗先生，能破腹背，洗肠胃，刮骨疗毒，也就是能动大手术。在胸腔和后背开刀，把人的肠胃拿出来洗刷一下，再放进去，那时代，没有科学的麻醉设备，华佗先生的麻醉方法，是用一根银针，刺入人的穴道。

一代外科神医，却被生性多疑的曹操，拷死在狱中，但最可惜的是华佗先生在临死之前，把一部可以活死人，肉白骨的医书，交给狱官，狱官怕曹操查出来受到株连，竟然不敢收受，华佗先生一怒之下，把书给烧了，绝代医学，就此失传。

战国的扁鹊先生秦越人，能够以诊脉象，洞见五脏的病结，药到病除，那种惊人的判断力，就算用现代最新的科学检查方法，也无法和他诊断病情的能力相比，可惜的是这位胸怀神术的内科大夫，竟被秦国的太医令李溢嫉妒杀害，名医神术，随人而逝。

这两位历史上的医学天才，遭遇悲惨，故堪浩叹，但他们如果肯早一点收个门人、弟子，承其衣钵，也许能把中国这种内、外科的神奇医术，传诸后世。

很可惜的是，他们没有。

江山代有人才出，一千多年后，江南的金陵，又出了一位名医，赵百年。

赵百年驻诊的地方，叫永乐堂，原本是金陵城中一条很僻静

的巷子，但这条巷子，却因赵大夫的名气，热闹起来，人来人往，络绎不绝。

赵百年悬壶十年，医好的病人，不下数万之多，其中有很多是群医束手无策的疑难杂症。

三年前封藩金陵的七王爷朱豪，忽然生病，而且病得很重，金陵王府中三位御医会诊，竟然找不出致病的原因，不敢下药，只好把赵百年请入了王府，赵百年诊过脉象，立刻振笔疾书，开了一个药方子，七王爷吃了一帖药，病体就霍然而愈，三位御医觉着面子挂不住，同时上了辞呈，七王爷没有慰留，每人送了五百两银子，三个御医同时离开了王府。

七王爷很佩服赵百年的精湛医术，亲手书了一块“一代国手”的金字匾，送给了赵大夫。

这块金匾，不但使赵百年成了江南皆知的名医，也使金陵城中虚衔六部的公卿、都抚、布司、将军府，都对他另眼看待。

事实上，赵百年医术的成就，已到了一次诊断，能判生死的境界，他诊断服药三帖，七天能好的病，决不拖过八天，诊断十天必死之病，也不会活到第十一天。

有一个流传在江南境内的传说是，赵百年不但能着手回春，而且还能为人续命，传说的主角是富甲扬州的大盐商胡子镜，染病求医，赵百年诊过脉象之后，断言他只有七天的寿命，要他立刻回去，准备后事。

胡子镜想到了自己拥有的庞大财富，死了也不能带进棺材，但至少应该办一场空前绝后的大开丧，落一个身后哀荣，但又不放心交给妻妾儿女去办，可是七天的时间，实在太短，纵然金银如山，人手众多，也是筹备不及，心发奇想，要求赵百年给他续

长一个月的寿命，愿以万两黄金作为酬谢，想不到的赵百年竟然一口答应，配制了三十粒续命金丹，要胡子镜日服一粒，果然使胡子镜多活了三十天，丹尽命绝，无疾而终。

胡子镜死于两年之前，那场丧事，确实办得轰动一时，白绫遮天，素花铺地，绵连十余里，由丧宅至墓地一片素白，凡是参加送殡的人，每人送一件白绫长衫，外带白银十两。

胡子镜活着的时候，没有做过什么好事，死后却大破吝啬，十两银子，不是一个小数目，帮人做上两个月的长工，也未必能够赚到，现在只要花上一天时间，有吃、有喝、还有十两银子可拿，热闹可看，谁不肯去，那一天，简直是人山人海，由丧宅排出来的长龙，直到墓地，估算总有近十万人之多。

这场丧事，果然是轰动江南，过了两年之久，仍为人津津乐道，连带胡子镜万金续命的事，也一直传诵不绝。

有人向胡子镜的家人求证，胡家人的回答是不明内情，是真是假，只有胡子镜一个人知道，但胡子镜人已死去。

也有人问过赵百年，赵百年只是摇头苦笑，不肯承认，事如春梦了无痕，这就成了一桩难解的疑案。

这是个深秋的早晨，霜寒很重，但永乐堂的大门前，已然排满了人，秩序井然，没有一点喧哗、吵闹之声。

这也是很多年累积成的规矩，除了每个月的初一、十五，赵百年休息之外，大部分的日子，天未亮永乐堂大门外，就排满了等候看病的人群。

霜寒尤胜大雪天，不少人在晨霜严寒下微微颤抖，但却没有发出一句怨言，赵百年的精深医术，对一个病人而言，确有着冒寒等待的价值。

日上三竿时分，永乐堂两扇关闭的大门，突然大开，排候在门外的病人，依序行入。

赵百年的诊病室，相当宽敞，分为内外两间，外间放着很多长条木凳，供病人休息，里间是赵百年诊病的地方，内外之间，有一道竹子垂帘隔开。

永乐堂也是赵百年开的大药铺，药物十分齐全，赵百年开出药方子，就在永乐堂药铺抓药，如果病人不愿用永乐堂的药物，赵百年也不会勉强、诊病费是一两银子，药钱另算，但从来没有一个病人，拿着赵百年的药方子，跑到别的地方抓药。

一两银子的诊费实在很贵，但病人有病人的打算，别的大夫，虽然诊费便宜，但十付药未必能把病医好，赵百年诊费虽贵，但一付药可使病体痊愈。

赵百年看病很快，诊过脉象，立刻处方，前后不过是片刻工夫。

但今天，赵百年似乎遇到了困难，搭在病人脉门上的右手，良久无法拿开。

赵百年自负能诊脉断病，所以，很少看病人的形貌，现在，他不得不抬头看看病人了，病人很年轻，长眉入鬓，鼻正口方，也许是太瘦的原因，两个眼睛显得大了一些，但却大而无神，脸色黄里透白，病情一眼可见。

自嘲的苦笑一下，赵百年暗暗忖道：想不到啊！这天下竟有我赵百年诊断不出的病情？

“你病了多久了？”赵百年想从病人的回答中，找出致病的原因。

“三个多月了，听说大夫的医术超绝，特地赶来求医。”

“噢！”赵百年长长吁一口气，道：“我诊脉下药，十数年如一日，从来没有犹豫过，可是你的脉象很奇怪？”

“奇怪？”

“是的，你的脉象强弱不定，似实还虚。”

年轻人苦笑一下，道：“以大夫的神术，难道也无法医好我的病势？”

赵百年目光转动，仔细打量一阵，脸上突然泛现出惊异和兴奋混合的神情，道：“年轻人，你贵姓啊？”

“在下肖寒月。”

“肖公子，可否等一下，让我先看别的病人，今晚上，我仔细研究一下你的病情？”

“这个，寒月恐怕……”

“肖公子，有什么为难的地方，尽管请说？”

肖寒月苦笑一下，道：“大夫，我在金陵举目无亲，病势又日渐沉重，无法谋职作工，全身所有，不足三两银子……”

赵百年拂髯微笑，道：“肖公子，别为医药费用担心，你的病情，十分罕见，我倒希望肖老弟给我一个机会，求证一下我的医术？”

这时，突然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道：“诸位乡亲父老，救命要紧，请诸位让一让……”

赵百年站起身子，行了出去。

肖寒月沉吟一下，跟了出去。

只见一个三十左右的青衣大汉，跑得满头汗水，后面紧随一张软榻，上面躺着一个病人，棉被覆体，不知道是死是活？

那大汉一见赵百年，兜头一个长揖，道：“大夫，你发发善

心，救救拙荆……”人也跪了下去。

“请起，请起……”

赵百年扶起青衣大汉，接道：“尊夫人生了什么病呢？”

“难产，大夫，只余下一口气，你一定要救救她！”

“放下来给我看看。”

两个抬软榻子的大汉，放下软榻，赵百年揭开棉被看去，只见一个腹部隆起的少妇，双目紧闭，面色如纸，似是已经死了过去，全身僵卧不动，但两道柳眉却紧紧皱在一起，好像死得十分痛苦。

青衣大汉急道：“大夫，还有没有救？”

赵百年点头微笑，道：“我试试看吧！赵福，拿银针来。”

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捧着一个玉盘行了过来，玉盘上放着银灯、木盒，银灯已然点起，火焰熊熊。

赵百年打开木盒，取出一支五寸长的银针，在火上烧过，又用一块白纱试过，看了青衣大汉一眼，道：“请拿开尊夫人前胸衣襟。”

这时，候诊的病人，都围了上来，站成一个圆圈。

救人要紧，那大汉也顾不得众目睽睽，解了少妇衣襟。赵百年略一沉吟，由少妇的双乳之间一针刺下。

他似是很有把握，拔出银针之后，立刻拉上棉被。

青衣大汉望着赵百年，茫然说道：“大夫，扎一针，成吗？”

“你看她，不是醒过来了吗？”

果然，那少妇已舒展开眉头，缓缓吁了一口气，睁开了双目，但见四周的人，都瞪着眼睛看她，羞得又急闭上了眼睛。

那青衣大汉高兴地趴在地上，对赵百年磕了一个响头，道：

“大夫，你是活神仙，救苦救难的万家生佛，我……”

赵百年笑一笑，拍拍那大汉的肩膀，道：“快去找个接生婆，你有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

那大汉更是欢喜，取出一锭银子，放在玉盘中，招呼从人抬起软榻，匆匆而去。

“神医，神医，死去的人，也能够一针救活。”

不知何人，大叫起来，候诊的病人，立刻随声附和，一片呼叫神医之声。

肖寒月目睹赵百年一针救命的神技，心中大为佩服，决心留下就医。

赵百年处方很快，天到中午，已然看了五十八个病人，但是病人太多，候诊室仍然挤满了人。

肖寒月冷眼旁观，心中暗道：“这赵百年虽然一天能赚上三四百两银子，但也是辛苦的很。”

赵百年虽然想早些休诊，但受不住排候的病人苦苦哀求，直到夕阳下山，才算停了下来。

肖寒月苦等了一天，虽然咬牙苦撑，仍是支持不住，靠在一处屋角，晕了过去。

醒过来，发觉自己躺在一间雅室中锦榻之上，案上红烛高烧，赵百年正站在锦榻之侧，急急挺身坐起，道：“大夫，这是……”

“我的客房，肖公子，躺下去。”

肖寒月缓缓躺下，看了赵百年一眼，目光中满是感激之情。

“肖公子，不用感激我，对我来说，一个病人能让我无法下药，是一件十分罕见的事。”

肖寒月黯然一笑，道：“大夫的医术，寒生是亲眼所见，神技精湛，天下名医，恐已无出其右，药医不死病，大夫无法下药，只怪肖某是命该如此，大夫何必为此不安。”

赵百年拂髯微笑，道：“肖公子，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希望你帮助我，找出病因，你肯留下来，是帮我的忙。”

“寒生虽然读过几年书，但都是经传兵略，对星卜医术之学，却是从未涉猎，恐怕……”

赵百年接道：“你只要据实回答我的问话，我相信可以找出你的病因。肖公子，昔日扁鹊先生秦越人，诊脉象，能调查病人的内腑病结，着手回春，赵某不才，也不愿古人专美于前，所以，一旦遇上我不能下药的疑难杂症，赵某就情难自禁，不找出病因，决不罢手。”

肖寒月哑然一笑，道：“大夫，难道你还能为人添寿续命？”

赵百年神情肃然的沉思了片刻。道：“续命也许赵某无能，但添寿却非难事，经脉五腑，各有专司，通经调脉，护其腑脏，活上一百多岁，在赵某眼中相信可以办到。”

肖寒月呆了一呆，道：“大夫，这么说来……”

“肖公子，我只是为人医病，那必须病人的生机未绝，如若他经脉枯槁，生机全失，我也是无能为力，所以，赵某的病人，也有很多无药可救。”

“大夫，如是未雨绸缪，早作调护呢？”

“那就上千天机了，肖公子，咱们还是谈谈你的病情吧！”

“是是是，大夫请问，寒月当量情奉告。”

赵百年盯住肖寒月脸上瞧了一阵，道：“就脉象而论，你五腑完好，经脉未枯，但奇经八脉之内，却有一股活跃之气，奔腾

不驯，大盈若亏，肖公子，你服过什么奇异的药物没有？”

肖寒月摇摇头，道：“没有，寒月出生贫门，幼年丧父，十二岁即帮人放牛，以助生计，母子们相依渡日。”

赵百年道：“肖公子，你似乎是读过不少的书？”

肖寒月笑道：“家母出身诗书门第，寒月从母读书，倒也读完了四书、五经。”

“令堂是一位才女了。”

肖寒月点点头，道：“才女二字，家母应是当之无愧，她不但通晓诗书，而且善画能琴，针绣女红，无一不精，寒月家中最值钱的，就是一具七弦古琴。”

说至此处，倏然停住，赵百年也未再追问，话题一转，道：“肖公子，你好像说过，你得此病，只有三个多月？”

“是的。”

“怎么罹得此病？”

肖寒月苦笑一下，道：“在下好像岔了气……”

“走火入魔，肖公子，你会练气？”

“是的，寒月轻率躁进，练气岔入奇经，落此下场，也是自作自受……”

赵百年连连点头，道：“气岔奇经，非关病情，我虽然精研病理经穴，但却未习过练气之术，但个中道理，应该相同，肖公子今日见我用银针过穴之法，救一孕妇，保他们母子平安。”

“大夫一针救二命，不愧神医之誉，寒月苦苦思索，却想不出大夫下针之处，和那孕妇的病何关？”

赵百年道：“肖公子，你也懂针穴部位？”

肖寒月道：“在下不懂针穴，但因学习练气之术，对脉穴部

位，倒是知道一些。”

赵百年颌首微笑，道：“关于那孕妇的事，其实说穿了，也不足为奇，那孕妇腹中之子，早已成形，已经过了生产的时间，一手脱出胎盘，竟然抓住了那孕妇的心栓，那孕妇心疼气闭，我那一针扎在了胎儿的手上，刺激他五指松开，孕妇自然得救，胎儿也可以顺利生产了。”

肖寒月道：“果然是高明的很，孕妇的病情固然是匪夷所思，但大夫判断病情的能力更非常人能及了。”

“此种病例，万难见一但心于脉象，息息相关，善诊脉象的人，不难查出病因……”赵百年傲然一笑，接道：“赵某虽然不敢自比秦越人，洞察五脏，着手回春，但自信诊脉判病之能，很有心得，如论病情之杂，肖公子的病情，尤过那孕妇十倍。”

“噢！大夫的意思是……”

赵百年道：“严格说起来，你不是有病，气岔奇经，自成怪症，我虽诊你脉象，竟无法断论病情，你经内淤气，尚未凝固成形，堵死经脉，就赵某医术所知论断，应该有救，不过……”

“大夫，尽管下药，寒月死中求生，能否医好，早已不放心上了。”

“不用药，我要用银针通穴之法，引出你淤集于奇经之气，但生死之机各占一半，要不要医，你要自作主张了。”

“纵是九死一生，寒月也要一试，何况，还有五成生机，大夫，请用针吧！”

赵百年微微一笑，道：“好！你脱下上衣，伏在榻上。”

肖寒月尽褪衣衫，赤裸上身，伏在榻上。

赵福送上银盘针盒，赵百年一口气在肖寒月的后背上刺下

七枚银针。

七针分刺在不同的穴位上。

赵百年对自己技艺，似是很满意，看看刺在肖寒月背上的银针，笑道：“七针渡穴的手法，我也第一次施用，这七针使你十二经脉和奇经八脉中滞止的真气，交汇流通，我落针之处，都是你经穴的交触之点，我相信纵然是华佗重生，扁鹊还魂，用针的手法，也不过如此罢了。”

肖寒月道：“老前辈手法高明，在下已经有着凝气流动的感觉了。”

赵百年脸上泛起一股惊喜之色，道：“好！告诉我详细的情形。”

肖寒月还未来得及开口，忽觉得香风拂动，一个身着翠绿衫裙的少女，跳跳蹦蹦的冲了进来，娇声道：“爹，都快子夜了，你怎么还不休息……”

忽见一个陌生男子，脱光了上身，伏在床上，不禁一呆，俏丽的双颊之上，飞起了两朵羞红，正要转身退出，却听赵百年哈哈一笑，道：“幽兰，还记得爹给你谈过的七针通脉的针法吗？”

赵幽兰点点头，道：“女儿记得。”

赵百年道：“这种下针之法，是针灸之术中最难的针法，七针交错，打通了他全身的经脉，认位针穴，不得有丝毫的差错，每一个落针之点，都是经脉交汇之处，爸指给你看……”

转头看去，只见肖寒月拉了一床被单盖住上身。

赵百年一皱眉头，揭去肖寒月身上的被单，指着落针穴位，讲给赵幽兰听。

他苦嗜医术，忽视了男女之间的礼方，赵幽兰虽然在听，但

脸上羞红一直未褪，好不容易等到赵百年讲完，立刻转身逃了出去。

望着赵幽兰消失的背影微微一笑，赵百年转向肖寒月望去，笑道：“肖公子，我这个女儿，颇有天份，已得我几分真传，我倒希望她能尽得我医术上研究心得，免得重蹈古人复辙，像华佗、扁鹊一般，医术随人而逝。”

“是是，赵先生虎父龙女，赵姑娘必能承继你的绝世医术。”

肖寒月虽在口中答话，但脸却埋在臂弯之中。

赵百年暗暗点头一笑，拔出肖寒月背上的银针，道：“肖公子请好好在此休息，我明天再来看你。”

肖寒月在赵府中留了三天，这三天对他变化太大了，不但滞止在奇经八脉中的真气，开始疏散，而且，每次打坐运气，真气能立刻通达四肢百骸，完全进入了另外一层境界，脸上的病容也一扫而光，代之而起的，是一种红润的脸色。

赵百年医务太忙，知道肖寒月病好之后，就没有再来看过他。

肖寒月搜遍全身，只找出三两银子，想想这几日在赵府中寄住食宿，三两银子，实在无法拿得出手，一走了之，又觉不妥，只好硬着头皮，去见赵百年。

但赵百年的病人太多，每时每刻都忙于医务，肖寒月在诊疗室中停立一个时辰之久，都等不到一个和赵百年讲话的机会，赵百年一直在低头工作，看也没有看肖寒月一眼。

回到雅室，又是掌灯的时分，案上已经摆好了饭菜，六个菜，四荤二素，和平常不同的是，竟然多了一壶老酒。

肖寒月食宿都在同一间雅室之中，每到开饭之时，都由赵福

送上饭菜，每餐的饭菜，都很丰盛，但还是第一次有酒。

第二件奇怪的事情是，肖寒月发觉了床上放了一摞新衣服。

赵福缓步行了进来，道：“肖先生，酒菜快凉了，请早些用吧！”

“这是为什么？我只是一个求医的病人……”

“是赵大夫的吩咐，这壶酒是很好的桂花露，是赵大夫亲自处方酿造的，除了他自用之外，从不用它款待客人，你是第一位受桂花露款待的客人。”

“赵福，你没有弄错吧！我不是客人，我只是一个求医的病人。”

“不会错的，肖先生，那几套新作的衣服，也是赵大夫吩咐赶工作成的。”

肖寒月苦笑，道：“对一个病人，为什么要如此的优厚，我……”

“肖先生，先请用饭吧，等一会，赵大夫会来看你，有什么疑问，当面问问赵大夫吧，你请用饭，我不打搅了。”

肖寒月苦笑一下，自斟了一杯酒。

琥珀色的美酒，一股淡淡的桂花香味，直扑鼻中。

看到这样的美酒，就算是不会喝酒的人，也会引起喝一杯的欲望，肖寒月举杯喝了一口，但忍不住立刻把一杯全喝下去。

芬芳留齿，醇香透心，肖寒月从来没有喝过这样的好酒，美酒佳肴，色香可口，不觉之间，竟把一壶酒喝得点滴不剩。

酒味香甜，但酒力却很强，喝完一壶酒，肖寒月感到有了七分醉意。

这时，赵百年缓步走了进来。

酒醉三分醒，何况，肖寒月还没有醉倒，看到了赵百年，立刻站起身子，他的舌头，有点僵直的感觉，但说话还是很清楚。

“大夫，我只有三两银子，我知道，这不够……”

“坐，坐……”赵百年微笑着在左侧一张木椅上坐下，接道：“我说过，你是帮我的忙，你的病情，使我有机会求证出七针汇穴通脉的道理，这使我的医术，有更进一步的成就。”

“那样重要吗？”

“是的，肖公子，有很多饱读医书的大夫，加上他们行医的经验，对诊断病情，也有独到之处，他们虽然诊断出病情，却没有治疗的手段、方法，下药是难题之一。轻不拘病，重则更具妙用了。”

肖寒月道：“大夫，寒月的病，是不是已经好了？”

“你本来就没有病，滞止的真气，一开始流动，就完全好了。”

“我也该告辞了，关于医药费用，寒月会想办法尽早送来。”

他说走就步，抱拳一个长揖，向外行去。

赵百年没有劝阻？他看得出，这个年轻人虽然很穷，但却风骨凌立，不是轻易接受别人帮助的人。

一阵香风暗送，赵幽兰缓步行了进来，道：“爹，他走了？”

“是！我不能留他，因为他一定会拒绝，也许，我们的方法错了。”

嫣然一笑，赵幽兰缓缓说道：“爹，一定要他吗？”

赵百年长长吁一口气，道：“医道之学，深奥博大，学的人，除了熟能生巧之外，天份亦极重要，天份高的人，才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医术之进步，必须要天才不断的投入，才能有很大的收获，肖寒月是个天才……”

“爹，您才见他几次，怎么能断言他是天才？”

赵百年笑一笑，道：“爹看过的病人，不下数万之众，对一个人的相貌和智慧，自然是有独到的评价，这是一种心得、经验。”

赵幽兰理一下鬓边飘拂的散发，道：“爹，难道，他比我还强吗？爹不是一直夸奖我，是您的凤女，可以承继您的衣钵。”

赵百年微微一笑，道：“兰儿，爹没有骗你，对医学上认识，你确有过人的天份，不过，你终究是个女孩子，女孩子，不太方便，纵然身负绝世医术，但却很难发挥，兰儿，你总不能像爹一样，开一间药房，悬壶济世吧！”

赵幽兰苦笑一下，道：“爹，为什么女孩子，总是这么吃亏，男人能做的事，女孩子却不能作，我心里实在是不服气。”

赵百年笑一笑，道：“兰儿，不用生气了，你虽是女儿之身，但你的才慧胆识，不让须眉，不管你能不能为人诊病，济世活人，爹也会把这一身医术，传授给你。”

赵幽兰缓缓行近父亲，偎入赵百年的怀中，道：“爹，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拍拍爱女的秀肩，赵百年点头笑道：“我知道，我有你这么一个小女儿，承欢膝下，爹有什么不满足的，不许胡思乱想。”

赵幽兰只有十七岁，她生下来那一年，赵百年已经成名，家境富裕，单是照顾她的，就有一个奶妈，两个丫头，但赵幽兰并没有富家小姐那种骄横之气，她非常好学，待人也很有和气，也许是受到了父亲的感染，对医学之道，特别喜爱，十三岁能由画图中记下了百草形象，十五岁能辨识七百三十六种药物，入口知味，能够分辨真假，十六岁能和赵百年讨论医学上的疑难杂症，

并习针灸、下刀之术，甚得赵百年的喜爱，父女二人，可算得气味相投。

赵小姐虽喜医术，但人却生得十分漂亮，容色俏丽，讨人喜爱，如果说她有缺点，那就是生性较为活泼，缺少了那份大家闺秀的庄重。

赵百年常和爱女，清茶一杯，纵论医道，一谈两个时辰，两人之间，除了父女的天性之外，还有着相知的友谊。

赵大夫学养丰富，胸罗万有，对医学之道，更有独专，但赵幽兰，才慧过人，灵巧尖锐，常常提出一些匪夷所思的医学困扰，刁难父亲，父女之间，也常有争辩，赵幽兰虽然不能帮父亲解惑破疑，但由于她的尖锐争论，常能启发赵百年灵感，突破医术上的窘境。

现在，赵幽兰对父亲提出了另一个尖锐的问题？

她依着父亲身侧坐下，道：“别想肖寒月的事了，也许他不喜欢医道……”

赵百年笑一笑，道：“他如肯学医，我相信十年之内，他可以得到我的真传，但更重要的是，我想研究他，奇经八脉中那股凝聚之气，是如何练成的？”

赵幽兰笑一笑，道：“那是一种武功，练气术，如果知道窍门，练成并非难事，女儿想到了一种……”

望着灵慧过人的女儿，拂髻一笑，道：“说下去，想到什么？”  
“是爹最不喜欢谈的事情。”

赵百年一皱眉头，道：“延年续命术？”

“女儿想的更深一层，是长生不老术。”

“这……”赵百年呆了一呆，道：“兰儿，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药不医死病……”

“爹！药能医病，为什么不能延寿，为什么不能长生？”

赵百年沉吟了一阵，道：“幽兰，医病如修屋，只是补漏，谈到长生，那必须要改造个人全身的机能，使它新生，这不是药物的力量可能办到。”

“以爹的医术修为，能不能为人延寿？”

赵百年双目凝注在爱女的脸上瞧了一阵，道：“延寿续命之药，只是激发他生命中的潜能，使一个人多活一年半载，爹也许能办到，超逾此限，就非爹的医术和药物所能了。”

“爹，您用七针汇穴，能沟通人身十二经脉，如再补以药物，能不能培养出一个人的新生机能。”

“这个，爹从来没有想过，所以，遇上了生机全绝的病人，爹就要他们准备后事……”

我知道，爹是不愿逆天而行？”

“这……兰儿，七针汇穴，沟通了人身十二经脉，在医学上，确是一个创举，这对治疗病情上，有很大的帮助，但却无法帮助一个人长生不老。”

赵幽兰微微一笑，道：“华佗能破背腹，洗肠胃，据说还能动脑部手术，扁鹊能洞察人五脏中的病结，爹比他们的医术如何？”

赵百年拂髯笑道：“爹不敢比前辈先贤，但如谈到医术上的成功，爹虽不及两位前辈古人，但亦相差不远矣！”

“爹，如果一个人内腑无疾，经脉骨骼无伤，是不是可以长生下去呢？”

赵百年摇摇头，道：“那也不能，人的腑脏，机能，纵然无

病无伤，但会逐渐老化，有些人无疾而终，是谓老死，所以，世上没有永远长生的人……”

“爹，如果以你老人家的医术，从中辅助呢？”

“这个，爹无法断言。”

赵幽兰道：“长生也许不能，但活上两、三百岁，以爹的精湛医术，大概是可以办到了？”

赵百年微微一笑，道：“兰儿，你一直把话题绕在长生之术上面，可有什么原因？”

“女儿近读丹道之术，心中存疑很多，想请爹指点一二？”

赵百年沉吟了一阵，道：“让一个人老化的机能，全部能够新生，或有困难，但使其中部分更新，当可有望，但兹事体大，让我仔细想想，天下药物，有那些可以调配出这种助长人身机能的药力。”

赵幽兰嫣然一笑，道：“女儿半个月来，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倒是想起来几种药物，不知道是否有用，请爹指教。”

“不要说了，我要好好想想。”

赵幽兰转头看去，只见父亲神色严肃，凝目沉思，似正在想着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她了解，赵百年考虑的，不完全是医术运用和药物调配，而是，这件事该不该作？

如果，真的能配制出一种可延生命的药物，是不是该让它在世上出现。

赵百年聚集的财富相当的多了，这些钱，足够他花用上几百年，也用不完了，金钱对他已经没有很大的诱惑力了。

肖寒月第二次来到永乐堂，已经是三个月后。

这三个月，他拚命作工，赚了二十多两银子，省吃俭用积存起来，准备付给赵大夫，作为诊病的费用。

他已经完全恢复了健康，修长适度的身材，浓浓的剑眉，和一对闪动着神光的星目，稍显黑一点的皮肤，油亮生光，和三个月前的肖寒月，完全判若两人。

一身洗得发白的青布衫裤，是贩夫走卒的穿着，但却掩不住他那种英挺不群的味道。

是十一月的隆冬季节了，所有的人，都穿上了棉衣长袍，但肖寒月仍旧穿着一套夹衣。

这已是他最体面的一套衣服了。

为了偿付诊费，他节衣缩食的，连一套棉衣也没有做。

一向车水马龙的永乐堂，此刻却一片凄清，两扇红漆大门，紧紧的关闭着，顿时令人兴起了景物依旧，人事全非的感慨。

肖寒月皱皱眉头，暗中忖道：“今天十一月十八日，不是赵大夫休诊的日子，是不是出诊去了？”

举手叩动门环，两扇木门嘎然而开。

开门的是赵福，呆呆的望着肖寒月，似乎是已经不认识了。这也难怪，这三个月来，肖寒月的变化太大了，赵福每天看到上百的病人，自然不会对肖寒月有特别的记忆了。

“赵福！记不得我了？我是肖寒月。”

“啊！肖公子，难怪有点面熟。”

肖寒月笑一笑，道：“赵大夫呢？”

“赵大夫？”赵福呆了一呆，目光左右转动。

肖寒月有了警兆，但他心中坦然，站着未动。

就这一瞬的功夫，两个灰衣大汉，已疾奔而至，堵住了肖寒

月的退路。

肖寒月目光微动，发觉两个大汉的腰中，似乎是都带有家伙，不禁一皱眉头。

一个青袍长髯的中年人，由庭院中走了过来，他步履从容、稳健，但速度很快，似乎是刚看到人，已到了肖寒月身前二尺左右。

他停下脚步，目光凝注在肖寒月的脸上。

两道射来的目光，炯炯逼人，如具形体，似是要看穿人内腑心事。

肖寒月心中坦荡，笑一笑，道：“我要见赵大夫。”

“你是……”

“肖寒月，赵大夫的病人！”

青袍人淡淡一笑，道：“你不像有病的人？”

“三个月前赵大夫看好了我的病，我却欠了他一笔诊病的费用，我攒下了三个月工钱，特地来送上诊费。”

“你来晚了……”

赵幽兰缓步由一侧厢房中行了出来，一身白衣，长发披肩，但容色苍白，眼窝深陷，人也瘦了很多。

只有三个月的时间，活泼美丽的赵姑娘，完全变了样子，变得憔悴支离，惹人怜惜。

肖寒月呆了一呆，道：“你是赵姑娘？”

“是……”凄凉一笑，接道：“爹本想留下你的，但你却不肯体谅我爹的心意……”

“我……我去作工赚钱……”

赵幽兰叹息一声，接道：“为了付诊病费用？”

“是的！姑娘，赵大夫看了我的病，我总不能……”

“总不能不付诊费，是吗？爹说你风骨凌立，果然不错，你赚了多少钱？”

肖寒月取出银子，道：“只有二十多两，姑娘，我知道这不够，赵大夫对我有救命之恩，就算付上千两银子，也是应该的，但我只有这么多。”

“唉！我如不代爹收下，你一定不会安心……”

赵幽兰伸手取了一块碎银，接道：“肖公子，我爹的诊费向例是一两银子，我代他收下了，你可以安心的去了。”

她神情沉重，满怀忧苦，但仍然保有着大家风范，言词之间，对肖寒月虽然有抱怨之意，但却无迁怒之心。

肖寒月腹有诗书，如何听不出言外之意，但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和自己不愿留下来，有什么关系？

“赵姑娘……”肖寒月有些惶惑的接道：“赵大夫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爹失踪了……”

肖寒月吃了一惊，道：“失踪了？”

“是的！就在你离后的第三天晚上，我爹突然不见了。”

肖寒月镇定一下心神，道：“怎么会失踪的？”

终于忍不住滚下来两行泪水，赵幽兰黯然的接道：“我不知道，我记得那一夜，爹还跟我谈到你，说你司性很高，希望找到你，说服你，跟他学医，初更天，我才离开爹的书房，就在那一夜，他失踪不见了，直到现在，没有消息。”

肖寒月道：“有没有派人找过？”

“找过了，我们已经搜寻了两个多月……”

接话的是那青袍人。

肖寒月望了青袍人一眼，道：“有没有线索？”

青袍人道：“没有，所以，我们在等……”

“等！等什么？”

“等消息，有人掳走了赵大夫，必有目的，等他们开来的条件？”

肖寒月沉吟一下，微微摇头。

青袍人接道：“我知道，这办法不是很好，但是却想不出更好的法子来，赵大夫是江南第一名医，他的失踪是震动金陵的大事，金陵府中的捕头衙役，已全部出动，暗中查访，水旱码头，要道通衢，也都派了暗卡监视，连七王爷府中的侍卫都全部出动了，可是还查不出赵大夫的下落……”

上下打量了肖寒月一眼，又道：“如果我没有看错，肖公子也会武功。”

肖寒月点点头，道：“我练过，不过，却从来没有用过！”

“噢！肖公子的意思，是从来没有和人动过手？”

“是！”

青袍人冷然一笑，道：“也没有和人试过招？”

“没有。”

青袍人脸色一沉，道：“肖公子，今日来此，只是为了送上诊费？”

“是！”

赵幽兰突然接道：“这里不是谈话的地方，两位请进入厅中坐吧！”青袍人点点头，道：“肖公子请！”

肖寒月心中明白，此刻想走也不成了，略一沉吟，举步先行

入厅。

这座厅房是赵百年过去看病的地方，布置依旧，只是少了那些聚集待诊的病人，看上去有些凄清。

赵幽兰看看青袍人道：“张大人，肖公子是谦诚君子，不会对付我爹……”

肖寒月望了青袍人一眼，接道：“张大人是官府中人？”

青袍人道：“说我是官府中人，也不算离谱，不过，我不是正式食皇上俸禄的人。”

“肖公子，张大人是七王爷礼聘的王府总教席，负责教导王府中护院侍卫的武功，七王爷对家父失踪一事，非常的重视，特地请张大人主持追查家父的下落。”

“原来是张总教席，在下失敬了！”

抱拳一礼。

他是读书知礼的人，英挺中另有一股文雅的气度，和一般江湖中人，大不相同。

“肖公子不用客气，在下张岚，我是受七王爷私人礼聘的人，不食俸粮，没有官衔，七王爷非常敬重赵大夫的医术，特地派我来协助金陵府王总捕头，追查赵大夫失踪的事，肖公子文武兼修，胸藏锦绣，对赵大夫失踪一事想是别有看法了？”

回顾了赵幽兰一眼，肖寒月缓缓说道：“赵姑娘，允许肖寒月参与吗？”

“非常欢迎，肖公子，我爹对你的才华、智慧，推崇备至，我相信爹的看法。”

“赵大夫对寒月即施恩泽，又加垂青，我也希望能为这件事尽分心力……”

目光转向张岚，肖寒月缓缓接道：“张大人，首先我应说明，赵大夫救过我的命，不是他，我肖某人恐怕早已病死，其次，我要说明我练过武功，但指点我练武的人，是个残废有病的老人，他传我武功，但却从来没有和我递过招，我也从来没有和人动过手，我究竟练到了什么境界？我自己一点也不明白，甚至，我自己也很怀疑，我是不是会武功……”

张岚哦了一声，道：“令师的大名是……”

苦笑一下，肖寒月答道：“我们相遇得很偶然，他病倒在路边，我救了他，把他带到一座荒庙里，他胸罗很博，几乎是无所不知，我很佩服他，就常去那里，照顾他的生活，那里离我家不太远，我每天一早送饭过去，侍候他、照顾他，他就传我武功，但也只是口诀上指点，然后，让我练给他看，不对的地方，他给我改正。”

“肖老弟，那地方既然离你家不远，你为什么不把他请入家里住，却要留在破庙里……”

“张大人，家母寡居，寒舍又非大家，实在不便带一个男人住在家里，不过，家母很赞成我的做法，要我有始有终，寒月的家境很清苦，但家母却竭尽所能的在菜饭上力求丰盛，就这样过了半年，直到有一个大风雨的晚上……”

赵幽兰无限关怀的问：“怎么样了？”

“那一夜狂风大雨，雷电变作，洪流滚滚，沟满河平，平地积水三尺，寒舍亦遭水淹，我忙着照顾家母，对抗入屋中的洪水，直到天亮，雨势稍歇，我冒着积水、浊流，赶到村外庙里，但却已不见那位老人家了……”

赵幽兰接道：“被大水冲跑了。”

肖寒月道：“应该不会，那座庙虽然香火早绝，但地势很高，他住在东偏殿中，那是破庙之中的唯有一间完好的房子，地上不见积水的痕迹，说明洪水未浸入庙里。”

张岚道：“他没有告诉过你他的名号吗？”

肖寒月道：“他自称无名老人，但我知道，他是不肯说出他身世姓名，寒月也就不好追问了。”

“他都传你些什么武功？”

肖寒月道：“剑术、拳掌，但最重要的是坐息吐纳之术，庙中无剑，我们以枯枝代剑。”

张岚双目凝注在肖寒月的脸上，道：“以后，你就没有再见过那无名老人？”

“是的！寒月一直找了七、八天，可能的地方都去找了，没有发现任何痕迹。”

赵幽兰道：“肖兄，令堂呢？”

肖寒月道：“一年以前，外婆来看家母，看到寒舍中清苦的生活，苦劝家母，暂回娘家居住，并要寒月同住，寒月原籍白杨村，只是一个小小的农村，除了牧牛和帮人作一些收割的工作之外，很难找到别的工作，我虽早有出外谋职的打算，但寡母在堂，寒月实在无法启齿告禀，家母现由外婆接去……”

张岚接道：“所以，你就出来闯闯世面了。”

肖寒月笑一笑，道：“我没有衣锦荣归的打算，只想赚些银钱回去，置几亩薄田，盖几间瓦舍，奉养高堂，安度余年，身为人子，总不能让含辛茹苦养我成人的寡母，常居亲家，想不到是我离家之后，竟然忽患怪病，如非赵大夫仁心奇术，妙手回春，寒月已病死异乡了，我出身寒微之家，寡母孤儿，只是一个平凡

的布衣小民……”

“不，肖公子，家父阅人千万，从未动授人医术之念，但一见肖兄，却惊为奇才，认为肖兄是唯一可传他医术的人。”

赵幽兰看看肖寒月，神情庄重，说得十分认真。

肖寒月淡淡一笑，道：“在下很惭愧，读书未成，剑术也没有学出名堂，无名老人突然失踪，指教无人，学剑一事，也就半途而废了。”

这的确是一件很平凡的事，像肖寒月这样的人，这样的事，俯仰皆是，这世上又何止是千千万万呢！

张岚淡然的笑一笑，道：“嗯！半年的时间，别说学剑了，就算是练一套高明拳法，只怕也难得神髓，肖公子，你坦然陈述身世，可证确是个诚实的君子，技击之术，非要十年的苦功，才能奠定基础，肖老弟，只要不是太庸碌的人，十年寒窗苦读，就算未必能殿试抡元，名扬天下，但中个举人，谋个一官半职的，并非什么难事。但十年苦练，却肯定不能在武功上，有登峰造极的成就。”

言下之意，对肖寒月十分轻视，也隐隐有着逐客的意思，但也完全认定了肖寒月和赵百年失踪一案无关，洗脱嫌疑。

肖寒月苦笑了一下，道：“总教席的意思是……”

张岚笑一笑，道：“肖老弟，恕我明白说，你恐怕帮不上忙，赵大夫失踪一案，扑朔迷离，难倒了很多刑案老手，区区在下，也很感困惑，我想，肖老弟，奉上的诊费，赵姑娘已代为收下了，你可以安心了，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我想，你可以走了。”

“也许，寒月真的帮不上什么忙，张总教席既如此说，在下只好告辞了。”

“留下来……”

赵幽兰缓缓行前两步，望着肖寒月，接道：“我聘请你帮助我查这件案子，兼作我们赵家的护院，每月五百两银子的月俸……”

张岚一皱眉头，忖道：这丫头好大的手笔，五百两银子的月俸，请了这么一个没有用的人……

肖寒月道：“赵姑娘，我很愿意尽力，不过张大人说的对，我恐怕帮不上什么忙……”

赵幽兰道：“我相信爹的眼光，也相信自己的看法，肖兄，请你赏我一个面子，留下来，如果俸银方面，肖兄不满意，我可以增加……”

肖寒月道：“已经太丰厚了，我受之有愧……”

张岚接道：“赵姑娘，我不干预你用多少俸银聘请肖老弟作赵家的护院，但追查令尊失踪一案，却是不需要肖老弟插手……”

赵幽兰轻轻吁一口气，缓缓说道：

“为什么？”

张岚淡然一笑，道：

“为了令尊，肖老弟不过是学过武功，但时间只有半年，我相信这是真的……”

“一点不错，张大人，寒月没有说过一句谎言。”

“这就是了，学过半年武功的人，不管他天赋多强，我相信很难派上什么用场，再说，肖老弟又从来没有和人动过手……”

赵幽兰打断了张岚的话，接道：“张大人，肖公子满腹经纶，自有才华，帮助张大人出出主意，总该可以吧！”

张岚摇摇头，叹息一声，道：

“赵姑娘，赵大夫失踪一案，充满着诡秘，肖老弟纵然胸有诗书，满腹文才，但这不是开科取士，考场抡元，这是查案缉凶，救人玩命的事，肖老弟不是江湖中人，也没有江湖上的阅历经验，我实在想不出，他如何能够帮忙……”

“张大人，家父已经失踪两个多月了，仍是全无消息，我……”

张岚脸色一变，冷冷说道：

“赵姑娘，我姓张的插手此事，可不是职责攸关，而是七王爷对赵大夫一份眷顾，金陵府的精干捕快，已全部出动，王府的侍卫，也有大半动员，其他金陵城中的英雄、镖师，也全部看我张某人的薄面，在暗中查访、侦缉，也许你姑娘这几天看我坐在府中未动，但纵横二百里，已布成了一张严密的大网，我不想让肖寒月破坏了我的部署……”

肖寒月急急接道：

“张大人说的对，赵姑娘，我练的只是一些强身保命之术，和人动手，未必有用，而且，我对江湖上的人人事事，更是一无所知，就算张大人要我帮忙，我也不知如何下手，寒月只能以一瓣心香，祈求赵大夫早日脱险归来，赵姑娘多多珍重，寒月这就告辞了。”

抱拳一礼，转身行去。

赵幽兰还未来得及出言呼叫，张岚已大声道：

“站住！”

肖寒月停下脚步，呆了一呆，道：

“张大人……”

张岚冷冷接道：

“永乐堂已休诊，但赵大夫失踪案情，外面尚未详知，纵有传音，也是出于揣测，肖公子既然来了，那就只好委屈一下留下来……”

肖寒月道：

“张大人的意思是……”

张岚接道：

“等我们找回来赵大夫你再走不迟。”

肖寒月道：

“这个……”

赵幽兰道：

“肖兄已允小妹之聘，保护家母和小妹的安全，总不会言而无信吧？”

张岚看了赵幽兰一眼，冷笑一声，道：“肖老弟，这是最好的台阶了……”

肖寒月双目中突然暴射出两道神芒，冷厉地看着张岚，接道：

“张大人，你不许我插手赵大夫失踪一案，我不怪你，也许在下，真的无能帮忙，但语含讥讽，轻藐寒月，这就有失忠恕之道了。”

张岚被肖寒月突发的气势所慑，呆了一呆，忽然大怒道：

“姓肖的，人贵自知，我对你客气，完全是看在赵姑娘的份上，你是读过几天书的人，大概知道祸从口出这句话的意思……”

肖寒月冷然接道：

“士可杀不可辱，我虽一介寒生，但一不犯王法律条，二不作奸犯科……”

赵幽兰黯然接道：

“肖兄，张大人是身份尊崇的，为了我爹降尊纡贵，插手是非……”

张岚还想发作，但赵姑娘这一接口，只好强自忍下心头怒火，道：

“罢了，罢了，赵姑娘你带他去吧！免得我看到生气。”肖寒月也憋了一腔怒火，还想顶撞几句，但赵幽兰已抢先说道：

“肖兄，这边请吧！”

眼看赵姑娘满脸祈求的神色，肖寒月只好转身行去。

赵幽兰抢先一步，带着肖寒月进入了一座雅室。

仍然是肖寒月三个月前住的那一间，布置依旧，打扫得纤尘不染，似乎是，早知道肖寒月还要回来似的。

赵姑娘理一理鬓边散发，微笑说道：

“肖兄，委屈你了。”

肖寒月摇摇头，微笑道：

“张总教席盛气凌人，在下一时控制不住，几乎坏了事情，想来很觉不安。”

赵幽兰苍白的脸上，微现红晕，笑道：

“君子不争一时，肖兄，先请休息一下，我这就要他们替肖兄准备衣物……”

“赵姑娘，我很想为赵大夫的事，尽心力，只不过在下的阅历有限，恐怕会使姑娘失望。”

“肖兄，我爹一再称赞你，决非无因，大丈夫岂可妄自菲薄。”

几句话，激起了肖寒月万丈豪情，笑一笑，道：

“说的也是，无论如何，在下总要勉力一试。”

三日时光，匆匆而过，肖寒月虽然足未出户，但他没有浪费这三天时间，苦苦思索事情发生的经过，由扑朔迷离的案情中，捕捉到一点灵光。

但苦恼的是，他无法展开求证行动，他知道，一旦行动，必会引起张岚的误会。

赵幽兰常来探望，但绝口不提案情。

赵百年的侍童赵福，被派侍候肖寒月，赵福很尽职，常常侍候左右。

这日，掌灯时分，赵姑娘又来看望，肖寒月回顾赵福不在，吁口气，低声说道：

“赵姑娘，赵福是……”

赵幽兰笑一笑，接道：

“是不是偷懒了？”

“不不不，姑娘，在下实在用不着别人照顾，我是想了解一下赵福的来历。”

赵幽兰何等聪明，岂会听不懂弦外之音，呆了一呆，道：

“你怀疑赵福吗？”

神色一整，肖寒月缓缓说道：

“赵大夫失踪已两个多月，消息全无，如果对方用心是在勒索银子，早该有消息了？”

花容惨变，泪水盈睫，带着七分的无奈，赵幽兰黯然说道：

“这么说，我爹，他……”

“我只能肯定，对方不是勒索金银，但也不会加害赵大夫，如

果对方存心加害，可以在府中下手，用不着把他带走。”

带一个大活人走，比杀一个人麻烦何止十倍。

赵幽兰点点头，道：

“既没有加害之心，也不是勒索金银，那他们的目的是……”

“这就是我们要查的原因了，赵大夫医术绝世，我想失踪一案，和他的医术有关！”

拂拭去双目中含蕴的泪水，赵幽兰吁一口气，道：

“肖兄，照你的说法，我爹还活在世上了。”

“是的，至少在目前，他还不会有性命之忧，他的价值，是他的救人本领，问题是什么人掳他去？为了什么？”

赵幽兰道：

“肖兄，会不会是为了要我爹为他诊病？”

肖寒月沉吟了一下，道：

“如果只是诊病，他们可以到永乐堂来，也可以正大光明的把赵大夫请去，用不着把令尊掳去……”

目光凝注在赵幽兰的脸上，接着道：

“我相信令尊被人掳去，必为一个特殊的原因，而且和医术有关……”

赵幽兰思索了一阵，轻轻叹息一声，接着道：

“肖兄，我想不出什么原因？不过，这和赵福有什么关系？”

“如果赵大夫有什么秘密的事，赵福是最可能知道秘密的人！”

“爹和我无话不说，知道最多秘密的人，应该是我。”

肖寒月道：

“除了你之外？”

赵幽兰呆了一呆，道：

“赵福一直侍候我爹的生活起居，也是最亲近我爹的人，不过，他怎么可能会出卖我爹呢？”

肖寒月道：

“不一定出卖，也许他只是无意的泄露了什么？”

这时，赵福捧着一个茶盘，行了进来，道：

“肖公子、姑娘，刚沏好的茶，两位喝一杯。”

赵幽兰两道目光盯住在赵福的身上。

肖寒月也在打量赵福。

只见他神色自若，倒好两杯茶，才发觉肖寒月和赵姑娘都在瞪着他，立刻怔在那里。

赵幽兰道：

“肖兄，你瞧出了什么没有？”

肖寒月吁一口气，道：

“也许是在下多虑了……”

看看赵幽兰，赵福有些茫然的说道：

“姑娘，我……”

“你一直照顾我爹，也住在他的卧室附近，那一夜难道没听到一点动静？”

“没有，姑娘，我是第二天给老爷送早茶，叫不开门，才发觉……”

肖寒月接道：

“赵大夫失踪前一两天，可有什么异状？”

赵福沉思一阵，摇摇头。

肖寒月陷入了苦思之中，双眉紧锁，木然不语，赵幽兰几次想出声招呼，又强自忍了下去，不便惊扰，只好静静地陪坐一侧。

赵福手上端着两杯茶也楞在那里。

雅室中一片静，静得落针可闻。

## 第二回 延寿神丹

肖寒月突然站了起来，道：

“比医病更重要，但和医术有关的事情是什么？”

他似是在自言自语，但赵幽兰却立刻接道：

“救命。”

肖寒月摇摇头，道：

“一个要大夫救命的人，应该不会用这种强行掳劫的手段，何况，以令尊的绝世医术，如果救了两个多月，还救不了那人的命，那人早就死了。”

“爹说你是才智内蕴的人，果然没有看错……”

肖寒月并没有受到赞美的喜悦，缓缓把目光移到赵幽兰的脸上，神情肃然。

接道：

“赵姑娘，有胆识的聪明人，常常会未雨绸缪，但我想不通的是，这和医术有什么关系？”

赵幽兰喃喃自语着：

“未雨绸缪……未雨绸缪，难道有人想长生不死了？”

肖寒月神色一凛道：

“姑娘，令尊的医术，真的能使人长生不死？”

“我爹从来没有承认过他有这种能力，但他是一代医学天才，延长人的寿命，应该能办得到，但我爹一向主张顺天行事，

药医不死病。”

“这么说，令尊为扬州盐商胡子镜续命一月一事是真的了？”

“我不知道，爹没有告诉过我这件事，我也没有问过，肖兄，我们父女之间，除了亲情之外，很象朋友，爹和我常常谈些医术上的问题，我所学有限，不能给他什么大的帮助，但我常常想一些医道上困难的事情，和他争执，启发他追求医术上更高的成就，这也是我对爹唯一的帮助，但我们父女，却很少谈病人的事。”

想到父女们秉烛夜谈，争论医学上诸多问题的乐趣，如今父亲失了踪，消息全无，不禁泫然欲泣。

肖寒月道：

“姑娘，如果令尊真的有为人延寿续命之能，谁会知道这件事情？”

赵幽兰心中忽然一动，急道：

“爹在失踪之前，有一夜，我们谈到了长生之术……”

但闻砰然一声，赵福手中两茶杯，突然跌落在地上。

肖寒月霍然转头，逼视着赵福。

赵幽兰目光也投注过来。

要言不繁。简简单单两句话，立刻把事情问出了眉目。

赵幽兰忍不住，道：

“赵福，你说给谁听的？”

赵福道：

“雨花楼的帐房先生。”

“李帐房，他应该不会呀！……”

赵幽兰有些茫然了。

肖寒月道：

“赵姑娘，雨花楼是什么地方？”

雨花楼是金陵城中最大最大的酒楼，那里的酒菜相当的贵，但也最精致。那不是肖寒月这样苦哈哈的人去的地方，那里一餐酒饭，数两银子，是很普通平常的价钱。

“雨花楼是一座酒楼。”

赵幽兰回答道。

肖寒月点点头，道：

“赵福，酒楼中是不是有了客人？”

赵福点点头，道：

“是！我只是太佩服老爷的绝世医术，忍不住对李先生说了一句……”

肖寒月追问道：

“说些什么？”

赵福道：

“我……我说，老爷的医术，日渐精进，再过上一年半载，为人延续寿命，也不算什么稀奇的事了。”

赵幽兰怒道：

“赵福！延续寿命的事，何等重大，你怎么能够胡说？”

赵福悲苦地说道：

“我只是一时糊涂，如果是这句话害了老爷，我真是百死莫赎了。”

肖寒月挥手，道：

“赵福，这不能完全怪你，赵大夫为人续命的事，已经在江南流传了两年多了，你去休息吧！”

这几句话，对赵福，似有很大的安慰，拭去滚下的泪水，赵福缓缓退了出去。

瞪着满眶泪水的大眼睛，看着肖寒月，幽兰有些不解地问道：

“肖兄，你怀疑赵福，为什么不再问详细一些？”

“他知道的就是这些了，毛病也出在这里，以后的事，要我们想办法追查了。”

“你是说，赵福没有勾结外人？”

“我相信你也看得出来，他很忠厚，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

“如果不是地胡说八道，也许……”

“赵姑娘，就算赵福没有在雨花楼夸耀赵大夫的医术，这件事也一样会发生，只是时间上也许会晚一些时候……”

肖寒月笑一笑，接道：

“如果，掳走令尊的人，不是早有存心，也不会为赵福那句夸耀的话就立刻动手，赵福的错误，是促成了他们提前动手掳劫令尊而去，但也留下一些蛛丝马迹，功过是可相抵了。”

赵幽兰双目凝注着肖寒月，脸上是一种惊奇和佩服的神情，道：

“肖兄，你说，我爹真的还好好的活着？”

肖寒月点点，道：

“这一点，姑娘可以放心，他们需要的令尊的延寿医术。”

赵幽兰眨动一下眼睛，滚下两行泪水，温柔一笑，道：

“我相信你的话……肖兄，答应我留下来……”

“我会的，直到找到令尊为止。”

赵幽兰黯然一叹，道：

“肖兄，我们怎么着手？”

“去雨花楼查一查，那一天，都有些什么人在？如果去的客人不多，我想，雨花楼的小二们，应该会有些记忆。”

“如果客人很多呢？”

“应该不会，如果客人很多，管帐房的李先生应该不会有时间和赵福聊天。”

赵幽兰道：

“肖兄，要谁去查……”

肖寒月苦笑一下，道：

“这恐怕要张总教席合作了，在下的江湖阅历不够……”

赵幽兰接道：

“但你有过人的智慧和严密的判断能力。”

“赵姑娘，这种事，江湖的阅历很重要，察颜观色，捕捉话意，都需要经验配合。”

“好！我去告诉张岚。”

“等一下。”

赵幽兰停下来，回顾肖寒月，道：

“肖兄，还有什么指教？”

肖寒月道：

“这件事不宜动用官府的力量，大张旗鼓，当面质问，闹的满城皆知，最好是——”

他低声说出了一番计划，赵幽兰听得连连点头。

赵百年清醒的时候，立刻感觉到自己被一种迷魂的药物所麻醉，以他对药性上的丰富知识，知道清醒后还会有一阵眩晕，

深深地吸两口气，仍然静卧不动。

不用睁眼察看，他已感觉到自己正躺在一张很柔软的床上，直到意识完全恢复，赵百年才睁开了眼睛，但仍然令他有着惊讶的感觉。

这是一间不见天日的宽敞雅室，但室中却有着适度的光亮，那是灯光透过水晶和明珠，反映出来的光华，光度不强，但清晰可见事物，柔和中有一种彩丽的感觉。

两个美丽的少女，穿一色鹅黄的短裙、短衫，露出雪白的手臂，和圆润修长的玉腿，一个手中捧着削好的瓜果，一个捧着香茗，静静地站在榻前。

这种的衣着、装束，使一个少女的身体，裸露了十之七八，在那个时代中，是一件非常令人震惊的事。

看到赵百年睁开了眼睛，两个少女同时露出了温柔的笑容，左首一女先开口，道：

“我叫文雀。”

另一个接道：

“我叫武凤。”

赵百年仔细地打量了二女一眼，发觉两人都是很美的少女，轮廓、五官、肤色、体态，无不是上上之选。

这是什么地方？怎么会有这样两位衣着很少的绝色少女，侍候榻侧。

巫山遇神女，刘阮入天台，难道，世间真有这样的地方。

赵百年镇定一下心神，长吸一口气，缓缓说道：

“这是什么地方？”

文雀嫣然一笑，道：

“天之涯，海之角，上穹碧落九重天，下尽黄泉十八层，此地何地，又有什么关系呢？大夫读过万卷书，已知身在此山中，何必问居处？”

赵百年苦笑一下，道：

“姑娘读过不少书啊？”

文雀道：

“大夫是一代医学宗师，小婢因略通诗文，才得以选侍身侧，但望稍示怜惜，小婢则幸甚了。”

文雅的谈吐中，却带着一丝淡淡的无奈和幽怨。

赵百年暗暗忖道：如此文才，如此娇艳，竟是一个奉命来侍候我的丫头，这里的主人不知是何等人物了？

文雀似有惊觉的一笑，道：

“香茗尚有余温，大夫请品尝一口，试试小婢的烹茶手艺如何？”

转折柳腰，竟把手中茶杯，送到赵百年的唇边。

她眉目如画，举止温柔，给人一种欲拒不能的压力，赵百年只好乖乖抬起头来喝了一口。

杯中茶，温度适中，入口清香，直透肺腑，赵百年不禁赞道：“好茶！”

文雀道：

“大夫，既是好茶，何不尽此一杯。”

左手握杯，右手竟然伸向后背，缓缓扶起了赵百年的上身。动作雅致，情意款款，赵百年只好把一杯茶全喝了下去。

确是好茶，以赵百年的豪富，也没有喝过这样的好茶，不禁点点头，道：

“茶叶好，烹茶的手法也好。”

文雀微笑如花，娇声说道：

“巧妇难为无米炊，大夫喝的是真正的仙霞雀舌，而且是去芜存菁的极品。”

赵百年道：

“倒是听过有此名茶，今日才能得品尝一杯，果然名不虚传。”

文雀道：

“雀舌真品不多，极品尤难，一年之中，也不过能得三两斤罢了。”

赵百年道：

“真是多谢姑娘了。”

文雀道：

“能讨得大夫几分欢心，正是小婢之幸。”

“姑娘如此相待，百年受之有愧……”

“大夫言重了。”

赵百年正想把话引入正题，文雀已缓缓向后退了两步，武凤却接口说道：

“我没有文雀姊姊的才情，出口成章，善解人意，还请大夫多体惜，请进几片瓜果。”

赵百年看看武凤，笑道：

“两位姑娘是春兰秋菊，各极其美……”

伸手取了几片瓜果吃下，接道：

“只是如此相待，使我如坠在五里云雾中，不知可否为我解说一二？以去我心中之疑？”

赵百年并没有为二女的美色、温柔诱惑得忘其所以，他明白，自己是被人掳去，身为阶下之囚。

文雀、武凤对望一眼，点点头。

赵百年笑一笑，道：

“两位姑娘，有话只管请说，只要我能力所及，不会叫两位姑娘失望。”

文雀道：

“大夫，我和武凤，只不过是照顾大夫的生活，实在没有身份和大夫说什么事。”

赵百年道：

“文雀姑娘，区区是诚心请教？”

文雀沉吟了一下，道：

“大夫，我只能提出自己的看法，请大夫卓裁。”

赵百年道：

“我这里洗耳恭听了？”

文雀道：

“首先我想说明白，大夫受到的礼遇，十分隆重，我们主人希望以最好的奉侍，让大夫生活得愉快，你想要什么？只管请说出来，我们会全力去做，务求周全，使你满意为止，唯一的限制是，你不能离开这里了……”

赵百年点点头，道：

“关于这一点，我想得到，可是我想明白的是，贵主人把我安置在此，有什么目的？”

文雀笑一笑，道：

“你是一代医学大师，医术上的成就非凡，我们主人借重于

大夫的，想来，定是和医术有关了？”

她说话，仍保持着相当的谨慎，重要的关键之处，保留了活扣，以作伸缩余地。

“是不是有人病了？”

赵百年的声音很低沉：

“救病如救火，是耽误不得的？”

文雀摇摇头，笑道：

“大夫，如果只是为了看病，也不会把你请来此地了？”

“那是为了什么？”

“大夫，人世之间，是不是真有长生不老之术？”

“不知道！我不太精专修炼的方法，也没有试探这方面的学问。”

赵百年回答的很认真。

文雀、武凤对望了一眼，武凤缓缓接道：

“大夫，我们主人希望你能真诚的合作。”

赵百年苦笑一下，道：

“是真的，武凤姑娘，我精通医理，能治一部分的疑难杂症，确实不错，但长生不老之术，就非区区能力所及了。”

他神情诚恳，不似说谎，文雀、武凤交换了一个目光，脸上都泛现出茫然之色。

沉吟了一阵，文雀缓缓说道：

“大夫，是不是有一种药物，可以使人长生不老？”

赵百年脑际间灵光一闪，陡然间，想起了那夜和爱女幽兰，谈起延年益寿的药物，也曾提到了长生不老的可能，难道，这件事，泄露了出来？

心中暗暗琢磨一阵，道：

“姑娘，古籍、笔记之中，是有一些白日飞升，长生不老  
的传说，纵然有名有姓，但却也止于记述、传说而已，求诸人间，  
却没有一个长生不死的人……”

武凤接道：

“大夫的意思是说，这些记述全是假的了？”

赵百年苦笑一下，道：

“我只是表示我个人的看法，这些记述、笔记，没有确实的  
证据支持……”

文雀接道：

“大夫，仙道无凭，诚然不错，秦皇求道，遣徐福东上蓬莱  
仙岛，以一国之力，仍然无法得长生之术……”

“不错，不错，姑娘熟读史籍，当知在下所言非虚了，仙法  
道术和医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学问，百年只懂医道，不懂侧术。”

文雀道：

“那医学上，能不能调制出长生不老之药？”

赵百年凝目沉思，良久不语。

他心里明白，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关系很大，此刻虽然身居  
华屋，美女相伴，但只要一个对答不当，就可能闹的转囚阶下，  
受尽折磨，说不定还要把老命给陪进去。

文雀、武凤都有着很好的耐性，两个人静静地站在一侧，瞪  
着四个大眼睛，看着赵百年。

赵百年目光移转，看了文雀、武凤一眼，长长吁一口气，欲  
言又止。

文雀、武凤，都具殊色，是那种很难得一见的美女，但赵百

年丰富的阅历、经验，却能洞澈到那美丽之后的冷酷变化，一直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不为眼前的绮丽、美色所醉。

文雀嫣然一笑，举手理一下鬓前飘浮的散发，缓缓说道：

“大夫，是不是很为难？”

“不！我在想，这件事如何措词，才能说的明白、清楚。”

赵百年解释着说道：

“而又不致引起误会。”

文雀和武凤一直用目光交换意见，两个人都没有再接口，只用四只美丽、动人的眼睛，看看赵百年。

“用药物帮助人延年益寿，也许你能够办到，但却无法长生不死。”

武凤道：

“也许的意思，就是你还没有把握？”

赵百年点点头，道：

“就我对药性上的了解，这一点，应该可以做到，但效用能到什么程度，在没有实验之前，百年不敢妄下测断。”

文雀轻轻叹息一声，道：

“大夫，我希望你能以最大的诚意合作……”

“赵百年接道：

“百年之言，句句真实。”

武凤道：

“大夫，我们看得出来，你是个满腹经纶而又慈善的人，我们不想对你有任何一点加害的行动，所以，你必须制造出来可以延年益寿的药物。”

这是个很明显的警告、威迫，赵百年呆呆地看着武凤，不知

如何措词回答。

文雀笑一笑，温柔地说道：

“大夫，我们只是听命行事的丫头，我们作不了主。我们也听到过，你为扬州一个豪富盐商续命的事，希望你能尽力创造出一个奇迹，你会生活得很快乐……”

赵百年沉吟了一阵，道：

“两位姑娘既然无法作主，百年倒希望能见见贵主人。”

文雀道：

“你会见到他的，不过，不是现在。”

赵百年心中忖道：文雀、武凤口齿伶俐，两人一搭一档，和她们争辩下去，只怕难有了局，事已至此，急有何益？

他心念一转，愁怀尽放，存在的恐惧之感，消去了大半，看着二女，笑一笑，闭上双目。

歪打正着，这一招，还真把文雀、武凤给刁难住了，二女对望一眼，皱起了眉头。

等了半柱香的辰光，赵百年连眼睁也未睁过一次，武凤忍不住了，吁了一口气，道：

“大夫，你是想好了没有？”

赵百年道：

“想什么？”

武凤道：

“你要些什么药物，用具？说出来，我们也好早些替你准备呀！”

赵百年道：

“现在，我只想好好地休息一下。”

武凤冷笑一声，道：

“什么？你想睡觉！”

赵百年睁开眼睛，望了武凤一眼，又闭了眼，缓缓的转过身去。

武凤呆了一呆，转望文雀。

文雀摇摇头，示意武凤不可发作，伸出纤巧的玉手，拉开折叠的棉被，盖在赵百年的身上，轻柔地说道：

“大夫，你好好休息，我们就守候在室外，需要什么？招呼我们一声。”

赵家一座花厅中灯火辉煌，这是赵百年繁忙诊务之后，休息的地方，松木条几，白藤坐椅，一切都尽量保持着天然的本色，壁上挂着两幅名人字画，其中一幅竟是画圣吴道子的众星拱月图。

吴道子的画流传在世上的，本就不多，间有三两幅，也都是以佛像为主，像这样一幅众星拱月图，那是绝无仅有的作品了。

赵家这座花厅，建筑在赵家的花园之中，花园不大，但却种了不少奇异的花树，那都是病家感谢赵百年，知他喜欢花树，千方百计寻求而得，当作礼品送来的，赵百年为了照顾这些花树，特别请了两个对养花很有经验的园丁，照料这些花树，但却整理得繁花似锦，一年四季，花香不绝，叫作赏花轩。

现在，这座花轩中，坐了四个人。

张岚高居首座，左侧是个四十多岁的精干的中年人，赵幽兰坐在右边，肖寒月的坐椅，紧邻赵姑娘，但却向后退开一尺。

这是肖寒月的自谦，表示出自己不是参加这个会议的人，而只是保护赵姑娘的护院武师。

他傲而不骄，通情达礼，事理之间，极有分寸。

也因为如此，使张岚对他轻藐敌视的态度，改变了不少，没有再故意挑剔他。

一个身着青衣的女婢，奉上了香茗、点心，退到赵幽兰的身侧站着，但赵幽兰却一挥手道：

“杏花，你出去！”

杏花微微一愣，道：

“是。”

她转身出厅，而且，顺手带上了厅门。

张岚望望左侧的中年汉子，道：

“王总捕头，有没有什么消息？”

“大人，守义很惭愧……”

张岚一皱眉头，道：

“那么大一个人，难道会化作清风而去不成？”

王守义苦笑一下，道：

“大人，像石沉大海一样，除了应天府的捕快完全出动之外，连京口、通州和苏、杭二州的捕快，都已经出动了，水旱两路，除了明卡盘查之外，还有暗探巡骑，四路策应，除非，他当夜能把赵大夫运出金陵，远行百里之外……”

张岚接道：

“不可能！”

王守义转头看着赵幽兰，道：“令尊失踪几天了？”

肖寒月心中忖道：好利害的王总捕头，言词之间，故设陷阱，希望幽兰姑娘不要上当才好。

赵幽半果然没有上当，立刻接道：

“当夜初更过后，我离开家父书房，第二天日上三竿，发觉家父不在，午时之前，已向贵府报案。”

王守义点点头，道：

“张大人，卑职接到报案，已知此事非同小可，一面通知刑案师爷，一面下令捕快出动，封锁水旱两路关口，日落之前，知府大人召见卑职，研判案情，同时接到了七王爷的令谕，将军府也出动了水、陆巡防快骑、轻舟，封锁四城、江道，一面飞马传令，分送到京口、徐州，方圆两百里内，都已在盘查控制之下，正如大人所说，除非赵大夫化作清风消失，卑职也奇怪，何以找不出一线索？”

张岚叹息一声，道：

“王兄，我也久闻你声誉卓著，是当朝之中有名的神捕……”

王守义接道：

“张大人夸奖了，卑职惭愧，还请大人指教。”

张岚道：

“王兄，我在王府，只是客卿身份，没有官衔，咱们就从俗称吧！”

“是是是，守义恭敬不如从命，张兄是武林名宿，请指教守义一条明路。”

如论在武林中的声望，张岚确然高过王守义很多，但如说到办案之能，王守义是江南第一名捕，经验、判事之能力，就非张岚所及了，这几句话是明里恭维，暗中却把难题推到了张岚的头上。

张岚一皱眉头，暗道：作官的人果然厉害，我跟他客气两句，

他却把难题推到我的肩上。心中尽管别扭、生气，却又无法说出口来，一时间沉吟不语。

赵幽兰感觉到是该肖寒月表现的时候了，回眸示意。

肖寒月还想再等等，但赵幽兰既然示意了，只好提前开口，轻轻吁一口气，道：

“总教席，赵大夫不会身化清风而去，赵姑娘也没有延误报案时间，王总捕头处事明快、决断，不亏神捕之誉，再加上七王爷的令出如山，一日夜间，金陵周围两百里尽成禁地……”

张岚正在生闷气，借故发作，冷冷接道：

“这个我知道，王兄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可是赵大夫还是没有找到，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王总捕头固然是没有办法对应天知府交代，就是张某人也很难对王爷回话。”

他一语双关，把肖寒月抢白了一顿，但也给王守义一顿排头，意思是说，你王守义才是正点子，我张某人只是不好意思对王爷回话而已。

王守义脸上苦笑，心中忖道：不管你怎么发作，这件案子，七王爷和知府大人追究下来，我非拖你一把不可，你分担一点责任，我也找个借口，少受一点责罚了。

“总教席，你看，赵大夫会不会仍然留在金陵城中？”

张岚喃喃自语：

“留在金陵城中，留在金陵城中……”

忽然一掌拍在大腿上，接道：

“对啊！赵大夫如果还留在金陵城中，就算金陵周围封锁得飞鸟难渡，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人哪？王兄，得好好在金陵城中搜查一下。”

王守义望了肖寒月一眼，笑一笑，道：

“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我马不停蹄的忙了三个月，就想不到人可能留在金陵城中。”

肖寒月道：

“金陵城如此之大，而且不少公卿、王侯的府第，要仔细搜查一下，只怕是不太容易。”

张岚听得一呆，王守义却点点头，转头望着张岚，脸上是一片期待之色，缓缓说道：

“张兄，应天府惹不起王侯、公卿，恐怕要七王爷的令谕才行。”

能够下令搜查王侯、公卿府第的，应天府是绝对不行，就是七王爷也有碍难之处，张岚在王府之中已有三年之久，心中也有点明白，这件事困难重重。

望望肖寒月，张岚有点苦涩的笑道：

“肖老弟，全面搜查金陵城，是有些不太容易，就是七王爷，也不便下这个令谕，再说人手调配，也是困难……”

肖寒月道：

“所以，晚进觉得，应该先找出线索。”

张岚点点头，道：

“对！如果只涉及一、二家王侯、公卿的府第，我想七王爷一定会支持。”

王守义也注意到这个年轻人，他说话不多，但言必中肯，似乎胸中早有成竹，当下笑一笑，道：

“老弟，依你看，这个线索如何找法？”

眼看肖寒月已赢得张岚和王守义的尊重，赵幽兰心中有着

慧眼识英雄的愉快，温柔说道：

“肖兄，你参与研究案情，请往前面坐坐。”

张岚道：

“对对，坐近点好说话。”

起身向前移一下座椅，肖寒月笑道：

“晚进认为赵大夫失踪一事，和他的绝世医术有关，有人想延年长生，所以掳走了赵大夫，替他配制一种药物。”

王守义道：

“赵大夫为人续命的事，我也听说过，肖老弟的推断大为有理。”

肖寒月道：

“赵大夫和幽兰姑娘谈起过用药物延寿的事，但却被赵福听到，无意中泄露出去，再加数年前，扬州盐商胡子镜延命传说，就难免引起一些人非份之想，妄图长生不老，才作出这等大悖情理的事。”

张岚点点头，道：

“好，好！我们查了三个月没有头绪，肖老弟三四天就找出了线索，人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以后，张某对读书人，倒是要多敬重几分了。”

肖寒月笑道：

“晚进只不过是适逢其巧罢了，总教席过奖！”

张岚笑道：

“肖老弟，总教席这称呼太过生分，张某人出身武林，咱们从俗江湖，我长你几步，以后，就叫我一声大哥吧！”

“是，寒月恭敬不如从命。”

王守义道：

“肖兄弟，赵福在哪里泄露了赵大夫能配制延寿神丹的事？”

“王总捕头，家父并没有配制长生药物的能力，我们父女，只是探讨过这方面的可能！”

王守义笑道：

“赵大夫医术神奇，难免有附会传言，目下最重要的是，先把令尊找到，肖老弟，那地方是在……”

“雨花楼，赵福在无意中说出来……”肖寒月解释着：

“可能赵福在言词中有些夸大，才引起别人的注意的。”

王守义道：

“日期是……”

赵幽兰接道：

“家父失踪的前一天。”

王守义霍然站起，道：

“我立刻去查……”

“王总捕头……”

肖寒月拦住了王守义，道：

“这件事不宜明查，寒月的意思是……”

王守义、张岚都听的不住点头。

肖寒月踏入雨花楼的时候，距中午还有半个时辰，但已经有了三、四成的客人。

人要衣裳，穿着整齐的肖寒月，立刻衬托出他英挺不凡的气势，两个店小二一起过来，一个送手巾，一个捧茶，肖寒月选了一个近柜台的位置坐下来，笑一笑，道：

“我要四个最好吃的菜，一壶最好的酒。”

店小二躬着身子，道：

“我配四个本店最拿手的好菜，来一壶上好的女儿红。”

肖寒月从来没有进过雨花楼这样气派的大酒店，要他指名点菜，真还点不出来，但他气势凌人，微一点头，店小二哈着腰退了下来。

也许客人还不太多，酒菜上的很快，肖寒月自斟自饮，暗中打量柜台内的帐房先生。

那是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留着两撇八字胡，圆脸泛光，淡眉稀疏，不像是个奸诈的人，但却有着生意人那种长袖善舞的味道。

喝完了第二杯酒，赵福已急急行了进来，直奔到柜台前面，道：

“李先生，我要一桌上好的酒席，赶中午送到……”

李帐房站起来，接道：

“这么个急法呀！赵管家，现在已经快中午了。”

赵福四下看看，低声道：

“李帐房，我可是老主顾了，你一定要帮忙，今天府里有贵客，不能怠慢，好歹你要想个法子，赏钱方面，我会多付一点。”

“行，我要厨房赶办，不能让你丢人。”

赵福道：

“谢了，我等着跟他们一块走！”

李帐房点点头，吩咐了小二去交代厨房，回头向赵福：

“听说赵大夫失踪了，这酒席是……”

赵福又四下看看，低声说道：

“你还记不记得，三个月前，我告诉你的事？”

李帐房点点头，道：

“记得啊！”

赵福道：

“这批贵客，就是送药的人，赵大夫要配制长生神丹，有几味很珍贵的药材，不能缺少……”

李帐房接道：

“真有这种药啊？”

赵福道：

“是啊……这些药材，两年前就定了，那些药贩子，花了两年多，才算把药物找齐了。”

“噢，那要不少钱吧？”

“听说，要两三万两银子。”

李帐房皱皱眉头，道：

“就算有了药物，这赵大夫失踪了，谁会配制呢？”

赵福道：

“幽兰姑娘啊！赵大夫把配制神丹的药方子，传给了幽兰姑娘，听说有两味药材，稀少的很，十年八年，也不一定能找得到，那两个药贩，可也真够本事，两年多的时间，就把药物找齐了。”

李帐房沉吟了一下道：

“赵福啊！那长生神丹，是不是卖得很贵呀？”

赵福道：

“那当然了，不是我小看你李帐房，就算你们雨花楼的老板，也不一定能买得起。”

李帐房低声道：

“赵管家，幽兰配制成神丹之后，你能不能弄到一颗？”

赵福道：

“怎么？你也想长生不老啊？”

“人嘛！，谁会想死啊？你想办法给我弄一颗，我付你一千两银子……”

“不行、一千两银子，就想长生不死啊！”

这两句话说的声音很大，酒楼上大部分的人都可以听到。

数十道目光投注过来，看着赵福和李帐房。

李帐房很尴尬，低声道：

“赵管家，声音小一点，好不好，这件事咱们以后再谈，你等着，我到厨房去帮你催一下。”

赵福似乎是也有惊觉，四下看了一眼，道：

“我在楼下等他们。”

他匆匆下楼而去。

一切都配合的很好。

中午之前，两个骑马的大汉，护送一辆篷车进了永乐堂，车上积尘满布，显然是经过了长途跋涉而来，两个大汉，也都是风尘仆仆，车马在赵家门外被挡住了驾，足足候了一盏茶工夫之后，才由赵姑娘亲自出迎，把人、车带进赵家。

雨花楼的酒菜，送入了赏花轩，但随来的两个小二，被拒于轩外，由赵家的丫头，把酒菜送入轩中，但两个店小二都看到了停在花园旁边的篷车。

篷车上积尘犹存。

人世间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堂堂皇皇的布告四处张贴，不一定有人专程去看，看过了也就算了，但属于隐私、机密的事，却人人喜欢打听，而且，争相传说，广为流布。

现在，赵幽兰能配制长生神丹的事，已在金陵传诵，而且，“雨花楼”送酒菜的店伙计亲自看到了从运药物的篷车上，搬下了几个密封箱子。

第二天中午时候，应天府知府大人黄光州，竟然把王守义召入内堂，问道：

“坊间传说，赵大夫已把他配制长生神丹的方法，传了他的女儿幽兰姑娘，你是主办这件案子的人，应该很清楚内情了？”

黄知府问的很含蓄，但口气之间明显的流露出来，他不是关心案情的进展，只是求证这件事情的真假。

王守义楞了一楞，心中忖道：耳语消息流传得好快，连知府大人都听到了，当时，和张岚、肖寒月密议此计时，约定不得泄露内情，但黄大人是我的顶头上司，势难相瞒，但如说明真象，万一出了麻烦，岂不前功尽弃？一时间，竟然拿不定主意如何回答。”

黄知府一皱眉头，道：

“王总捕头，本府在问你的话，你听到没有？”

“卑职听到了。”

“听到了，为什么不回话上来，是不是本府太器重你了，你有点不把本府放在眼中了！”

这几句话说的很重，吓得王守义一屈双膝跪了下去，道：

“大人恕罪，卑职只是在想如何给大人回话。”

黄知府奇道：

“自然是实话实说了，难道这中间你还有难言之隐不成？”

借这几句话的时间，王守义心念百转，已拿定了主意，道：

“回大人，赵姑娘是不是能配制长生神丹，卑职不能肯定

……”

“噢！为什么？难道你没有问过她？”

“卑职问过，但赵姑娘言语支吾，不肯承认。”

黄知府点点头，道：

“你起来，坐下来回话。”

“是！”

王守义站起身坐下，但心中却已作了决定，要保守隐密。

“赵姑娘不肯承认，那是极力否认了？”

王守义摇摇头，道：

“没有，只是用言语把话题岔开，卑职不便多追问。”

黄知府神情肃然沉吟了一阵，忽然转了话题，道：

“案情可有进展？”

“回大人，卑职正在追查。”

做官的人，都有点喜怒难测，黄知府脸色忽然一变，冷冷说道：

“这件案子，你已经查了三个月，赵大夫生死下落全无消息，七王爷要是追问下来，叫我如何回答呢？”

王守义早已成竹在胸，欠身道：

“回大人，七王爷派了王府中张总教席坐镇赵宅，我想案情的进展七王爷早已了如指掌，所以，才没有问过大人。”

黄知府点点头，脸上的神情立刻如冰河解冻，笑一笑道：

“好！好！守义，这件案子，你要多多仰仗张总教席，需知七王爷神威难测呀！一旦触犯，你固然要立限缉凶，难免受皮肉之苦？就是本府的前程，恐怕也要断送在这件案子上！”

“是是是，多谢大人指教。”

黄知府拂髯一笑，道：

“留心一下那位赵姑娘，如若她真能配制出长生神丹，立刻密报本府。”

“卑职遵命。”

夕阳照花红，余晖夹着淡淡的花香，透入了赏花轩中。

赵幽兰望着凝目沉思的肖寒月，低声说道：

“肖兄智慧绝人，你的妙计，已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鸟入网，鱼上钩，为期可待了。”

肖寒月吁一口气，道：

“赵姑娘，别太乐观，我想，掳走令尊的人，是一个非常的人物，他的胆识、智谋，绝非一般的江湖人物可比，更可怕的是，他可能有着很高的武功……”

“肖兄，张岚是王府中武术总教席，王守义是江南第一名捕，两人的武功，都很高强，只要能诱使敌人现身，就不难捕获他们。”

肖寒月苦笑一下，道：

“可是幽兰姑娘，他们是都代表一方的首要人物，有他们自己主观的判断，和行事规则，我无法要求他们作适切的配合，何况，令尊失踪已三个月，以对方的冷静、机智，绝不会不留心赵家的反应……”

赵幽兰神情一呆，急急接道：

“你是说，人家一直在暗中监视我们？”

“应该是的，张岚和王守义的一切行动，早都在对方的监视之中，对方不是寻仇，张岚、王守义的部署行动，也没有妨害到对方的安全，我想，这就是三个月来，一切都平静无波的原因，

一旦我设计收效，揭开了序幕，光景就不会这么平静了。”

“肖兄！”

赵幽兰有些不安的问着：

“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肖寒月摇摇头，有些苦涩地道：

“我不能预测变化的细节，但以张岚和王守义代表的力量而言，敌我双方不照面则罢，一旦撞正了，对方必然是采取绝对凌厉的手段，务求斩断一切线索，不留可资追索的痕迹……”

赵幽兰脸色忽然间变的很苍白，带着三分惊悸，黯难道：

“杀人灭口？”

“是的，赵姑娘，只有死了的人，才不会把秘密泄漏出去……”

望着赵幽兰惊悸不安的神色，肖寒月有些抱咎的说道：

“姑娘，也许是我有些多虑了，事情不会坏到那等境界……”

“不！我知道你说的是真话，爹失踪这三个月，使我成熟了不少，过去我不懂什么叫忧苦，现在，我懂了，我自信还不太笨，只是有些事，我想不到，但肖兄说出来，我尚能领会，现在，我希望肖兄能帮助我……”

“姑娘，我会尽全力，只不过，我……”

赵姑娘理一理鬓边散发，神情完全恢复了镇静，笑一笑，道：

“肖兄，我的意思是，苛求肖兄，代我作主，一切都坦然相商，把这里的一切，都当作自己的……”

肖寒月接道：

“这怎么行……”

“肖兄，是你的才智征服了我，我爹只有我一个女儿，我正陷入茫茫暗夜，四顾无助的境地，你是我见到的一盏明灯，我渴望你指引我，渡过这一片黑暗的日子，我爹存下了很大一笔财富，如果这对我们有帮助……”

截住了赵幽兰的话，肖寒月接道：

“姑娘，令堂……”

赵幽兰苦笑一下，道：

“我娘在生下我之后，就弃我而逝……”

肖寒月接道：

“这怎么可能，以令尊的医术……”

赵幽兰接道：

“爹把所有的才智投注在医学上，和我娘的死，有很大关系，他自己是大夫，却没有办法挽救娘的生命，才发愤图强，变卖了所有的家产，搜集医书，潜研医学，五年内没有离开过家门一步，才使他有了今日的盛誉，肖兄，一个人的声望和成就，都是血和泪痕堆砌而成！”

“姑娘，我很冒昧，也很抱咎，我不该问的这么多……”

赵幽兰淡淡一笑，道：

“爹是个了不起的人，娘虽死了，但爹却不肯承认，连我也有这种认同……”

肖寒月奇道：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赵幽兰黯然说道：

“这是我们赵家一个绝大的秘密，爹的医术回天，但还不够完美，我……”

她突然住口不言。

肖寒月有些茫然了，但却没有追问。

“肖兄，找到我爹之后，我会求爹告诉你这个秘密，现在，别问我，总之，我能作主，处置赵家一切财富，肖兄，现在，我们商量一下，要不要花钱请一些会武功的高手帮忙，他们可以听从肖兄的调度。”

肖寒月沉吟了一阵，道：

“应该可以，只是在进行的方法上，要多加斟酌，我们对这方面的事，都不内行啊！”

赵幽兰点点头，笑道：

“只要肖兄不反对我利用财富的庸俗想法，我就安心了，至于如何去用，我会用心的去想，也希望肖兄随时指正。”

这时，赏花轩虚掩的木门，嘎然而开，张岚、王守义鱼贯而入。

肖寒月、赵幽兰急急站起。

张岚的脸色不好看，但对肖寒月还保持相当的尊重，挥着手，道：

“肖兄弟，赵姑娘，请坐，请坐。”

王守义紧随在张岚身后，这位干练的名捕，虽然也有着重重的心事，但他却喜怒不形于色。

四个人常在赏花轩中聚议，却有着一定的坐位，落坐之后，赵姑娘亲手为三人捧上香茗。

张岚喝了一口茶，目光凝注在肖寒月的脸上，道：

“七王爷对我一向礼遇，想不到今天竟把我数说一顿，如果，三五天内，还查不出赵大夫的下落，老夫这个王府总教席，也没

脸再干下去了。”

他看看肖寒月，显然是希望肖寒月能给他一些意见，他对这个年轻人，已很佩服，但肖寒月这方面，却全无经验，一时之间，不知如何开口。

幸好，王守义接了腔，道：

“张兄，肖老弟的妙计已经收到了相当大的效果，我想这三五天内，这等僵持的局面，一定会有变化。”

张岚点点头，道：

“肖兄弟，你的看法呢？”

肖寒月道：

“如果，我们都严守协议，秘密没泄漏过，我想，他们应该会来……”

张岚道：

“有把握？”

肖寒月苦笑一下，道：

“没有绝对的把握，但应该有七成胜算，他们要取得药物，甚至把赵姑娘也掳过去，晚进担心的是赵姑娘的安全。”

张岚哈哈一笑，道：

“这一点，你尽管放心，老夫担心的是，他们按兵不动，咱们是欲寻无门，只要他们肯来，老夫就有抓住他们的把握。”

肖寒月吁一口气，欲言又止。

赵幽兰却接道：

“张老前辈，你看，咱们的人手够不够？晚辈想多聘请一些人手，听候老前辈的调遣，至于用度方面，张爷只管吩咐……”

张岚摇摇头，接道：

“用不着，用不着，我已经带了两个王府的侍卫来了，他们都是我亲自调教的人，原本已有很好的武功基础，这两年来，更有精进，再加上王总捕头的属下，人手应该够了。”

王守义道：

“我选了四个最精明的好手，加上我，一共五个人，张兄，看怎么安排。”

张岚道：

“这要肖老弟设计了。”

肖寒月取出一张平面图，摊在桌子上，道：

“晚进想好一个计划，还请两位过目指教……”

## 第三回 秦淮河畔

又是一天近黄昏，赵幽兰倚窗而立，看看那绚烂的晚霞，逐渐消散，落日西沉。

忽然，一阵北风，带着丝丝细雨飘入窗内，打在了脸上，霎时间，乌云弥空，夜幕未合，已然朦胧一片，大雨如注。

天有不测风云，这一阵暴风雨来的好快。

赵幽兰掩上窗门，室中已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这是一座很大的药房，贮藏着数百种名贵的药材，赵百年未失踪前就在这里配制出疗治各种疑难杂症的药物。

赵幽兰记得火石铁镰，就放在身侧的檀木桌上。三天后，每当落日黄昏的时刻，她都来到这座药房中，燃起一盏时灯，研配药物，直到四更过后，才回房休息。今天，是第四个晚上了。

赵幽兰轻轻吁一口气，伸出右手，去取火石铁镰，准备燃起灯火。

但觉手腕一紧，似是忽然被带上了一道铁箍，顿觉骨疼如裂，气力全失，不禁一呆。

耳际间响起了一个低沉的声音，道：

“赵姑娘，我不想伤害你，希望你能好好合作……”

赵幽兰心情为之震动，急问道：

“你是谁？”

“低声一些，赵姑娘，如果你希望有人赶来救你，那就是逼

我辣手摧花了，聪明如赵姑娘者，大概还不至于闹得如此煞风景吧？”

赵幽兰镇静一下震动的心情，低声道：

“你捏疼了我的手腕。”

紧扣在玉腕上的五指，突然松开，但那低沉声音，却透出丝丝冷意，道：

“赵姑娘，我希望彼此尊重！”

黑暗中，寒芒一闪，带着金铁冷森的刀芒，已逼上了赵幽兰的咽喉，接道：

“只是一刹的时光，就会闹成幽明异途的局面，没有人能在这样快速一瞬中救你性命，我不希望赵姑娘，把大好的青春年华，投入呼救的赌注中。”

话说完，刀芒忽然消失不见。

但这已经证明了，他出刀的快速，他的话，不是虚言恫吓。

赵幽兰确有呼救的打算，但现在，不得不改变主意了，她不想死，至少，不想这样糊糊涂涂的死掉。

镇静一下心神，极尽目光看去，也只能看到一个黑黑的人影，站在五尺左右处，显然，那人穿着黑色的衣服，而且，也用黑布掩去了面目。

赵幽兰道：

“你究竟要干什么？”

“只是问几句话……”

黑衣人轻缓地说：

“赵姑娘，我希望得到你真实的回答，我知道有人在这药房的四周保护你，也明白这可能是个陷阱，但我还是来了，而且就

在你的身旁，他们却一无所觉，如果你还相信他们有能力保护你的安全，那就愚不可及了。”

赵幽兰完全冷静下来，缓缓说道：

“阁下想知道些什么呢？”

黑衣人声音平和的说道：

“听说赵姑娘收到了一批药材，可以配制成一种特殊的丹药，那种丹药具有一种奇异的能力，可以延长一个人的寿命？”

果然是有人来了，这证明肖寒月的设计，十分有效，这个人判事的才能，当真有过人之处，但唯一使赵幽兰觉得奇怪的是，张岚、王守义和他们那些守在赵府中的人手，怎会如此的大意，敌人已经摸入了药房之中，他们竟然会不知道，而这座药房，又是肖寒月设计的防守重心。

只听那黑衣人缓缓接道：

“赵姑娘，是不是很难答复？”

“不！我在想，应该怎么样回答你？”

“赵姑娘，这不是需要考虑的事，这是一件事实，有或没有，应该立刻可以回答出来，我的耐性不太好，也不是一个怜香惜玉的人。”

黑衣人声音仍然是那么和平，但言词之间，已然杀机隐隐。

忽然间，闪光划空，室中一亮，赵幽兰把握那一道闪亮，看清了黑衣人。

那人戴了一顶北方特有的黑色绒帽，从头上直套下来，一双黑色的手套，除了两眼露出来之外，全身所有的肌肤都隐藏在黑色的衣帽之中，左手中拿着一把刀，黑色的刀柄，黑色的刀鞘，右手握在刀柄上，随时可以拔刀击出。

隆隆雷声紧接在闪光之后，这给了赵姑娘一个思索的机会。

三个月思念父亲的痛苦、折磨，使聪明的赵姑娘有了超越她年龄的成熟，面对着死亡的恐惧，竟然能完全的平静下来，雷声顿住，立刻接口，道：

“如果能集齐需要的药材，就医学理论上说，确有可能配制出一种延年益寿的药物……”

黑衣人道：

“这种药材，在四五天前，已经送到了这里！”

“不错，可惜的是，家父还没有做过试验，丹药的的真正效用，还无法肯定。”

黑衣人点点头，道：

“配制丹药的药材，想必就在这座药库之中了？”

赵幽兰道：

“是！”

“好！赵姑娘把那些药材拿给我！”

赵幽兰吁一口气，道：

“是不是也要把我带走？”

摇摇头，黑衣人缓缓说道：

“江南第一名捕就在府中，带你一起走，恐怕是不太方便。”

赵幽兰已从黑衣人的口气中，明白了父亲尚未遇害，没有赵大夫的精深医道，纵然有齐全的名贵药材，一样无法配制出益寿神丹，但赵幽兰还希望能得到明确一点的答复，略一沉思，道：

“当今之世，只有家父和我知道配制神丹的方法……”

黑衣人冷笑一声，接道：

“令尊活的很好，如果姑娘不愿令尊受到什么伤害，最好一

次能把配制神丹的药物拿全。”

赵幽兰呆住了，她心中想的事被人一语道破，而且，反被对方利用父亲的安危作为恐吓，这个人不但刀出如电，心智也是高人一等。

“这些药库之中，存放有千种以上的药材，如此夜暗……”

“姑娘是想点起灯火？”

黑衣人的反应很快。

赵幽兰道：

“我的记忆力虽然很好，但调配神丹的药物，共有二十七种之多，在黑暗之中摸索寻找，自难免会有错误，我不想连累到父亲受苦。”

她虽不会武功，但聪慧过人，点起一盏灯火，可以引起张岚的注意。

黑衣人沉吟了一阵，道：

“姑娘如果真的关心令尊的生死，可以把二十七种配制神丹药材打成一包，第三天中午时，送到秦淮河畔……”

“秦淮河……”

赵姑娘愕然说道：

“那地方，我怎么能去……”

“你必须去，而且要一个人去，为了令尊的安危，姑娘似乎没有选择的余地……”

“我怎么交给你……”

“用不着姑娘费心，我们会找上你，惊扰姑娘，请多原谅……”

紧闭的窗子，忽然大开，一阵急风挟着雨滴飞入。

赵幽兰关上窗子，打燃纸煤，点起了桌上的红烛，火光照耀下，药库中一片光亮，哪里还有黑衣人的影子？

室门迤然而开，张岚和王守义鱼贯而入。

赵幽兰看了两人一眼，坐着的身子未动，淡淡一笑，道：“两位来晚了。”

张岚微微一怔，道：

“人已经走了？”

王守义回顾一眼，道：

“走了，你是说，有人来过，又走了。”

“不错……”

肖寒月一身湿淋淋的行了来，接道：

“我看到他从窗子中飞身而出，像一只飞鸟似的，走的好快。”

望着张岚和王守义讶然的神色，赵幽兰未待两人动问，就把经过说了出来。

她说得很详细，只听得张岚、王守义呆在那里，良久之后，张岚才叹息一声，道：

“咱们只想到他夜间会来，现在，只不过是刚吃晚饭的时刻……”

王守义苦笑一下，接道：

“这一阵大风雨，帮了他的忙……”

“不！他没有被雨淋过，他抓住我的手腕时，手套还是干的。”

赵幽兰纠正了王守义的推断的错误。

张岚看了王守义一眼，冷冷地说道：

“那是说，天色未黑，他已经潜入了这座药库中，隐藏了起

来，咱们安排的暗中监视着这座药库，难道都瞎了眼睛不成？”

王守义道：

“我立刻叫他们来，问个明白！”

“算了，这是我们布置上的疏忽，敌人却胆大心细，选择了晚餐时那个空隙，好在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王守义突然把目光凝注在肖寒月的脸上，道：

“肖兄弟，既然见到了来人穿窗而出为什么不出手拦截？”

肖寒月道：

“他走的太快了，我来不及拦截，其实，就算我出手，也是拦截不住。”

张岚道：

“肖老弟，你在外面停了多少时间？”

肖寒月道：

“不算短，我听到了他和赵姑娘的交谈。”

“为什么不招呼我们一声，也许，可以把他抓住。”

“张兄……”

肖寒月解释道：

“在下自知武功不济，恐怕行动的时候，发出声音，激起那人杀机，而且赵姑娘应对的很好，所以，在下一直站在那里不敢妄动。”

“肖兄弟，怎么会发觉了那人，赶来这里？”

王守义追问不舍。

“我没有发觉敌人，否则，我会先招呼两位一声，我只是知道赵姑娘到了药库，奇怪她为什么不点灯火……”

张岚一挥手，拦住了王守义，接道：

“在下很惭愧，一点疏忽，几铸大错，肖兄弟亡羊补牢的高见，可否说出来，大家研商一下。”

肖寒月道：

“晚进也正要请教两位，这一次，不能再有错失了。”

他说出一番计划，张岚和王守义都听的不住点头，但赵幽兰却似别有所思，时而皱眉，时而微笑，不知她想的什么心事？

由于对张岚、王守义的失望，娇弱的赵幽兰，正暗中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她要以丰富的医学知识，保护自己和敌人作一决斗。

六朝金粉夸古都，无边风月话秦淮。

明代中叶的秦淮河畔，名动全国，是江南风月的精华所在，真是美女竞艳，香风十里，大有江南佳丽尽集于此的美誉。

秦淮风月的特色，和别处有些不同，那些江南美女，都住在画舫之上，画舫停泊在秦淮河中，每艘画舫，固然建造的美轮美奂，画舫内外的灯火，更是各具匠心，上灯时刻，画舫上万灯齐燃，在秦淮河中，排成一道数里长的灯山，明灭闪烁，画舫之中笙歌不辍，花灯美女，互相映辉，极尽诱惑能事，引得那些王孙公子，巨贾富商，文人骚客，江湖浪子，武林大家，不惜千金买笑，把秦淮风月衬托得金碧辉煌，通宵达旦。

中午时分，秦淮河仍在沉寂之中，数十艘画舫，排列水上，但却一片静悄。

少了那点闪亮的灯火，和巧笑倩兮的美女，酒香笙歌，秦淮竟也有安静的一面。

一艘摆着鸭翅、鸡脚卤味的小船，轻轻在水上划动着，驶入河心，远离了画舫。

操舟的六十左右的灰衣老人，照顾卤味的，却是一个二十左右的年轻人，蓬发布衫，高卷着裤管。

灰衣老人停下双桨，苦笑一下，道：

“肖老弟，我查问过了……”

“王兄，可有结果？”

敢情这两个人，竟是王守义和肖寒月所改扮。

停舟的水面上，四无邻船，视野广阔，两人可以放心地交谈。

王守义叹息一声，道：

“没有。那黑衣人如何混入了药库，我那两个负责监视的捕快，竟然全然不知道。我办了十几年的案子，也遇上不少穷凶极恶的匪徒，但都被我绳之以法……”

肖寒月接道：

“也替王兄挣来了这江南第一名捕的声誉。”

王守义摇摇头，道：

“也许，十余年挣来的这一点名气，要断送在这件案子上！”

他突然伸手取出一个酒壶，两只酒杯，斟满了酒，先干了一杯，随手拿过一只鸡脚，啃了起来。

肖寒月目光转动，只见一艘梭形快舟，破浪而来，快逾奔马，左手端起酒杯，右手取过一个鸭翅膀，道：

“来，大叔，我再敬你一杯。”

梭形快舟，裂开一道水痕，由小船四五尺外驰过，激荡的浪花，使小舟左右摇动，横移两尺开外。

抬头望去，快舟已到了五丈开外。

望着那远去的舟影，王守义道：

“好强的腕力，如不是你配合得好，恐怕咱们已被迫露出了破绽，肖老弟，说你全无江湖经验，可真叫人难信？唉！千虑一失，我真是有些急糊涂了。”

肖寒月奇道：

“咱们装扮得像，怎会引起人家的怀疑呢？”

王守义道：

“咱们来的早了一点，这种卖卤味、小菜、点心的小船，大都是在画舫中姑娘起床之后出现，要午时过后一点，咱们早来了半个时辰，就是这一点疏忽，几乎造成大错。”

肖寒月点点头，道：

“这么说来，对方是一个善于计算，又十分小心的人了。”

“不只是一个人……”

王守义有些忧苦的接道：

“可能是一个组织，肖老弟刚才看到那艘梭形快舟了，如若两臂没六、七百斤气力，决无法使梭舟有那种飞驰水面的速度，还有那潜入药库的黑衣人，竟在我两名精干地捕快防护中，无声无息的摸了进去……”

肖寒月接道：

“虽然是那阵大雷雨帮助了他，但他提前在晚饭时刻潜了进来，也出了我们的预料之外，我们却把防护的重点安排在二更之后，真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

“肖老弟，更可怕的是，他们那身武功，我这十几年捕头生涯，也遇上过一些武功不错的盗匪，但像这等高明身手的匪人，却是未曾遇过。”

“王兄，这方面，小弟恐怕是无能为力，我虽然也练过拳、掌、

剑法，可是……”

“我知道……”

王守义打断了肖寒月的话，接着：

“张总教席是武林名宿，希望他能在这方面有所弥补。”

“王兄的武功……”

王守义接着：

“我也许可以和刚才那个操舟人勉强一战，但手下那些捕快，恐怕就很难派上用场了。”

“这个……”肖寒月忧形于色接着：

“王府中的侍卫，应该都是高手才对。”

“也只能寄望他们了……”

王守义抬头看看天色，接着：

“近中午时分了，赵姑娘也该来了。”

掉转船头，驰回河畔。

这时，已有不少卖点心的小船，开始出动，穿梭在画舫林立之中，这就使得王守义和肖寒月的小船，不再起眼。

本来十分幽静的秦淮河畔，人也渐渐多了。天下闻名的秦淮风月，又一天开始复生，画舫上窗门开启，犹带惺忪睡眼的姑娘们，招呼着小舟上的船家，购买点心。

王守义打点起十分精神，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小船沿着河岸，缓缓行驶，留心着水中、岸上，每一处可疑的地方、人物。

这时，一个身穿蓝布衣裙的村女，手上提着一个花布小包袱，正由十几丈外缓缓行过来。

肖寒月坐在船上，一直盯着那村女看。

王守义低声道：

“赵姑娘来了，我上岸去迎接她……”

肖寒月吁一口气，道：

“我看不清她的容貌，鬓前散发披垂，遮去了她大半个脸。”

“什么？”王守义大为吃惊的说：

“你能看到她的脸？”

“是啊！我看得很清楚，只可惜，她垂下的头发太多了，鼻子以上，大部被头发遮住。”

相隔十几丈的距离，能及细微，看到眉目飘发，这种眼力，实是惊人得很。

事实上，王守义也在看那村女，而且，是运聚目力在看，但他只看到大约的形貌，窈窕的身材。

“肖老弟，你是说那村女不是赵姑娘？”

“我不能肯定？但她穿的衣服、手中的包袱，那是我们约好的颜色。”

王守义道：

“那大概不会错了，也许赵姑娘扮成村女，换上布衣，样子会有一点不同，我上去看看，不能让赵姑娘再涉险了。”

话虽说得婉转，但心中对肖寒月的能见赵幽兰眉目细微一事，却是大感怀疑。

肖寒月心中也在奇怪，这番部署，早经商定，由张岚带着王府侍卫，易容改装，负责在岸上保护赵姑娘的安全，王守义、肖寒月负责水上，怎的竟不见张岚等人。

小船刚刚靠岸，忽见一个身穿水绿衣裙的姑娘，直向那村女迎了上去。

王守义心中一动，低声说道：

“肖老弟，看着船。”

跨步登岸，急行过去。

那绿衣少女已和村女会合，村女把手中的花布小包袱交给了绿衣少女。

但两人却没有急于离开的样子，对立交谈。

王守义本是快步追赶，现在，却放缓了脚步。

他已经追得很近。看得也很清楚了，那村女果然不是赵幽兰。

肖寒月没有看错，那村女两鬓间散发披垂，果然是大半个脸，都被垂发遮住。

现在，王守义离那村女，只有七、八尺的距离，她又举起了纤纤玉手，理起鬓边散发，面目清晰可见。

王守义呆住了，他办了无数奇案，江南名捕，自非浪得虚名，何却从未遇到如此巧合的事情，同样的时间，同样的衣物，一样的花布小包袱。

那村女回过头来，看了王守义一眼，微微一笑，牵起绿衣姑娘的手，低声道：

“姊，带我到画舫上看看好么？”

绿衣少女叹口气，道：

“小妹，有什么好看的，那是女人卖笑的地方，姊姊命薄如纸，沦落风尘，我怎么还能把你也拖下水去……”

“姊，我只是看看就走嘛！”

村女的口气，满是哀求。

绿衣姑娘有些无可奈何的道：

“好吧！坐一下就得走。”

两人转向秦淮河畔行去，就从王守义的身侧行过，王守义闻到了那绿衣少女身上的脂粉香气。

呆呆望着两个少女的背影，王守义摇摇头，吁一口气，道：“怎会这般巧合？”

“恐怕不是巧合，而是一个巧妙的设计！”

王守义转脸看去，不知何时，肖寒月已站在他的身后，怔了一怔，道：

“肖老弟，你是说……”

肖寒月苦笑一下，道：

“她穿着同样的衣服，在约定的时间到了秦淮河畔，但她不是赵幽兰，赵姑娘……”

王守义忽然跳了起来，接道：

“赵姑娘呢？”

“还有张总教席……”

“对！他还带着两个侍卫，难道、难道……他们出了事情？”

王守义很快又否定了自己的话，说：

“这不太可能啊！张岚那身武功，和他丰富的江湖经验……”

肖寒月淡淡的接道：

“王兄，我们遇上了高人，现在，唯一的线索，就是那两位姑娘。”

“对！先把她们抓住。”

抬头看去，那绿衣姑娘和布衣村女，已行到了河边，正准备登上一艘小舟。

王守义心中大急，气纳丹田，大声喝道：张杰“罗镖拦住他

们。”

他快步向前奔去。

张杰、罗镖是王守义手下两个最精干的捕快，药库被人潜入，王守义挨了一记闷棍，不敢再有疏忽，把两个左右臂膀也调了出来，应天府中的捕头可算是精锐尽出。

但见一艘紧靠岸边的小船上，突然站起了两个船夫打扮的大汉，一跃登岸，拦住了即将登上小舟的绿衣姑娘和布衣村女。

这一支伏兵突出，看出了王守义才能，江南第一名捕，果有不凡之处。

王守义急奔如飞，追到河畔。

那布衣村女似乎有些害怕，躲在绿衣姑娘的身后。

绿衣姑娘却是十分沉着，看了两个大汉一眼，道：

“两位是……”

左首大汉笑一笑，道：

“问我们的头儿吧！”

绿衣少女回头看了急奔而至的王守义一眼，道：

“问他？”

王守义接道：

“不错，是我让他们拦住你们！”

绿衣姑娘轻蹙一下柳眉儿，冷然说道：

“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拦住我们，就算是讹诈吧？也该找个借口啊！青天白日，朗朗乾坤，难道你们还敢打劫抢人哪？”

应付这种场面，王守义可是游刃有余，冷哼了一声，道：

“好利的一张嘴巴，果然是见过世面的人，不过，老夫不吃这一套，把包袱解开给我看看，里面包的是些什么？”

“果然是抢人呀！救命啊……”

绿衣姑娘大声呼叫起来。

肖寒月赶到了，但他没有插手，只是站在一侧，冷眼旁观。

王守义转眼回顾，发觉已有不少人围上来看热闹，不禁一皱眉头，道：

“张杰，把闲人撵开。”

张杰就是先开口的大汉，看着围上来的人物，大多是船夫小贩，不见特别扎眼的人，一拱手，道：

“各位乡亲，我们是衙门的人，正在查件案子，各位请帮衬一下，没事的请回到船上，不要妨害到公事。”

右手取出一面腰牌，四下挥动。

看到捕快的腰牌，人倒散去大半，只有四五个胆大的人，没有散去，但也退到一丈开外。

绿衣姑娘忽然一笑，道：

“哟！大爷，既是衙门的人，怎么不早说一声。”

解开花布包袱，摊在地上，里面只是几件女孩子换洗的衣服。

王守义看了站在一侧的罗镖一眼，罗镖伏下身去，捡起衣服查看。

他查看得很仔细，但那只是几件衣服，连铜板也找不出一个。

王守义皱皱眉头，道：

“姑娘是……”

“我叫荷花，在杨柳舫上候教，她是我妹妹。”

“杨柳舫……”

王守义抬头看去，果然见林立在水面的画舫中，有一艘杨柳舫，约停在十丈之外。

“大爷……”荷花笑一笑，道：

“如果没有别的事，我想走了。”

王守义道：

“哦，到哪里？”

“自然是回杨柳舫了，如果大爷们还要问话，我在杨柳舫上等候。”

荷花回答的气定神闲。

想不出留难的理由，王守义只好挥挥手，道：

“好！你回去，不过，不能离开杨柳舫，还有令妹，也请你暂时留住她，不能离开。”

荷花点点头，牵着妹妹的手，登上一艘接脚的小舟。

回顾望了肖寒月一眼，王守义有些茫然的，道：

“老弟，这是怎么回事？”

但闻步履声响，一个大汉急奔而至，高声问道：

“那位是王总捕头？”

王守义看那大汉年约三十六七，一身青色紧身衣服，道：

“区区就是，阁下……”

“韩伯虎，张岚张大人要我通知王总捕头一声，立刻回到赵府中去。”

王守义不认识这个人，却听过韩伯虎这个名字，此人是金陵城中威远大镖局重金礼聘的副总镖头，到金陵不过半年，王守义还未见过，想不到竟是张岚的朋友。

事情发展如一团乱麻，但王守义的处理却很明快，回头对张

杰、罗镖挥挥手，道：

“去盯上荷花姑娘，天黑之前，如不见我派人通知，你们就撤回永乐堂。”

两个人应一声，立刻登上小舟，划向杨柳舫，这张杰、罗镖是王守义最得力的两个助手，武功好，人也机警，办事稳健，滴水不漏。

肖寒月似乎是想到什么？张口欲言，但在话出口之前又忍了下去。

回到了永乐堂，只见布衣布裙的赵幽兰早在厅中，轻颦柳眉儿，一语不发，坐在厅中间一张太师椅上的张岚，更是脸色冷肃，两个佩刀侍卫，分站厅门两侧。

王守义一眼就看出了气氛不对，但却想不出，什么事会闹得如此僵持，轻轻咳了一声，道：

“张兄……”

张岚一摆手，道：

“王总捕头请坐。”

“谢谢……”

王守义已感觉到，事情相当严重，在没有了解原因之前，最好不要多话，规规矩矩地坐在一侧。

韩伯虎一抱拳，道：

“张兄，对小弟还有什么差遣？”

张岚摇摇头，道：

“韩老弟请回镖局吧！以后，有需要麻烦你！”

韩伯虎道：

“好！兄弟先告退了。”

转身而去。

肖寒月看着张岚，又看看赵幽兰，在王守义身边坐下。

张岚长长吁一口气，道：

“王总捕头，赵姑娘交给你了，我们这就离开。”

他站起身子，向外行去。

王守义急急站起，拦住了张岚，道：

“张兄，什么事？惹你这么个生气法？”

赵幽兰抬头看了张岚一眼，欲言又止。

这就使得张岚火气更大，冷冷说道：

“缉捕凶手，捉拿人犯，不是我作教席的责任！”

“是是是……”

王守义急急接道：

“是我们作捕快的责任，张兄是奉七王爷的口谕，从中相助。”

故意提出七王爷，是提醒张岚，你也是奉命而来，说走就走，那就是不把七王爷放在眼中。

张岚叹口气，道：

“七王爷那里，我自然会去交代，这件案子，我张某人是不想再管了。”

去意如此坚决，倒是出了王守义的意料之外。

这件案子，困难重重，眼下，只是稍有眉目，有张岚以王府总教席的身份顶着，知府大人不好追得太紧，七王爷也不便常常查问，张岚要去撒手一走，这就麻烦大了，王守义心中一急，连忙说道：

“张兄，什么事？请说出来，大家商讨商讨，你老可是这件

事情的中心人物，我是依附骥尾，听候差遣。”

张岚接道：

“我不吃皇粮，不拿俸银，也没有办案的责任。”

“话是不错，不过……”王守义道：

“这件案子很棘手，你老既然管上了，半途撒手，岂不是要落人话柄。”

张岚怒道：

“只要七王爷答应老夫撒手，谁敢说我闲话？”

一直未开口的肖寒月，突然说了话，道：

“张兄，究竟为什么事？”

赵幽兰叹息一声，接道：

“都怪我，得罪了张老前辈……”

“你……”

肖寒月大惑不解的，道：

“怎么会开罪了张老前辈？”

赵幽兰苦笑一下，道：

“因为，我没有照你们吩咐合作，得罪了张老前辈，不过，我抓到一个敌人，不知道能不能将功折罪……”

王守义兴奋地说道：

“抓到了一个敌人，在哪里？”

他忽然发觉张岚脸有不悦之色，赶忙住口。

赵幽兰缓缓站起身子，行近张岚，福了一福，道：

“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才能消去你心中的气怒，但我的想法，只是备不时之需，所以，才有那些准备，想不到的是，他们竟然会先藏入马车之中，我事先真的不知道车中有人，等我发觉

到有问题的時候，呼救恐已不及，大人怪我的是，在馬車啟動之前，大人來看我，我沒有說明車中潛藏有人……”

張嵐接道：

“就算你生恐危及生命，不敢呼救，但至少也應該示意一下，讓我有点準備，可是你却若無其事，一聲不吭，哪還把我張某人放在眼中？”

“這一點，算是我的疏忽，但我已有了擒賊之法，賊人机警，我如有示意恐怕賊人也有警覺……”

“這麼說來，是老夫錯了？”

趙幽蘭道：

“不！是我的錯，我早該對張前輩說明準備的擒賊之法，也就不会有這場誤會了。”

肖寒月、王守義总算明白了這場誤會的原因，奇怪的是，手無縛雞之力的趙幽蘭，竟然能生擒了潛入車中的敵人，不知她用的是什麼方法？

但聞張嵐長嘆一聲，道：

“罷了，罷了，老夫年近半百，怎能和你一般見識？這件事咱們就此不再提它了！”

武林中人，最愛面子，張嵐爭的就是趙姑娘說一句道歉的話。

眼看風波平息，王守義暗暗吁一口氣，道：

“張老，這麼說來，趙姑娘本就没有到秦淮河去了？”

張嵐道：

“敵手狡猾，老夫也不得不防他們一招，邀了韓伯虎帶着幾位鏢師，暗中隨行保護，想不到他們竟然早派人潛入了篷車之

中，幸好，那人被赵姑娘用药物迷晕擒住，这一闹，就过了中午，自然是用不着再去淮河了，老夫才要韩伯虎去招呼你们回来，一方面，也让你们认识一下，这个人不但武功好，人也机灵的很，以后，恐怕还有借重他的地方。”

王守义道：

张兄，你问过那人口供没有？”

张岚摇摇头，道：

“没有……”

举手一招，接道：

“把他拖出来！”

守在门口的两个侍卫应了一声，行到大厅一角，拖出来一个身着灰衣，留着八字胡的中年人。

这个人年纪虽然很大，但他却长得很瘦小，身高不满四尺，一副皮包骨的身架，单以他身材而论，很像十几岁的孩子，但脸色却是灰里泛青，是那种助无四两肉，生性极端冷酷、阴毒的人物。

看清楚了灰衣人的形貌，王守义心中大大的震动了一下，道：

“张兄，是不是点了他的穴道？”

“是中了赵姑娘的迷药。”

赵幽兰道：

“我给他解药，让他醒过来。”

伸手取出一个玉瓶。

“慢着……”

王守义伸手拦住赵幽兰，道：

“这个人阴狠刁猾，武功又高，千万不可大意，我先点了他几处穴道再给他解药。”

王守义点了他双臂穴道，还是不太放心，又取来了一条丝绳，捆住了他的双足。

赵幽兰取出一个玉瓶，拔开瓶塞，在那灰衣人的鼻孔，倒了一些白色粉末，道：

“一盏热茶工夫之内，他就可以清醒过来了。”

张岚看看王守义，道：

“你认识他？”

“认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提起他的名号……”

王守义说道：

“张兄，你也可能知道。”

张岚看了看躺在地上的灰衣人两眼，道：

“他是……”

“鬼刀侯玄！”

果然是大大有名的人物。

张岚呆了一呆，道：

“他就是侯玄？久闻其名矣！想不到会是这么一副德性。”

王守义苦笑一下，道：

“就是这么一副貌不惊人的样子，才会叫人常看走眼，加上他一向行动诡密，恶名虽著，江湖上认识他的人，却是不多，三年前，他在金陵城中伤了两条人命，我追了他三个月，连影子也找不到，想不到，三年后，他又在金陵出现，却被赵姑娘擒住，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张岚道：

“听说他刀出如电，很多武林中的高手，都栽在他的手中。”

“张爷夸奖了……”

不知何时，侯玄已经醒了过来，但他仍然侧身静卧，连动也没有动过一下，如果不是他忍不住开口说话，在场之人，竟然无人知道他已经醒来。

张岚低头看侯玄一眼，道：

“你认识我？”

侯玄微一挺腰，人已坐了起来，笑道：

“张爷名满江湖，现在又是七王爷座前红人，我侯玄岂可不识，只不过，你张爷是大人物，不认识我侯某人罢了？”

他双臂穴道受制，双足又被紧紧捆着，毫不费力的一下就坐了起来，这人功力的精深，却非小可。

王守义冷冷说道：

“侯玄，你可是被缉拿的要犯，最好老实点，如图挣逃，格杀勿论。”

侯玄冷冷看了王守义一眼，淡淡说道：“侯某人虽是阶下之囚，可不是被你王总捕头拿住的，你神气什么劲呢？”

王守义脸色一变，就要发作，却被张岚拦住，道：

“侯玄，你在江湖上也算一号人物，大丈夫敢作敢当，张某人想问你几句话，希望你能据实回答？”

“那要看你问什么了？该说的我会说，不该说的，就是千刀万剐了我，侯某人也不会说一个字。”

张岚皱皱眉头，忍着心头怒火，道：

“赵大夫是不是你掳走的？现在何处？”

“不知道！”

侯玄回答的非常干脆。

张岚冷笑一声，道：

“那你潜入赵姑娘的马车中，目的何在？”

侯玄回头瞄了赵幽兰一眼，道：

“提起这件事，侯某人就觉得窝囊，这一遭阴沟里翻了船，我鬼刀侯玄，竟然栽在一个小丫头的手里！”

“张兄，你听听，他是一派胡言，答非所问，不给他一点苦头吃……”

王守义愤怒地说：

“只怕是很难使他就范。”

张岚点点头，目光盯注在侯玄的脸上，冷冷说道：

“侯玄，你既知老夫之名，也该知道我的脾气，一诺千金，只要你据实回答老夫的话，我保证不动刑逼供，要是再逞顽强，支吾以对，那就自找苦吃了。”

侯玄坐正了身子，淡淡一笑，道：

“你说话算数？”

张岚怒道：

“张某必践，你……”

侯玄接道：

“张爷别生气，在下知道王守义的手段，只不过想要张爷重复一下保证罢了。”

语声一顿，接道：

“在下受人之雇，想窃取赵姑娘一批药物。”

张岚道：

“什么人雇你的？多少代价？”

侯玄道：

“代价很高，白银五千两，至于雇我的人，就不便说了。”

王守义摇摇头，道：

“张兄，侯玄老奸巨猾，尽兜圈子，这么文明问法，绝对问不出结果。”

张岚脸色一变，道：

“侯玄，我重视你是个人物，想不到，你却戏弄于我。”

侯玄接道：

“怎么？一定要说出雇我的人？那不是坏了道上的规矩……”

突然双腿一挣，捆在小腿上的丝绳，竟然寸寸断裂，坐在地上的人也站了起来。

王守义吃了一惊，霍然站起，伸手抓去。

侯玄左臂一伸，五指如扣，疾拿王守义的右腕脉穴。

这一招变化诡异迅速，迫得王守义疾退了三步，道：

“你的双臂……”

“怎么，大出意外是不是？”

侯玄冷笑，道：

“我如不解开双臂穴道，怎敢挣断丝绳，这只怪你王总捕头的制穴手法太差。”

张岚缓缓站起身子，道：

“高明，如此短促时间，能够运气自解穴道，这份内功，放眼江湖，屈指可数，张某人小看阁下了。”

侯玄道：

“张爷是君子，可以欺之以方，侯某人是个杀手，为人处事，只求目的，不择手段。”

张岚双目中神光闪动，面色凝重，冷然说道：

“好个不择手段……”

右手一挥，拍出一掌。

侯玄一闪避开，笑道：

“张爷，我不想和你动手……”

张岚接道：

“那就由不得你了。”

双掌连环进击，片刻间，拍出二十八掌。

侯玄瘦小的身躯，有如风车一般，在方圆三尺之内，闪躲回转，竟然把廿八掌完全避开没有举手封架，也没有还击一招。

张岚呆住了，这是他从没有想到过的事，竟然有人在他连环二十八掌之下，不封架，不还击，轻轻松松地闪避开去，再打下去，不但颜面无光，而且毫无胜算。

王守义知道鬼刀侯玄武功很高，但高到如此程度，却是大出了他的意外，他是作捕头的人，不像张岚那般讲求江湖规矩，唰地一声，抽出藏在袖中的铁尺，道：

“张兄，这个人放不得，咱们联手擒了他”。

这时，站在一侧的两个王府侍卫，也亮出了兵刃堵在厅门口处。

张岚似是忽然间老了十年一般，有些茫然道：“我们联手……”

王守义接道：

“是啊！咱们在办案子，不是一般江湖上比武过招，用不着

太多顾忌。”

侯玄双目神光一闪，冷冷说道：

“王守义，不是我侯玄夸口，你那点武功，在侯某人的手下，走不过十个回合的。”

王守义心中明白，侯玄确非夸口，眼下唯一的机会，就是张岚能放下面子，两人联手，或有胜望，偏偏张岚是个最爱面子的人，自持武林名宿身份，一时间竟然放不下脸，沉吟难决。

忽见寒芒闪动，一股刀风，直袭侯玄。

原来，守在厅门口处一个侍卫，深知张岚为人，看他面有难色，立刻挥刀击出，准备代替张岚，和王守义联手擒敌。

刀如闪电，一闪而至。

但闻侯玄冷笑一声，右手疾扬，金铁交鸣，血雨溅飞，蓬然声中，那飞扑过来的侍卫，摔跌到五尺以外肖寒月的身前。

侯玄站在原地未动，除了脸上一片杀气之外，双手未见兵刃。

但那侍卫却是咽喉裂开，气息已绝，连一声呼叫也未出口，分明刀中要害，一击毙命。

“鬼刀手法，当真是神出鬼没……”

张岚忍不住惊叹出声。

“张爷见笑了……”

侯玄淡然地说道：

“他突起发难，来势太快，我一时间收不住手。”

王守义脸色肃然，一挥手中铁尺，道：

“侯玄，你拒捕杀人，那可是灭门大罪……”

侯玄道：

“王总捕头一定要找死，侯某人只好成全你了。”

王守义道：

“我为国执法，死而何憾！”

这两句话掷地有声，大有一代名捕的气概。

张岚长吁一口气，道：

“杀人偿命，王兄，咱们联手擒他。”

右手一探腰间，取出一对子母金环，分握双手。

侯玄突然一个闪转，灵动无比地欺到了赵幽兰的身侧，一手抓住了赵幽兰的左臂。

坚强的赵姑娘，目睹杀人流血，心中已惊恐欲绝，但她却咬牙忍住，没有失声大叫，那里还想得到侯玄会打她的主意。

事实上，就算她早知道了，也是闪避不及。

侯玄的动作太快，快得张岚和王守义都救援不及。

娇弱的赵幽兰，面对着死亡时，却出奇的镇静，除了脸色有些苍白外，竟无畏惧之色。

“两位如果不顾忌赵姑娘的生死，尽管出手。”

大厅中突然静了下来，静地落针可闻，王守义、张岚，都明白完全没有抢救赵姑娘的机会，一时间，呆在那里，不知如何回答。

肖寒月剑眉耸动，俊目放光，盯注侯玄，突然开口，道：

“放开她……”

侯玄冷笑道：

“好大的口气，放开她，你小子是什么人？”

“我叫肖寒月，你要人质，我可以代替赵姑娘。”

“哈哈，肖寒月，没有听过，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有份量？”

“我……”

“你只是一个无名小卒，连十两银子也不值的小人物……”

侯玄轻藐地说：

“你要代替赵姑娘作人质，也不想想自己是什么东西？”

肖寒月身躯抖动，双目圆睁，瞪着侯玄，大有拚命一扑的架势。

赵幽兰轻叹息一声，道：

“肖兄，算了，你救不了我的，何苦多送一条命？”

她看到了侯玄杀人，却没有看到侯玄的刀在何处，那真是取命快如闪电，肖寒月如要出手救她，岂不是自寻死路。

只听肖寒月叹息一声，道：

“赵大夫救了我的命，我却无以为报，怎能眼看你被擒作人质，如果要死，我也该死在你的前面……”

像怒矢划空一般，以侯玄的灵巧，竟也闪避不开，但见人影闪动，蓬然大震中，侯玄跌摔到七八尺外，赵姑娘已被肖寒月抱起来，跃退五尺。

但闻男声大喝，女声惊叫，混在一处，传入耳际。

那是赵幽兰的惊叫，张岚、王守义同声喝阻肖寒月不可冒险的声音，只因同时出口，混在了一起，反叫人听不清楚。

这不过一瞬间的时光，张岚、王守义都愣住了，侯玄却借此机会，一个翻滚，飞跃出厅。

守在门口的侍卫横身拦住，却被侯玄一脚踢倒。

张岚、王守义警觉时，侯玄已去如疾风消失厅外。

赵幽兰不忍肖寒月溅血刀下，早已闭上眼睛，睁开眼睛时，发觉竟被肖寒月一手抱住在怀中，心中又喜又羞，低声道：

“肖兄，放开我！”

肖寒月啊了一声，急急放开赵姑娘，脸上一热，道：

“我……我忘了还抱着你。”

看看肖寒月的惶恐模样，赵幽兰后悔为什么要睁开眼睛，如果闭目装作晕迷，岂不是可以在肖郎怀中多留一阵。

心念转动，羞红泛颊，低下头，柔声道：

“我该多谢肖兄救了我。”

张岚叹息一声，道：

“肖兄，你是真人不露相啊！我这数十年的江湖岁月，真是白过了，今天，我算开了眼界，这一刻时光中的变化与历练，大有一日千年的感觉。”

肖寒月苦笑一下，道：

“老前辈，肖寒月只是侥幸……”

“什么？”

王守义大声嚷道：

“侥幸！肖老弟，这叫侥幸啊！赤手空拳，封住了名动天下的鬼刀，硬把一个人毫发无伤救了回来，我干了几十年的捕头，也见过一些高人，可从来没有像你那样的武功，肖老弟，你已经露了相，还咬着牙说是侥幸，这不是谦虚，这是瞪着眼说瞎话呀！”

肖寒月又是一个苦笑，道：

“也许我有武功，可是我从没有试验过。王兄，我是练过武，但从来没和人动过手，刚才，我只是情急拚命……”

王守义接道：

“老弟，你……”

张岚吁一口气，接着：

“我相信肖兄弟说的话，他有一身绝世武功，只是他自己还不知道。”

由肖老弟改成了肖兄弟，口气上，多了一份亲热，也多了几份敬重。

王守义看着张岚，道：

“这个，可能吗？”

张岚道：

“肖兄弟说的是真话，但这中间，却又有些使人难解的玄秘，不过，我相信可以问个明白？”

这一下，肖寒月呆住了，他对封住鬼刀，救了赵幽兰，完全出于一种意识本能，那快速一刹的变化过程，并非是早有预计，在他自己的感觉中，确实充满着侥幸，他做到了，但却连自己也有很多疑问？倒是希望由张岚的质问，能让他演绎出一个变化的过程，把那些熟记于胸中的武功口诀，勾绘出一个完整的体系。

望着肖寒月，张岚声音有些生涩地，道：

“肖兄弟，在求证一件事情的时候，言语之间有着盘诘的尖锐，希望你不要介意。”

赵幽兰突然接口道：

“老前辈说得对，我爹这些年在医术上，能突破很多难关，得到我常提出很多刁难他的问题有关。”

“对！老前辈尽管请问，寒月知无不言。”

“好！那我就直言了……”

张岚的骄傲、固执，似乎在适才一番搏斗中，随而消失，神情和口气间，大为客气起来。

这就使得在场中人，忽然感到他变得和善可亲得多了。

“鬼刀的可怕，在它的隐藏奇密，出现难测，你怎能一出手就把他封住了？”

张岚提出第一个质疑。

“噢！我看到了他的刀，藏在右袖中，所以，我一出手就拿住了他的右腕脉穴，不过，我一带之间，就把他给打了出去，倒是出于意外。”

张岚笑一笑，道：

“那必需要过人的眼力，但你想抓他的右腕，一下就能抓住，这必需有很高明的擒拿手法？”

肖寒月点点头，似是若有所思。

张岚道：

“水有源，树有根，任何一门武功，都有一定的脉络系统，肖兄弟，可不可以把你学的剑法、掌法，说出一个绵连的脉络出来？”

肖寒月沉吟了一阵，道：

“这件事我也想过，我所以感觉到自己武功很差，就是，我没有练过完整的一套拳掌、剑法，那个无名老人，今天传我两招剑法，明天又传我两招擒拿，虽然各有格局，但却互不贯连。”

王守义道：

“你说，你那位无名老人的师父，只传你半年武功？”

“是啊！”

王守义道：

“真是叫人难以相信啊！就凭你对付鬼刀侯玄那一招，也得练上个十年、八年才成，张兄，这是不是有点玄虚？”

张岚闭目沉思了好一阵，才睁开眼睛，道：

“我有点明白了。”

肖寒月道：

“老前辈，请你……”

张岚摇摇头，道：

“肖兄弟，咱们越来越生份了？”

肖寒月微微一怔后，笑道：

“是！张兄，请多指教。”

张岚道：

“你没有学过一套完整的拳掌、剑法，但却学会了剑掌拳中最精粹的招术，那可能是数十套、数百套剑法、掌法的精英，也只有如此，才学了半年之间，造成你这样一个杰出的高手，至于你练的内功，我相信也是武林中至高的，可惜，我的见识不足，说不出你练的内功名称！”

肖寒月智慧绝高，张岚几句话，画龙点睛，使得积存在他胸中的武功、技巧、手法，霍然间串联了起来，当下抱拳一个长揖，道：

“多承教示，寒月获益非浅。”

张岚哈哈一笑，道：

“尽我所能，大概也只能谈到此处为止了……”

目光转注到赵幽兰的身上，接着道：

“幽兰姑娘慧眼识人，如非你留下肖兄弟，今日之局，真不知是如何一个结果？”

赵幽兰面泛羞红，看了肖寒月一眼，道：

“这都是家父的交代，晚辈那有这等眼光。”

聪明的赵姑娘，淡淡两句话，推的无迹可寻，却又是那般的意味深长，家父交代的很多事情，岂会是只此一桩。

王守义突然行到被杀的侍卫尸体前面，低声道：

“张兄，这件人命大事要怎么处置？”

张岚点点头，道：

“这件事你不用担心，自然由我向王爷交代，今日之事，使我感触很多，江湖上高人如许，我竟然有些懵懂无知，侯玄那一刀，杀了一个侍卫，也杀去了老夫一身骄气，使我对这件案子的看法，有了急转直下的改变，肖兄弟说的不错，赵大夫仍然留在金陵，问题是藏身何处？什么人能够支用这样多的武林高手、江湖凶人，替他工作，他们展现了可怖的实力，但也留给了我们一些线索。”

王守义道：

“张兄高论，究竟是武林名宿，识见确有过人之处！”

张岚摇摇头，道：

“你不用捧我，三十年安逸的生活，武功和思维力都有些退化了，侯玄那一刀，如当头棒喝！使我在陶醉的梦中觉醒，灵台清明了不少。”

“张兄，应天府辖下冠芸云集，公卿众多，敝上知府大人，虽然是从二品京兆……”

王守义把握住机会说：

“办起事来，也恐怕力难从心，必得七王爷大力支持才行。”

张岚点点头，道：

“七王爷全力支持，不过，这件案子，不是大队军兵可以奏功……”

打铁趁热，王守义接了一句，道：

“张兄的意思是……”

张岚是何等老练的人物，傲气消退之后，判事明朗得很，如何会听不出王守义弦外之音，笑一笑，道：

“王兄用不着套我，这件事，我已经决心投入，不查个水落石出，决不罢手，他们能聘请江湖凶人插手，老夫也可以邀约武林朋友助拳……”

“是是是，守义和应天府中的捕快，都听从张兄的调度。”

张岚点头一笑，望望肖寒月，道：

“肖兄弟这等高手帮忙，相信足可和他们抗衡，问题是赵姑娘的安全，倒要特别小心一些……”

“不用替我担心……”

赵幽兰微笑如花地接道：

“我稍通药理，药物可以治病，而且也可以防身，我会在住的地方，布下一道天罗地网。”

张岚笑一笑，道：

“那就好，你能自保，我们就可以放开手，追查下去了。”

王守义道：

“幽兰姑娘配制的药物，能够在瞬息之间，迷倒了鬼刀侯玄那等人物，使他没有下手的机会，大概算得上是天下第一等迷药了？”

赵幽兰一笑带过，避不作答。

肖寒月突然开口，道：

“他们派来了侯玄潜入赵姑娘赴约的马车上，显然是想掳走赵姑娘，却又派人穿着与赵姑娘相同的衣服，鱼目混珠，到秦淮

河畔赴约，用心何在？”

王守义道：

“大概是想测看一下，我们的部署，是不是很严密？”

张岚道：

“最重要的，还是想摸清楚我们的实力。”

肖寒月道：

“不知道荷花姊妹，是他们的人，还是只受他们的利用？”

王守义道：

“不好，他们两姊妹如只是受人利用，对方不会留下线索，抓她们未必能问出什么？说不定会害了她们两条命？”

张岚道：

“对！当心对方杀人灭口。”

王守义点点头，道：

“肖兄弟说的对，总不能放弃这条线索……”

肖寒月道：

“明讯不如暗查。”

王守义道：

“好！我立刻派人通知张杰、罗镖撤回来。”

张岚目光一掠赵幽兰，道：

“赵姑娘，叫人准备一点酒菜，我们边吃边谈，研商个对敌的办法出来……”

赵百年生活上很舒服，美酒佳肴之外，还有文雀、武凤两朵解语花常伴身侧，她们美丽健谈，善解人意，而且胸罗很博，对赵百年更是照顾得无微不至。

但赵百年却是过得很痛苦，他不知道住的是什么地方？室中

光线柔和，但完全是人工布设而成，上不见天日，下不见寸草，文雀、武凤虽然可人，但也有一定原则，那就是不准赵百年离开居处，赵大夫整个活动地方，只是卧室、客厅，不过是方圆数丈之地。

这是囚禁，除了吃饭、睡觉，完全无事可做。

这时，他正小睡醒来，文雀已端起一盘水果，站在床侧，笑道：

“赵大夫，睡醒了，吃点水果吧！”

赵百年冷冷看了文雀一眼，翻身下床，走入小厅，在一张锦墩上坐了下来。

娉娉婷婷的行过来，文雀脸上带着娇柔的微笑，道：

“大夫，是不是今天的心情不好，可要婢子高歌一曲，以解你心中烦恼？”

望着文雀那娇艳容色，如花微笑，赵百年强压下心头烦躁，长长吁一口气，道：

“你的歌喉是很好，可是，我听的太多了。”

文雀道：

“是。要不要召武凤来，为大夫轻舞一番……”

“不用了……”

赵百年冷冷地说道：

“我只想知道，为什么要把我囚禁在这里，此地虽不见日月星辰，估算，大概总有百日之久了吧！”

文雀点点头，道：

“大夫，这里有什么不好呢？”

赵百年深注文雀，缓缓说道：

“你是指你和武凤……”

文雀接道：

“小妾和武凤，奉命侍奉大夫，务求周求，使大夫能忘去烦恼……”

赵百年叹息一声，道：

“不错，你和武凤都是人间殊色，只可惜我不是贪恋美色的人。”

文雀双目中忽现泪光，低声说道：

“赵先生真是正人君子，妾和武凤，短裙薄衫，周旋身侧，百日相处，耳鬓厮磨，先生能不及于乱，妾身内心之中，对先生敬重得很。”

“噢……”

赵百年脸上泛现一抹笑容，道：

“文雀，我知道，你是上有所命，身不由己，贵主人把我囚禁于此，供应美食、佳酿，又选了你们这种绝世容色，腹有才华的美女陪我，显然是没有加害之意了。”

文雀沉吟了一阵，道：

“是！大夫是我们主人的贵宾。”

赵百年道：

“我想见见主人，和他当面谈谈，总可以吧？”

文雀道：

“赵先生，你已经等了百日之久，何必急在一时，请再稍候几日，主人已有示谕传下，他近来事务繁忙一些，一有空暇，应会来见先生。”

“还要等多久时间？”

“这个，妾身无法回答，我想应该是不会太久了？”

赵百年沉吟不语。

文雀轻轻叹息一声，道：

“大夫，妾身有几句不知轻重的话，说出来，希望先生不要见怪？”

赵百年望着文雀，心中忖思：这丫头年纪不大，但对事务的了解，却是大大的超过了她的年龄，其聪明才智，似不在爱女幽兰之下，天赋固佳，但后天的培养，亦是大为重要，没有十年八年的时间，也无法培养出她这种博学多才、能歌善舞的本领，智以学识为本，慧以天赋作基，文雀智慧双全，岂可轻视。

心中念转，微笑颌首，道：

“文雀姑娘，尽管请说，百年洗耳恭听。”

“大夫言重了，妾身想请教先生的是，以你绝世医学，是不是真能使一个人长生不老？”

问话虽然在意料之中，一旦证实，赵百年仍不禁为之一呆，道：

“什么人想长生不老？”

“大夫胸藏锦绣，难道还要贱妾直言么？”

赵百年叹息一声，道：

“文雀姑娘，仙道学说，虽见典籍，但举证空泛，难予采信。”

“大夫，请就医学上探求结论！”

赵百年道：

“良药可医病，或可续命数载，如于求长生不死，纵然是华佗重生，扁鹊还魂，也无法配制成这种药物。”

文雀呆了一呆，垂首不语。

赵百年久不闻回答之声，忍不住转头看去，只见文雀微垂螭首，双眉深锁，似是正在思索一件大事，心中甚感奇怪，低声道：

“文雀姑娘，百年说的句句是真实之言。”

文雀轻轻吁一口气，缓缓抬头，道：

“大夫，千古艰难是何事？”

赵百年呆了一呆，道：

“唯一死……”

文雀低声接道：

“读万卷书，济世之用，且莫为书所愚。”

这几句话含糊笼统，但却是似有所指，赵百年竟有些不明所以，呆了一呆，道：

“姑娘，恕百年……”

文雀低声接道：

“大夫，图穷匕现，事急从权，贱妾言尽于此，请先生三思。”

这就点铁成金，意在言中了，赵百年把前后的意思一连贯，立刻明白，是要他从权自保。据实而言，就会丢掉性命，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起身一揖，道：

“多谢指教！”

文雀嫣然一笑，道：

“大夫品可敬，贱妾稍尽棉力，但应对之处，还要大夫深思熟虑。”

“是是是，百年自会小心应付。”

文雀道：

“大夫请坐，一切如昔，冷傲自负，反使人莫测高深。”

“又得明教，感激不尽……”

赵百年感慨万端地说道：

“百年如能幸保一命，都是姑娘指点。”

但听一阵步履声响，武凤忽然急奔而入，急声叫道：

“文雀，文雀……”

赵百年正襟危坐，文雀却迎了上去，道：

“什么事，这么大呼小叫，不怕吵了先生？”

武凤点头一笑，回顾了赵百年一眼，道：

“大夫，对不住啦！我有重要的事，要和文雀姊姊商量……”

赵百年点点头，道：

“两位姑娘请便！”

武凤和文雀相对低语一阵，赵百年闭上双目，心中思想着文雀之言，要用一种什么样的说法，才能保住性命，而又不能不失去自己的尊严……

苟全性命于威迫之下，说不得实，只有从权用术，欺之以方了。

但听文雀娇甜的声音说道：

“大夫，贱妾要告别了。”

“什么？”

赵百年霍然睁开了眼睛，道：

“你要告别了？”

经过了一番深切的交谈，文雀在赵百年的心目中，已有了一种视为依托的感觉，骤然间听到了文雀要告别而去，内心中大为惊震。

文雀笑一笑，道：

“大夫，贱妾奉侍先生，已过百日，今日奉命离去，此后是否还有机缘，侍候先生身侧很难预料……”

“文雀姑娘，你要到哪里去？”

“这个……”

文雀颦起了柳眉儿，道：

“很难说了，大夫应该明白，我只是一个女婢，没有自主的能力，也帮不上赵大夫的忙？”

她意在言外，指点赵百年，除了自救之外，别人无法相助。

赵百年点点头，笑道：

“话虽如此，但两位在这一段相处时日之中，对我照顾甚多，一旦离别，总有些依依之感了。”

知道赵百年已完全领悟了自己的话中含意，文雀大大地吁一口气，放下心中的石头。

武凤倒是有些不忍，低声说道：

“大夫是谦谦君子，我和文雀都很敬重大夫为人，但愿今日分手，只是小别，来日还有奉侍大夫的机会。”

“但愿如此，但愿如此……”

赵百年心中郁闷尽除，大笑接道：

“两位姑娘色艺双绝，老夫也希望再有相见之日，祝两位一帆风顺，万事如意。”

言罢，闭上双目，不再望二女一眼。

文雀轻轻一拉武凤，低声道：

“我们走吧！不要惊扰了大夫的静思。”

肖寒月踏上杨柳舫时，正是花灯初上的时刻，花枝招展的舫姬，正盛装准备迎客。

一身光鲜的衣着，使肖寒月完全改变了样子，修长身材，英俊形貌，恍惚如玉树临风，衬托他一身不凡的华贵气度，再加上一个劲装随护的大汉，完全是一付贵介公子的派头。

有道是：老鸨爱钱，姐儿爱郎，打从肖寒月踏上了杨柳舫，就吸引了不少姑娘的眼光，也引得一个接待客人的大茶壶，哈着腰迎了上来，因为，肖寒月看上去是那种两样都有的豪客，既有钱，又有人。

“公子贵姓？”

“我姓肖……”

“肖公子，里面请。”

肖寒月被让入一间布置豪华，又雅致的舱房。肃客的大茶壶陪笑说道：

“小的孙七，大爷们都叫我小七子，肖公子是一个人，还是约了朋友？”

“我一个人……”

小七子一怔，忖道：给了他这么大一个房间，只是他一个客人，这一次可是看走眼，亏了本了。

肖寒月瞧不出小七子的失望神色，但化装成长随的罗镖看得出来，双目一瞪，冷冷说道：

“不开眼的小杂碎，咱们公子登上你这杨柳舫，是你小子的造化，小心地侍候着，少不了你的茶钱。”

这一下，肖寒月明白了，笑一笑道：

“赏他十两银子的茶钱。”

罗镖掏出十两银子递了过去，小七子接过赏钱，立刻矮了半截，屈下了一膝，道：

“谢谢肖爷的重赏。”

看到了这么一副变化多端的嘴脸，肖寒月淡然一笑，道：

“不用多礼，起来！”

“是！肖爷要吃点什么酒菜，我立刻交代厨下准备。”

肖寒月道：

“杨柳舫除了酒菜之外，还有什么？”

“美女，肖爷，今天才到的，两个天仙化人似的小姑娘，要不要叫来给你见识见识？”

肖寒月心中一动，道：

“今天才到的？”

“是啊！肖爷，你可真是会拣日子啊！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啊！我去叫她们来，你见识见识，我小七子给你保证，两个姑娘家，还都是黄花大闺女。”

小七子口沫横飞地说。

肖寒月点点头，道：

“他们叫什么名字？”

“一个叫文雀，一个叫武凤，模样好，人又灵巧，肖公子我小七子在秦淮画舫上，混了十年，由打杂的小伙计，干到领班的班头，见过不少姑娘，但就没有见过哪一个能比得过这两个丫头，我看不出半年的时光，她们都将成秦淮画舫中顶尖的红人，肖公子，你是桃花照命，是她们第一个陪侍的客人。”

肖寒月暗暗叹息一声，忖道：勿怪秦淮风月，能享誉一时，单是这大茶壶的一张嘴，就能说得你心甘情愿，掏出白花花的银子。

肖寒月点点头，回顾罗镖一眼，道：

“再赏他十两银子。”

罗镗应声又取出一锭银子，心中却暗暗偷笑道：

“听说这肖公子出身寒微，但一旦有银子给他，可还是真会花啊！”

小七子又谢了一声，神态间又多了几分恭敬，低声道：

“肖爷，我去叫厨下配四个精致的好菜，来一壶上好的女儿红，叫文雀、武凤两姐妹一齐过来，你一面喝，一面看，包管你喝得顺气，看得满意。”

肖寒月道：

“好！听你如此说，倒要见识一下，不过，小七子，听说这杨柳舫上，有一位荷花姑娘，如果她有空，也请她过来坐坐。”

小七子怔一怔，笑道：

“肖爷，小七子给你推荐的文雀、武凤，如此席上的佳珍、鱼翅、燕窝。荷花只能算衬底的青菜、萝卜，不过，公子爷既然点了她，算是她的造化，你稍坐片刻，我这就叫他们上菜，备酒。”

说着话，哈着腰出雅室。

也许是二十两银子的手笔够大，只不过片刻间，酒菜齐上。

肖寒月回顾罗镗，脸上带有几分歉意，罗镗却微微一笑，躬身说道：

“公子用酒，我在门外侍候。”

肖寒月心中很不安，论身份罗镗是应天府的副捕头，有了品级的官儿，易容改装，扮演长随，竟然能如此拘谨守分……

忖思之间，忽觉着眼前一亮，一双丽人，踏着莲花步行了进来。

前一个一身鹅黄衫裙，淡扫蛾眉，薄施脂粉，樱唇微翘，带

着三分傲人的笑意，气质高雅，不带一点风尘气。

后一个一身翠绿，绿得人一身春意，只是神情间，带着淡淡的冷漠，使人不敢轻涉遐想。

果是姿色国色的佳人，风尘中有此等人物，确实大出了肖寒月的意料之外，一时间，竟忘记出言招呼。

倒是两位姑娘先开口，道：

“文雀、武凤见过肖爷。”

轻折柳腰，双双行礼。

肖寒月急急站起，抱拳还礼，道：

“不敢、不敢，两位姑娘请坐。”

文雀、武凤对望一眼，嫣然一笑，款移莲步，一左一右，在肖寒月两边坐下。

肖寒月悚然一惊，心中暗道：“二女初入风尘，竟毫无娇羞之态，大方坦然，有如风月场中老人，立刻提高了几分警觉。笑一笑道：

“两位姑娘今日是初次下海……”

武凤笑一笑，接道：

“也是初次陪客，有什么不周全的地方，还望肖爷指点？”

肖寒月道：

“不敢当，在下也非风月中的常客……”

武凤瞪大了眼睛，道：

“怎么？肖爷不住在金陵城中？”

“不是！在下游学到此，久闻秦淮河边风月的盛名……”

肖寒月说：

“特地来此一游，开开眼界，想不到竟遇到了二位姑娘这等

美艳人物，秦淮风月，真是盛名不虚。”

武凤笑一笑，道：

“肖爷英俊倜傥，也是少见的风流人物。”

她脸上的冷漠神色渐渐消退，大大的眼睛中，泛起了明亮的光彩，显然，她对肖寒月的印象很好，正在脱下冷漠、防护的外衣。

“武凤姑娘夸奖了。在下……”

进门来只说过一句话的文雀，突然开口，接着：

“肖爷，是不是觉得我们有些放荡，初度见客，却少了那一份少女的矜持、娇羞。”

这番话弦外有音，用意在提醒武凤不可动情，同时也说出肖寒月心中的疑问。

肖寒月心中暗道：文雀这丫头冷静、深沉，倒是不可大意，当下笑一笑，道：

“听小七子说，两位姑娘都是今日上船，在下却未想到两位姑娘竟然坦然处之。”

文雀道：

“我们自愿进入杨柳舫，作为歌妓，自然不会有那份被人逼迫的痛苦，目睹花灯耀目，管弦不绝，倒也是另一种生活，心中充满着好奇之感。”

这是自甘下贱的想法，但肖寒月却没有说出来，淡淡一笑，道：

“是姑娘智慧绝人，自有与众不同的想法！”

文雀叹息一声，道：

“我们姊妹，虽然生性佻达，不在乎世俗的看法，但走上歌

妓这条道路，也需要很大的勇气，为此犹豫再三，最终还是选择了这条道路，个中的利害，早就想清楚了。”

“噢！原来如此……”

肖寒月恍然大悟地道：

“世道崎岖，我想贵姊妹必有不得已的苦衷……”

这时，垂帘启动，小七子先探头进来，瞧了一眼，行了进来，道：

“肖爷，荷花姑娘来了。”

转头看去，只见一个身着白绸金绣罗衫，腰系八宝长裙的姑娘，迈着春风俏步行了过来。

果然是荷花，但荷花，却已不认识这衣着光鲜的肖寒月了。

荷花突然停下脚步，看看文雀、武凤，有些自惭形秽地低下了头，缓步在一张木椅上坐下。

肖寒月笑一笑，道：

“荷花姑娘。”

“是！妾身荷花。”

她一直低着头，不敢抬起，绣衣锦裙，究竟是无法抗拒文雀、武凤的天香国色。

文雀笑一笑，道：

“荷花姊姊，我们是今天初到，不懂规矩，以后，还得姊姊指点。

稍解窘态，荷花抬眼看了文雀、武凤一眼，道：

“听小七子说，画舫上来了两位妹妹，想不到竟是如此的艳色动人，我想不出十天半月的工夫，两位都将成为秦淮河上的花后、公主，届时，还要两位照顾一下我这先入花行的姊姊了。”

肖寒月暗道：荷花口齿伶俐，也不是个简单人物，但不知文雀、武凤和这荷花之间，是否有所关连？

只听武凤娇声笑道：

“咱们只顾客气，冷落了肖爷，来，肖爷，我敬你一杯。”

肖寒月举杯相对，道：

“在下敬三位姑娘。”

四个人刚干了一杯酒，小七子又鬼头鬼脑的行了进来，站在肖寒月的身侧，一副欲言又止的神态。

肖寒月回顾了小七子一眼，笑道：

“有事吗？”

“是啊！肖爷，能不能让文雀、武凤去应酬一下黄公子？”

“黄公子是……”

“肖爷……”

小七子放低了声音，接道：

“黄公子就是应天府正堂的少爷，指名要文雀、武凤过去陪酒，这两个丫头不过是今天才上画舫，这风声就传了出去，可真是纸包不住火啊！我已经被他骂了两次，踢了一脚。”

“那真是难为你了……”

肖寒月微笑道：

“其实，你用不着找骂挨打的，过来说一声，把两位姑娘请过去也就是了。”

小七子道：

“谢谢肖爷，谢谢肖爷，你可真是大人有大量，应酬一会，我就把她们叫回来还给肖爷。”

肖寒月淡淡一笑，道：

“不用急，要她们多认识一些贵胄豪客。”

小七子听的楞住了，打量着肖寒月，道：

“肖爷，我小七子在这画舫上干了这么多年，可从来没有见过你这种有风度的豪客……”

肖寒月挥挥手，笑道：

“去吧！小七子，当心去晚了又要挨骂？”

文雀、武凤四道目光，一齐投注在肖寒月的身上，脸上是一种无可言喻的奇怪表情，缓缓站起身子，随小七子行了出去。

肖寒月斟了一杯酒，笑道：

“荷花！来，我们喝酒。”

荷花举杯了喝了一口，笑一笑，道：

肖爷，你一点也不生气？”

肖寒月怔了一怔，道：

“生气！为什么？”

荷花道：“

“文雀、武凤去应酬别的客人，你一点也不吃醋？”

肖寒月大笑道：

“她们属于杨柳舫，自然应该为杨柳舫应酬客人，我为什么要吃醋？”

荷花叹息一声，道：

“肖爷，我荷花在风尘中混了五年，见过了三届秦淮花后，她们固然是十分美艳，但如和文雀、武凤比起来，那就大见逊色，这两个丫头，是我这五年来见到画舫歌姬中，最出色的人物，但你肖爷，却是我见到的第一位最好风度的客人。”

肖寒月道：

“一般客人，又会如何？”

荷花道：

“他们不会放人……”

“那不是苦了小七子吗？”

荷花点点头，道：

“也可能会闹出很麻烦的事情……”

肖寒月奇道：

“会闹出什么样的麻烦事情？”

荷花双目凝住在肖寒月的脸上，瞧了一阵，道：

“肖爷，是不是常到风月场中饮酒寻乐？”

肖寒月心中忖道：难道风月场中，还有什么特别的规矩不成？口中却笑一笑，道：

“秦淮画舫，倒是初次见识，至于他处……”

荷花接道：

“肖爷是谦和的人，也许惹不出那些麻烦了？”

肖寒月有些明白了，点点头，道：

“荷花姑娘，你可是指那些争风吃醋、打架闹事的麻烦？”

荷花道：

“是！风月场中，龙蛇混杂，有钱的都是大爷，打架闹事，自属难免了！所以，每一家，都养了一些保镖、护场的人，不过，这也只能对付一些三流青皮的小混混罢了，真正遇上财雄势大的人，或是江湖豪客、高手，不是吃足苦头，就是噤若寒蝉。”

肖寒月察颜观色，荷花似有所指，暗道：这丫头言语之中，已有破绽，我想法子套套她才行。”

暗定主意，笑一笑，道：

“荷花姑娘，在下既然敢来这等场合，自然也是不怕事的人，只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罢了。”

“所以，我说肖爷是最好的客人。”

话已有些入港，肖寒月微微一笑，道：

“荷花，你是不是遇上了什么麻烦的事？”

荷花悚然一惊，道：

“没有，没有，肖爷，我只是看的太多，心有所感罢了！”

“这就是了……”

肖寒月点点头，道：

“如果你有什么困难，尽管开口，只要我能力所及，绝不会让你失望的。”

荷花道：

“谢谢你，肖爷，我真的很好，没有什么麻烦。”

心知再要逼问，可能会引起疑心，当下一转话题，道：

“荷花，这杨柳舫，在秦淮画舫中的名气如何？”

荷花笑道：

“看来肖爷，当真是初涉秦淮风月了，杨柳舫只是中等地方，要在秦淮风月中排名，五十余艘画舫中，连前面十名也排不上，不过……”

肖寒月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道：

“不过什么？”

荷花笑道：

“不出一个月，杨柳舫会在秦淮风月中，大放异彩。”

“为什么？”

“因为杨柳舫上，有了文雀、武凤。”

肖寒月若有所思地哦了一声，道：

“文雀、武凤确是人间殊色，是那种极少见的美女，竟也会甘心沦入风尘……”

荷花笑一笑接道：

“这就是看法上的不同了……”

肖寒月急道：

“荷花，我言出无心，希望你不要见怪才好。”

“肖爷言重了……”

荷花笑接道：

“风尘沦落，当在是有辱门楣，所以，每位姑娘都有一段断肠往事，无奈心情，但如能花国抡后，使王孙公子多金少年，追逐在石榴裙下，争相量珠作聘，选一位如意郎君，托付终身，也只有在这等风月场中，才有些机会，自然，这要本身具有那些条件才行，我看过三届花后，抡元不及半年，都拔身风尘而去。”

肖寒月道：

“噢！还有这些曲折，不知秦淮花后，是如何一个选法？”

荷花道：

“一年一次，选出一后四妃，花榜一提名，立刻身价百倍，别说花后了，一个画舫上，只要选上一名花妃，就可以日进斗金。”

肖寒月道：

“姑娘可是觉得文雀、武凤一定能够入选抡元？”

荷花道：

“如单以色、艺而论，两人一定可以入选，只不过，人缘也很重要，如果没有人在背后支持，也可能会功败垂成……”

肖寒月笑一笑，接道：

“难道这花后、花妃的选举，还有弊端不成？”

“肖爷，天下完全没有弊端的事，只怕很少见到，能够顾到大体，那就算不错的了，文雀、武凤，一定会出头，但如误了今年，只怕要多等一年了。”

肖寒月想不到这风月场中，竟还有这样多的花样，既然上了画舫，总要弄个清楚，笑一笑，道：

“荷花，秦淮画舫，天下闻名，想来，一定也有很多与众不同的规矩了？”

荷花道：

“肖爷是指那一方面？”

“当然是迎客陪酒的事，譬如说文雀、武凤……”

肖寒月话未说完，荷花已自作聪明的接上口了，道：

“这就是要看客人的手段，和姑娘的心意了，当然，舫上的领班伙计，也可以从中撮合，至于文雀、武凤，今天初到，我还不太了解，不过，看她们对你肖爷的神态，似乎是十分欢迎，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肖爷最好从两位中选择一个出来？”

肖寒月道：

“选择一个？”

荷花道：

“不错，她们两个同时来了杨柳舫，想来是一对情同姊妹的好朋友，肖爷如果想左拥右抱，说不定会两头落空。”

肖寒月总算明白了荷花的意思，心中忖道：文雀、武凤出现得很突然，荷花日前举动，亦绝非无因，不如将错就错，缠夹在她们之间，也许可以理出一条线索来。

心中念转，长长叹息一声，道：

“可惜，区区不能在金陵停留太久，虽然绝色当前，也只有望洋兴叹了。”

荷花嗤地一笑，道：

“肖爷能停留几天？”

肖寒月道：

“最多能停三天？”

荷花道：

“那就只好孤注一掷了。”

“孤注一掷？怎么一个掷法？”

荷花道：“猛药重金，叫人从中撮合，看看能不能使她们动心，不过，肖爷先要决定，喜欢那一个？”

软帘启动，文雀满脸笑容地行了进来，道：

“荷花姊姊，你们在谈什么呀？”

荷花掩口轻笑，道：

“谈什么？要问肖爷了！”

文雀傍着肖寒月身边坐下，道：

“肖爷，能不能告诉我是什么事情？”

肖寒月只觉脸上一热，道：

“我们在谈……谈你……”

“谈我什么？”

“这个……这个……”

肖寒月虽然是别有用心，但他究竟是初入风月场中，还难完全适应，这个了半天，这个不出所以然来。

荷花盯着肖寒月笑一笑，道：

“看来，肖爷也不是常在风月场中走动的人，文雀妹子，更

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迎客侍酒，倒不如由我说出来，你们两方面琢磨一下。”

但闻啪地一声，小七子抚着半个脸，跌了进来，一个穿着蓝缎子长衫，年约二十左右的少年，满脸怒容紧随而入，两个三十左右、膀粗腰圆的黑衣大汉，紧跟在那蓝衣少年身后而入。

小七子站起身子，道：

“黄少爷……”

黄少爷右手一挥，又是一个耳光子，打得小七子退了两步，嘴角间鲜血汨汨而出。

肖寒月望了那位黄少爷一眼，坐着未动。

荷花早已吓得脸上变色，坐着的身躯，微微抖动。

文雀却很镇静，缓缓站了起来，道：

“黄少爷，为什么生这么大气呀？”

黄少爷冷笑一声，指着肖寒月，道：

“他是你的什么人？”

文雀道：

“客人哪！”

黄少爷道：

“客人？怎么！少爷我不是客人哪？你是存心刷我的面子，还是少爷我的银子烫手，酒没有喝上两杯，凳子没有坐热，就抽了腿溜过来了，是不是看不起我姓黄的？”

文雀道：

“黄少爷误会了，文雀怎么敢……”

黄少爷冷笑一声，接道：

“你现在知道不敢了……”

右手一抬，疾向文雀抓去，文雀惊叫一声，闪到了肖寒月的身后。

黄少爷一把没有抓到，火气更大，一挥手，大声喝道：“给我抓起来。”

两个站在身后的黑衣大汉，应了一声，左右包抄过来。

寒月的修养再好，但形势逼人，不能再装聋作哑了，长长吁一口气，站起身子，挡在文雀身前，道：

“诸位，有话好……”

两个黑衣大汉，眼看肖寒月的衣着光鲜，不知道是什么来路，倒是停了下来。

黄少爷却盯着肖寒月，冷冷接道：

“原来，你也会说话，我还以为遇上了哑巴呢？”

肖寒月已听小七子说过，这位黄少爷是应天府正堂公子，实在不愿意惹上麻烦，笑一笑，道：

“黄少爷说笑了。”

黄少爷皱皱眉头，打量了肖寒月一阵，道：

“你认识我？”

肖寒月道：

“今天初见。”

黄少爷道：

“你是干什么的？”

肖寒月道：

“游学士子，路过金陵，闻得秦淮风月的盛名，特来一游。”

“听只是一个游学士，黄少爷的火气，又大了起来，冷笑一声，道：

“游学游到秦淮画舫上来了，必是一位纨绔子弟……”

肖寒月摇摇头，接道：

“走马章台，游戏风月，在下确然不肖，但黄兄又如何呢？”

“喝！你倒教训起我来了……”

黄少爷脸红脖子粗地叫道：

“给我拖出去，丢在河里。”

两个黑衣大汉应了一声，同时出手，抓向肖寒月。

肖寒月双手分出，一下子拿住两人的腕穴，微微一带，两个黑衣大汉的乐子，可就大了，但闻“砰”地一声，两个大汉，头对头狠狠的撞在一起，只碰得眼冒金星，摇晃着身子，坐了下去。

黄少爷呆了一呆，突然大声叫道：

“反了，反了，来人哪！给我抓到衙门里去……”

肖寒月大行两步，人已到了黄公子的面前，淡淡一笑，道：

“黄少爷，带了多少人来？”

“你要干什么？”

黄少爷缓步向后退去，脸上是一片震骇之色。

肖寒月突然间一收笑容，出手如电，抓住了黄公子的右腕一带，黄少爷整个人被带了一个踉跄。

一道白芒，急划而过，掠着黄少爷的右耳，带起了一串血珠，一柄四寸长短的柳叶刀，啪地一声，钉在了舱壁上。

如不是肖寒月这一拖，那柄飞刀正好射中黄少爷的后颈，看刀势直没壁中，这一刀的劲力，恐怕会贯穿后颈，直透咽喉。

黄少爷真的吓住了，望着那柄钉在壁上的飞刀出神，连右耳上的伤疼也忘记了。

黄少爷人虽然跋扈、嚣张，但却不傻，回顾了肖寒月一眼，

道：

“你救了我吗？”

肖寒月叹息一声，道：

“侥幸得很，是黄少爷的命大！”

“不！是兄台的手快，适才多有冒犯，还望兄台海涵。”

肖寒月还未及回话，一阵急促步履之声，王守义已像一阵风般行了进来。

黄少爷一见王守义，有如见到救星一般，声音又大了起来，道：

“王总捕头来得正好，有人要行刺我，快去把刺客抓来！”

看看黄少爷半个脸都是鲜血，王守义暗暗摇头，但仍然抱拳一礼，道：

“什么人要行刺少爷？”

黄少爷道：

“我怎么知道，我又没有看到刺客。”

王守义回顾了一眼，低声道：

“少爷，我先护送你回去治伤……”

提受伤，黄少爷忽然觉得伤处剧疼难忍，一手按着耳朵，道：

“王总捕头，你一定要抓到刺客，那一刀几乎要了我的命。”

王守义道：

“少爷放心，我会交代他们搜查刺客，我先送你回去吧！”

黄少爷点点头，回顾肖寒月，“多谢相救之情，改日再作补偿。

肖寒月道：“不用客气！”

黄少爷目光又转到文雀的脸上，瞧了一阵，才转身而去。

王守义目光犀利，望望文雀，冷冷对小七子，道：

“她叫什么名字？”

小七子捂着脸，道：

“叫文雀，今天才到杨柳舫，想不到发生这档子麻烦事，王大人……”

王守义挥挥手，阻止了小七子，目光转到荷花身上，道：

“我认识你，你叫荷花？”

荷花道：

“是！”

目光转到肖寒月的脸上，王守义的神情更为冷厉，道：

“年轻人访花问柳，逞强斗狠，早晚要闹出事情……”

肖寒月的态度，居然也很强硬，冷冷接道：

“总捕头言重了，秦淮花舫，是公开供人赏玩之处，在下为什么不来，只要我花得起钱，只怕你无权干涉了。”

王守义呆了一呆，道：

“听口气，阁下似乎是有点来头的人了？”

肖寒月道：

“恕不奉告，在下尚有酒兴，王总捕头如果没有别的事情，可以请便了。”

## 第四回 文雀武凤

王守义气得脸色发青，双目瞪着肖寒月，似是立刻就要发作。

小七子和荷花，更是吓得身躯微微颤抖，应天府捕头的利害，他们很清楚，肖寒月一旦抓了进去，定然有一顿苦头好吃。

不知道为什么？荷花和小七子，都对肖寒月有一份莫名的关心，目注肖寒月，流露出无限关切。

大大出人意外的是，王总捕头竟然把一口气忍了下去，放下脸，缓缓说道：

“阁下贵姓？”“肖寒月。”

“住在什么地方？”

“南陵客栈……”

肖寒月目光转动，看看荷花、文雀，接道：

“如果杨柳舫能留客人，也许，我会留在杨柳舫。”

王守义冷然说道：

“好！就是这两个地方，希望你随传随到。”

肖寒月冷冷地看了王守义一眼，未作理会。

王守义吁一口气，道：

“希望你肖公子确是个大有来头的人，告辞！”

转身而去。

这剧戏演得很好，唱作俱佳，小七子一脸茫然中带有无限关

切，道：“肖爷，应天府的捕快们权势很大，你这么硬碰硬的得罪了总捕头，一旦被抓进了衙门，可不是闹着玩的……”

肖寒月淡淡一笑，接道：

“左右不过是一个捕头罢了，能有多大权势，在下不喜惹事，但也不怕事情。”

荷花微微一呆，道：

“肖爷，听你的口气，似乎是根本没有把王总捕头放在眼中？”

肖寒月道：

“区区一个应天府，大概还不敢动我？”

小七子、荷花，听得瞪大了眼睛，金陵城中王侯、公卿虽然不少，但真敢不把应天府放在眼中的，只有一个七王爷，这肖公子如此大的口气，如非和七王爷有什么关系，可能就是京里的大员子弟，能和这么一个人物攀上关系，那可是很大的奥援。

暗里打好了主意，小七子顾不得脸上的疼痛，一抹嘴角上的血迹，道：

“肖爷，这么一闹，酒菜都快凉了，我去交代厨下，给肖爷另外准备一份。”

肖寒月点头一笑，小七子如捧圣旨，急急行了出去。

荷花却缓行两步，走到肖寒月的跟前，末语先笑，道：

“肖爷，荷花有件事，想求肖爷帮忙……”

说着话，盈盈一福。

“姑娘请说，不用多礼。”

荷花叹息一声，道：

“贱妾和应天府的捕快们，有了一点误会，希望借重肖爷的

大力，代为化解一下。”

肖寒月道：

“只要不是叛逆大案，应该不是难题，姑娘告诉我为了什么？”

荷花这个反应，给了肖寒月意外的惊喜，但也使肖寒月感觉到，荷花只是被人利用而已。

“也不是什么大事，荷花日前去接舍妹，应天府的捕快们，适在秦淮河畔埋伏抓人，荷花不识他们的身份，言语上，有了一些开罪，恐怕日后招来麻烦，肖爷肯帮忙化解一下，荷花就感激不尽了。”

肖寒月暗中观察，发觉了文雀的神情冷静、木然，不带一点喜怒之色，整个事件，似是和她完全无关一样，心中暗暗震惊于她的定力，却也暗暗高兴，忖道：这个丫头如此沉着，定然是一个极难对付的角色，但她如此冷漠，大悖常情，也无疑暴露了她的身份。

心中念转，更加了几分谨慎，点点头道：

“这点小事何足挂齿，王总捕头，再来见我时，我告诉他一声就是。”

荷花又福了一福，道：

“多谢肖爷了。”

肖寒月道：

“小事一段，不用言谢。”

但听文雀娇声滴滴地说道：

“肖公子有把握那位王总捕头，一定会再来见你么？”

肖寒月笑一笑，道：

“你说呢？”

文雀叹息一声，道：

“听肖公子的口气，好像很有把握？”

“那就是了，应天府的捕头，自非好惹的人物，区区如无几分把握，怎敢作此狂态。”

肖寒月一面回答，表面上也故作潇洒，实在已暗作戒备，留心着文雀的反应。

文雀嫣然一笑，道：

“肖公子刚才亮了几手，是不是有很高明的武功？”

话入正题，鼓打点上，肖寒月已迅速地作了一个决定，打蛇顺棍上，借机迫逼，干脆作个明朗的了断也好，当下一笑，道：

“姑娘也是会家子了？”

这句话单刀直入，问得文雀呆了一呆，想想话中已有破绽，否认反而不好，沉吟了一阵，道：

“倒也练过一两招防身之术，但如和肖公子相比，那可是霄壤之别了！”

“勿怪姑娘那等沉着，在刀光血影中，静如山巔，视作等闲，原来姑娘是一位深藏不露的高人。”

肖寒月步步挤迫。

文雀两道清朗的目光，盯注在肖寒月的脸上，缓缓说道：

“肖爷，初度相逢，如此迫逼，不觉得太急躁了点？”

肖寒月哈哈一笑，道：

“在下是性急了一点，不过箭已在弦，不得不发了。”

这时，突听一个声音，传了进来，道：

“荷花姑娘，客人外找。”

就算没有这人的呼叫，荷花也觉出了情形有点不对，准备离开，这一声呼叫来得及时，荷花站起身子，道：

“肖爷，贱妾告便。”

“荷花姑娘请，异日有暇，自当专程相访。”

“肖爷言重了，贱妾当受不起。”

她举步行出舱房。

荷花一走，肖寒月早已听出了招呼荷花外出的声音，正是出自罗镗之口，多年的捕快生涯，反应自是有过人之处。

文雀看看罗镗，道：

“阁下想是肖公子的保镖了，刚才，几乎出了人命，不见大驾，如今事过境迁，风平浪静了，阁下出现的恁般快法？”

罗镗看看肖寒月，冷笑一声，没有说话。

肖寒月淡然说道：

“文雀姑娘，现在，似乎是用不着再抱琵琶半遮面。”

文雀淡淡一笑，道：

“能不能要你这位保镖出去？”

肖寒月略一沉吟，点点头。

罗镗不待吩咐，人已退出室外，却顺手带上了室门。

肖寒月道：

“文雀姑娘，现在可以说了。”

文雀看看肖寒月，脸上泛起了一片娇媚笑意，道：

“急什么？花灯初上，良夜正长，咱们有很多的时间好谈的。”

“在下性子急躁一些，姑娘还是早些说个清楚的好。”

文雀皱皱眉头，道：

“你不是公门中人，卷入是非之中，自然是别有原因了？”

肖寒月道：

“姑娘是指赵大夫失踪的案子？”

“唉！含蓄一点，岂不是多一些诗情画意。”

肖寒月道：

“在下倒希望说得清清楚楚的好！”

“你还没有回答我为了什么？”

肖寒月道：

“赵大夫是不是还在金陵城中？”

文雀摇摇头，道：

“看你处事镇静，怎的一入正题，反而有些慌急了，赵大夫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你要插手此事？”

肖寒月心中忖道：像这样各说各话，不是办法，她敢坦然承认，想必早有仗恃，这座杨柳舫上，恐怕早已有埋伏，我如问不出赵大夫下落，坐失良机，此后，纵然短兵相接，也未必会有这样坐相交谈的机会了，此机千万不可错失。

打定了主意，扭转话题，道：

“姑娘好像很关心在下的事情？”

文雀侧脸儿望着肖寒月，颌首笑道：

“鬼刀侯玄是一个很杰出的人物，听说被你一出手就制住了。”

她坐姿优美，笑容如花，眉目间传出了绵绵情意，流露出无限娇柔。

肖寒月望着那娇柔神情，突然间心头一动，产生出一种拥抱入怀的行动，急急吸一口气，纳入丹田，压制下激动的心情，道：

“在下只是侥幸得手罢了！”

文雀坐正娇躯，脸上那一股绵绵的情意，也顿然消失不见，带着七分赞许，道：

“肖兄的功力很深厚！”

肖寒月暗自吁一口气，道：

“姑娘过奖了。”

文雀道：

“看来，公子真是一位劲敌！”

肖寒月心头茫然，暗自忖道：功力深厚，一位劲敌？难道刚才她那种动人绮念，引人遐思的娇媚神情，也是一种武功不成？

尽管肖寒月智慧过人，身怀大成，但他对江湖道上的事，了解太少了，只能凭仗智慧，暗中摸索，随机应变。

“姑娘，在下洗耳恭听高论。”

文雀道：

“好！我们干脆打开天窗说亮话！你拿了多少银子，我们加倍奉上，然后离开金陵。”

肖寒月开始感觉到江湖上的可怕了，一旦卷入是非，处处都是凶险，以文雀之美，竟然也是杀手身份，如非来此之时，早有警惕，暗里留意，换个场合，绝对无法逃过文雀的暗算。

“怎么样？肖公子！”

肖寒月叹口气，道：

“文雀，赵大夫只是一位名医，悬壶济世，救人无数，他应该不会和人结下恩怨。”

文雀一颦柳眉儿，接道：

“怎么？你不是赵家礼聘的人？”

“不是，我受过赵大夫救命之恩……”

“噢！报恩……”

文雀缓缓接道：

“肖公子，赵大夫活得很好，而且，他不会有性命之忧，回去告诉赵姑娘，请她放心就是。”

肖寒月苦笑一下，道：

“文雀姑娘，你们掳去了赵大夫，究竟为了什么？他只是一个名医，与人无争？”

文雀沉吟了一阵，道：

“象以齿焚身，人怀璧其罪……”

肖寒月接道：

“我明白了，真的有人想长生不老……”

文雀笑道：

“肖公子，如果有这个可能，你想不想试一试呢？”

“我也许会想……”

肖寒月神情肃然地说：

“但我绝对不会采取掳去赵大夫的方法，赵大夫能不能配制出延年益寿的药物，还未可知，但他的失踪，却已经伤害了无数的病人，文雀姑娘，如果，你们肯交出赵大夫，人又安然无恙，我想……”

“你想得太天真了……”

文雀神情冷峻地说：

“而且反宾为主，肖公子，我们不想和你为敌，但不是怕你，你只有离开金陵，或是坚持彼此为敌……”

“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但追查赵大夫的下落另有其人。”

“你是说应天府的总捕头王守义？”

“官府力量强大，岂是民间可比，何况，应天府，只不过是其中的力量之一。”

“还有一位七王爷府中总教席张岚，是吗？”

文雀冷然一笑，接着：

“对他们的骚扰，我们已渐感不耐，他们如再胡闹下去，可能会触怒我们，激起杀机，你回去告诉那位赵姑娘，要她撤销报案，不要再妄图追查赵大夫的下落，只要她肯合作，一年半载，赵大夫即可安然归去，正如你肖公子所说，他只是一个与人无争的名医，不会有人故意害他，但如赵姑娘不听劝告，一味地纠缠下去，我就不能担保赵大夫还能平安无事了！”

赵百年的生死，对肖寒月确实构成了很大的压力、威胁。微微一呆，道：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难道一点也不怕王法么？”

文雀笑一笑，道：

“肖公子是初次插手江湖中事的吧？”

肖寒月道：

“是……”

“那就难怪了……”

文雀笑得一脸娇媚，道：

“我们的力量，神秘、庞大，不是张岚和王守义，可以想得得到的；我们不愿和官府作对，也不愿和你为敌，但这要双方都退让一步……”

“我……我不过是一介凡夫，何足道哉……”

文雀摇摇头，道：

“肖兄，不要妄自菲薄，贱妾肯到这里，就是在恭候大驾！”

肖寒月心头一震，接道：

“等我？难道你们早知道我们会到杨柳舫来？”

文雀道：

“肖公子，这有什么奇怪，你能设计出很多的陷阱，逼我们露出破绽，我们能预知你会到杨柳舫来，也不过是一种设计罢了。”

肖寒月沉吟了一阵，笑道：

“姑娘说得对，那位荷花姑娘，是你们布下的饵。”

“她是一个真正的歌姬，希望你们不要迁怒到她的身上。”

初度卷入了江湖诡诈、斗智中，肖寒月开始有一点慌乱，但他究竟是具有绝高智慧的人，很快地就适应了这种变化，微微一笑，道：

“姑娘放心，我会全力保护她的安全，尽量不把她牵入漩涡。”

文雀道：

“荷花不会知道什么？抓了她也问不出个所以然，肖公子保她无事，那是最好不过，现在，我们之间的事，也该作个了断了。”

肖寒月道：

“倒要请教姑娘，如何一个了断法？”

文雀缓缓取出一叠银票，摆在桌子上，道：

“这里是十张银票，每张二万两，如果不太浪费，足够你一家人花用不尽……”

肖寒月接道：

“这是什么意思？”

文雀道：

“带上这些银票，即刻动身，天下之大，又何必一定要留恋金陵？”

果然是早已有备而来，只是这等处置方法，倒是出了肖寒月的意料之外。

“想不到啊！我肖寒月的身价，竟然能值二十万两银子。”

“如果肖公子愿意加入我们这个组织，贱妾愿作引见之人。”

“那又有些什么好处？”

文雀嫣然一笑，道：

“除了这二十万两银子之外，每月至少有千两银子的月俸。”

肖寒月接道：

“我有了二十万两银子，又怎会在乎那区区千两银的月俸？”

文雀道：

“说的也是，肖兄还想要些什么呢？”

肖寒月心中暗道：这丫头在那组织之中，不知是什么身份？何不探探她的口气？

心中念转，口里说道：

“如果我要……”

他本来想说如果我要你呢？但话到嘴边，却又说不出来，望着文雀，胀得满脸通红。

文雀却嫣然一笑，道：

“是不是想要我？”

“唐突佳人了……”

“不！”

文雀理一下鬓边散发，道：

“可以商量，给我一个时辰的时间，我就给你一个肯定答复。”

肖寒月心中明白了，文雀也不是能够作主的人，连她自己的终身大事，也要听命于人。

“怎么？姑娘连自己的事也不能作主？”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算我能作主，也该跟他们说一声吧？”

掩饰得天衣无缝，肖寒月反被唬住了，暗道：难道掳去赵大夫的人，就是她的父母？

捡起桌上的银票，放入肖寒月的手中，文雀的神态中无限温柔，脸上泛现出娇媚地微笑，心中却暗暗忖思：勿怪武凤见他之后，竟有些情难自禁，这个年轻人，确实有与众不同的动人之处……

“文雀，我还没有答应你，这些银票我不能收。”

文雀没有怒意，神情更见娇媚的道：

“肖兄，我想事情不会太困难，以肖兄的份量，再加上我婉言的解说，应该是可以成功……”

“文雀，我……”

文雀笑得如花盛放，道：

“我知道，二十万两银子不放在你的心上，你这般重视我，我自会尽力争取。肖兄，我不相信世上真有一见钟情的事，想不到竟然会叫我自己碰上了。”

糟了，肖寒月心中大感不安，这本是一个策略，想不到竟然真的引动了一个少女的情怀……

这时，关闭的木门，却砰然大开，王守义、张岚，先后行了

进来。

文雀霍然站起，一脸柳媚花娇的笑容，顿然罩上了一层寒霜，冷冷说道：

“站住，你们懂不懂规矩？”

王守义一挥手，接道：

“算了，文雀姑娘，这种事，咱们看得多了……”

文雀举动很沉着，缓缓伸出手去，拿起桌上的银票，收入怀中，回头望着肖寒月温柔一笑，道：

“公子请自斟自饮，莫要扫了酒兴。”

人却缓缓离位，莲步姗姗地迎了上去。

这座舱房相当的大，除去桌椅之外，还有相当大的空间。

文雀直行到王守义的身前两步左右处，才停了下来道：

“你闯进来干什么？”

她娇小玲珑，貌如花娇，又穿着长裙、罗衣，但那份气定神闲的沉着，使得王守义看得暗暗佩服，忖道：看她如此镇静，倒是不可轻视，暗中戒备，口中冷冷说道：

“抓犯人！”

文雀道：

“抓犯人？是肖公子，或是我？”

王守义寒着脸，道：

“你！”文雀摇摇头，叹息一声，道：

“不要把自己估计的太高了，王总捕头，那会造成无可弥补的恨事。”

张岚接道：

“姑娘的意思是……”

文雀冷笑一声，道：

“虎急伤人，两位最好多想想？”

王守义道：

“这么说来，姑娘是准备拒捕了？”

文雀目光一掠张岚和王守义，冷然一笑，道：

“两位不相信，何妨试试？”

张岚叹息一声，道：

“姑娘小小年纪，口气如此托大，当真是藐视天下英雄了！”

自从和鬼刀侯玄动过手后，一向傲气凌人的张岚，脾气已改好了不少，这几句话，已经是尽量说的客气了。

文雀却毫不领情，冷冷地说道：

“两位如果想表现出一点英雄气概，那很容易，只要一对一的和我动手就是，当然，两位也可以联手出战，那就不用提什么江湖英雄、武林规矩了！”

被一个年轻小姑娘如此抢白，实是张岚生平未遇之事，气得一张脸全成了铁青颜色。”

王守义生恐张岚被人套住，笑一笑，道：

“文雀姑娘，这不是一般的武林中比武争名，姑娘这点年纪，想必是被利用、威胁，才致身犯法纪，只要你肯招出实情，在下担保对姑娘从轻发落……”

文雀秀目中闪起两道冷厉的寒芒，一掠王守义，冷冷接道：

“一派胡言……”

王守义右手一挥，五指疾出，抓向文雀的右腕，口中却大声地喝道：

“王法森严，姑娘如敢拒捕，那可是株连满门的大罪，一人

做事，一人担当，何苦连累到父母姊妹？如果姑娘肯合作，供出内情，王某担保决不牵累你的家人。”

口中呼叫，双手连环擒拿，一连攻出了七八招。

也许是王守义警告之言，发生了恫吓的效力，文雀竟然没有还手。

但那灵巧的闪避身法，滑溜无比，使得王守义招招落空。

张岚脸上的怒意，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惊讶的神情。

以这座舱室的空间而言，要想闪避过一个人连环擒拿手法的攻击，而又不还手，实非易事，张岚自己没有把握办到，但文雀却能应付，而从容不迫。

这时，突闻蓬然一声大震，似是有重物倒地的声音，木板构造的画舫上，显得声音特别响亮。

王守义疾快地拍出两掌，退后一步。

文雀仍未还击，反而缓缓地退到肖寒月的身边。

只见垂帘启动，人影一闪，室中又多了个千娇百媚的小姑娘。

张岚皱皱眉头，道：

“姑娘是……”

“我叫武凤……”

王守义接道：

“你打死了他们？”

武凤撇撇嘴，道：

“不堪一击，不过他们没有死，只是晕了过去。”

王守义怒道：

“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

武凤冷笑一声，道：

“管他是什么人？他们要拦阻我，我就打晕他们。”

张岚看着肖寒月，目光转到了王守义的脸上，道：

“看来，今天是很难善罢甘休了？”

肖寒月心中十分为难，他已知道，文雀、武凤都是马前之卒，而且，对方很了解目下的情势，事实上一切情势发展，都完全在对方的控制之下，如果能使文雀、武凤相信已说动了自已，很可能深入敌人内部找到真正的幕后首脑，但眼下情势，已成剑拔弩张之境，文雀、武凤分明都有着极高身手，而且，一片沉着、冷静，若有所恃，一旦张岚、王守义不是敌手时，自己是不是应该出手呢？

这个问题，一直在肖寒月的脑际盘旋，无法作一个决定？

但闻王守义道：

“张兄说得是，今自之局，已如箭在弦上，非发不可，只有全力以赴，用不着顾忌什么了！”

他一语双关，明里说给张岚，暗里却是点给肖寒月听。

张岚豪气忽生，哈哈一笑，道：

“说的也是，两位姑娘，老夫拚了这半生虚名，也要和姑娘见个真假，两位姑娘请划下道来！”

他是武林名宿，行事之间，总是离不开武林轨迹。

文雀嗤地一笑，道：

“划什么道？双方一动手，那就要凭武功分胜败，没有什么约定条件，不过有几句话，我倒想对你张老前辈说个明白。”

张岚道：

“老夫在听。”

武凤自冲入这舱室之后，一直保持戒备的神态，象一张拉紧了弦的弓，随时都可以发出凌厉的一击。

她不似文雀深沉、冷静，在强敌相对中，仍然谈笑自如，但却有一股莫可言喻的锐利，蕴藏于美丽中的狂野，给人一种凶厉的杀气。

两个同样娇美如花的少女，如何竟是这样两种完全不同的气势？

文雀举起纤巧的玉手，理一下垂在鬓角的散发，轻启樱唇，道：

“以张老前辈在武林中的声望，似是用不着淌这次混水，我们是名不见经传的人，而且是女流之辈，败在了你的手中，你胜之不武，如果不幸你败了，你张老前辈此后，如何在武林立足？”

张岚神情肃然，神色未动，但王守义却听出了一身冷汗，文雀这几句话，可算直叩张岚心弦，好像她对张岚相当的了解，王守义很担心这位武林名宿，会被文雀说动，全神贯注张岚的反应。

只见张岚冷然一笑，道：

“姑娘说得很动人，不过，老夫心领了，我张某人，也不过是一个江湖人罢了，生死等闲事，虚名何足论，姑娘有本领尽管施展，老夫舍命奉陪。”

王守义听得心头一乐，暗道：大概是肖寒月那晚上露的两手，有如醍醐灌顶，使得此老由大梦中清醒过来，不再为虚名所拘了。

文雀怔了怔，望着武凤。

武凤却冷冷一笑，道：

“文雀，不用再多说了，既然难免一拚，何不速战速决？”

她说打就打，话说完，人已扑向张岚，迅如闪电飘风一般，攻出了一十三掌。

张岚早已戒备，但仍然被这一轮急攻，迫得向后退了四步，到了舱室门口。

武凤未再继续抢攻，收掌而退。

张岚脸色青白，大大喘一口气，道：

“好掌法，果然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

王守义接道：

“张兄，咱们拚了！”

双手一探腰际，手中多了一条铜索，一根铁尺，铁尺长约一尺八寸，铜索是十八节环扣成的一道链子，长有六尺，但王守义却把一大截铜索，绕在臂上，对敌之间，可长可短。

铜索、铁尺，正是王守义仗以成名的兵刃，平常对敌，只用铁尺，非遇劲敌不轻易动用铜索，今天一下子就亮出了全身家当，显然是准备全力一战了。

武凤道：

“船舱狭小，两位敢不敢跟我到船下空旷之地，放手一搏？”

张岚也觉着这地方太小了，有些施展不开，正想答应，王守义却抢先接道：

“咱们不是比武，而是捉拿掳人的要犯，只要擒到人犯，在那里动手都是一样！”

武凤道：

“你在做梦！”

心中却是暗暗叫苦。

文雀明白，武凤练的武功是飞腾扑击的凶猛路子，需要广大的空间，才能完全发挥出威力，舱中狭小，顶层又低，她的武功，完全无法施展，适才已得先机，却停手不攻，就是身法手脚施展不开，十成武功只能用出一二，再看王守义手中兵刃，铜索虽可及远，但近战尤为适宜，心中忖道：如果武凤受制于形势，难以发挥，自己独撑大局，这一战就是失去了五分胜算，何况，肖寒月心态变化，还难预料？情势对己，利在速战，拖延下去，王守义很可能招来大批官兵，那时，别说制敌，脱身亦将大为不易。

衡量过利害轻重，文雀长长叹一口气，道：

“两位堂堂男子，可是不敢和小女子放手一战？”

王守义并不知道武凤练的武功路数，不适宜在狭小地方动手，但他久在公门，对付过无数奸滑阴险的盗匪，直觉的感到，对她们一定是不利，生恐张岚被激上当，抢先接道：

“姑娘用不着施激将之法，这些对我们全无用处。”

武凤怒道：

“好！那就是先杀了你……”

文雀一伸手拦住了武凤，笑道：

“姊姊笨鸟先飞，我先领教王总捕头的铜索、铁尺。”

莲步缓移，直行过去。

武凤自己知道，文雀练的是阴柔，小巧路子，在狭小之处，近身之战，对她十分适宜。

两人虽然都知道对方练的武功路子，但不能完全了解对方的成就，武凤一直觉着文雀生性柔和，遇事冷静，文才智略上，稍胜自己，但在武功成就方面，自己应该高过文雀。

王守义已知文雀厉害，不让先机，踏前半步，右手铁尺直点眉心。

文雀走的很慢，莲步细碎，柳腰款摆，但王守义点出时，却突然由慢而快，一个旋身，举手迎向铁尺。

这次，文雀不再用闪避身法，竟然静立不动，凭手中一枚小小金钗，运围如飞，封挡攻势。

但闻金铁交鸣之声，不绝于耳，一口气封开了王守义九尺，七索十六招的连环攻势。

王守义攻势一顿，文雀立刻反击。

她武功怪异，整个有如一条可折叠的柔软带子了，在极少的方位中折转如柳，蛇一般缠绕在王守义的四边。

王守义从未遇到过这种奇异的身法，越打越感震惊，但他铁尺铜索配合佳妙，奇招连出，勉强维持了不胜不败之局面。

张岚全神贯注，也看得惊心动魄，以他阅历之丰，也是没有见过这种武功，只觉文雀灵动如蛇，折转之间，全身柔若无骨。

武凤看出了文雀已立不败之地，回眸望着肖寒月微微一笑，道：

“肖兄，你如肯出手帮忙，大概我们可在一刻工夫之内获得全胜……”

肖寒月初见文雀的怪异身法，亦是大大的震惊，但他看了一阵，已瞧出很多破绽，但王守义却被逼的手忙脚乱，心中大为着急。

“我帮忙？”

肖寒月目光转到武凤脸上，接道：

“姑娘的意思是……”

“王守义很精明，杀了他，就没有人再追我们了。”

肖寒月苦笑一下。道：

“他是捕头身份，如何能杀得？”

武凤笑道：

“肖兄，没有和文雀姊姊谈好条件吗？”

肖寒月心中一凛，忖道：

“敢情她们早知道了我的身分？”

文雀细致，言语谨慎，未露出明显的破绽，但却被武凤一语道破。

肖寒月暗中警惕，淡然一笑，道：

“什么条件？”

武凤微微一怔，道：

“你……”

“武凤，你和文雀知道我是什么人了？”

武凤皱皱眉头，道：

“不错，难道……”

肖寒月接道：

“你们敢杀应天府的总捕头，想必也是一样敢杀我了？”

武凤呆了一呆，道：

“我们没有加害肖兄之意，而且很欢迎肖兄加入我们……”

肖寒月目光转动，发觉了王守义铜索、铁尺的变化，已能逐渐的适应文雀的身法，虽尚无能力反击，但已可暂时稳住局面，微微一笑，道：“我和文雀谈过，还没有谈出个所以然来，双方就打了起来……”

武凤脸色一变，道：

“你是在戏耍我们？”

肖寒月笑道：

“这倒不敢，武姑娘，在下只是实话实说罢了。”

武凤双目中神光暴射，凝注在肖寒月的脸上，道：

“肖寒月，我们是为你好……”

“我知道，所以……”

肖寒月长长叹一口气，接道：

“我现在很为难？”

武凤道：

“为难？什么意思？”

肖寒月道：

“我不敢和官府中人作对，也不能帮他们对付你和文雀？”

武凤怒容涌现，似要发作，但却忽然又忍了下去，叹口气，道：

“肖兄，我不如文雀能言善道，但我说的，都是实话，我知道肖兄一身艺业十分高明，但你强煞了，也不过是一个人，文雀和我的身手如何？你已经见过，但我们只能算二流身手，你一个，能有多大的力量，和我们抗拒？”

肖寒月道：

“这么说来，你们登上这座杨柳舫，也是早有安排，别具用心了？”

武凤道：

“这一切，都是为了你……”

“为了我？”

肖寒月有些茫然的问。

武凤道：

“你的人品和武功，都受到了夸奖的赞美，因此，文雀和我，才来这里会你。”

“噢！你们怎知道，我会到杨柳舫来？”

武凤淡然一笑，道：

“你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监视之下，肖兄，王守义虽然精明能干，不过是一个捕头，以他那点武功，如果我们真想除去他，不过是举手之劳……”

肖寒月摇摇头，接道：

“杀官形同造反，那可是株连九族的大罪。”

武凤道：

“看来，你有点迂，但这也是你与一般江湖人物不同的地方，这些事，用不着你去操心，不用去想它，能说的，我已经说的很清楚了，现在，该你作一个决定？”

不管肖寒月如何的聪慧过人，但他究竟是初入江湖，这等复杂重大的事情，沉吟了一阵，道：

“太突然了，我得慢慢的想想才成。”

这时，突听文雀娇声喝道：

“撒手。”

王守义右手铁尺，应声跌落，但王守义左手铜环索链，却疾卷而至。

文雀娇躯一仰，闪避开去，她身法灵巧，闪避的距离，也拿捏的恰到好处，但她却忘了那环索还有一半缠在王守义的臂上，这铜环的妙处，就是它能够长短随心，王守义在这条铜环索链上，下过了数十年的苦功，已到了收发随心，长短如意的境界，

但见铜环索链突然暴长两尺，急扫而到。

文雀应变奇快，匆忙间一低头，铜索掠过，打散了挽成宫髻的秀发。

武凤举步一跨，人已到了文雀身边，道：

“你受伤了？”

文雀理一下披垂长发，道：

“还好，我忘了他左手的环索，可长可短，几乎吃了大亏。”

肖寒月抬头看去，只见王守义右手背近腕之处，鲜血流出，受伤似是不轻，心中忖道：两个如花似玉的丫头，竟然如此身手，既已无法混入她们之中，必得设法擒下两人才成。

主意暗定，缓步逼近二女，道：

“文雀，伤到没有？”

文雀嫣然一笑，道：

“多谢公子关怀，妾身有惊无险。”

肖寒月吁一口气，道：

“文雀，我们的条件还未谈好，在下不算背信吧？”

文雀怔一怔，道：

“你……”

“我觉着咱们有了一个很愉快的初见，可惜的是，没有变裕的时间谈出一个完美的结果。”

文雀也镇静了下来，笑一笑，道：

“肖兄，我记得，我们已经有了协议……”

不待肖寒月回答，目光一掠武凤，又抢先说道：

“肖兄要二十万两银子，另外，还要贱妾和武凤妹子，这些条件，小妹都答应了，对不对？”

张岚、王守义都听的怔在那里，望着肖寒月呆呆出神。

二十万两银子，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目，对一个贫苦出身的人，实具有很大的诱惑力量，更诱惑的是文雀、武凤这两位美艳如花的少女，竟然甘心侍奉一人，条件真是如此，肖寒月必需要有过人的定力，才能摆脱这些诱惑。

肖寒月吁一口气，望着文雀笑一笑，道：

“咱们是谈过这些事情，不过，你作不了主，要请示上命才能决定的……”

文雀接道：

“如果，我现在就答应你呢？”

武凤道：

“我也答应。”

肖寒月摇摇头，道：

“文雀姑娘，不是由衷之言，事实上，你不能作任何决定？”

文雀黯然一叹，道：

“听你的口气，似乎立刻就要翻脸，变友为敌了？”

肖寒月道：

“咱们本来就是敌人，肖某人的一切行动，也早在你们监视之下，两位来此杨柳舫，就是为了对付我……”

文雀接道：

“不错，我们是为你而来，但却没有害你之心，只是想说服你化敌为友，加入我们……”

张岚接道：

“你们究竟是何方神圣？”

文雀看看张岚，道：

“别说我不会说，就算我说了，你也未必知道？”

张岚道：

“江湖中人，有点名头的，张某人就算没有见过，也该有点耳闻……”

肖寒月接道：

“张老，算了，她们不会说的……”

目光转到文雀脸上，接道：

“如若你说不服我，那就要杀了我，对么？”

文雀道：

“肖兄，小妹担保一切如你所愿，只要你肯随我们一起离去，看在肖兄的份上，小妹答应你放过王守义和张岚……”

肖寒月摇摇头，接道：

“文雀姑娘，咱们没有谈好条件之前，彼此还属敌对！”

文雀双目中神芒一闪，道：

“肖兄不要得寸进尺，逼我们拚命……”

武凤突然一转娇躯，双手齐出分袭肖寒月两大死穴。

出手如电，张岚、王守义同声惊叫，道：

“小心暗算！”

但见肖寒月身躯向后一扬，双手同出，一下子，扣住了武凤的双腕。

就像他的双手，早已等在那里一样。

文雀右手一抬，手中金钗，直袭咽喉。

肖寒月突然踏出一步，轻巧无比闪过一击。

文雀借势飞起，快如流星，撞破垂帘，飞出舱外。

但闻张岚大声喝道：

“拦住她。”

舫外来一阵金铁交击之声，接着水声震响，似乎有两三个人跌入了水中。

王守义经验老到，一语不发的疾步行来，左手连挥，点了武凤身上四处大穴。

这一切变化快速绝伦，肖寒月吁一口气，暗叫了一声了险，放开了武凤。

武凤被点四穴，包括了哑穴在内，口不能言，双目却瞪着肖寒月，脸上是一片激忿之色。

画舫摇动，两条人影，带着一串水珠儿，由文雀撞破的窗帘处，飞入舱中。

是韩伯虎和张杰。

两个人，像是刚从水中出来，衣服头发上，不停地向下滴水，张杰的左肩前，还向外冒血。

张岚道：

“她逃走了？”

韩伯虎道：

“小弟惭愧，被她逼入水中，张捕头还受了伤。”

原来张岚、王守义老谋深算，得到假扮肖寒月长随罗镰的报告之后，就把韩伯虎和张杰埋伏在窗外，想不到被文雀把两人击落入水中逃走。

张岚叹口气，道：

“她怎么走的？”

韩伯虎道：

“跳入了水中逃走……”

张岚道：

“她还会水上功夫？”

韩伯虎道：

“是！小弟由水中跃起时，又和她对了一掌，她就落入水中，消失不见。”

张岚道：

“这数日来的所闻所见，意外、离奇，似乎是比我数十年所见，还要多些，伯虎……”

韩伯虎道：

“小弟在！”

张岚道：

“你长年在江湖上走动，可能瞧出她的武功路数？”

韩伯虎道：

“和她拚了两招，对了一掌，看不出她的出身招式。”

张岚道：

“金陵方圆百里之内，有什么武林家族，江湖新崛起的帮派之类？”

韩伯虎道：

“小弟已经打听过了，没有新崛起的帮派、家族，如有，这件事，也是他们第一次介入江湖的行动……”

王守义低声道：

“张老，咱们生擒了一个，现在重要的是想个法子，让她开口说出实话。”

张岚点头一笑，突然转身对着肖寒月一抱拳，道：

“肖兄弟，二度见识身手，当真是世间绝艺，老哥哥又开了

一次眼界啦！”

“寒月侥幸，张兄过奖了。”

在他的感觉中，自己确实胜得侥幸，武凤出手攻来，他就直接去抓她的双腕，文雀一钗点来，笼罩了左右数尺方圆，他就上前一步，避开金钗，出手，举步中含些什么奥妙，他并未用心去想，那无名老人传授他的身法、武功中，所有招术，早已深印在他的心中，衡量敌人攻势，一种潜在的本能反应，就使用了出来。

肖寒月没有学过一套完整的拳法、掌法，但他的胸中所记，确是千万套拳法、掌法中的精华，都是最实用的诀窍，直接反应，化繁为简，见招破招，一击见效。

这时，王守义已解开了武凤的哑穴，道：

“姑娘这点年纪，不论武功如何高强，也不会是首脑人物，咱们打个商量……”

武凤冷冷接道：

“要杀就杀，没有什么好商量的，我不要听！”

她艳如春花，但却颇有江湖英雄视死如归的豪气。

肖寒月道：

“武凤姑娘，听听何妨？”

看了肖寒月一眼，武凤神情激动地说道：

“肖公子，我和文雀姊姊可是一番好意，想不到，你竟然和王守义勾结在一起，暗算我们？”

王守义脸色一变，就要发作，却被张岚以目示意拦阻了。

肖寒月笑一笑，道：

“我没有答应文雀姑娘什么，更谈不上暗算，凤姑娘如不出手取我之命，在下也不会对付两位姑娘……”

武凤接道：

“你是说，我如不出手对你，你不会插手今晚的事？”

肖寒月道：

“是！我们虽然还没有谈好条件，但我已感觉到两位的诚意！”

“哼！你们早就有预谋，想抓和我文雀姊姊……”

武凤余怒未息地接道：

“不过，我警告你，没有人能和我们为敌……”

她似乎是自知失言，急急住口。

肖寒月点点头、道：

“我们相信姑娘的话，不过，我想不通的是，为什么要对付赵百年这样一位人人敬爱的名医？”

武凤冷笑一声，道：

“赵大夫活得很好，不会有任何危险，再过三五个月，他就会回到永乐堂，当他的江南名医，但是你们这一插手，不但救不了他，说不定还会害了他的性命。”

王守义道：

“武凤姑娘，赵大夫是名医，被人掳走了，官府中自然要追究，而且，这件事，也惊动了七王爷，如果七王爷下令追查，金陵地面上，还有什么人能抗拒？”

这番话意本极含糊，但武凤却似是受到了很大的震撼，闭上嘴不再说话。

王守义精明干练，既了解江湖中人习性，也了解官场中人的毛病，轻轻咳了一声，接道：“武凤姑娘，我这十几年的捕头，也不是白干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姑娘只知道你们派人监视了

我们的行动，却不知道你们的行止，也在我们监视之下，姑娘就算不说，我们也知道来自何处？”

武凤呆住了，张岚也听得一脸惊愕的表情，心中大为佩服，暗道：这王守义果然不愧是一代名捕，原来，他早已在乱丝中理出了头绪。

察言观色，王守义略一沉吟，又道：

“武凤姑娘，我们封锁了金陵四边的水旱通路，却没有想到，你们竟然一直隐匿在金陵城中，不论你们有多大的势力、背景，但铁案如山，案子爆发了，也没有人能曲意维护你们几个江湖高手，也不能对抗马步大军，如果，姑娘肯和我们合作，我保证替你开脱……”

武凤冷冷说道：

“你可以杀了我，却别想从我口中问出一个字来。”

王守义微微一笑，道：

“咱们既然早已摸到你们的住处，水落石出，不过早晚的事，姑娘不肯合作，那可是自讨苦吃。”

武凤索性闭上了眼睛。

张杰突然开了口，道：

“头儿，咱们已经知道了她的老窝，用不着再问她什么了，先把她押入牢中，再慢慢的拷问。”

王守义道：

“点了她的晕穴，免得她在路上呼叫。”

张杰应了一声，出手点了武凤的晕穴。

武凤没有被押入府牢，却被囚在永乐堂的地窖里面。

赏花轩中灯火明亮，张岚、肖寒月、王守义、韩伯虎围桌而

坐，张杰、罗镖却分带了捕快，和王府中的四名侍卫，分两组，在赵府中巡逻。

眼下的永乐堂，可算得警卫森严，王守义调来了三十名捕快，张岚也调来王府中十名侍卫，加上十名弓箭手，明卡、暗哨，不停地游动巡逻，这一切都在夜暗中，紧密配合，把一座不算大的永乐堂，布置得飞鸟难渡。

张岚喝了一口茶，望着王守义笑一笑，道：

“王兄，既然已经找出了他们的根底，你倒是说说看，那里的主人是什么身份？明天我就去请示七王爷，咱们就下手拿人。”

王守义苦笑一下，道：

“张爷，我是从武凤那丫头的神情变化上，看出来的，希望套住她的口供，想不到，她竟是软硬不吃，滴水不漏。”

张岚道：

“怎么？假的……”

王守义苦笑一下，道：

“我要是真的查明了她的巢穴，早就对你老提出报告了，不过……”

张岚皱皱眉头，道：

“不过什么？”

王守义道：

“肖兄弟说他们可能窝在金陵城中，我一直还不太相信，但今夜我看武凤那丫头的神色，也肯定肖兄弟的推断不错，他们确实是窝在金陵城中……”

目光投注在肖寒月的身上，脸上是一片敬佩之色，接道：

“肖兄弟，你的武功、才智、应对和断事之能，都非常人能

及，唯一缺少的，是江湖上的历练，稍假时日，一定会……”  
突然住口不言。

原来，王守义突然想到了张岚，是最爱面子的人，当他之前，这么大的夸赞肖寒月可能引起他的不快，只听张岚哈哈一笑，道：

“一定会成为威震八面，名动四方的人物，不过，肖兄弟，像你这种文、武全才的人，混迹在江湖之中，未免是太可惜了，只要你愿意，老哥哥我愿向七王爷推荐……”

王守义突然叹口气，接道：

“张老，土里藏不住夜明珠，我看，早已有人动了爱才之念了。”

张岚道：

“那人是谁？”

王守义笑一笑，道：

“张兄，你在王府中，时日不少，也很得七王爷的器重，王府中的歌姬、美婢，想必已见过不少吧！”

张岚点点头道：

“哼！七王爷手绾江南军符，极得皇上信任，但他为人却极风雅，王府中的歌姬，确有不少艳丽出众的美人。”

“有没有文雀、武凤这样的人物？”

张岚沉吟了一阵又道：

“没有。”

王守义道：

“张兄，请评判文雀、武凤两个丫头的武功如何？”

张岚道：

“这样的人物，想必不会是随手就可捏来的吧？”

王守义点点头，道：

“对！那必须要十年以上的时间培养，还得有高明的师长指点。”

王守义又道：

“除了武功之外，她们还通琴、书，以她们的成就而言，不管摆在什么地方，都有一定的份量，如果我推断不错，他们混上杨柳舫，并非是早有安排而是临时设计，而且，有着特定的目的。”

张岚道：

“你是说……为了肖兄弟？”

王守义道：

“不错！文雀随身带了二十万两的银票，用心已昭然若揭。”

张岚接道：

“对！她们要收买肖兄弟。”

王守义道：

“不错，美色、黄金，一齐用出，二十万两银子，堆起来，有如一座银山，还有两名绝世美女相陪，这等手笔，不为所动的人，确实要一点定力不行。”

肖寒月微微一笑，道：

“寒月虽然出身贫微，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非之间的把握，相信还可以分得清楚！”

王守义哈哈一笑，道：

“肖公子，我如看不出你是坦荡君子，也不会这么明白的说了出来，宝剑出匣，明珠拭尘，你老弟的光芒已现，老实说，此后，你已经是他们心目中第一个强敌，如若无法使你降服，必然

全力对付你的。”

肖寒月淡淡一笑，道：

“不是赵大夫的绝世医术，寒月恐怕早已客死金陵了，大丈夫恩怨分明……”

但闻木门嘎然而开，赵幽兰在张杰和罗镗的护送下，行入花轩。

张杰、罗镗不待吩咐，退了出去，顺手带上花轩木门。

经过了这些日子的折磨，赵幽兰更是清瘦，但精神很好，微现苍白的脸上，一片坚毅，行止间也十分稳定、沉着。

“诸位辛苦了，我得到的消息晚了一些，没有早点来迎接诸位。”

张岚挥挥手，道：

“姑娘请坐，咱们正在研讨情势，深夜之中，本不愿惊扰姑娘，想不到姑娘竟然还是知道了。”

赵幽兰似乎成熟了不少，她没有追问父亲的下落，躬身一礼，缓缓坐了下去。

张岚看了王守义一眼，道：

“王兄，既然肯定了他们在金陵城中，应该不难找出他们藏身的地方，金陵城虽然不小，但能够窝着一大批江湖人手的地方，应该不会太多的。”

王守义道：

“除了请七王爷下令动员大队军马，全城搜查之外，必须先查出他们确实的藏身地方，才能动手。”

张岚道：

“能不能由武凤的身上逼问出地点？”

王守义道：

“我看过不少倔强的人，武凤就是那一种人物，至死不屈。”

肖寒月道：

“我赞成王兄的看法，就是酷刑迫逼，只怕也问不出什么？倒不如把她留在手中，善于招待，当作人质。”

张岚点点头，道：

“好！就这么办。”

目光转到王守义的脸上，接着道：

“你熟悉的金陵形势，把可疑的地方，绘出一张图来，咱们一个一个地查看，我不信找不出来。”

王守义苦笑一下，道：

“能够搜查的可疑地方，我早就搜查过了。”

张岚道：

“那是说，余下的虽然可疑，你却不便搜索？”

王守义道：“不只是不便，而是不能。”

张岚沉吟了一阵，道：“不得已，只好去请教七王爷了，你把不能搜查，而又可疑的地方列了来，我去请七王爷想想办法。”

肖寒月笑一笑，道：

“张兄，就算七王爷肯予支持，但如咱们搜查不出赵大夫，岂不是脸上无光，在下的意思，与其打草惊蛇，还不如暗中调查的好。”

张岚点点头，道：

“说的也是，但这样一直拖下去，也不是办法……”

肖寒月道：

“金陵水、旱两路，仍然在严密监视之中，我想他们不太可

能冒险把人运出金陵，在下虽然对金陵形势不太熟悉，但就目前的线索，已经有了头绪，剥茧抽丝，下点工夫，不难查出，何况，最重要的一点，是要维护赵大夫的安全……”

一直未开过口的韩伯虎，突然开了口，道：

“张老，我同意肖兄的看法，如若上禀七王爷，大动干戈，逼得太紧，可能会逼他们走入极端，那就对赵大夫的生命，构成了很大的危险，他们既然施用的江湖手段，咱们也采江湖手段应付，先设法救出了赵大夫，那时候，如何解决，主动就操之在我了。”

张岚点点头，道：

“对！咱们不能逼得太紧，不过，要听听赵姑娘的意见？”

赵幽兰吁一口气，道：

“一切由张老前辈作主，幽兰不敢置喙，但张前辈既然问了，幽兰不敢矫情，我觉着救家父，是首急之务。”

张岚道：

“好！咱们就这么办，王兄，调派你的精明属下，扮成各种不同的身份，四下查访，他们地形熟，眼皮宽，细心一些，我相信，可以找出眉目出来。”

王守义道：

“是！我立刻派人行动。”

肖寒月暗中观察，发觉张岚除去了死要面子的骄气之外，倒是颇有武林名宿的气度，指挥若定。

赵幽兰忽然站起身子，道：

“张前辈，王总捕头，晚辈有几句话，说出来，希望诸位听了不要见怪？”

王守义看了张岚一眼，默然不语，显然是摆明了，一切由张岚作主。

张岚点点头，道：

“好！赵姑娘请说！”

“家父医务茂盛，积聚了不少财富，晚辈想提出十万两银子，以供追查家父之用……”

十万两银子，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大数目，赵幽兰年纪不大，手笔却是很大，张岚呆了一呆，道：

“这个……这个……”

赵幽兰道：

“对方都是武功高强的杀手，晚辈很希望张前辈以自己在武林中的声望约请一些武林高人相助，这些支应，自无法由应天府中报销，再说，这些银子都是家父赚的，为救家父，用的心安理得，尚望张前辈、王总捕下体晚辈一片孝心。”

张岚沉吟了一阵，道：

“姑娘这么说，我倒也不便拒绝了，伯虎……”

韩伯虎一欠身，道：

“晚辈在！”

张岚道：

“赵姑娘提出了十万两银子，你看看金陵附近，有什么可以聘请的高人，作为助拳，对方实力太强，单是官府中的捕快，也无法对付！”

韩伯虎望着肖寒月微微一笑，道：

“就晚辈所知，金陵几家镖局里，确有三五个硬把子，不过，这些和肖兄比起来，恐怕就算不上什么高手了。”

肖寒月急道：

“韩兄，在下只不过是……”

“侥幸是吗？铁证如山，再谦虚，就是矫情了……”王守义说：

“肖兄弟，张老已决定，先用江湖手段，救出赵大夫再说，你可是这场斗智、斗力搏战中的主角。”

肖寒月道：

“如果有用我之处，寒月是万死不辞。”

张岚微微一笑，道：

“肖兄弟虽然高明，但一个人力量稍显单薄，就由伯虎约几个高手，从中相助，一切由肖兄弟指挥调度。”

韩伯虎道：

“晚辈遵命！”

王守义心中暗道：姜还是老的辣，由韩伯虎约请高手，帮助肖寒月，大家都是江湖中人，对敌之间，倒是方便多了，本只是一件追查凶犯的掳人案子，但眼看牵连逐渐扩大，把江湖和官府中人，全都卷了进去。

但王守义却没有阻止这件事情的发展，原因是鬼刀侯玄和文雀、武凤的出现，使王守义自觉没有能力办这件案子。

一连三天，赵府中十分平静，王守义的研判结果，又发生了一次很大的错误。

照他累积十余年办案的经验，以对方眼线的广密，必然早知武凤被押在赵府之中，而且，必会想法子救人，所以，王守义决定以逸待劳，把精练的人手，安排在赵府中待敌劫人。

但大出王守义意料之外的，却是三天都没有动静，这就使王

守义觉着面子上十分难看，也觉着对手是一个十分高明的人物。

肖寒月仍然住在赵大夫的留他医病的雅室中，不同的是雅室布置得更为舒适，供应上更为周全。

这三天，肖寒月过得很忙碌，除了把无名老人传授的武功、招式作一次精密思索演练外，就是静坐练功，他感觉内腑中一股奇异的力道，正逐渐的透上十二重楼。

这三天，赵幽兰来过四次，第一次，看到肖寒月在用左右双手，互相搏斗，两只手用出的是完全不同的武功，赵幽兰虽然不懂武功，但却看得出，一个人两用，能各行其是，是一种非常困难的事情，但肖寒月却能心分二用，两只手似乎是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人，肖寒月似是集中了全神，赵姑娘站在门口看了很久，他竟然全然未觉，赵姑娘只好悄然地退了下去。

第二到第四次，肖寒月都是盘膝静坐，赵姑娘发觉了肖寒月顶门上热气上腾，在头顶一尺左右处，结成了一层淡淡的白气，愈来愈浓，每一次，赵姑娘都等候半个时辰以上，但肖寒月仍然打坐不醒，不敢惊扰，赵姑娘只好黯然退回。

这是第五次，肖寒月仍在打坐，但赵姑娘下了决心，无论如何也要等肖寒月打坐醒来，和他谈谈。

却不料肖寒月一坐两个时辰，仍然静坐如故，只是头顶上的白气，更是浓重，如云似雾。

赵幽兰发了狠，就是不走，坐在室内苦苦等候，由午后不久，直等到日落西山。

忽然间发现异象，肖寒月头顶上一层白气开始翻动、腾转，好似开了锅的水，不停的冒升。

静坐在木榻上的肖寒月胸前开始起伏不停，盘坐的身子，也

开始缓缓向上升起，悬空三尺，就那样悬空坐着。

她几次想出声呼叫，但终于还是强行忍住。

一声长长的呼气，肖寒月的悬空身躯，也随着砰然一声摔跌在木榻上。

赵幽兰再也忍不住失声叫道：

“肖大哥，你伤了没有？”

肖寒月睁开眼睛，看到赵姑娘，立刻一跃下榻，道：

“赵姑娘，几时来的？”

赵幽兰手按胸前，微微一笑，道：

“我来很久了，你跌伤没有？”

肖寒月摇摇头。

“没有，不过倒是吓了一跳，我好像忽然间，由空中跌下来一样？”

赵幽兰把见到的情形，很仔细地说了出来，肖寒月却听得一片茫然，道：

“这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太明白，不过，我想……”赵幽兰缓缓说道：

“这应该是代表你的武功成就，突破了一个阶层，这也许和爹用金针汇穴之法，沟通了你任、督二脉有关。”

肖寒月忽有所悟的，道：

“对！那位传我技艺的无名老人说过，不论何等聪慧的人，如果没有三十年的静坐功夫，就无法沟通任、督二脉，我却被令尊在救命治疗中，用金针汇通了任、督二脉。”

赵幽兰笑道：

“那对你是不是有很大的帮助？”

“当然是帮助很大，省了我三十年静坐的功夫。”

赵幽兰沉吟了一阵，道：

“这么说来，医学和武功，也有很密切的关系了？”

肖寒月点点头，道：

“上乘的医术，可以补助武功上的速成，突破时间上一些限制。”

赵幽兰道：

“也可能助长一个人功力上的精进，到达登峰造极的境界。”

肖寒月道：

“可惜这不是一般大夫能够办到的事，除了令尊那等绝世神医，力可回天之外，放眼当今之世，只怕很少有这等能耐的大夫了。”

赵幽兰道：

“爹给你治病时，只怕也没有想到这些，这只是一个意外的发现……”

肖寒月突然摇摇手，阻止赵幽兰说下去，道：

“什么人？”

“是我，王守义！”

“王兄请进。”

王守义缓步行了进来，看看赵幽兰，道：

“赵姑娘，在下有要事，必须和肖兄研究一下……”

赵幽兰接道：

“好！你们谈吧！我先告退……”

“赵姑娘……”

王守义急急接道：

“希望你留下来，我和肖兄弟商谈的事，也需要赵姑娘提供高见。”

赵幽兰笑一笑，依言坐下。

不待肖寒月发问，王守义已抢先说道：

“我料定他们三日内会来救人，但却完全推测错误。”

肖寒月道：

“他们也许正在准备，再多等两天看看。”

王守义道：

“三天之内不来，什么时间能来，那就很难预测了，在下想来想去，脑筋又动到你肖老弟头上了！”

肖寒月道：

“要我做什么？只管吩咐。”

王守义道：

“要你现身诱敌……”

赵幽兰急急道：

“只有肖大哥一个人吗？”

王守义道：

“不！韩伯虎请了两位高手，在暗中相助。”

肖寒月道：

“好！王兄可已想好了行动计划？”

王守义道：

“老实说，计划不算完美，和他们两次对敌，咱们算小胜，不过，咱们胜的都在对方的估算之外，那是肖兄弟神鬼莫测的擒拿手法，至于设计布局，咱们是输了一筹，到现在，咱们还在明处，一切行动可能都在人家的监视之下，只有由你现身诱敌，使他们

再次动手，才能使中断的线索，再现出来。”

肖寒月道：

“他们已经上过当了，只怕不会再上一次！”

王守义道：

“他们会不会再出现，我亦毫无把握，不过，值得赌一下。”

肖寒月道：

“几时开始行动？”

王守义道：

“现在，人手已经暗中布置好了，肖兄弟请先到雨花楼去，以后，你如何行动，由你自己已安排，不过，人越少的地方越好。”

肖寒月点点头，道：

“武凤姑娘怎么样了？”

王守义道：

“小丫头很倔强，拒不进食……”

肖寒月道：

“她生性刚烈，最好劝劝她。”

赵幽兰道：

“我替她配些药物，放在茶水中，只要她喝几口水，饿个十天八天，也不会饿死，肖兄只管放心。”

这几句话，弦外有音，尤其是赵幽兰那对大眼睛，瞪着肖寒月看，只看得肖寒月不敢再接口多言，急转话题，道：

“好！我换件衣服就走。”

雨花楼仍然和往常一样热闹，肖寒月一身蓝缎子方巾儒服，看上去文雅、潇洒，一派华贵公子的气势。

虽然已有了九成客人，但肖寒月仍然被安排在一张大席位

上。

店小二唯一看走眼的是肖寒月不是请客，只是一个人来小酌。

但肖寒月也没使店小二失望，点的都是最贵的酒菜，虽只是一个人，花费却是很大。

客人上足十成，这局面看上去，就有些不调和了，肖寒月坐的是大厅，大厅上每一桌都挤满了人，只有肖寒月一个人，却坐了一张可坐十二个人的大桌子，这看上去就有些扎眼了，来晚了一步，没有座位的客人，都不免瞪了肖寒月几眼，虽然没有听见骂声，但肖寒月却感觉到那些人都在心里骂他。

肖寒月很希望能有几个人过来搭个坐头，他一定不会拒绝。

但他的气魄、衣着和满桌名贵的佳肴，却使人望而却步，也使人沉着奇怪，这样花费的客人，应该坐到雅室中，不应该一个人自斟自饮。

但这些，都是王守义事先安排，吃过这一顿引人注目的酒饭之后，才是肖寒月自己用智慧设计的诱敌行动。

他也曾暗中留心查看四边，没有发觉韩伯虎的行踪，但肖寒月相信韩伯虎一定也在雨花楼上，江湖人行动诡密，易容改装之术，极为普通，这方面肖寒月自知经验不足……”

但肖寒月希望这一次的历练，能有很好的收获，在众多的酒客中，找出那一个是韩伯虎改扮的，表面上不动声色，暗中却留心观察每一个客人。

忽然间一股强烈的杀气，直逼过来，肖寒月心头一凛，急急收回眼神。

不知何时，对面已坐了一个面目严峻的中年人。

那人穿着一身白衣，脸上的纹路中显明，似是用刀子雕刻出来一般，两道浓密的长眉，给人一种侵犯性的冷厉感觉，嘴角微微上翘，显得十分高傲。

这个人，似乎由身上散发出一股杀气，一种无形而逼人的杀气。

肖寒月也感受到那种侵犯性的杀气，本能的提起功力，行气似珠，散发于四肢百骸，有如中流砥柱一般，抗拒住那股汹涌而来的杀气。

白衣人脸色微微一变，道：

“借一个座位。”

他用词简单，不肯多讲一个废字。

肖寒月笑一笑，道：

“欢迎，小二，加付杯筷。”

店小二拿着杯筷，急急行了过来，两手微微颤抖着把杯筷放在白衣人的面前，立刻转身而去。

“回来……”

白衣人低喝一声，声音并不太大，那店小二却听得如遭电击一般，全身一哆嗦，双腿发软，几乎跌倒在地上。

这时，坐在临近的几桌客人，都起身结帐离去。

看菜肴大半未用，显然这些人，还未进食完毕，已匆匆离去。

那白衣人并不难看，但身上散发出来那种无形的冷厉杀气，使人很不舒服，方圆一丈之内的人，都有这种感觉。

店小二行近了白衣人，越接近越不能自制，全身抖动的越厉害，几乎有着举步维艰的感觉。

“大大……爷……您吩……咐……”

白衣人道：

“给我四个菜，一壶老酒。”

“是……我……马上……送来。”

转身举步而去。

肖寒月笑一笑，道：

“老兄，你吓走了客人，也吓坏了店小二。”

白衣人道：

“可惜，没有吓住阁下。”

肖寒月道：

“幸好，我的胆子大了一点。”

白衣人冷哼一声，慢慢地散去了遍布在身外的无形杀气。

肖寒月心中暗道：原来这也是一种武功，能练到他这种形诸于外的境界，当非易事。

他初入江湖，少了那份历练，也正因如此，肖寒月对白衣人表现出那分至高气功，只是暗作赞美，并无惊惧。

酒菜很快被送了上来，店小二在接近白衣人时，也少了刚才那种口齿打颤，双腿发软的惊怕，但仍是不敢多看他一眼，放下酒菜，立刻退去。

白衣人倒杯酒喝了一口，道：

“你叫肖寒月？”

“正是在下……”

肖寒月神情平静的说：

“阁下怎么称呼？”

白衣人放下手中的酒杯，道：

“白龙。”

肖寒月举起手中酒杯，道：

“原来是白兄，在下敬一杯。”

白龙道：

“没有听过吧！”

“不敢相瞒，在下初出茅芦，白兄的大名，确是第一次听到。”

白龙冷笑一声，道：

“现在你听到了，可以走了！”

“走？到哪里去？”

肖寒月有些茫然地应道。

白龙道：

“天下很大，何必一定要留在金陵？”

肖寒月笑一笑，道：

“我明白了，白兄是文雀、武凤的朋友？”

白龙道：

“你问的太多了。”

肖寒月有点火了，喝干酒杯，举筷用菜，不理睬白龙。

白龙也开始吃菜喝酒。

直到喝光一壶老酒，白龙才缓缓说道：

“决定了没有？”

肖寒道：

“决定什么？”

白龙霍然站起身子，身上又散出浓重的杀气，道：

“有种！”

掏出一块银子，放在桌子上，转身而去，经过之处，所有的酒客，都不自觉低下头去，不敢看他一眼。

直到白龙的背影消失了好一阵子，店小二才走过来，收拾桌子，手指触到酒杯时，看上去还是好的细瓷酒杯，却突然变得粉碎。

店小二呆住了，肖寒月也看地怔了一怔。

好在那一块银子，足足有四两多重，就算酒壶、盘子全都碎了，也足可抵偿有余。

望着细如粉末的酒杯，肖寒月已知是白龙留下的警告，不立刻离开金陵，就有如那只酒杯一般，身碎化粉。

这时，他非常希望韩伯虎能够出现，告诉他白龙的出身来历。

但他失望了，韩伯虎似乎是根本没有来雨花楼。

肖寒月付了酒帐，缓步向外行去，心中却有些茫然，因为，离开雨花楼以后的行动，就要他自己决定了。

就在他举步跨出雨花楼的大门时，耳际间突然响起了一个低微的声音，道：

“肖公子，往右走两百步，有一个巷子，巷里有一个巷口，转进第三家，我在那里等你。”

肖寒月耳目灵敏，已听出了那声音正是他盼望一见的韩伯虎。

韩伯虎还是来了，而且，人也确在雨花楼中。

混入江湖的时日不长，但肖寒月已有了很大的进步，他没有回头看，就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仍然信步行去。

他走的很慢，折向右边转去，果然在两百步处，有一个巷子，一个蓝衣的老者，很快的地越过肖寒月，行入巷子里。

肖寒月没有直接进入巷子，反而加快脚步向前行去，直入一

家客栈中，要了一间上房，叫伙计送上一壶好茶，然后关上房门，脱下了长衫，里面是一身淡青色的劲装，悄然推开窗门，绕回那条巷子中。

那是个很短的巷子，一共只有六七户人家。

肖寒月小心的察看了一阵，快步行近第三家。

两扇门嘎然而开，肖寒月闪身入门，木门立刻关上。

韩伯虎的声音，已然响起，道：

“好！肖兄初入江湖，已然临机应变，当真是才慧过人。”

果然是那个穿蓝衣的老者，颔下留着半尺多长的花白胡子。”

肖寒月道：

“韩兄易容的手法，十分高明，在下竟然看不出来？”

韩伯虎道：

“借重药物、道具，掩饰形貌，只是雕虫小技，不登大雅之堂，肖兄，请里面坐吧！”

这是一座又旧、又矮的瓦舍，是属于贫苦人家居住的所在，但却有一个很窄、很长的厅堂，厅堂尽处，有一间花布重帘掩遮的里室，韩伯虎打起布帘，让客人入室。

一个四十左右的灰衣中年大汉，早已在室中坐候。

韩伯虎除去脸上的易容药物，取下假胡子，恢复了本来面目后，指着那灰衣大汉，道：

“流星刀何刚……”

肖寒月一抱拳，道：

“原来是何兄，在下肖寒月。”

何刚点点头，道：

“韩老弟提过你，请坐。”

肖寒月道：

“在下初入江湖，见识浅薄，还得两位多多指教！”

何刚笑一笑，道：

“不用客气，张岚兄一再推崇阁下武功成就，何某有幸得以附随骥尾……”

“不敢当，不敢当，何兄言重了。”

何刚道：

“雨花楼上，阁下和白龙暗较内功，竟然平分秋色，单是这份成就，已可傲视江湖了！”

“噢！当时，何兄也在？”

何刚点点头，道：

“当时，咱们很担心，韩老弟就要出手，却被何某拦住了，白龙这个人虽然武功霸道，但十分高傲，如果肖兄弟败在他凌厉内功之下，也许他不会出手取命，想不到……”

说到此处，突然住口，望着肖寒月，脸上是一片尴尬神色。

用不着再说下去，肖寒月已明白未尽之意，笑一笑，道：

“寒月只是侥幸未败，那白龙是怎么一个人物？”

何刚叹口气，道：

“我们受张岚的付托，只是在暗中帮助肖公子，但白龙突然出现，我们不得不改变主意，要和肖公子当面谈谈了！”

肖寒月道：

“在下洗耳恭听。”

何刚道：

“十年前，白龙已经是名动江湖的杀手了，他有一个很奇怪

的习惯，杀一个人之前，一定要先和那个人见上一面，说几句话，然后下手。”

肖寒月道：

“这是一种警告……”

“也是他的狂傲……”何刚接道：“初时，大家都不了解他的习惯，但经过了几次血淋淋的教训之后，大家开始明白，白龙很自负，他给被杀之人时间、机会，让他们寻求自保的能力，但却从来没有一个被杀者保得住性命，有些人请了很多高手保镖、但那只不过徒然多增伤亡而已。”

肖寒月道：

“你是说，白龙要杀的人。从来没有一个能够逃过死亡？”

何刚点点头，道：

“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逃过的例子。”

肖寒月道：

“这样一个杀手，就任他纵横人间，来去自如，江湖上，当真是没有什么正义可言了？”

何刚苦笑一下，道：

“他的武功太高，又出没无常，一两个不是他的敌手，集中大批人手，又无法追寻到他的行踪，最重要的是，他已经消失了五年，想不到失踪了五年的白龙，竟会在金陵出现，而且……”

“而且找上了我……”肖寒月有些自嘲的接道：

“白龙是不是嗜杀？”

何刚道：

“他杀人不多，不过，杀的都是很难杀，而又很有名气的人。”

肖寒月笑道：

“这样一个很有名的杀手，把我杀了，我岂不也成了有名气的人？”

韩伯虎接道：

“肖公子的名气，已开始江湖上传扬，再加上今午雨花楼上的事，不出三五天，肖公子的大名，就可传诵于江湖道上了。”

他倒是由衷的赞誉，脸上也是一片很敬慕的神情。

肖寒月苦笑一下，道：

“江湖上的声名，得来竟是如此的苦涩……”

看了何刚、韩伯虎一眼，接道：

“两位还有什么指教？”

何刚搓搓手，轻轻咳了一声，道：

“肖公子，白龙突然出现，我们对张岚兄的承诺，恐怕也要作一些修正，坦白说，我们已经没有帮忙的能力，这一点我们已经派人去对张兄解释了……”

“我明白了……”

肖寒月点点头，接道：

“我想张老前辈能谅解诸位苦衷，我也能体会出诸位的无奈，不过，诸位的盛情，我还是十分感激，如果没有别的事情，在下想告辞了。”

站起身子，向外行去。

韩伯虎紧追了一步，道：

“肖公子，请留步片刻，听韩某一言。”

“请说！”

肖寒月停下了脚步，但却没有转过身子。

韩伯虎道：

“何兄表达的意思，是要肖公子了解白龙是一个特级杀手，一个很难抗拒的人物，我们纵然全力以赴，也无法对你有所帮助，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此退缩，旨在使你有所准备。”

肖寒月点点头，道：

“我完全明白诸位的好意，也希望韩兄不要误会，我会小心应付白龙。”

他走出了那低矮的瓦舍，信步行去。

高处不胜寒，肖寒月只不过刚刚起步，向上爬升，已感到那透骨而来的丝丝寒意。

“以后的事，由你自己安排，不过，人越少的地方越好。”

王守义的话萦绕脑际。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白龙敢到雨花楼那样热闹的地方，还有什么地方不能去？找一个幽静之处，和他决一死战，不至于牵连他人，实是上策，反正自己这条命是赵大夫所救，为他而死，倒也无憾。

## 第五回 王府花园

心意决定，豪气陡生，连客栈也不回去，直奔玄武湖。

尚未到游湖的季节，湖上游人不多，山风吹来，湖波荡漾，偶有一二小舟，划行湖波之上，岸上林木，排列整齐，纵横成行，虽未见杨柳飘絮，但松叶依然啸风，名湖景色，浓妆淡抹总相宜，不见游人如织，却是别具幽静之美。

肖寒月沿着湖畔，缓步而行，一面浏览景色，暗中却凝聚功力，留心着四下的动静。

忽然间，衣袂飘风，人影一闪，一个白衣人，出现在眼前丈余之处。

来人正是白龙，不同的是，身上多了一把佩带的长刀。

肖寒月长长吸一口气，笑道：

“来了！”

“你也知道我杀人的规矩？”

“嗯！”

肖寒月欲言又止。

白龙双目转动，不停地在肖寒月的身上打量。

肖寒月一皱眉头，道：

“看什么？”

“你用的什么兵刃？”

肖寒月心中一动，暗道：是啊！对付这么一个强敌，我怎么

忘了带把利剑来？

其实，他涉足江湖不久，根本没有带兵刃的习惯。

白龙突然踏前两步，右手按在了刀把之上，顿然杀气阵阵，逼了过来。

肖寒月一提气，劲达四梢，力布全身，有如山岳挺立一般，淡然一笑，道：

“该用兵刃的时候，在下自会取出。”

两度内功暗接，肖寒月不惶多让，气势是毫不逊色。

白龙道：

“在下刀出取命，从未失手，你要小心了。”

肖寒月道：

“彼此无怨无仇，阁下要杀我，也该有理由吧？”

白龙道：

“我已经劝过你了，要你离开金陵。”

肖寒月道：

“这就该死了？”

白龙冷冷说道：

“亮兵刃吧！面对一个将死的人，我从来没有浪费这么多的口舌。”

事实上，对肖寒月形诸于外的豪壮气势，白龙已然有些心折，估不透这年轻人，怎会有如此深厚的功力，自己练的七煞刀罡，威力凛人，敌人常在那时暗涌杀气中现出惊惧、畏缩，才能出刀一击，取敌之命，近年息隐苦修，更见精进，但对肖寒月却是全无震慑作用。

这就使白龙的信心有点动摇，希望能对肖寒月多一点了解，

逼他亮出兵刃，看看可否由兵刃上瞧出他的来历？

肖寒月却不知白龙心中的打算，只是全身凝注，等白龙出刀，再见机出手破解。

他虽已身经侯玄、文雀、武凤两战，却是从未先行出手攻敌，胸中熟记的攻敌招术虽多，竟不知出那一招才好。

这就是肖寒月最缺乏的经验，没有敌人的引发，便感觉到无从下手。

两人相持了一阵，白龙渐感不耐，大喝一声，拔刀击出。

这真是惊天动地的一刀，便见一道白芒，长虹经天一般，电射而至，四边的柳枝松叶，在凌厉的刀风波荡之中，纷纷坠落。

肖寒月亦早蓄劲待发，白龙挥刀攻来，他亦飞身而起，迎了上去，左掌右指，双足并出，在一瞬间的交接中，掌指封开了白龙一十三刀的变化外，又还击了四腿。

两人的方位交错，同时落地，但立刻转身，面向对方，白龙在双足着地时，左腿一软，几乎栽倒，但却一咬牙，硬行站稳。

肖寒月脸色苍白，一头汗水滚滚而下，显然，这一刀接的十分辛苦。

他不敢稍分心神，举手拭汗，星目圆睁，看着白龙，准备迎接第二次的攻击。

白龙长刀平胸，缓步后退。

肖寒月暗暗忖道：他要拉长距离，再度飞扑击来，那来势之凶，必然更胜于前面一刀，我手中无剑，只恐难再接下这第二刀了。

白龙退后约三丈左右，突然一个转身，飞跃而去。

这变化大大出了肖寒月的意外，目睹白龙消失不见，才举手

用衣袖拭去脸上汗水，散去了提聚的功力。

但觉双臂之上，冷风侵入，仔细一看，臂上衣袖竟有数处破裂的刀口，心中甚感奇怪，何以衣袖破裂数处，都未伤及皮肉？

肖寒月尚不自知本身已然练成了护体神功，刀风虽然凌厉，破裂衣袖。却伤不到他的皮肉，自然，以白龙的凶厉刀势，如果直接击中，也难免要断臂、裂肤之危。

“恭喜肖公子……”

“赤手空拳，击退了白龙……”

何刚和韩伯虎像快马一般奔了过来，人还未到，已忍不住叫了起来。

肖寒月笑一笑，道：

“两位果然没有退出。”

韩伯虎道：

“咱们一直盯着肖公子，跟到玄武湖来，只不过距离远了一点……”

何刚接道：

“就算咱们跟在肖公子的左右，也是帮不上忙，还得劳动肖公子分神照顾。”

“唉！两位说的不错，白龙果然是个厉害人物，那一刀，像是一只转动的刀轮……”

肖寒月心有余悸地说：

“由空中直卷下来……”

何刚接道：

“但肖公子仍然封住了他的刀势，而且打伤了他。”

肖寒月沉吟了一阵，道：

“我好像踢中了他一脚，不过，只要他再攻出一刀，我一定会伤在他的刀下。”

韩伯虎道：

“但肖公子赤手空拳，未出兵刃，接下了一刀，白龙这一战败得很惨。”

肖寒月道：

“我忘了带把剑来！”

何刚道：

“可惜，咱们离的太远了一点，没有看到这一场精彩绝伦的大战。”

肖寒月道：

“谈不上大战，那只是一个回合的交接。”

何刚道：

“绝世高手过招，就是这样了，一个回合之间，却是潜藏着无数的凶险变化。”

肖寒月苦笑一下，道：

“白龙走了，但咱们仍然找不到赵大夫在什么地方？”

韩伯虎道：

“王守义是江南第一名捕，经验丰富，我想他可能早已作了安排。”

何刚道：

“除了王总捕头的安排之外，我们也有准备，追踪白龙，虽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不过，我们安排了当今江湖之上最高明的追踪之人，至少也可以找出一个轮廓出来。”

肖寒月苦笑一下道：

“这么说来，在下当真是一个饵了。”

韩伯虎道：

“白龙突然出现，完全出人意料之外，这方面……”

肖寒月挥挥手，笑道：

“韩兄，这件事在下纯出自愿，希望因此能找出赵大夫的下落。”

何刚接道：

“会的，肖公子……”

韩伯虎道：

“肖兄，你已经完成了最艰苦的任务，请回赵府中休息一下吧！”

何刚道：

“是的！张岚兄和王总捕头，都在赵府中恭候大驾！”

张岚、王守义都站在赏花轩的门前等候，脸上的笑容中，带着几分崇敬的神情，和以前的倨傲，完全判若两人。

“辛苦了，肖兄弟……”

张岚急急的迎前两步，接道：

“轩中已备好了酒菜，快来喝两杯。”

肖寒月被拥上首席，王守义亲自执壶斟了一杯酒，道：

“肖兄弟，一战成名，击败了白龙……”

肖寒月接道：

“王兄，在下的希望是找出赵大夫的落足之处。”

“放心，放心，这一次，一定可以找出他们的隐身之处，很快，就有消息传回来了……”

王守义充满信心的说。

消息果然来的很快，肖寒月喝下第二杯酒时，一个青衣小帽的汉子，已然快步闯入了花轩，对着王守义一躬身，目光转动，欲言又止。

王守义道：

“说！这里都是自己人。”

“是！属下们交接监视白龙，至乌衣巷消失不见。”

王守义呆了一呆，道：

“什么？乌衣巷……”

“是！白龙在乌衣巷口，突然消失不见了。”

王守义脸上神情肃然，挥挥手，道：

“知道了，你去吧！”

青衣人又行了一礼，退出花轩。

这时，赏花轩中的空气，也似乎是突然凝结起来，王守义脸上一片惨白，张岚也是一脸严肃，韩伯虎、何刚也都冷着脸，一语不发。

肖寒月轻轻吁一口气，道：

“王兄，这乌衣巷，是一个什么地方？”

王守义苦笑一下，道：

“乌衣巷……乌衣巷……”

目光看着张岚，突然住口。

张岚吁一口气，道：

“王兄，告诉肖兄弟吧！”

王守义点点头，道：

“乌衣巷中，是金陵城中的禁地，只住了三户人家……”

肖寒月接道：

“哪三户人家？”

王守义苦笑一下，道：

“七王爷的府第，杨尚书的宅院，李大将军的将军府……”

肖寒月道：

“只有这三户人家？”

王守义道：

“是！”

肖寒月目光转动，看看张岚、何刚、韩伯虎，目光又转到王守义的脸上，道：

“白龙在乌衣巷口，突然消失不见，那也不一定就在这三家宅院中了？”

王守义精神一振，道：

“对！以白龙的轻功之高，只要飞越几道围墙，就可以到一般百姓人家了。”

“肖寒月叹息一声，接道：

“王兄，白龙越过几道围墙，躲入一般人家的机会有多大？”

王守义脸色又青了，摇摇头，道：

“不太大！”

“如果，白龙进入了乌衣巷内三大宅院之一，那一家的可能大些？”

肖寒月提出了问题。

王定义看看张岚，欲言又止。

张岚道：

“我在七王爷府中数年之久，对王爷府中的情形，知之甚详，绝不会进入七王爷府。”

肖寒月点点头，道：

“王兄，除了七王爷的府第，只余杨尚书的宅院和李大将军府了，对这两位大人，你有多少了解？”

王守义叹息一声。

“他们都是国之干城，一品大员，我只是应天府衙中一个小小捕头，见面的机会也没有，怎么能够谈到了解！”

这时刻，就看出肖寒月与众不同之处了，笑一笑，道：

“王兄不要妄自菲薄，你是江南第一名捕，执法如山，江湖上的巨盗、恶匪，有不少被你送入大牢，这些声誉，得来不易，比起你应天府捕头的品级，价值高多了。”

王守义呆住了，青白的脸色，逐渐开始胀红，忽然一掌拍在桌子上，道：

“肖兄弟说的对，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不管他是什么人？什么身份？只要犯了王法，我王某就可以办他。”

肖寒月道：

“不错，但咱们要有证据。”

王守义沉吟了一阵，道：

“杨尚书和李大将军，我确实了解不多，杨尚书任职吏部，住在京都，一两年难得回来一次，前年他回府养息，知府大人受邀赴宴，我负责保护守卫，倒是见过一次，只是相隔很远，看的也非十分清楚，至于李大将军，托土封疆，亲率重兵，驻守边关……”

肖寒月接道：

“杨尚书任职京都，李将军驻兵边关，为什么家眷都住在金陵？”

王守义笑一笑，道：

“这个嘛……杨夫人住在金陵，一直未随北上，至于李将军府，听说只有李公子常住金陵，李夫人每到冬天才回金陵，来年春天，再赴边关。”

肖寒月心中忖道：这些一品大员，想来都有年轻的美妾侍奉生活，元配夫人是否随侍在侧，倒也不关重要了。

沉默了一阵的张岚，突然接口说道：

“杨府，李宅都非平常人物，就算七王爷肯支持这件事情，但也要有确实、肯定的线索才能进入府第查看，目下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查出白龙进入那家府第才能有所行动。”

何刚道：

“常九的追踪之术，天下第一，我想他一定会有所发现……”

韩伯虎接道：

“这般时候，常九还不回来，会不会出了什么事情？”

肖寒月接道：“难道白龙敢在金陵城中杀人？”

何刚道：

“希望不是被白龙发现了……”

“敢！白龙一旦发现了被常九追踪，肯定会杀了常九。”

肖寒月目光转动，忽见一个身材瘦小的老人，缓步行向赏花轩来。

目下赵府戒备森严，大白天一个人行了进来，除非是自己人通晓联络暗号，不可能不惊动守卫的人。

所以，肖寒月并未有吃惊的感觉，只是暗作戒备。

张岚也发觉了，霍然站起身来，道：

“你是常九。”

来人停下脚步，伸手在脸上抹一抹，长须不见，整个脸也变了形状，削瘦如猴，但年轻了不少，笑道：

“正是区区在下。”

何刚笑道：

“刚才还在谈你，怕你被白龙宰了……”

常九苦笑一下，接道：

“差那么一点点，白龙已对我动了怀疑，幸好我很沉着，没有被看出破绽。”

王守义对常九似是十分敬重，一抱拳，道：

“常兄先请入席，咱们边喝边谈。”

常九也不谦让，行入席位，自斟自饮，一口气喝了九杯酒，吃了六口菜，才放下杯筷，笑道：

“你们要问什么？”

王守义道：

“常兄，白龙是不是进了乌衣巷？”

常九点点头，道：

“不错，看来王总捕头布的眼线也很管用。”

张岚道：

“他进了那一家的府第？”

常九道：

“乌衣巷中不准闲人入内，大白天也不见行人，白龙贴着墙壁走，避开守护的人，跃入一道墙内……”

张岚一皱眉头，道：

“乌衣巷内只有三户宅院，都很广大，白龙究竟进入了那一

家呢？”

常九道：

“我不知道是那一家府第。不过，我看清楚那片围墙的颜色。”

张岚道：

“什么样的颜色？”

常九道：

“朱红围墙，高约两丈四尺，比乌衣巷中所有围墙，都高出了四尺左右。”

张岚脸色大变。瞪着常九，道：

“你……你没有看错吧？”

常九道：

“没有，我看得很清楚，那是道朱红围墙。”

只看张岚的神情，肖寒月已经有些明白了，但他还是问了一句，道：

“是不是七王爷的府第？”

张岚道：

“如果常九没有看错，那确是七王爷的府第，但这怎么可能呢？”

常九道：

“张兄，我常老九可是你请来帮忙的，难道，你还信不过我追踪的本领？”

张岚苦笑一下，道：

“自然是信得过，只是这件事情，实在不太可能……”

常九冷冷说道：

“张兄，白龙跃飞入那堵朱红围墙之内，我是亲眼所见，张兄不肯相信，我没有法子，如果是我看错，我常老九可以把这一对眼珠子挖出来。”

韩伯虎急道：

“九哥，言重了，言重了，张前辈是太过惊奇，一时之间，没法子接受这个事实……”

张岚长长叹息一声，道：

“老九，你不要误会，我不是怀疑你的话，只是觉得这件事，实在有些匪夷所思……”

肖寒月接道：

“张兄，七王爷府中的围墙，可全是朱红颜色？”

张岚道：

“不！只有一段，因为那一段正好接李将军府和杨尚书宅院的围墙，故而刷成朱红颜色，以资区别，至于高出四尺，那是李、杨两位大员，表示对王爷的敬重……”

肖寒月接道：

“张兄，斗胆相问，那段朱红围墙之内，是王府中什么所在？”

张岚道：

“花园、假山，王爷喜爱山水，在那座花园之中，移来了黄山之松，布置成庐山五老峰的形状，虽然很小，倒也具体而微，流泉飞瀑，样样皆全。”

肖寒月道：

“那座花园，有多大地方？”

张岚道：

“不太大，三十亩左右。”

肖寒月道：

“三十亩左右的花园，不算小了，但不知园中戒备如何？”

张岚道：

“有六名园丁，住在花园中，负责打扫，整理花草树木……”

他心中突然一动，站起身子，接道：

“肖兄弟，你是说……”

肖寒月点点头，接道：

“白龙跃入王府围墙之内，未必就和王府有关！”

王守义道：

“王府花园，刚好和杨宅、李府的庭院围墙相接，那一片地方数百丈方圆之内，再无别的人家了。”

张岚道：

“奇怪的是，白龙这个江湖人物，怎会和这等一品大员关连一处？”

肖寒月道：

“王兄、张兄，现在真相未明，一切都言之过早……”

王守义接道：

肖兄弟的意思是，先要查一查了？”

肖寒月道：

“是！不知王兄能否安排到现场看看……”

王守义苦笑一下，道：

“肖兄弟，那是王府啊！别说我没有这个能耐，就算是应天府，也没有这个胆量！”

张岚一皱眉头，道：

“肖兄弟准备怎么一个查法？”

肖寒月道：

“自然是现场看看。”

张岚道：

“多少人？”

肖寒月道：

“王总捕头是主办此案的人，一定要去，常先生是目睹白龙跃入王府的人，自然要去……”

张岚接道：

“加上你一个人，一共三个人了？”

肖寒月道：

“张兄自然也要去了。”

张岚苦笑一下，道：

“进入王府搜查，此事万难办到，但张某确信王爷的清白，斗胆自作主张，请三位扮作蒔花修草的工人，明日午后，由侧门进入王府花园……”

王守义接道：

“张兄，这件事在下要不要禀告知府大人一声？”

张岚道：

“我看不用了吧！王府中由我安排，如若找不出什么可疑破绽，此事就不再提……”

常九接道：

“如是不幸找出可疑之处呢？”

张岚脸色微变，沉吟了一阵，道：

“真要如此，在下会禀报王爷，请作定夺。”

肖寒月道：

“好！就这么决定了。”

乌衣巷中很静，而且静得听不到一点嘈杂之声。

肖寒月，王守义、常九三个人，穿黑色粗布衣服，束着四尺宽的白布腰带，提着花锄、镰刀、大铁剪，在一个王府侍卫带领之下，行入了闲杂人等，不得擅入的乌衣巷。

行进的路线，完全依照着白龙走过的地方，王守义借机说明了杨府、李宅的形势。

那是紧相连接的两座广大宅院，但却有不同颜色的围墙，划分十分清楚，杨府是白色围墙，李家是蓝色，围墙之间，相隔是一个五尺左右的小巷子，一入夜，就有守备营的兵丁，分成三班，不停在三座府第之间的巷道中，巡行不绝，直到天亮，防护可算得上是十分森严。

王府围墙果然有一段是朱红颜色，二座巨大的府第，不是一排横立，而是布成了一个有些斜度的三角形，但围墙颜色分明，一看即知属于那座府第。

常九行速微微一顿，回头看了肖寒月一眼，低声说：

“就是这个地方了。”

肖寒月目光转动，四顾一眼，发觉这地方竟是三府府第的交汇之处，三座不同颜色的围墙，彼此相距都在五尺左右，不禁一皱眉头，心中忖道：王府之内是花园，不知李宅、杨府之中，又是什么地方？

绕墙行约十余丈，到了一座紧闭小门前面，带路的侍卫停下脚步，轻轻叩门，但闻声音锵然，敢情小门竟是钢铁所铸。

铁门打开，张岚早已在门内相候。

张岚迅快的掩上铁门，一摆头，那个带路的王府侍卫，悄然退了下去。

肖寒月目光转动，发觉停身处在假山之后一排苍古雄奇的矮松，分接假山两侧，延伸过去。

这座假山，实在不高，只不过比围墙高出了一尺左右，站在围墙外面，很难看到园内情形。

但闻水声涓涓，似有流泉由假山流入水池。

张岚低声说道：

“绕过假山就是荷花池了，再往前走就是牡丹厅，茶花阁等群花圃，那些地方，一望平川，应该不会有有什么问题。”

王守义道：

“如果有毛病，应该就出在这假山了？”

两人谈话的时候，常九已飞身跃上假山，四下看了起来。

肖寒月低声说道：

“张兄，这座假山占地多大？”

张岚道：

“大约有一亩左右吧！”

肖寒月道：

“这座假山之内，可有山洞、复室之类？”

张岚道：

“似乎是没有听过！”

这时，常九已跑的不见。

肖寒月道：

“常先生是追踪高手，不知他的观察能力如何？”

张岚道：

“如果这座假山之上，真有一个石洞、密室之类，常九一定能够找到。”

日光下，人影一闪，常九像一只大飞鸟似是，突然由空中跃落几人身前，接道：

“可惜，这座假山之上没有石洞，也没有密室！”

张岚紧绷的脸色，突然解冻，微微一笑，道：

“七王爷严肃正直，绝对不会和江湖中人来往……”

常九脸色一变，道：

“张兄，别忘了你也算江湖中人！”

张岚道：

“常九，不要挑眼，我说的江湖中人，是指白龙、侯玄那等杀手型的人物，至于正正经经的武林白道中人，七王爷倒是十分敬重，我张某受到七王爷的垂顾，待如上宾，可资为证。”

王守义低声道：

“张兄，咱们这次进入王府的事，你对七王爷提过没有？”

张岚点点头，道：

“提过，张某身为教席，一向受王爷信任，要我欺骗王爷，实不愿为，不过，你王总捕头尽管放心，王爷已经点了头……”

肖寒月突然接道：

“有人来了！”

张岚目光转动，不见人影，心中奇怪，低声问道：

“在哪里？”

肖寒月道：

“在南边……”

不用再说下去，假山的南面，矮松之后。果然出现了一个身

着淡青，绣着金边的长袍人。

张岚呆了一呆，道：

“七王爷！”

急步迎了上去。

王守义脸然大变，道：

“糟了，这一下吃不完兜着走了。”

常九冷冷说道：

“你那江南第一名捕气势那里去了？变得如此胆小！”

王守义道：

“七王爷是何等尊贵的身份，怎能和一般人相提并论……”

话未说完，陡然住口。

原来，张岚陪着七王爷已行到丈许左右。

王守义抢前一步，拜伏于地，肖寒月、常九，也只好跟着跪了下去。

七王爷突然加快了脚步，行近几人，笑道：

“起来，起来，这是花园便叙，不用行礼。”

一位王爷，如此客气，肖寒月、常九也都有些感动，齐声说道：

“多谢王爷恩典。”

但三人仍叩了一个头，才站起来。

王爷目光转动，仔细打量了三人一眼，笑道：

“三位都经过一番改装了。”

王守义不便开口，常九自知说不出文雅之言，两个都不开口，肖寒月只好搭腔了：

“是！草民等不敢惊扰王府，故而改装成花工身份。”

七王爷点点头，道：

“哪一位是王总捕头？”

“卑职在！”

王守义又急急跪了下去。

“我说过，不用多礼，快些请起。”

七王爷神情和悦，似是言出至诚。

王守义道：

“谢谢王爷，谢谢王爷，……”

七王爷拦住了王守义的话，笑道：

“官场礼仪烦琐，诸位如果太拘束，就很难畅所欲言，尽兴此叙，最好诸位暂时把我王爷的身份忘去。”

肖寒月忖道：好一个礼贤下士的王爷，微微一笑，道：

“是！小弟恭敬不如从命了。”

“这就对了，你叫……”

“肖寒月。”

七王爷点点头，道：

“张教席告诉我，你们想来府中花园看看，我也正想和诸位见见，不过，我没告诉张教席，恐怕影响诸位中止此行。”

肖寒月抬头打量了七王爷，只见他年约三十七八，修长身材，黑髯及胸，和蔼中，自具一种高贵的气势，微一躬身，道：

“王爷礼贤下士，使草民等能一睹风采，实是生平之幸。”

七王爷点点头，道：

“你谈吐文雅，读过不少书了？”

肖寒月道：

“也曾秉烛夜读，只是资质所限，未能尽得精髓。”

七王爷笑一笑，道：

“龙隐深渊，凤凄高岗，有很多高人雅士，淡泊名利，更不惯于官场烦琐礼数，不愿入仕。我已在茶花阁上备了茶点请诸位小坐片刻，饮茶一叙。”

说完，当先转身行去。

张岚对肖寒月点点头，紧随王爷身后行去。

常九笑一笑，低声说道：

“这位王爷倒是和蔼得很，比起那些芝麻绿豆的知县、刑吏可敬多了，当真是阎王好见，小鬼难缠。”

王守义吃了一惊，道：

“常九，你不会说话，最好少开口，王爷如此相待，可是从未有过的殊恩……”

常九接道：

“所以，我说他是好王爷呀！”

王守义叹口气，摇摇头苦笑。

茶花阁，是用青石砌成一座五尺左右的高台，青瓦复顶，木柱雕龙，四周是湘竹垂帘，阁内一张紫檀木的小圆桌上，放着银碗叩云的玉盘，四个宫装婢女，分站四角。

七王爷坐了首位，示意几人落坐。四个宫女立刻取开银碗，奉上香茗，玉盘细点，仍然冒着热气。

所谓茶花阁就是建筑在四边满植茶花之间，只可惜不是开花季节，看不到茶花的姹红紫艳。

七王爷挥挥手，四名宫女齐齐躬身一礼，退了下去，食用一口点心，喝了一口茶，笑道：

“诸位请用，边吃边谈。”

常九看盘中细点，色色精致，立刻吃了起来，肖寒月也紧随进食，王守义却十分拘谨，喝了一口茶，就放下杯子静坐不动。

七王爷看看王守义，笑道：

“听说你办了不少奇案，被称为江南第一名捕。”

王守义欠身道：

“卑职司追捕盗匪之责，自当为朝廷效命。”

七王爷又笑笑，道：

“茶花阁上，再无他人，诸位有什么话，尽管说出来……”

目光落在常九脸上，接道：

“壮士大名是……”

“草民常九。”

王守义心上打鼓，忖道：就怕他出言粗陋不文，口无遮拦，王爷就偏偏问上了他。

七王爷道：

“常壮士在……”

常九接道：

“在江湖上走动。”

七王爷道：

“江湖高人，常壮士想必学有专精，不知练那一门武功？”

常九笑道：

“武功上俺不如张兄，不过，常某追踪之术，却是略有成就。”

七王爷笑道：

“嗯！追踪之术，常壮士追踪何人？”

“魔刀白龙……”

突然住口不言。

七王爷点点头，笑道：

“是不是白龙就躲入了这花园之中。”

常九忖道：我说话向不转弯，他就偏偏问上我了，只好硬着头皮说下去了。当下将经过情形很仔细地说了一遍。

这位七王爷很沉得住气，喝了一口茶，再回顾张岚，道：

“有这等事，查出些眉目没有？”

张岚摇摇头，道：

“已查过假山，未见痕迹。”

七王爷道：

“这座花园中，一向戒备松懈，要不要我派些人来，帮你们查查看。”

王守义道：

“不敢有劳王爷……”

肖寒月道：

“草民等斗胆冒犯王府，已大不敬，不敢再劳王爷费神了”

张岚道：

“七王爷，由他们自己查吧！此事真相未明，不宜劳师动众，张扬出去。”

七王爷点点头，道：

“张教席，那位白龙是怎么样一个人物呢？”

张岚略一沉思，道：

“白龙号称魔刀，武功诡异，刀出追命，是江湖上人人畏惧的一个特级杀手，和鬼刀侯玄、神刀唐明，被江湖上称为三大名刀。”

“噢……”

七王爷点点头，道：

“这三个人都是杀手吗？”

王守义道：

“回王爷的话，魔刀白龙、鬼刀侯玄，是黑道中人，计价取命，为恶甚多，神刀唐明却是一位光明磊落的大侠。”

七王爷道：

“不错，他们的外号，已经说明他们的为人了。”

常九道：

“王爷，白龙怎么跃入王府中来，王爷不觉得很奇怪吗？”

王守义心头一震，忖道：这小子说话怎么这么一个冲法？开罪了七王爷怎么得了？

出人意料的，七王爷神色自若，全无怒意，道：

“我是觉得奇怪，以常壮士的眼力，绝对不会有错，白龙怎么会跑到这里来呢？”

肖寒月道：

“王爷，这也是草民等想不通的地方，才请求张总教席安排到王府中来查看一下，王爷度量恢宏，降尊纡贵，折节下交，寒月等身沐殊恩，受宠若惊，唯白龙潜来王府，事非小可，以王爷的饱学卓识，不知对此事有何裁示，还望指点一二，俾使草民等有所遵循。”

这几句话，只听得王守义暗暗喝采，忖道：人家肖公子这才叫智慧，语意中极尽恭敬，却一语中的，把一个无处下手的大难题，丢了上去，有何裁示？是要你七王爷拿个主意了！

果然，这一问，问得七王爷沉吟起来，良久之后，才点头说道：

“白龙潜入本王府园，实属意外，你们如若不告诉我，我还懵无所知，你们说的对，这件事非同小可，我很希望你们全力追查，找个水落石出，这方面，我会全力支援，不过，非必要，最好不要闹出事情。”

说的虽然很有力，但尚不够明朗，肖寒月又说了一句，道：“王爷的意思，是要我们暗查了？”

“这一带，都是一品大员的府第，如果找不到明确的证据，我也很难说话，不过你们放心去查，只是行动上小心一些就是。”

这话就说的很明朗了，王守义欠身一礼，道：

“是是是，卑职会请求他们尽量小心一些。”

这时，一个宫装女婢，突然急奔而来，快步冲上了茶花阁。

七王爷一皱眉头，道：

“慌慌张张的干什么？”

那宫装女婢急道：

“郡主来了。”

七王爷道：

“这丫头跑来干什么？”

只听一个清脆脆的声音，接道：

“我来看爹呀！”

随着那清脆的语声，一个身着淡黄衫裤的少女，像飞一般的跃入了茶花阁。

她表现出的一手轻身功夫，使得王守义、常九都为之大吃一惊，一个千金之躯的娇娇郡主，怎么学到如此一身高明的轻功？

肖寒月回顾了张岚一眼，发觉了张岚的脸上也是一片讶异之色。

显然，郡主的武功，不是张岚传授。

七王爷的神情没有惊讶，只是皱皱眉头，似乎早知晓了女儿一身武功。

肖寒月目光转动，发觉那黄衣少女约有十七八岁，眉目清秀，一脸娇稚，也不管阁中有人，一下子冲到七王爷的身侧，道：“茶花未开，爹怎么会来茶花阁上呢？”

七王爷在这个娇美女儿面前，实在摆不出王爷的架子，摇摇头，道：

“盈盈，不要胡闹，我有客人。”

黄衣少女目光转动，四下瞧了一眼，发觉全座之人，都垂着头，不敢看她，忍不住微微一笑，道：

“这些客人，除了张叔叔之外，我怎么一个都不认识呢？”

七王爷苦笑一下，道：

“诸位不要见笑，小女被我这个作爹的给宠坏了，盈儿，快些退下，我还有事情和客人谈！”

黄衣少女摇摇头，道：

“我不走，我要在这里陪您。”

王守义站起身子，道：

“王爷指示，我等已记心中，不敢再多惊扰，卑职等告退了。”

肖寒月、常九，全都跟着站起，抱拳躬身，长揖倒退而行。原来，几个人都不敢看到郡主容貌而低下头的，不敢抬起。

七王爷道：

“不！你们留下来，和张总谈谈，我也该回房休息了。”

王守义、肖寒月、常九等本已快退出茶花阁，闻言只好停了下来。

七王爷道：

“盈盈，咱们走吧！”

拉住爱女衣袖，向外行去。

黄衣少女行近王守义时，突然说道：

“喂！你是什么官哪？”

王守义道：

“回郡主的话，卑职是应天府的总捕头王守义！”

黄衣少女道：

“他们两个呢？都是你的手下吧？”

王守义道：

“不是，他们是卑职的朋友。”

七王爷手下加力，便把爱女拉出了茶花阁。

张岚眼看七王爷父女去远，才低声说道：

“三位请坐吧！”

常九抬起头，吁一口气，道：

“做官的人，有时候十分神气，看到了更大的官，竟是这么一个憋气法，王兄，也亏你受得了啊！”

王守义道：

“官场礼仪，层次分明，岂是你这种江湖草莽能够明白的？”

常九道：

“我也不想明白，我常老九一辈子也不想当官，刚才那种大气也不敢出一口的味道，实在叫人难过！”

王守义苦笑一下，道：

“常兄，这方面你尽管放心，我看你这辈子，也没有当官的架势，所以不会受这种苦了。”

常九还要反唇相讥，张岚已抢先说道：

“常老弟，你查看了整座假山，有没有什么发现呢？”

“没有！”

常九摇摇头：

“除非白龙早已发觉了我的追踪，故意把我引入此地，但这个机会不大。”

肖寒月道：

“张兄，如若白龙在王府中经营了一个隐密的藏身所在，有几分成功的机会？”

“一分也没有……”

张岚肯定的说：

“我在王府中住了数年之久，虽然以教导王府中侍卫的武功为主，但也负责府中的防卫，这座花园中虽然是守卫不够森严，偶而被人潜入，躲上个一夜半日的，或有可能，如说这里有一个长期被人潜伏的密室之类，是绝不可能。”

肖寒月吁一口气，道：

“张兄，对郡主的武功有多少了解？”

张岚一直怕人提出这个问题，偏偏肖寒月提了出来。

其实，观察入微的王守义，早就想提出这个问题了，只是不便开口，肖寒月这一问，正合心意。

“我知道郡主练一些强身的功夫……”

张岚的神情严肃中带着几分茫然。

“但我想不到她竟然如此高明，见微知著，由她刚才一跃而入的高明轻功看来，她的武功似乎是已经登堂入室，到达了一定的境界。”

肖寒月道：

“那是说，在这王府中，除了张兄之外，还有另外一位高人，在传授郡主的武功了也？”

“郡主身分，何等尊贵，我想，传授她武功的人，绝非男人……”

王守义肯定的说。

张岚道：

“可惜，我不认识那个人，在此之前，我也不知道郡主会有那么高明的武功？”

肖寒月凝目沉思一阵，道：

“张兄，像郡主那样的武功，要练多少时间？”

张岚脸色微微一变，但仍然回答了肖寒月的问题，道：

“你是特例。正常的情形下，至少要六七年的时间，郡主娇生惯养，应该不会用功太苦时间可能还要长一些？”

肖寒月道：

“七王爷没有对你提过这件事情？”

张岚脸色更难看了，摇摇头，道：

“没有，我想明天我就向七王爷提出辞职……”

王守义急道：

“这时候，你要提出辞职，少了七王爷的支持，这件案子如何还能办得下去？”

张岚叹息一声，道：

“侯门深似湾，我在这里当了几年的武功总教席，竟然不知郡主是一位武林高手，还有何颜面在王府？”

“不行，不行……”

王守义急得出了一身大汗，道：

“张兄，小不忍则乱大谋，你一定要辞，也得等到赵大夫这件案子办完再辞，肖兄弟，你倒是开金口啊！这档事，可是关系重大呀！”

肖寒月长长吁一口气，道：

“七王爷不会准张兄辞职的，这件事，七王爷也在不知不觉中卷了进来……”

张岚、王守义都听得一呆，看看肖寒月，脸上泛现重重疑问。

“张兄是王府武功总教席，也负责保卫王府，却被白龙那等江湖杀手，潜了进来，张兄如果没有一个交代，七王爷如何会准他辞？”

王守义道：

“对呀！七王爷不会准，张兄也不便辞……”

肖寒月接道：

“说到王兄，你的官衔在七王爷的眼中，也许不算什么？但你是应天府的总捕头，不管扮成什么身份，来此是为了查案，七王爷不但未予见责，反而给了你很多方便，你的身份和张兄不同，你是代表朝廷执法。”

王守义精神一振，道：

“你是说，七王爷相信我们说的，白龙潜入过王府花园？”

肖寒月点点头，道：

“所以，他才要你放手追查，不过，也交给了你千斤重担！”

王守义道：

“什么意思？”

肖寒月笑道：

“要你放手追查，总该有个结果回报吧？”

王守义道：

“如果我们查不出一个结果，很难对七王爷交代了？”

张岚叹口气，道：

“肖兄说得对，我要辞职，也该先把这件事办个水落石出……”

目光转到常九的身上，接道：

“你的追踪之术，天下闻名，既然眼看到白龙潜入过王府，总该找出点线索追下去啊！”

常九抬头望天，思索一阵，道：

“如果毁损了一些园中景物，张兄能否担待？”

张岚道：

“为什么要毁损景物，难道白龙真会藏在里面不成？”

“老实说，我同意这位肖老弟的看法……”

常九神情肃然的说道：

“这座花园之中，可能有一个隐密藏身所在，如果要认真搜查，花园中的景物，定会遭到破坏！”

张岚看看常九道：

“你要找出可疑的地方，损毁了一些花木，还可以交代，如是找不出可疑的地方呢？”

“这就是我常九不敢认真搜查的原因了？”

张岚一咬牙，道：

“好！你搜！七王爷怪罪下来由我承担。”

他究竟是名重一时的武林大豪，被常九言语一激，豪气顿生。

常九霍然站起，跃下花阁，直向假山奔去。

肖寒月起身急追。

王守义看了张岚一眼，道：

“张兄，这件事会不会……”

张岚道：

“顾不得那么多了，走！咱们也过去看看。”

常九似乎已胸有成竹，直奔到假山流泉之前停下，打量那垂布而下的流泉。

这座假山宽约十丈，流水如帘，大约有四五尺宽，由两丈多高的山腰隙缝中，泻落假山前的荷花池内。

水势宽而不猛，都是由一指宽窄的隙缝中流出，就外观上看，绝对没有破绽。

常九打量了一阵，突然飞身而起，冲入水帘之后，落足在一块突出的山石上，伸手敲打。

他早已相度好假山形势，落足处非常准确。

王守义低声道：

“这座假山筑造上的确费了不少心血，一年四季有水流出，内中必有转轮一类的设置，才能不停的把荷花池中的存水打上去，使这条水帘般的小瀑布，水源不绝……”

突见常九一个倒翻，穿出水帘，落回原地。

张岚道：

“找出什么可疑之处？”

常九抖一下衣服上的积水，道：

“假山中有一部分是空的！”

肖寒月道：

“既然发觉了，为什么不打开瞧瞧？”

常九道：

“砌石很厚，不是我这种经验丰富的人，绝对听不出，山中既是空的，必有门户可通。”

张岚道：

“门户不在假山上吗？”

常九道：

“这就需要时间去找了，那座门户，出入应该很方便才对。”

王守义接道：

“常九，为使假山瀑布水源不枯，假山部分中空，也可能为装置转轮。”

常九微微一笑，道：

“你这个干捕头的，竟也懂土木工程的学问？”

王守义苦笑道：

“我办过一件案子，到一位富豪的花园之中，看到假山是长年流泉不绝，也看了假山内装置的转轮，构造十分精巧……”

常九冷冷接道：

“我发现的中空部分，不是安装转轮的地方。”

张岚呆了一呆，道：

“你是说，那座假山之中真有一处密室？”

常九道：

“不错，而且门户不是开在假山之上。”

王守义脸色一变，道：

“常九，这玩笑开不得！”

常九道：

“假山部分中空，而且，位置在山腰之中，距地一丈多些，以避潮湿，以这座假山之大，如若构造精巧，里面可以有一处相当宽阔的地方。”

张岚、王守义互看了一眼，欲言又止，肖寒月却点点头，道：“常兄既然发现了，就该想办法找出门户，进去瞧瞧。”

常九道：

“这要做官的人才能决定，找出了王府中的假山密室，不知道会造成一个什么后果，我常九是山野闲人，一看苗头不对，一走了之，可是……”

王守义接道：“常兄既然发现了山腹中空，自然应该找出门户，带我们进去看看。”

常九看张岚，张岚点头不语。

没有人反对，自然是同意了，常九突然由衣袋之中取出一个长约一尺，粗如儿臂黑色铁筒，后面附了一个转把，相度了一下四边的形势，举步向花畦中行去。

肖寒月忍不住好奇之念，紧随常九身后。

常九行入花畦之中，蹲下身子，把手中的铁筒，对准地下，扭动后面的转把。

肖寒月仔细瞧着，发觉那铁筒之中，似是有一条尖细之物，向地下钻去。

常九不停的转动手中的铁筒，似是控制着方位变化。

张岚、王守义都行了过来，看着常九。

常九已停止转动手中的铁筒，伏下身子，左耳贴在地面，右耳接触铁筒，闭上双目，凝神倾听。

张岚、王守义、肖寒月看常九神色凝重，也不敢惊扰，也不

敢弄出声息，三个人都呆呆的站在那里。

一时之间，花园中一片寂静，静得听不到一点声息。

足足过了有一刻工夫之久，常九才睁开眼睛，收好铁筒，站起身子，拍拍身上的泥土。

王守义皱皱眉头，道：

“老常，你这故弄玄虚的闹了半天，搞的什么名堂啊？”

常九吁一口气，道：

“告诉你，你也不懂……”

张岚道：

“这就是江湖上传说的地听之术了？”

常九点点头，道：

“不错！”

王守义道：

“听出什么没有？”

常九道：

“我听到转轮带动的水声，也听到了重物撞地的声音。”

张岚道：

“什么？重物撞地的声音？”

常九道：

“也就是说那假山密室之中，有人活动，只可惜石壁坚厚，无法听到其他的声音。唉！我几乎就要放弃了，却传来了那一声重物撞击的声音，说起来，也是凑巧……”

张岚接道：

“常九，你能肯定，那是人为的重物撞击之声？”

“绝对是的，而且是撞在石壁上……”

常九语声坚定的说：

“因此，那密室在假山之内。”

王守义双目盯住张岚，似是要等他拿个主意。

肖寒月也感觉此事重大，插口多言，未必有益，应该由张岚作个决定。

“找门户，咱们进去看看！”

张岚大胆的作了决定。

王守义道：

“老常，你听出门户在那里没有？”

常九道：

“没有人在地道中活动，如何听得出来？”

张岚道：

“这就麻烦了，咱们不能进去看个明白，如何能确定假山之中有密室存在？”

常九道：

“办法倒有，只是……”

王守义接道：

“快说出来，立刻进行，咱们不能在这里停得太久。”

常九道：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假山之上辟出一个入口，直趋密室。”

“这座假山全用花岗岩石砌成，坚硬无比，开一个入口，锤斧交击，那可是惊天动地的大事，除了七王爷之外，谁也没有这种权力，这个办法不成，还有别的办法没有？”

常九道：

“有！今晚上把我留下来，尽一夜之功，我相信，可以找出进入山中密室的门户。”

王守义道：

“这个办法倒是可行，不知张兄意下如何？”

张岚道：

“现在，就算我想拒绝，只怕也没有办法了。”

肖寒月道：

“常兄，我陪你留在这里。”

常九道：

“好！王总捕头应该回到赵府中去看看，韩伯虎、何刚虽都是老江湖了，但他们究非主事之人。一旦遇上变故，不知该如何措施？”

肖寒月道：

“武凤还囚在赵府之中，也是一条很好的线索，不过，她生性刚烈，宜用智取，不可以暴力逼供。”

王守义道：

“不用撵我，我这就走，有了什么消息，希望能尽早通知我一声……”

目光一掠肖寒月，接道：

“关于武凤姑娘的事，我看等肖兄弟回去之后，再作处置了。”

抱拳一礼，转身而去。

目送王守义离去之后，张岚神情沉重的说道：

“我去安排一下，两位可要先行休息？”

常九道：

“你请便吧！记着入夜之后，给我们带点吃的来就行。”

张岚点点头，叹口气，道：

“王府之中，不比寻常人家，两位举动之间，可要小心一些。”

常九笑道：

“放心，不会让你张兄无法交代，你如能阻止王府中侍卫进入花园，就尽量阻止他们，我要静，越静越好。”

看着张岚离去，常九目光转向肖寒月，道：

“你带兵刃没有？”

肖寒月道：

“没有，我从来没有用兵刃！”

常九苦笑，道：

“有没有什么感觉？”

肖寒月道：

“没有！”

“我有……”常九接道：

“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幸得是你留下来，否则，我一定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你是说……”

常九道：

“这一夜很难度过，所以，我希望你手中有一把兵刃，对了，你用什么兵刃。”

肖寒月道：

“我只学过一种兵刃——剑！”

那你就该有一把剑，希望张岚来的时候，你向他要一把。”

肖寒月笑道：

“这座花园太大了，如若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这里守一夜，未免有些冷清的感觉，但我却感觉不到任何的危机？”

常九道：

“我感觉得到，不过，危机不是杀机，武功再好的人，也不会在危机来临之前，有所警觉。”

肖寒月道：

“既然是这样，你又怎会感觉得到呢？”

常九道：

“这是一种江湖经验的累积，由死亡中挣扎出来的灵敏触角。”

一只蝙蝠，划空而过，原来，夜幕已垂。

肖寒月忽然有着心神一震的感觉，苦笑一下，道：

“也许我真该有一把剑，这里太静了，静得有一种死亡气息，好像王府这种地方，应该是仆从如云，热热闹闹的才对。”

常九道：

“你实在是个聪明人，聪明到能够很快受到我的感应，你知道吧？我和一般的江湖人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肖寒月道：

“我从来未有江湖人生活的经验，很希望能够多增广一些江湖上的见闻。”

常九道：

“我出身于一个很奇怪的门派，江湖上知道这个门派的人，实在很少，张岚、王守义都是我交往了很多年的朋友，但他们只知道我擅长追踪之术，却不知道我的出身，甚至，他们未必到过我出身的门派！”

“那一定是很神秘的一个门派了？”

常九道：

“不是神秘，而是隐密，这个门户，在江湖上没有名气，也没有诱人的武功可学，但身入此门的人，却至少要十年、八年的时间，才能学到那些本领。”

肖寒月望着常九，目光中一片热切，却没有开口追问。

常九道：

“我出身地鼠门，地鼠的意思，就是见不得光亮，却能在黑暗中出没于沟渠、洞、孔之中，地鼠门户中，唯一值得夸耀的武功，是缩骨神功，只要脑袋能够通过的地方，全身都可以通得过去。”

肖寒月道：

“缩骨神功，应该是一种很难练的武功了？”

常九道：

“当然，练起来要四五年的时间，才能有些成就，这种武功，不能扬名天下，叱咤江湖，一般学武的人，都不肯投注太大的心力，何况，地鼠门中人，还受很多先天条件的限制……”

肖寒月接道：

“条件是不是很苛刻？”

常九笑道：

“谈不上苛刻，但先天上，地鼠门中人要体形瘦小，形貌似鼠，还得有一些聪明，不能太笨。”

肖寒月仔细的看看常九，突然发觉常九长得有一点老鼠的样子，忍不住微微一笑。

常九道：

“所以，地鼠门中人，没有堂堂一表人才的弟子……”

突然住口不语。

肖寒月低声道：

“是不是有人来了？”

常九点点头，讶异地道：

“你的耳目很灵敏……”

肖寒月道：

“还是稍逊常兄一筹……”

常九道：

“轻功、缩骨功及视、听能力，是地鼠门中四大主修的功业，肖兄听觉如此灵敏，显见内功方面是大有成就了。”

肖寒月道：

“人已到四丈之内了。”

但闻张岚的声音传了过来，道：

“常兄，肖兄弟……”

常九道：

“在这里……”

张岚的动作很快，常九一句话还未说完，张岚已冲到两人停身之处，手中提着饭盒，笑道：

“两位先吃东西……”。

放下饭盒，打开盒盖，表面除了饭菜之外，还有一壶老酒。

常九道：

“张兄安排得怎么样了？”

张岚道：

“幸未辱命，今天晚上由我带人巡视花园……”

常九接道：

“那很好，如果没有听到我们的呼叫之声，最好不要进来。”

张岚笑道：

“不用我帮忙吗？”

常九道：

“我需要安静，你如果真要帮忙，就是不要破坏了花园中的安静。”

张岚怔了一怔，道：

“好吧！我带人守在花园外面，你找到进入密室的门户之后，招呼我一声就是。”

常九道：

“好！咱们一言为定，没有听到我们的招呼，千万不要进来，明天午时之前，我一定会有一个交代，不守约定，我姓常的回头就走，到时候，可别骂我不够朋友？”

张岚吁一口气，道：

“好罢，明天午时之前，你不能给我一个交代，那就别怪我姓张的要骂人了。”

常九道：

“成！咱们就这么就定了。”

拿起筷子，酒杯，自顾自地吃喝起来。

## 第六回 蛇头白羽箭

肖寒月看了张岚一眼，道：“张兄，我想请你帮个忙？”

张岚笑道：“说吧！什么事？”

肖寒月道：“我想借一柄长剑用用。”

张岚道：

“这个容易，走！我带你去选一把！”

肖寒月看了常九一眼，随着张岚行去。

一座满置的库房中，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兵器，单是长剑，就有数十支之多，肖寒月选了一把形色古朴的长剑，掂了掂，十分顺手，佩在身上，道：

“明天奉还。”

张岚道：

“你的眼光不错，这把剑是李大将军前年回到金陵度假，拜会七王爷，送的礼物，虽非名剑，倒也锋利……”

肖寒月急急解下，道：

“如此名贵之剑，我怎么能够借用，还是换一把。”

“不用换了……”

张岚拦住了肖寒月，道：

这把剑虽然不错，但七王爷还未看在眼里，李大将军告辞之后，王爷就把这柄剑赏赐予我，我不用剑，所以，放在了兵器库中，我借花献佛，这把剑就送给你了。”

肖寒月道：

“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了。”

张岚一笑，道：

“是不是常九要你带一把剑的？”

肖寒月微微一怔，道：

“是常兄提醒在下的。”

张岚点点头，道：

“我明白了，由你保护他，勿怪常九这小子口气托大了。”

肖寒月心中忖道：常九说地鼠门中不是以武功见长，还道他是谦逊之言，看来倒是真话了。

张岚带着肖寒月回到花园的时候，常九已经喝完了一壶老酒，肖寒月匆匆吃了两碗饭，张岚带走了饭盒。

常九凝神倾听，除了淙淙水声之外，再也听不到别的声息，就起身子，道：

“走！咱们先布置一下。”

选一处花树茂盛的地方，常九又取出那个铁筒来，定了方位，转动柄把，花了有一柱香的时间，才停手笑道：

“肖兄弟，时间还早，你躺下休息也好，打坐运功也好，有动静叫你。”

肖寒月点点头，长剑平放身前，盘膝而坐，运气调息，片刻工夫，已入物我两忘，人天浑一之境。

常九却躺下身子，伏地静听。

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突听唰地一声响，一道寒芒，射入花丛之中，就在肖寒月身前半尺左右处，疾掠而过。

肖寒月忽然警觉，睁开双眼，伸手抓住了长剑。

常九疾快地按住了肖寒月抓剑的右手，示意不要出声，并要他悄然躺下。

寒芒钉在了五尺外一株小花树之上，深入数寸。

肖寒月目光锐利，虽然在夜暗之中，仍然看出似是一种短箭一类的暗器，但后面却有一截白色的羽毛。

常九轻轻拉动肖寒月，附耳低语道：

“侧身而卧，把身子和长剑尽量隐藏在草叶之中，但要保持着最佳的应变姿势。”

肖寒月缓缓的收动双腿，心中的紧张激奋，尤过面对白龙的时刻。

这虽非生死一瞬的对决搏杀，但却别具有一种神秘的刺激。

常九果然是经验老到，料事如神，片刻之后，一阵步履声行入花丛。

那是个全身黑衣的人，头脸也被一块黑布蒙起，只露出两只眼，手上也戴着黑色的手套，正和赵幽兰形容的黑衣人穿着相同。

那只短箭上的白色羽毛，在黑暗中是一个很好找寻的目标，那黑衣人辨认方位也十分准确，直行到那株花树之旁，拔出短箭，四下扫射了一眼，才转身而去。

肖寒月有着飞跃而起的冲动，但他却极力忍耐下去，他明白这只是事端的开始，更重要的是找出地下密室，和赵百年大夫的下落。

谁想得到啊！问题竟出在了七王爷的府中，如非常九的追踪之术，就算动员了天下名捕，也不会找到七王爷的府中来。

常九右耳紧贴铁筒，左耳贴地，凝神倾听。

肖寒月却提气戒备，右手握在剑把上，伏在地上的身子，弯成了弓形。

他手中有剑，就想到了剑法，也完成了出剑一击的准备。

今夜无月，夜色如墨，黑暗中布藏着无数的诡密，也潜隐着重重的危机。

果然像只地鼠一样，常九隐伏在黑暗中的静止和耐性，使得肖寒月大为佩服，因为肖寒月已经两次在缓慢中更动戒备的姿势，而常九就连一次也未移动过。

时间在黑暗中过去，肖寒月正准备第三次换转伏地戒备姿势时，一阵衣袂飘风的声音掠顶飞过。

虽然在黑暗中，肖寒月仍然看清了那是个黑衣人，一掠数丈，落在实地上。

王府中幽静、美丽的花园，黑夜中怎会有如此诡异的江湖高手出没。

肖寒月无法肯定这个黑衣人是不是那个射出白羽箭的黑衣人，但却看出他们都穿同一形状的衣服。

微微转目看去，只见常九仍然是原姿势静卧不动，除了双目中闪动着光芒之外，再瞧不出还有一个活人的征象。

漫长的黑夜中，肖寒月接受了极大的磨练，除了在草木不惊中练习着变动的姿势之外，还要徐徐换气，这要极大的耐心、忍性工夫。

金鸡报晓，东方天际泛起鱼肚白色。

紧张的一夜，终于在二人高度的忍耐中，平静地度了过去。

急促的步履声，传了过来，张岚带着两个王府中佩刀侍卫进入了花园中。

常九轻轻一拍肖寒月，低声赞道：

“你的耐力已达到地鼠门中人要求的标准，了不起的年轻人！”

肖寒月吁了一口气，道：

“现在我可以站起来活动一下吗？”

常九微微一笑，道：

“去告诉张岚，我们要离开这里，要他中午到赵府见面。”

肖寒月点点头站起来，张岚正在四下张望，一见肖寒月由一丛茂密花树丛中站起来，立刻疾奔过来，张口欲叫，却被肖寒月摇手阻止，低声道：

“常兄说，中午在赵府中见。”

赵府赏花轩中摆好了一桌很好的酒菜，王守义、肖寒月、何刚、韩伯虎、赵幽兰围桌而坐。

数日不见，赵幽兰更觉清瘦一些，剧变之后的痛苦磨练，使得十分活泼的赵姑娘，变得沉默了许多，但她双目中的光亮，可以看出她的坚强。

王守义看看赵幽兰，道：

“这几天赵姑娘过得还平静吧？”

赵幽兰淡淡一笑，道：

“我很好，府中戒备森严，未再有敌人入侵，只是为追查家父下落，使得诸位昼夜不停地追寻，晚辈感到十分不安。”

王守义目光转到常九身上，道：

“你听听，常九爷，不看我姓王的面子，也该看在赵姑娘的份上，先泄漏一点天机如何？”

常九摇摇头，道：

“不行，张岚到了之后，我自会说个明白。”

王守义道：

“肖兄弟，你说说看，你陪他在花园中守了一夜，都发现些什么事情？”

肖寒月道：

“除了看到两个诡密的黑衣人外，我就知道了……”

这时张岚已快步行了进来，道：

“七王爷召我谈话，来得晚了一些，有劳诸位久候了。”

口中说话，人已入席。

王守义道：

“张兄未到，我们常九爷是金口不开，现在该说个清楚了吧？”

常九不理王守义，却转向张岚，道：

“你先说，王爷和你谈些什么？”

张岚道：

“他要我告诉王总捕头，放手查案，不要缚手缚脚的，同时，也告诉我郡主学武的经过。”

常九一怔道：

“真的这么说？”

张岚道：

“常九，难道你信不过我的话？”

“唉！这倒真把我搞糊涂了……”

常九皱皱眉头道：

“难道七王爷真不知道？”

张岚道：

“常九，说吧！究竟你发现了什么？我既然插手了此事，自

然会全力以赴，就算追查下去，对七王爷有所不利，现在也无法回头了。”

常九道：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可以直言不隐了，王爷的后花园中，确有一座密室，就在假山之内。”

虽在意料之中，但张岚和王守义，还是听得脸色一变。

常九道：

“花园也有一条地下通道，可达假山密室，只是距离远了一些，似在围墙旁边……”

张岚接道：

“常九，你能肯定？”

“肯定，昨夜就有人走过那条地下通道……”

常九斩钉截铁地说道：

“但进入地道的门户，却不在花园之中。”

王守义一皱眉头，道：

“这个就不容易着手了……”

常九道：

“容易得很，我可以带你由地道上面直挖下去，找出地道，也可以告诉你们由哪里凿开假山，找出密室。”

王守义道：

“张兄，你看该怎么办？”

张岚道：

“只要有把握，就告诉七王爷，挖出地道、密室给他看看。”

常九道：

“昨夜在三更左右，有人在花园中搜查，肖兄十分沉着，没

有被他们搜出来。”

“张岚脸色一变，道：

“你们为什么不招呼一声，合力擒住那个人……”

常九道：

“不能动手的原因是，当时我还未听出地道所在，而且，那黑衣人打出了一支蛇头白箭……”

张岚一下子站了起来，道：

“箭呢？”

常九道：

“白羽箭掠着肖兄身侧而过，钉在一株花树上，但又被黑衣人走过来收了回去。”

张岚吁一口气，道：

“你确定是蛇头白羽箭吗？”

常九道：

“不相信你问问肖兄。”

肖寒月道：

“是一种带有白羽毛的短箭，是不是蛇头白羽箭，我就知道了？”

常九道：

“天下用甩手箭的人，虽然不少，但带一截羽毛的，却是不多，除了蛇头白羽箭之外，我还未听过有第二家？”

张岚道：

“这么说，大概是不会错了？”

赏花轩中突然沉默下来。

肖寒月目光转动，发觉在座之人。一个个脸色沉重，似乎是

蛇头白羽箭有着很大的震慑力量，心中大奇，忍不住问道：

“常兄，那蛇头白羽箭，可有什么来历？”

常九道：

“张兄比我清楚，何不问他？”

不待肖寒月问，张岚已长长叹一口气，道：

“肖兄弟初入江湖不久，不知蛇头白羽箭的出处、来历……”

肖寒月道：

“张兄指教？”

张岚道：

“二十年前，蛇头白羽威震江湖，箭到之处，望风披靡，闹得江湖上神鬼不安，幸好只闹了五年，突然隐去不见，但白羽箭的往事，至今仍然传扬江湖，想不到失踪十五年的蛇头白羽箭，竟然会在王府中出现？！”

肖寒月道：

“蛇头白羽箭，代表着一个人，还是代表着一个组织？”

张岚道：

“应该是一个家族，他们的人数不多，但却神出鬼没，他们在江湖上闹了五年，仍然没有人能把他们分的很清楚。”

肖寒月道：

“会不会是人数很少的组织呢？”

张岚道：

“不太可能，因为他们一群人中，有男人，也有女人，江湖上称他们为白羽令门。”

肖寒月沉吟不语，心中忖道：

“蛇头白羽箭在江湖上横行了五年，竟然没有人弄得清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组合？……”

常九接道：

“张岚说的不错，他们是一个家族，这一家人姓古，是一个充满着神秘、怪异的家族，他们从来不和江湖中人来往，一向是独行其是。”

“常兄，对古氏家族，还了解多少？”

常九道：

“就知道这些了，常某追踪他们一个多月，探听出他们姓古，不幸被他们发现，差一点丢了老命。”

肖寒月道：

“蛇头白羽箭，左右不过是一种暗器罢了，江湖中人，为何如此害怕？”

常九道：

“蛇头白羽箭的可怕处，是因为它花样太多，有的蛇头中暗藏毒针，有的暗藏磷火，也有暗藏火药，射中人身，或用兵器封挡时，立刻爆炸，但就外形上看去，却是完全一个样子，叫人无法分辨。”

肖寒月道：

“原来如此，那当真是防不胜防，十分可怕了。”

直到此刻，肖寒月才完全明白，蛇头白羽箭一经提出，全座默然，原来，都被这种诡诈难测的暗器给震住了。

常九道：

“现在，该你王总捕头拿个主意了，这件事，不但牵上了白龙，而且牵扯了白羽令门的古氏家族，你还敢不敢查下去？”

王守义道：

“最重要的是，还牵扯上了七王爷府，能不能办下去，要张兄作个决定了。”

肖寒月回目看去，只见赵幽兰低头不语，脸上是一片黯然、悲怆之色，忍不住接道：

“当然应该追下去，难道白龙和古氏家族中人，就该横行不法，欺压良善，任他们胡作非为下去？”

张岚点点头，道：

“肖兄弟说得对，就算牵上了王府也应该追查下去。”

赵幽兰道：

“只要能在家父找回来，其他的事，民女也无意追究。”

王守义霍然站起身子，道：

“姑娘不用如此，这件案子，我会全力追查，就算丢了官，陪进去一条性命，不弄个水落石出，决不罢手！”

肖寒月道：

“好！王总捕头铁面无私，执法如山，寒月愿为先驱，但有所命，万死不辞！”

常九冷冷一笑，道：

“看在你肖兄陪我一夜餐风露宿的份上，我姓常的也拚上了！”

目光一掠何刚、韩伯虎，接道：

“你们两位怎么说？要是珍惜性命，现在退出去，还来得及？”

韩伯虎道：

“在下是受张前辈之邀而来，但愿张前辈一句吩咐，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张岚点点头，道：

“好！白羽令门、魔刀白龙、鬼刀侯玄，都已经在金陵出现，撇开赵大夫被掳之事不谈，就江湖情势而论，也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件，王总捕头可以把他们当作一件掳人案件处理，我张某人也可以把它当作一件江湖大事处理……”

韩伯虎道：

“前辈的意思是召集武林同道，协力追查？”

张岚道：

“魔刀白龙、白羽令门都出现了。咱们几人之力。只怕不易应付？”

王守义脸上一片焦急，却又不便开口阻止。

常九摇摇头，道：

“不可操之过急。”

张岚噢了一声，道：

“你有什么高见？”

常九道：

“不错，咱们看到了白羽箭，但白羽令门中什么人出现金陵，咱们还不清楚，再说张兄这样大张旗鼓的干法，势必一下子闹的轰动江湖，就算凭借张兄在武林中的人望，请了很多武林高手来，又到那里去找白羽令门中人？”

张岚心中忖道：是啊！我总不能带他们去乌衣巷七王爷的府中搜查吧？

王守义道：

“常九说得对，张兄，这件事，在没有完全证明之前，还不宜传扬出去。”

张岚点点头，道：

“好！找出一个可行之法，张某万死不辞！”

常九道：

“诸位都有追查水落石出之心，我常九也只好认命，不过，密室在王府之中，不论明搜暗追，都无法瞒过王府中人，这件事，是否要禀明七王爷呢？”

张岚沉吟了一阵，道：

“在王府之中，破山、挖地，实在很难启齿，你如有把握找出地道所在，倒不如夜间下手，待找出了地道，再去禀明王爷不迟。”

王守义低声道：

“常兄，你说那地道在王府花园的围墙边？”

“不错！”

王守义道：

“这么说来，那地下密道，可能通到杨尚书的宅院，也可能通到李将军的府第。”

常九微微一笑，道：

“对！在下倒未想到，还是你这种做官的人，想得周到。”

王守义笑一笑，道：

“你终于知道做官之人的厉害了吧！我再指点你一招，你看是不是更厉害？……”

常九道：

“说你胖，你就喘了，说出来听听，再自我陶醉不迟。”

王守义道：

“既然地点在王府围墙之侧，可不可以在王府外面，挖一条

地道进去。”

常九道：

“办法不错，不过，那中间只有一条巷道，而且，不停有兵丁巡行……”

王守义接道：

“这就要看看我这做官人的本领了，不用你担心，问题是什么时候下手最好，而且，你要估算得十分正确，我们不能挖了很长时间，还找不到地道。”

常九闭上双目，口中念念有词，片刻之后，睁开眼睛，道：“可以，有两个时辰的光景，我保证可以挖出地道，为了行动秘密，最好夜间下手。”

王守义道：

“什么人去？你和张兄研究一下，我现在就去安排，初更时分动手。”

常九道：

“不！时间要提前，今夜无月，天一黑就动手，二更之前，要找出地道，就常某人昨夜见闻，地道传出行动声音，都在三更左右。”

王守义点点头，道：

“好！常兄，要不要再去查看一下乌衣巷中的形势？”

常九道：

“姓常的没有别的本领，就是记忆的能力很好，乌衣巷和王府花园内外的形势，早已熟记于区区的胸中了。”

王守义回顾了一眼，欠身说道：

“张兄，一切仰仗了，人手方面，请张兄调派，兄弟去和巡

守营打个交道。”

张岚道：

“保守秘密最好的办法，就是由在座之人行动，不用再调动别的人了。”

赵幽兰站起身子，微微一笑，道：

“诸位昨夜奔走终宵，今夜还要行动，用过酒饭，请各位回房中休息一下，诸位的卧室，我早已吩咐丫环们整理过了，大恩不言谢，晚辈心领了。”

肖寒月回到卧室的时候，赵幽兰早已在室中等候。

这几天，肖寒月奔走忙碌，两人连面都没有见过，彼此之间，似都有很多事情需要商谈一下。

肖寒月最关心的是赵姑娘的安全，花轩中人多不便，现在雅室中只有两人。立刻说道：

“看到你安然无恙，心中十分高兴，但对方高手众多，防范不易，单凭张杰、罗镗，和一些捕快，只怕能力不够……”

赵幽兰微显苍白的脸上绽开了一抹欢愉的微笑，道：

“你真的这么关心我？”

话一经重复，不是变了味，就是味道更浓，肖寒月没来由的脸上一热。点点头还给赵幽兰一个微笑。

赵幽兰的心情似乎是更愉快了，低声说道：

“别为我担心，事实上，赵府中这些森严的防护，挡不住人家……”

肖寒月吃了一惊，接道：

“你是说，对方已摸进了赵府？”

“是！而且是草木不惊，守护赵府的人，都不知道……”

“你？”

肖寒月焦急的道：

“见了他们。”

“他们进不了我住的跨院，小妹不会武功，目光不济，只能看到一个全身黑衣的人影。”

“嗯！不错，除了白龙之外，他们夜间行动都是这个装扮。”

赵幽兰接道：

“肖兄，这件事，最好先不要告诉他们。”

肖寒月道：

“重重戒备之下，敌人进府两次，竟未发觉，告诉他们，也是无用，不过，此非善地，你……”

“小妹有保命之法，赵神医的女儿，虽不会武，但会用药，药物可以伤人……”

肖寒月见过她配制迷药的神奇，象侯玄那样的人，都被一下子迷倒，但对方如有防备，以赵幽兰纤纤弱质，纵有天下最好的迷药，也无法施展。

似乎是看出了肖寒月的心意，不待开口，赵幽兰已抢先说道：

“肖兄，药有千种，用途何止一端，小妹正在试验用药物培养一种克敌的动物出来……”

语声一顿，长长叹息一声，接道：

“只可惜，医术、药物，未能用于救命、治病的正途。小妹心中实有愧咎，但为了保命求生，也是无可奈何了。”肖寒月心中大奇道：

“用药物能使入府高手知难而退，又要用药物培养出一种能

克敌的动物，真是前所未闻，看来，任何一门学问，到了极致，都会生出正反之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技艺无正邪，端在人为了。”

尽管他心中疑问重重，但却未再追问。

赵幽兰也未再说明，也许是用于保命的隐密，不便轻易泄漏出来，扭转话题，说道：

“肖兄，另有一桩奇怪的事，小妹想告诉肖兄？”

肖寒月这数日间斗白龙，入王府寻地道，惊见王府夜行人的出没，想不到守在家中的赵幽兰，竟也有着惊天动地之变，当下点头，道：

“我这厢洗耳恭听。”

赵幽兰道：

“你在花轩之中，可曾觉得缺少什么？”

肖寒月沉吟了一阵，道：

“画圣吴道子的众星捧月图？”

“对！我把它取了下来，就收藏在肖兄的桌斗之中，有暇时间，不妨取出来仔细地瞧瞧，看你能不能瞧出个中之妙？”

肖寒月道：

“一代画圣的手笔，自有非凡之处……”

“我说的不是画的好坏、价值……”

赵幽兰慧黠地说：

“是画中玄妙，我如告诉你，那你就失去了一份寻找玄妙的乐趣，肖兄，家父失踪了几个月来，我好象过了几十年一样，过去不懂的事，现在都懂了……”

肖寒月叹道：

“忧患使人早熟，姑娘和在下初见之时，确有很大的不同。”

赵幽兰道：

“是不是少了一份天真烂漫，纯纯的少女情怀？”

肖寒月道：

“却多了一份稳健、成熟的风韵，历险如夷的豪气，幽兰姑娘，我实在很佩服你，以你一个不会武功的弱女子，处身在惊涛骇浪的江湖险恶中，竟能如此的沉着。”

赵幽兰嫣然一笑，道：

“谢谢你，这都是你给我的力量和启示……”

“我……”

赵幽兰点点头，接道：

“是真的，也许，你自己并不觉得你身怀绝技，却不知自己有一身奇高的武功，我有满腹医学知识，库中存有着天下奇药，却不知道应用，七针汇穴，使肖兄脱胎换骨，也启发了小妹用药自保的灵感，肖兄，我是女子，但已不是弱者，我正在强大……”

肖寒月呆了一呆，道：

“赵姑娘，你……”

“我进展得很顺利，爹搜购的齐全药物，对我的帮助太大了。”

她幽幽一叹，接道：

“我担心的是自己变得太快，变得没有女人味道。”

肖寒月道：

“这个，不会吧！”

“希望不会，尤其在你肖兄的心目中……”

她突然住口，缓缓转身向外行去。

肖寒月急道：

“幽兰姑娘……”

赵幽兰回眸一笑，停下脚步，接道：

“家父生死未卜，我竟然想到自己的事，肖兄，好好休息一下，以保存充沛的体力，如果常先生判断的不错，今夜里可能会有一场凶险恶战，画存在你这里，也不用急着看它，等你有空暇，最好在深夜观画，孤灯一盏，四外寂然，以你的智慧，我相信会有惊人发现，休息吧！小妹不打扰了。”

不待肖寒月再开口，急急行出了雅室。

赵幽兰飘然而去，却留了很多的迷团给肖寒月去推断、猜想。

一行巡行的兵丁，在天色刚入夜，就到了王府外面的巷子内。

这一行人，正是肖寒月等所改扮，八个人，包括了张岚、何刚、常九、张杰、罗镗、肖寒月、韩伯虎、王守义。张杰、罗镗还各带一张强弓，两袋箭，手中执着长矛，分守在巷口两端。

地方，由常九选好，群豪轮流动手，不到二更时分，已经挖了一丈多深。

常九招呼停下，看看张岚，道：

“人手分配要请张兄和王总捕头作主了。”

张岚道：“

“地道还未挖出来……”

常九举起手中铁锹，用力一推，砖落土崩，露出一个洞口。敢情已挖到了地道旁的砖壁所在了。

张岚探头入洞看了一眼，心中暗暗吃惊，那地道规模很大，高过一人，宽约四尺，青砖砌成壁，地道中通风很好，没有潮湿的感觉，显见建筑之时，花费的工程不小。

张岚轻轻吁一口气，缓缓说道：

“常兄，这地道之中，有多少风险，你比我们清楚，人手如何分配，就请你作主了，不过，我张某人要算一份。

显然张岚对常九之能，心中已然大感佩服。

常九道：

“好！你张兄、王总捕头，肖寒月，我姓常的，四个人进入地道搜查，何刚、韩伯虎守着洞口，张杰、罗镰隐在暗处接应，看他们带着强弓长箭，箭术想是不错了？”

王守义道：

“他们两人武功算不得高明，但箭术却造诣不错，常兄分配，正合在下之意。”

常九道：

“王总捕头不反对，咱们开始行动吧！”

当先穿过洞口，进入地道。

肖寒月、张岚、王守义相继穿入。

常九要几人脱下巡兵的衣服，交给洞外的韩伯虎，道：

“立刻把地洞填好……”

韩伯虎接道：

“那你们？……”

“这地道之中，自有出路，填好地洞，就守在暗处，如到五更时分，还不见我们出手，你招呼何刚、张杰、罗镰回到赵府中去。”

韩伯虎道：

“这个……”

张岚接道：

“伯虎，听常九的。”

韩伯虎道：

“好！我立刻封填地洞。”

常九捡起青砖，堵好洞口，道：

“北面是通往假山密室的去路，南面通到哪里，就无法推断  
了。”

张岚道：

“先到假山密室中看，再作道理。”

常九道：

“区区带路。”

取出形如铁棒圆筒，执右手中，向前行去。

敢情，这圆筒也是常九的兵刃。

肖寒月跨一步，紧随在常九的身侧，右手握在了佩剑的手把  
之上。

地道中十分黑暗，运足目力，也只能见数尺外的景物。

但地道宽敞平坦，走起来全无阻碍，前行十丈左右，带路的  
常九，突然停下了脚步。

原本一条直行的地道，至此分成了两条，一条向东北方位转  
去，一条转向西北，同时，地道亦变得狭窄了很多，仅可容一人  
通过。

张岚仔细辨了一下方位，低声道：

“如果方向不变，就该通到尚书府中。”

常九道：

“右面岔道通往何处，等一会不难查明白，现在，咱们先到假山密室中看看再说。”

肖寒月说道：

“在下带路。”当先向前行去。

他目力过人，可见到一丈外地景物，发觉折转的地道三尺之后，就有石级环转而上。

出人意外的，一路上竟无阻碍，登上了一十三层石级之后，果然到了一座石室之中。

常九晃燃火折子，只见室中桌椅俱全，而且桌子上还放着一支燃过的残烛，燃上烛火，室中景物清晰可见。

石室约一丈见方，除了桌椅之外，还有一张木床，床上枕被俱全，但却空无一人。

张岚四顾了一眼，发觉室壁光滑，地道通至此室，似是已至尽处，伸手在桌、椅擦了一下，道：

“桌椅不染纤尘，这里经常有人打扫了？”

王守义道：

“人呢？走了，还是未到？”

两人谈话的时候，常九已开始四处走动，用手敲打石壁。

地鼠门中的人，对土木建筑的工程上，都有相当的造诣，一阵观察、敲打之后，立刻接道：

“人还在这里！”

王守义道：

“老常，你是说这里还有复室？”

常九冷冷说道：“王兄如是不信，兄弟炸开给你瞧瞧？”

张岚正要开口，却被常九示意阻止。

“这是什么所在，岂能使用火药？”

说话声中，木榻后面部份光滑石壁，突然自行转动，一个灰衣妇人，随着转动的石壁后，行了出来。

原来，那地上，是一个转动的门户，只是石壁表面结合的很严密，外行人看不出来罢了？

张岚双眉一扬，怒声说道：

“你是什么人？竟敢私自藏身王府之中？”

灰衣人白发如雪，但一张脸却光滑洁白，不见一道皱纹，看上去，很难估算出她的年龄。

“老身谭三姑……”

张岚呆了一呆，道：

“白发龙女谭三姑？！”

谭三姑笑一笑接道：

“老了，白发龙女是当年江湖朋友送我的绰号，老身有二十年未在江湖上走动了。”

王守义心头大大地震动了一下，忖道：侯玄，白龙，都在金陵出现，现在，又出来了白发龙女谭三姑，这位甚有侠名的前辈高人，难道也卷入了赵大夫失踪的漩涡之中……”

别看张岚自负武林中的身份，但在谭三姑的面前，却是端不起他武林长者的架子，一抱拳，道：

“谭老前辈怎会……”

谭三姑挥挥手，接道：

你们找到此处，总算有缘，请坐下说话吧！”

这石室之中，有两张椅子，一张木床，谭三姑口中让开，人

却当先在木床上坐下来。

张岚望望两张椅子，席地而坐，王守义、肖寒月、常九，也随着在地上坐下。

肖寒月虽不知谭三姑是何许人物？但张岚等对她的敬重，想来必是一位前辈高人，神情间也表现得十分恭敬。

谭三姑目光转动，扫掠了四人一眼，目光停在张岚的脸上，道：

“你叫张岚？”

“张岚道：

“是！老前辈何以得知？”

谭三姑道：

“我还知道你是王府的总教席，指点王府侍卫的武功。”

张岚心头震动，道：

“老前辈对张某的事，了解得很清楚？”

肖寒月微微一笑，接道：

“郡主一身武功，想必是谭老前辈传授的了。”

谭三姑笑一笑，道：

“很聪明的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晚辈肖寒月。”

谭三姑仔细打量肖寒月一阵，一整神色，道：

“令师是？……”

“家师自号无名老人。”

谭三姑一皱眉头道：

“他自号无名老人？”

“是！”

“没有什么特异之处？”

肖寒月沉思了一阵，道：

“家师身骨多病，左手也不太方便。”

谭三姑嗯了一声，目光转到张岚脸上，道：

“老身避难于此，结识郡主，指点了他一点武功……”

张岚接道：

“以老前辈在武林中的声望，当今之世还有什么人敢犯神威，再说七王爷……”谭三姑道：

“江湖中事，不是官府能插得上手，七王爷虽然位高权重，也无法帮得上老身的忙。”

肖寒月心中一动，道：

“老前辈是不是开罪了白羽令门？”

谭三姑眼中突然暴出两道神光，盯注肖寒月，道：

“你怎么知道？说！”

常九接道：

“昨夜之中，我们守在花园，发觉了蛇头白羽箭出现王府……”

谭三姑吃了一惊，道：

“真有此事么？”

常九道：

“千真万确……”

当下把经过情形说了一遍。

谭三姑叹息一声，道：

“这么说来，他们已经发觉了我的藏身之处了，不行，老身得走……”

她说走就走，起身向外行去。

张岚起身拦住，低声道：

“老前辈，意欲何往？”

谭三姑肃然说道：

“不管到那里都好，就是不能留在此地，白羽令门中人胆大妄为，老身留此，恐怕要累及王府中人了？”

肖寒月道：“老前辈，白羽令门中人，出现此地，可能别有其他原因？”

谭三姑道：

“什么原因？”

“我们正在追查一件案子……”

谭三姑道：

“什么案子，如果是白羽令门中人干的，听老身一言相劝，那就不用追查下去，你们几个人对付不了他们！”

肖寒月道：

“如果加上老前辈呢？”

“也不行……”

谭三姑摇摇头说：

“白羽令门中人，武功虽然高强，但老身自信，还可以和他们周旋一下，但他们那些令人防不胜防的暗器，却是叫人无法抗拒，我见识过那种变化多端，威力奇大的蛇头箭的厉害，不是任何武功所能抗拒的。”

肖寒月道：

“这么说来，江湖之上，就任凭他们纵横自如；善良百姓，也任凭他们宰割了？”

谭三姑冷冷道：

“初生之犊不畏虎，你可是信老身的话？”

对白羽令门中人，个个畏惧，张岚等都不知如何接口，肖寒月叹了口气，道：

“谭前辈，晚辈相信你说的句句真实，只是武林中人，都如此害怕他们，任他们横行无忌，江湖上正义何在？”

谭三姑微微一怔道：

“白羽令门中人数不多，但个个都是第一流的身手，每个人，都能打出蛇头白羽箭，好在，他们从不和一般民间百姓结怨，但一旦惹上了他们，非被赶尽杀绝不可……”

“难道武林之中，就没有人敢挺身而出，和他们评个是非出来？”

肖寒月俊目放光，神情间，充满着激动。

“年轻人……”

谭三姑有些惭愧地说：

“江湖上实力至上，是非之分，在白羽令门强大的力量之前，就显得微不足道……”

她长长叹息一声，道：

“也许，整个武林中的高手，真的肯同心合力，对付白羽令门，他们虽然人强悍，暗器凶厉，但人数有限，相信可以对付得了，但在门派绝亡的威胁之下，谁又肯强自出头呢？这就成了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局面了。”

肖寒月站起身子，吁一口气，道：

“晚辈如再遇白羽令门中人，倒是希望和他们拼上一阵……”

谭三姑接道：

“年轻人，不用为老身出头……”

肖寒月摇摇头，笑道：

“不是为前辈出面，而且，就晚辈的看法，白羽令门在此出现，不是发觉老前辈隐居于此，而是他们卷入了赵大夫的失踪案子中，那就早晚免不了对面一拼了。”

谭三姑道：

“你一点也不怕白羽令门？”

肖寒月道：

“不怕！我不信天下就没有比白羽令门更强的敌人，彼此之间，如是遇上了，还不一样要照面一战。”

谭三姑沉吟了一阵，突然大笑，道：

“好！年轻人，你象说动了老身，也许是昔年一场拚杀，我目睹两位江湖高手，伤亡在蛇头白羽箭下，这份恐怖的心情，一直就笼罩着我……”

肖寒月接道：

“逃避不是办法，要来是总归会来……”

“对！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老身不会再逃了，一旦遇上，就放手一战，也强过这等躲躲闪闪，忍辱偷生了。”

张岚暗暗忖道：想不到啊！肖兄弟三言两语，竟然激起了白发龙女放手一战的意志，如果有她帮忙，倒是一个万难求得的帮手。

心中念转，口里说道：

“张某不才，亦愿追随谭老前辈见识一下白羽令门的厉害，死而无悔。”

谭三姑笑一笑，道：

“老身躲避了十几年，还是避不开和白羽令门一战的结果，冥冥中，似是早已注定了诸位追查赵大夫的下落，可有什么眉目？”

王守义道：

“老前辈不问，在下也不便提出，这座地下密道中，除了这座密室之外，还通往何处？”

谭三姑道：

“前面有一条岔道，但只有三丈多远……”

常九一怔，道：

“谭前辈查看过？”

“是！而且勘查了数次之多，那是一条废道，中途罢手，未再挖掘。”

王守义道：

“谭前辈见过白龙没有？”

谭三姑道：

“魔刀白龙，老身在十五年前见过一次，自老身避难逃世之后，就未再见过。”

王守义道：

“两天之前，白龙就在玄武湖畔和肖老弟一战受伤，也逃到了王府花园之中，失踪不见，我等为追查白龙下落，才遇得前辈。”

谭三姑怔了一怔，道：

“这么说来，这座王府花园之内似是蕴藏着很多古怪了？”

张岚道：

“老前辈这么一说，真是治丝愈棼，千头万绪，叫人无从捉摸了。”

肖寒月道：

“不要急，冷静地分析一下，总会有一个脉络可寻。”

谭三姑转头看去，只见肖寒月双目中闪动着智慧的光芒，微微一笑，道：

“肖公子，可是已智珠在握，胸有成竹了？”

肖寒月笑道：

“捕捉一点风影，是否能拨云见日，还得诸位参与，理一个头绪来？”

张岚道：

“好！好！肖兄弟，你先说出来听听。”

肖寒月道：

“魔刀白龙和赵大夫一案绝对有关，而且，大致上可以确定，他藏在乌衣巷中，他敢在大白天跃入王府花园，显是有所仗恃，相信能快速的隐去身形，避开搜捕……”

常九突然接道：

“那是说，这座花园之中，还有一条地道了？”

谭三姑道：

“老身在此住了数年之久，常在夜间指点郡主武功，如果另有一条地道，老身不会全无所知。”

常九道：

“前辈记忆之中，是否有可疑之处？”

谭三姑沉吟了一阵，道：

“大概有一个多月之前吧！那夜无月，老身在花园中指点郡

主武功，似有人在暗中窥伺，老身追踪而去，已不见人踪？”

张岚道：

“在什么地方？”

谭三姑道：

“那人似是逃入了东北方的宅院之中。”

张岚道：

“杨尚书的府邸。”

谭三姑道：

“老身曾经追入那座宅院，但见广大的宅院之中，一片黑暗，竟有着无从着手之感，想到此地都是公卿侯府，不便擅闯，只好退了出来。”

常九道：“昨夜之中，有人追入花园，而且通过地道，谭前辈是否知晓？”

谭三姑道：

“郡主告诉了我，老身才能在黑暗中查看一下诸位的举动。”

常九接道：

“昨夜三更时分，有人行过地道，也是老前辈了？”

谭三姑点点头，道：

“但老身只知道有人潜伏园中，但却不知道白羽令门中人，竟也混了进来？”

肖寒月一皱眉头，道：

“这件事情，当真是巧合了？”

谭三姑道：

“老身也有同感。”

肖寒月道：

“老前辈是否还会居住此地？”

谭三姑道：

“老身所以住在这等不见天日之处，因为它十分隐密，现在隐密已泄，老身明日和郡主谈过之后，再作决定。”

张岚吃了一惊道：

“谭前辈已答允出手相助，想来不会……”

“唉！老身能否留在此地，非本身能够作主，要看郡主的意思了……”

张岚还待开口，却被肖寒月挥手拦阻，道：

“既是如此，咱们也不便打扰了，就此别过。”

他说走就走，抱拳一礼，转身向外行去。

张岚从未见过肖寒月处事态度，如此决绝，呆了一呆，也行礼告辞。

一行人离开石室，进入地道。

常九道：

“怎么出去？”

肖寒月道：

“原路退出？”

王守义道：

“为什么不走地道出口，看看这座地道，究竟通往何处？”

肖寒月叹息一声，道：

“如若地道出口，在王府内院，郡主的住处呢？”

王守义呆了一呆，道：

“对！原路退回。”

常九带路，退出了地道。

张岚虽未阻止行动，但紧绷着一张脸，不悦之色，形诸于外。

王守义道：

“肖兄弟，现在到哪里？”

肖寒月道：

“要他们填上挖的坑道，撤去四周的人手，咱们回赵府中去。”

张岚一直忍着，到了赏花轩，再也忍耐不住，道：

“半途而废，填上坑道，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

肖寒月道：

“咱们留在王府，张兄准备如何追查下去？”

张岚道：

“这个……”

肖寒月道：

“见到了白发龙女，咱们已经无法追下去了。”

“为什么？”

肖寒月道：

“因为，谭三姑已经堵死了我们的线索……”

常九接道：

“那条岔道，不可能是一条废道，昨夜中行过地道的人，也绝对不只一个，白发龙女谭三姑没讲实话！”

张岚吃了一惊道：

“你们是说谭三姑和是白龙是一伙的？”

肖寒月道：

“谭三姑是不是白龙一伙的，在下不敢妄作论断，不过，谭老前辈言不由衷，有所掩饰，绝不会错。”

张岚道：

“白发龙女在江湖上一向侠名卓著怎么会……”

肖寒月接道：

“张兄，不妨仔细想想谭三姑的话，是否有很多矛盾之处，她避居王府中花园密室里，为了躲避白羽令门中人，但她知道我们潜伏花园，却不知道白羽令门中人出现，以白发龙女的武功，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

张岚道：

“对！想一想，确实有些可疑！”

肖寒月道：

“咱们行动太快，而且未找地道进口，挖了一条坑道进来使她准备不及，如非常兄找出密室暗门，谭三姑就不会见咱们了。”

张岚道：

“不知道七王爷是否知道这件事情？”

肖寒月道：

“至少郡主应该知道。”

王守义道：

“唉！看来这件事，麻烦大了……”

常九道：

“王府郡主，豪门千金，怎会和江湖人混在一起。”

王守义道：

“现在，我已经不知道，这件案子，是不是还应该查下去了？”

常九道：

“哼！做官的人，见了更大的官，自然是害怕得很。”

张岚道：

“肖兄弟，你看，这件事，是不是应该告诉七王爷？”

王守义抢先接道：

“如果没有七王爷的支持，这件案子根本没办法查下去，杨尚书、李将军不论那一个，应天府都招惹不起。”

张岚吁一口气，道：

“有白发龙女谭三姑这样的高手，隐身在王府之中，我这个总教席就变成了聋子耳朵，也该提出辞呈了。”

常九道：

“怎么？两位把我们请出来，自己却打起退堂鼓了。”

张岚苦笑一下，道：

“常兄放心，张某辞去了王府教席的名义，会以江湖人的身份参与此事……”

常九道：

“好！难怪张兄在武林中受人尊敬，果是一诺千金。”

王守义苦笑一下，道：

“张兄，你可以辞去王府总教席的名义，可是我……”

常九道：

“你就不能辞去总捕头的身份吗？”

王守义道：

“张兄是客卿身份，一定要辞，七王爷也没有办法留他，但应天府的总捕头，是国家设的职位……”

常九道：

“你一定要辞，难道应天府还会把你关起来不成。”

王守义道：

“应天府也没有权力批准我的辞呈，一定要辞，得刑部核准，

这就不是三五个月办得好了。”

肖寒月道：

“其实，王兄以应天府总捕头的身份参与，办起事来，方便多了。”

王守义道：

“官方身份，有方便，也有束缚，杨尚书、李将军、应天府正堂，他们也不会放在眼中，何况我这个总捕头，说到七王爷府邸，借给应天府两个胆子，也不敢下令搜查，老实说到现在这个局面，应天府已无能为力，谈到品级体制，你们不能随便进入要员府邸，不过，你们私人行动，抓住了，以律治罪，抓不住，算你们运气好……”

常九怒道：

“听口气，你好像还要反脸成仇，准备抓我们了。”

王守义叹口气，道：

“难说啊，杨、李二府，如果有人报案说，家里有了飞贼，黄知府一定会派我出动抓人……”

常九道：

“好啊！我来金陵，可是你和张兄传讯邀我来的，现在，你把我当飞贼看，这是什么世界呀！可真是麻子不叫麻子，叫坑人哪！”

肖寒月笑一笑，道：

“王兄，如若七王爷还支持这件事呢？”

王守义道：

“那就好办了，七王爷如肯撑腰，应天府会全力以赴。”

但闻步履步声响，赏花轩木门被人推开，赵幽兰一身黑衣，

缓步行了进来。

这时，正是子夜时分。

张岚怔了一怔，道：

“赵姑娘，还没有休息？”

赵幽兰笑道：

“诸位为家父的事，日夜辛劳，幽兰心中十分不安，适才下厨准备了几样小菜，以供诸位霄夜，杏花，把霄夜送上来！”

杏花、赵福应声而入，摆好酒菜，悄然退下。

赵幽兰伸手拉过一张木椅，在肖寒月的身侧坐下。

室中立刻静了下来，群豪你看我，我看你，一时之间，谁也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赵幽兰若有所思的，道：

“诸位可是要商谈什么？贱妾不便参与……”

肖寒月接道：

“我们确是遇上一些难题，正在研究对策……”

突然住口，凝神倾听一阵，接道：

“王兄，这花园之中，可有巡夜的人？”

王守义道：

“有……不过……”

但闻一声凄厉的惨叫。传入耳际，拖着长长的余音。划空而去。

张岚道：

“来人已近花轩三丈之内了。”

何刚、韩伯虎同时离位而起，飞扑花轩室外。

常九道：

“应该有两个人，我还以为是王兄埋在花轩附近的暗桩，没有理会……”

地鼠门中，果然有异于常人的警觉。

这时，何刚、韩伯虎已抬着一个身着黑色夜行劲装，背插单刀，头上戴着一顶特制帽子的大汉，行了进来，帽子遮住了头脸，只露出两只眼睛。

何刚放下了黑衣大汉，道：

“这家伙受了伤，躺在三丈左右的花丛下面。”

王守义奇道：

“什么人伤了他？”

他心中明白，绝不是他派在赵府中巡夜的捕快们下的手，因为，这黑衣人全身不见外伤。

但闻人声嘈杂，十几个捕快，弓上弦，刀出鞘地跑了过来。大概是，那声惨叫惊动了这些巡夜捕快，赶来查看。

王守义挥挥手，喝令捕快退下。

张岚缓缓行到了那黑衣人的身前，拉下特制的帽子，道：“服毒自绝？”

灯火下，只见那黑衣人面上泛起了一层黑气，果然是中毒之征。

常九翻动那黑衣人的身子查看一阵，道：

“全身不见伤，又不象被人点了穴道，更没有自绝的理由……”

王守义接道：“死了没有？”

常九摇摇头，道：

“好像还活着？”

肖寒月道：

“赵姑娘，能不能瞧出来他中的什么毒？”

赵幽兰站起身子，行近黑衣人，瞄了一眼，道：

“不要紧，吃点药就会醒过来……”

取出一个玉瓶，交给肖寒月，接着道：

“服用一粒。”

肖寒月打开瓶塞，倒出一粒红色丸丹，虽非什么灵丹妙药，但可解十几种毒性，就算药不对症，眼下也不会伤人。”

肖寒月未再多问，收好玉瓶。

常九已由肖寒月的手中，取过丹丸，右手捏开那黑衣人的牙关，把丹丸投入黑衣人的口中。

片刻工夫，黑衣人忽然挺身坐了起来。

似乎是都未料到，赵幽兰的药物，竟有如此的神效，常九及时出手，在那黑衣人的神志还未完全清醒的时候，点了他三处穴道。

就这一阵工夫，那人脸上的黑气，已然消失不见。

“好药！看来幽兰姑娘的医术，似不在令尊之下了。”

张岚赞美地说。

赵幽兰神情平静。对张岚的赞美之言，没有喜悦，也未谦辞。她有了很大的改变，只不过，张岚、王守义也未发觉罢了。

常九手中已多了一把匕首，望着黑衣人，道：

“只要回答我三句话，我就放了你……”

黑衣人道：

“我只想知道，你们用什么方法伤了我？”

常九微微一怔道：

“你不知道？”

事实上，常九，张岚等在场之人，都不知道，这黑衣人，是怎么晕倒在花丛之下。

黑衣人道：

“我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暗器……”

常九接道：

“你总算开了眼界。”

黑衣人道：

“能不能告诉我，那是什么暗器，来的是那样无声无息？”

常九道：

“可以，不过，你要先回答我们的问话……”

黑衣人摇摇头，道：

“我不能回答你们什么，因为，我知道的不多……”

王守义道：

“尽你所能吧！”

常九道：

“你不是很想知道你受伤的经过吗？”

黑衣人苦笑一下，道：

“看来，你们是不会告诉我了，我相信，我们掩蔽的很好，我受过这种特殊的训练，居然被你们发觉了，而且，在我们高度的警觉中，会伤在一种神秘的暗器之下。”

王守义道：

“你们来了几个人？”

黑衣人道：

“两个。”

王守义道：

“目的呢？”

“掳走赵姑娘，如果无法捉到活的，那就杀了她。”

王守义怒道：

“赵姑娘和你何怨何仇，为什么要杀她，你们眼中还有王法吗？”

黑衣人苦笑一下道：

“我们是奉命行事，既然失手被擒，如何处置我，悉听尊便了。”

说完，闭上双目，神色平静，一副从容就义的样子。

赵幽兰突然插口道：

“你们根本不认识我，如何对我下手？”

黑衣人睁开眼睛，打量了赵幽兰一阵，道：

“我们看过你的画像，而且画得很像，就和你本人一样。”

肖寒月道：

“你认识白龙？”

黑衣人道：

“白龙……”

沉思了一阵，摇摇头道：

“不认识，我认识的人很少，就算我们在一起学艺的人，彼此之间也保持了相当的距离。”

常九道：

“我明白了，你们只是被人训练成一批神秘的杀手。”

“黑衣人点点头，流下两行泪水，又闭上了双目。

肖寒月道：

“他能留出泪水来，证明他良知未泯，对这种杀手的生涯，十分厌恶。”

张岚道：

“好！先把他关起来。”

赵幽兰轻轻叹息一声，道：

“人与人之间，为什么要如此的相残，而且，彼此之间无怨无仇，相距却又是那么的遥远”

张岚道：

“怀璧其罪啊！姑娘，令尊的绝世医术，是招来这场大祸的原因。”

“我爹因医术精湛，招来大祸，但他们派人杀我，又是为了什么呢？”

张岚一下子被问住了，幸好王守义接了口，道：

“姑娘，这要怪案子追得太紧，对方大概想釜底抽薪，一了百了。”

肖寒月神情肃然的道：

“杀人灭口，祸连一家，当真是其心可诛了。”

王守义脸上一热，道：

“所以咱们要全力保护赵姑娘的安全，这方面，我看要肖兄弟多尽心力了。”

“我会全力以赴，要不是赵大夫丹心妙手，恐怕我尸骨已寒了。”

张岚忽然放声笑道：

“幽兰姑娘，令尊被抓一案，王总捕头确已尽全力追查，但案情变化，奇峰迭出，牵连之大，却是出人意外，不过，你可以

放心，张某人既然插手这件事，一定全力追查下去，就算拼了这条老命，亦是在所不惜。”

赵幽兰深深一福，道：

“多谢前辈垂顾，贱妾亦作了准备，为救家父，不惜倾家荡产，我已吩咐他们必要时变卖一切产业，需钱之处，前辈不用吝惜，吩咐一声，贱妾立刻奉上……”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

“至于保护贱妾一事，倒不劳诸位费心……”

肖寒月急道：

“赵姑娘，事情已经摆明，他们要杀你灭口，你……”

“我会保护自己……”

赵幽兰黯然笑道：

“肖兄别忘了，我是赵神医的女儿，爹把精湛的医术，用在济世活人上面，幽兰不肖，却把学到的药理、医道，用在保命上面，不用为我安危担心……”

目光一掠张岚、王守义，道：

“诸位请慢用，贱妾告退了。”

转身行出赏花轩，消失在夜色之中。

王守义看了黑衣人一眼，道：

“听到没有，你们要杀的赵姑娘，一个富家千金弱女子，竟被你们逼得走投无路，情急拚命了。”

黑衣人口齿启动，欲言又止，长叹一声，又闭上双目。

肖寒月心中一动，低声说道：

“王兄，把他押入地窖，和武凤姑娘关在一起。”

王守义先是一怔，继而点头，招来两个巡守捕快，亲自把黑

衣人押送地窖。

张岚目睹王守义走远，摇摇头，道：

“肖兄弟，这件案子，恐怕应天府办不下去了！”

肖寒月道：

“张兄的意思呢？”

张岚道：

“我已经答应了赵姑娘，不会中途缩手。”

肖寒月道：

“如果涉及王府呢？”

张岚道：

“明天，我去见七王爷，辞去总教席职位，不过，就我在王府中三年观察所得，七王爷宅心仁厚，不象是……”

张兄……”

肖寒月接道：

“事情还未明朗之前，张兄这个王府总教席的职位，作用很大，用不着忙着辞去，小弟之意，张兄不妨就我们数日来所见所闻，探探七王爷的口气，再作定夺？”

“对！先看七王爷的态度……”

这时，王守义回到花轩，大家入座，满桌佳肴美酒，王守义却有着食难下咽的感觉。

常九三不管的自食自饮，一连喝了三杯酒。方放下筷子，道：

“这件事，实在奇怪，我想破了脑袋，就是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张岚道：“什么事？”

常九道：

“那黑衣人究竟怎么伤的，难道这赵府之中，还会有什么高人在暗中协助么？”

这正是所有在场之人心中的疑问，常九提了出来，顿然一室讶然，但谁也接不上口。

常九吁一口气，又道：

“我仔细的查看过，那黑衣人身无外伤，也不是被人点了穴道”

张岚道：

“他是中毒晕倒？”

常九道：

“不错，但他如何中毒呢？”

王守义道：

“赵姑娘一粒丹药，中毒人立刻苏醒，显然是对症之药，难道下毒的人，就是幽兰姑娘？”

张岚道：

“这个，不太可能吧？她一个不会武功的弱女子，就算有一手调配毒药之能，也无法把药物掷出伤人呀？”

常九道：

“这就叫人百思难解了，我常某人在江湖上行走数十年，遇上的奇事很多，莫非赵姑娘是一位深藏不露的高人，连咱们全都被骗过了。”

王守义摇摇头，道：

“赵姑娘不会武功，天下真有一种奇药，能使一个不会武功的人在短短数月之中，成为一个武林高手。”

这自然是不可能的事情，常九皱眉不语。

王守义目光转到了肖寒月的身上，道：

“肖兄弟，对此事有何看法？”

“赵姑娘不会武功……”

肖寒月接道：

“但那致人晕迷的药物，却可能出自赵姑娘的调制，至于如何使那黑衣人中毒晕倒，那就叫人莫测高深了”

研讨不出一个结果，事情就显得诡异莫测，本来，娇弱不胜的赵幽兰，却突然间，被笼罩在一层神秘之中。

仔细想想赵幽兰的举止，实也有很多不可思议之处，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少女，却毫不畏惧江湖中第一流的杀手追杀，当然，她不会相信守在府中的捕快能保护她的安全，一种什么力量，使她自信有自保的能力？

## 第七回 七煞剑法

肖寒月回到住处，已是四更时分，日来工作紧张，智能、体力，都有消耗，但精神健旺，毫无睡意，想到对方派来的杀手，个个武功高强，赵幽兰如何自保，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

一股急于一探究竟的行动，油然而生，挺身而出，熄去火烛，行出卧室。

赵府之中，戒备森严，有很多怀抱连珠匣弩的捕快，埋伏在暗影之中，另有张杰、罗镛，分成两组，各带三人，夜间分班巡逻。

这些人，也许无法阻止第一流的高手潜入，但王守义却已是尽心安排。

肖寒月步出卧室，行约十步，张杰忽由暗影中迎了出来，道：“肖公子还不休息？”

“张兄辛苦了……”

肖寒月低声道：

“这里戒备很严，敌人却能轻易混了进来，以你的丰富经验来看，毛病出在那里？”

张杰苦笑一下，道：

“一是我们的人手不足，赵府地方太大，三十个人分成两班，暗桩分布不够严密，第二是来人武功太高，行动灵活快速，刚才，我和罗镛又都不在……”

肖寒月接道：“这方面有没有办法改进？”

“有！我已对总捕头提过，如果不能增加人手，就想办法调整一下，防守的区域，集中人力在重要地方。”

肖寒月道：“对！最重要的是要保护赵姑娘的安全。”

张杰低头不语，沉默了一阵，道：“肖公子，赵姑娘很奇怪……”

“奇怪？张兄是说……”

“赵姑娘住在一个小跨院中，自然，那地方也是我们保护的重点，但她却交代我们，不能接近跨院四周一丈之内。”

“为什么？”

肖寒月大感讶异。

张杰道：

“不知道，她这么交代了，我们只好转告防守在跨院四周的同伙兄弟们，不过，有一位兄弟，无意中接近了跨院，忽然身子一麻，晕了过去。”

肖寒月停下了脚步，道：“以后呢？”

张杰道：

“后来，赵姑娘的贴身丫头杏花出来了，拿出一颗丹丸，晕倒的那位兄弟服下去，立刻醒了过来，杏花又拿出了四十片金叶子，要他分给赵府中守卫的兄弟们。”

“这是怎么回事？那个人怎么晕倒的？”

张杰道：

“我问过那位兄弟，他自己也不太清楚，好像小腿上忽然一疼，人就晕了过去。当然，兄弟们都知道了这件事情，再加上赵姑娘出手大方，大家都遵守着这条约定，防守在小跨院一丈外的

地方。”

肖寒月道：

“张兄没有追查下去？”

“怎么追查！”

张杰笑一笑，道：

“受了伤的当事人，都说不清楚原因，要问内情，只有问赵姑娘和杏花了。”

肖寒月点点头，道：

“说的也是。”

张杰道：

“这件事，我没有告诉头儿，因为杏花再三嘱咐，那些金叶子是赵姑娘送给守卫兄弟的一点意思，不要张扬出去，当时，我和罗镋在乌衣巷里埋伏，那些金叶子，他们已经分了，很难再要他交交出来。”

“这不要紧，赵姑娘自动拿出财物，慰问兄弟的辛劳，受之无愧！”

张杰吁口气，道：

“肖公子如此说，我就放心了，四十片金叶，每一片重有五两，是很大的手笔，守卫兄弟人数不多，所得都很实惠，对保护赵姑娘的事，自然会格外卖力，心中也都对她十分佩服……”

“只是佩服？”

“自然也有一些猜测之言？”

这才是肖寒月要听的重点，点点头，道：

“都猜测些什吗？”

张杰道：

“他们说赵姑娘是一位深藏不露的高人……”

肖寒月笑一笑，接道：

“只是这句话？”

“再说下去，就有些匪夷所思，怪力乱神了？”

张杰吁一口气，接下去道：

“兄弟们传说赵姑娘习过茅山真经，所以具有法力……”

肖寒月奇道：“茅山真经是一本书？”

“是！一本流传在民间的奇书，据说，这本书有役鬼逐狐之能，剪纸成鸟，撒豆成兵，是一本人间奇书。”

肖寒月道：

“真有这样神奇的书吗？”

“这就知道了……”

张杰摇头，道：

“茅山真经这本奇书，流传很广，但真正看过的人，却是从未听过，那是超出了武技、功力、暗器、剑法的一种神异的力量，一种莫可言喻的玄奇传说。”

肖寒月道：

“这个……”

“肖公子，这只是传说，正像流传于江南的一个传说一样，赵大夫有为人续命的才能。”

肖寒月沉吟了一阵，道：

“多承指教，张兄很忙，小弟不打扰了。”

转身回房而去。

“肖公子……”

张杰追了一步，道：

“这世间很多的奇异传说，但可以相信的不多，赵姑娘跨院的神秘，被兄弟们妄加猜测地加以渲染，其实，我也不相信这些事情。”

“我明白张兄的意思，这些事情在下听过就算，不会告诉别人。”

张杰道：

“肖公子，难道没有一探玄奇的想法。”

肖寒月道：

“好奇之心，人皆有之……”

“只要行近跨院禁区……”

张杰道：“就可真相大白了。”

肖寒月微微一笑，道：

“张兄，赵姑娘精通药理，赵府中存有着天下最齐全的药物，幽兰姑娘调配一些药物，分布在跨院四周，使人在不知不觉中，为毒所伤，自然是大有可能的事。”

张杰凝思了片刻，道：

“有道理，肖公子请休息吧！”

张杰的如意算盘想是借肖寒月的力量，一探跨院之密，解去心中之疑，但肖寒月似有意规避。

事实上，肖寒月最关心的是赵幽兰是否真的有自保能力，这方面张杰已给了他肯定的答案。

赏花轩中的气分沉闷，王守义，肖寒月相对而坐，但谁也没有说话。

其实，两人心中都有很多话想讲，只是谁也不知道如何开口。

王守义终于忍不住了，轻轻吁一口气，道：

“肖兄弟，这件事，你有什么打算？”

肖寒月道：

“等张兄回来，咱们先了解一下七王爷的态度再说……”

王守义接道：

“对！肖兄弟，你不但是文武全才，而且，还能体谅朋友的苦衷，难得啊！难得。”

肖寒月微微一笑，道：

“王兄，其实，你也用不着为这件事发愁，官身不自主，如有为难之处，尽管放手，我想赵姑娘也会谅解。”

王守义道：

“目前的情势已很明显，这件事如果牵涉上王府，就算我王某人拚了脑袋办下去，知府大人也不会答应，如果没有七王爷的支持，应天府也没有能力找上杨宅、李府……”

话到此处，突然顿住，双目却凝住肖寒月的脸上。肖寒月笑一笑，道：

“王兄，说下去！”

王守义道：

“肖兄弟咱们一见如故，但官场的事，不是江湖，凭武功快意恩仇，这中间牵扯的太过广泛，如果肖兄弟能劝劝赵姑娘……”

“劝她不再追查赵大夫的下落……”

肖寒月叹口气道：

“这种话，让我如何说得出口？”

王守义道：

“放弃了追查，还有别的办法，掳走赵大夫的人，意在长生神丹，只要赵姑娘肯合作，把药物配出来，赵大夫自然不会受到伤害。”

“这倒可以试试，只是，这件事，和什么人谈呢？”

肖寒月提出了疑问。

“武凤，关在地窖中的武凤，是最好传达消息的人，不过，张总教席和我，都不能出面，私底下疏通、谈判，恐怕要你肖兄弟出面担当了。”

“能得如此，在下是义不容辞，不过，王兄，寒月也有一事请教。”

王守义苦笑一下，道：

“请说吧！”

肖寒月道：

“如若谈判不成，双方闹出了兵刃相见的局面，王兄会不会反过来对付我们？”

王守义道：

“果然不出我所料，肖兄弟，你这反手一记，还真叫我招架困难，这么办吧！如果，这件案子办不下去，我立刻称病告休，闭门谢客，这件事不到水落石出，不再出山。”

“好！就这么一言为定，以茶代酒，我敬王兄一杯。”

肖寒月端起茶杯。

“生受了，请！”

王守义端起茶杯一饮而尽。道：

“肖兄弟，这是最坏的打算，希望七王爷，仍然支持这件事情，我王某人也是轰轰烈烈的，办一件震动天下的案子，然后，该

辞去这个总捕头的职位了。”

肖寒月道：

“家母要我苦读经书，求取功名，幸好小弟读书未成，如果真要得了一官半职，很多事恐都难率性而为了。”

“肖兄弟，伴君如伴虎啊，官场中事，繁文缛节，禁忌重重，那能得随心所欲，放情任性……”

这时，张岚突然大步行了进来。

王守义、肖寒月同时站起身子。

张岚神情凝重，自己倒茶喝了一口，缓缓坐下，看看肖寒月，摇摇头，叹了口气，道：

“真是岂有此理！”

王守义替张岚冲满茶杯，道：

“张兄，七王爷怎么吩咐？”

“不准我的辞离。”

这究竟是好是坏？连善于察言观色的王守义，也被搞糊涂了，沉吟了一阵，道：

“也不准你插手赵大夫的案子了？”

“那倒没有……”

张岚吁一口气，说道：

“只是给我出了一个难题。”

王守义如释重负的笑道：

“只要七王爷支持这件案子，别的事，都好商量。”

“商量？……”

张岚瞪着王守义，道：

“怎么个商量法？”

王守义呆了一呆，道：

“莫不成还有更令人为难的事？”

张岚道：

“为难得很？”

肖寒月也被闹糊涂了，皱皱眉头，道：

“张兄，究竟是什么事？说出来，大家研究一下。”

张岚叹息一声，道：

“七王爷提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问题，问我能不能对付白羽令门？”

王守义呆了一呆，道：

“什么？七王爷也知道白羽令门？”

张岚道：

“一定是谭三姑说出来白羽令门的事，只是不知道她透过郡主说出，还是她自己告诉了七王爷？”

肖寒月道：

“张兄怎么说？”

“我不能欺骗七王爷，只好据实而陈，说出来白羽令门在江湖上的凶恶手段？”

王守义道：

“七王爷作何处置？”

张岚道：

“七王爷问我，用什么办法对付白羽令门，你们说，我该怎么回答？”

肖寒月苦笑一下，道：

“实在很难回答。”

张岚摇摇头，道：

“没有办法，我只好抬出你肖兄弟了。”

“我？”

肖寒月吃了一惊，道：

“对白羽令门的事，我是一无所知，我能告诉七王爷些什么？”

“唉！事情的变化，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我说你能对付白羽令门，不过是用来应急，却不料郡主突然开了口，竟要考核一下你的武功……”

张岚摇摇头，苦笑道：

“七王爷坐在一侧，也不加阻止，这就把我给窘在那里了……”

肖寒月道：

“不行，不行，我怎么能和郡主动手！”

张岚道：

“我已经答应了，你要坚持不肯，我也不能勉强……”

王守义接道：

“肖兄弟，你要是坚持不允，我看赵大夫这件案子，也无法办下去了。”

肖寒月苦笑一下，道：

“这个，在下……”

张岚接道：

“和谁动手，七王爷没有说，不过，答应了，就要作最坏的打算，除了郡主之外，还要对付谭三姑……”

“这是赶鸭子上架！谭三姑的武功何等高强……”

常九快步奔入花轩，接道：

“还要用车轮战法对付肖兄弟一个人。”

王守义冷冷说道：

“姓常的，我们在谈论大事，你不懂，就不要插嘴？”

常九道：

“我听得很清楚，难道……”

肖寒月接道：

“常兄请坐……”

目光转到张岚的脸上，接道：

“张兄，我答应，不过，官场中礼数繁复，小弟可是一片茫然，胜负之间，应该如何把握，还要张兄指点。”

“能胜不能败……”

张岚冷肃的脸上泛现出了笑容，道：

“能胜不能败，如果郡主出手，自然要手下留情，至于谭三姑，如果你力能所及，倒不妨给她一点教训。”

肖寒月道：

“伤了她？”

张岚道：

“最好是下下她的面子，如果收手不及，求胜第一，就算伤了她也不用有所顾忌。”

肖寒月道：

“我明白了，咱们几时动身？”

张岚道：

“越快越好，肖兄弟去坐息一下，咱们立刻动身。”

肖寒月道：

“不用坐息了，咱们现在就走。”

常九看看肖寒月道：

“你真的要和谭三姑动手？”

“无可奈何！常兄，事情逼到了头上，小弟不愿意也不行了。”

常九吁一口气，看着张岚，道：

“张总教席，谭三姑比白龙还要高明！”

张岚苦笑一下，道：

“我自知不是白发龙女的对头，如果不借重肖兄弟，你常九怎么样？”

王守义接道：

“常九，我说肖兄弟胜，你要不要赌一下？”

肖寒月忽然站起身子，道：

“张兄，王总捕头和常兄能不能去？”

张岚道：

“能！七王爷已经要人在牡丹厅中准备了香茗细点。”

王守义道：

“肖兄弟，去换件衣服……”

肖寒月行入牡丹厅时，七王爷竟然早已在座，白发龙女谭三姑、盈盈郡主，分坐在七王爷的两侧，四个佩剑侍卫，守护在牡丹厅外。王守义抢一步大礼参拜，七王爷却连连挥手，道：

“起来，起来，今天是以武会友，你们都是我的贵客，不用把我以王爷看待，我以私人身份参与，只是想开开眼界，诸位都请坐吧！”

口中说着，两道目光却一直在肖寒月的身上打量。

肖寒月换穿了一身天蓝劲装，猿臂蜂腰，身佩长剑，英挺中

带一股雅逸气质。

腹有诗书气自华，肖寒月满腹经纶，自然和出身江湖草莽的人物，大有不同。

朱盈盈也盯着肖寒月看，只看得芳心怦然一动，那日肖寒月扮作修花工人，布衣布履，脸上还抹了黑灰，那是浓云掩月，尘蒙明珠，一日之隔，两番相见，给人的感觉竟然是霄壤三别。

谭三姑也在暗中打量，发觉了肖寒月英华内蕴，目如朗星，修为之深，竟然是莫可预测。

张岚带几人入了座，望望肖寒月，道：

“王爷，这就是幕席所提的肖寒月。”

七王爷点点头，道：

“你读过书？”

肖寒月道：

“是！草民读书未成……”

盈盈突然接道：

“那习剑有成了？”

肖寒月想一想不该是太谦虚的时候了，笑一笑，道：

“回郡主的话，寒月不敢自谦，略有小成。”

郡主嫣然一笑，道：

“爹，你看他说话文诌诌的，那像江湖人嘛！”

七王爷正想开口，谭三姑已抢先道：

“肖公子，今年贵庚啊？”

忽然问到年龄上来，厅中人，都不禁为之一呆。

肖寒月道：

“这个重要吗？”

“很重要……？”

谭三姑说：

“一个习练内功入了大乘之境的人，可以驻颜益寿，掩去实际年龄。”

“原来如此……”

“肖寒月淡然一笑，说：

“寒月虚度十四年。”

谭三姑一扬双眉，道：

“说话要诚实。”

肖寒月道：

“寒月说的实话，老前辈可要晚辈起誓？”

谭三姑冷笑一声，道：

“事关重大，老身不得不查问清楚。”

“还有什么要问？”

肖寒月也有些恼火了，语气已显不善。

谭三姑道：

“老身查看过花树上留下的痕迹，确是蛇头白羽箭的形状。”

肖寒月道：

“本来就是，何须隐瞒？”

白羽令门中人逼得老身退出江湖，隐身石室，肖公子凭什么敢和白羽令门中人作对？”

肖寒月道：

“谭老前辈怕了白羽令门中人，难道要天下人，都害怕白羽令门中人不成？”

“肖公子好大的口气，老身传艺郡主，情意深厚，也深知白

羽令门中人，莫可理喻，如若无人能对付他们，又何必招惹那群睚眦必报的江湖狂人？”

肖寒月淡淡一笑，道：

“老前辈为郡主设想，出于爱护之心，在下十分敬佩，不过，你隐身王府，已替郡主招来了强敌，再说白羽令门中人如果真是无恶不作，为害天下，总要有人拔刀而起，阻止他们的凶焰。”

谭三姑忽然放下脸，微微一笑道：

“肖公子豪气干云，老身佩服，不过，对付那批狂人，需要的是深博的武功，精湛的艺业，但凭三寸不烂之舌，只恐怕无法惊退强敌，反而招来了杀身之祸，牵连所及，殃及池鱼，那就愚昧得可悲了。”

话已引入正题，肖寒月暗暗吁一口气，道：

“以老前辈的看法，什么样的人，才能对付白羽令门？”

谭三姑道：

“至少能过老身这一关的人，才有和白羽令门中人一战的能力。”

肖寒月道：

“老前辈早已存了一试在下武功之心？”

谭三姑道：

“菩萨心肠，霹雳手段。”

肖寒月道：

“请前辈赐教。”

盈盈郡主突然站起，道：

“肖寒月先过我这一关。”

肖寒月，点点头，道：

“好！郡主早和谭老前辈计议好了，在下恭敬不如从命。”

盈盈郡主一片天真，嫣然一笑，道：

“师父本来不答应的，是我再三要求，咱们到厅外动手，请吧！”

她口里说请，人却当先行了出去。

七王爷虽未阻止，但关心之情，溢于眉宇，也紧随而出，谭三姑、张岚、常九、王守义，也紧随出厅。

盈盈郡主已亮出了长剑，一付迫不及待的神情，道：

“肖寒月，快些亮剑。”

肖寒月和人动手数次之后，信心已增，笑一笑，道：

“在下空手奉陪……”

郡主冷哼一声，道：

“好！小心了。”

飞身扑上，一剑刺出。

肖寒月急急一闪，忽然间飘出八尺。

他只想避开一尺距离，但一动之间，竟然身如飘絮，远出意外。

郡主长剑连变，化作千锋，一片寒芒，急袭而至。

张岚、王守义、常九，只看得暗暗惊心，想不到千金之躯的一位郡主，竟然把剑练到这等境界，变化之妙，剑势之快，三人都觉着手中纵有兵刃，也不易接下。

何况，肖寒月手中无剑。

剑如龙蛇飞起，幻起一丈方园的光影，肖寒月被困入了一团剑光之中。

七王爷捋髯微笑，似对爱女的剑术成就，大感欣慰。

忽闻肖寒月大声喝道：

“郡主原谅，寒月得罪了。”

剑光敛收，忽然不见，握在郡主手中的长剑，忽然到了肖寒月手中。

没有人看清楚，肖寒月如何夺下了郡主手中之剑。

朱盈盈似是不相信剑被人夺了过去，呆了一阵，叹口气，道：“我练了七、八年的剑法，想不到竟是如此无用。”

她天真无邪，胜负之事，并不放在心上，出言自责，只是有感而发，肖寒月却听得大感愧疚，夺她兵刃，是否太过，双手捧剑，返还郡主。

朱盈盈微微一笑，收回长剑，道：

“你这空手夺剑的本领，肯不肯教给我？”

七王爷急急接道：

“盈儿回来，不许胡闹。”

朱盈盈对肖寒月眨眨眼睛，退到七王爷的身侧。

这时，张岚和王守义心中高兴万分，但两人却都强忍着，不使喜悦外露。

常九却是看得惊讶莫名，他知道肖寒月身负绝技，但高强如斯，却是大出意外。

谭三姑神情凝重地缓步行近肖寒月，道：

“肖公子果然高明。”

肖寒月道：

“一时侥幸罢了，老前辈请赐招？”

谭三姑道：

“老身也用剑，肖公子是否也要空手接我几招？”

张岚心头一震，忖道：“白发龙女，功力何等深厚，肖兄弟被她套住，可是大大的不妙，但又不便出言点破，心中空自焦急。

肖寒月道：

“在下不敢托大。”

张岚心中一喜，暗道：答得好，肖兄弟当真聪明得很。回顾王守义，王守义微微颌首，相对会心一笑。

谭三姑点点头，笑道：

“老身是一柄软剑……”

右手一扬，一道寒芒电射而出。

原来，谭三姑的软剑，竟然是藏在袖中。

肖寒月右手早已搭在了剑柄之上，右手扬动，长剑离鞘，寒芒飞起，急封来剑。

谭三姑手腕挥转，软剑伸缩如电，倏忽之间，连攻了二十七剑。

二十七剑，分攻向二十七个不同的方位。

但肖寒月竟然站在原地未动，挥剑封架，连封了二十七剑。

两个人的剑势，都是异常快速，一旁观战之人，只见双方的剑光，连绵飞旋，根本看不清楚他们的攻拒剑势。

谭三姑连续攻出二十七剑之后，剑势突然一缓，同时向后退了两步，准备拒挡肖寒月的反击。

但肖寒月横剑平胸，并未还击。

白发龙女心中明白，自己连绵二十七剑攻势，天下能够接下的人不多，一般来说，都会以攻制攻的方法，来破解这种连绵快速的攻势。

但肖寒月却一反常态，静站原地不动，完全是防守的架式。

最使谭三姑讶异的就是，她一直瞧不出肖寒月的剑路，只觉他举剑对挡攻势，出剑、收剑，一招就是一招，剑招与剑招之间，完全没有连绵在一起的气势、变化。

似乎是，肖寒月全凭着锐利的眼光，正确的判断，看到谭三姑攻来的剑招，然后再举剑封挡，在谭三姑这样高手、快剑之下，几乎是一件绝不可能的事。

但肖寒月却做到了。

武林中一级高手相搏，能把连绵的招式，用快速的转化，把它连成一片，所谓刀刀如江河倒挂，剑剑似春蚕吐丝，接成一片刀网、剑幕，把敌手圈入了刀网、剑幕之中。

遇上了此等攻势，只有用两种方法破解，一种是以快打快，用相同的快速变化，亦结成刀网、剑幕，相与抗拒，另一种办法是千锋集一，突破网、幕，阻断敌人的攻势，争取先机，出手反击。

但肖寒月的打法，却是大违常情，好像是全采守势，敌人攻一剑，他就挡一剑，连连挡开了二十七剑。

“肖公子！怎不出剑还攻？”

肖寒月茫然一笑道：

“老前辈，如若你觉着在下已经通过考验，似乎可以住手了。”

谭三姑道：

“我见过你的防守剑招了，但我还没有见过你攻敌剑势。”

肖寒月道：

“一定要攻一剑吗？”

谭三姑脸色一变，道：

“一剑，难道你认为我一剑也接不下来？”

肖寒月吁一口气，长剑斜斜指向谭三姑，道：

“在下恭敬不如从命了。”

其实，肖寒月第一次用剑和人动手，虽有攻敌的剑招，但却不知该用那一招才好。

这时，谭三姑的神情，突然变得十分紧张，肖寒月长剑斜出，立刻透出了浓烈的杀气。

站在牡丹厅外的七王爷、王守义等，也感觉到一股无形的杀机，使人有种危机迫在眉睫的感觉。

剑芒颤动，肖寒月的长剑终于攻出了一招。

谭三姑右袖中疾飞出一道青虹，灵蛇一般盘身飞绕，化作一片青色光幕，但仍然挡不住肖寒月攻出的一剑，那颤动的剑芒，竟把谭三姑绕身的剑气震得四分五裂，一剑直入。

肖寒月心中警觉，急急收手，剑已见血，谭三姑暴退一丈，左肩衣衫洞裂，一股鲜血泉涌而出。

这一剑，似是扎的不轻，如非肖寒月及时收剑，这一下势非洞空肩骨不可。

肖寒月呆住了，想不到一剑竟有如此威势，伤人见血，心中大感不安。

事实上，全场震惊，七王爷缓缓吸一口气，保住王爷的架势，回头看看张岚，欲言又止。

谭三姑右手按住伤口，恭恭敬敬地说道：

“七煞剑招，你是剑疯子的传人！”

“剑疯子？我……”

朱盈盈奔到谭三姑的身侧，取出一方绢帕，包起谭三姑的伤

口，雪白的绢帕，立刻被鲜血染红。

肖寒月还剑入鞘，一抱拳，道：

“老前辈，在下艺有所宗，但恩师名讳，确实无法奉告，个中遇合，很难解说，不过，我师虽有残缺，但决非疯子，我伤了老前辈，十分抱歉，前辈可以责怪寒月，还请不要辱及我师。”

谭三姑奇道：

“你真的不知道传你武功、剑法的人是谁？”

“我师自号无名老人。”

“肖公子……不要误会……”

谭三姑解释道：

“天下高人，一招能伤老身的剑法，绝无仅有，除了七煞剑招之外，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剑法，当今武林之世，除了剑疯子之外，无人有此能耐。”

肖寒月吁一口气，默然不语。

七王爷望了张岚一眼，低声道：

“张总教席，请去查看盈儿师父的伤势，包扎敷药……”

“王爷放心，肖公子手下留情，这点伤势老身还承受得住。”

肖寒月苦笑一下道：

“王爷，谭前辈，寒月失手，搅扰了雅兴，就此别过了。”

抱拳，转身向外行去。

七王爷呆了一呆，很想叫住肖寒月，但他是王爷身份，平时一呼百诺，尊贵无比，一时之间，想不出适当措词。

张岚心中更是焦急，但见七王爷的僵硬的神色，也不知该如何处措。

“肖公子留步，老身……”

但见人影翩飞，盈盈郡主已飞跃而起，拦住了肖寒月的去路，道：

“你不能走！”

肖寒月道：

“郡主可是要拿下寒月治罪？”

朱盈盈嗤的一笑，道：

“你犯了什么罪啊？再说我也没有本领拿下你啊！”

她胸无成府，一片娇稚，说的话虽然觉着可笑，但却是心中所思，句句真实。

“噢……”

肖寒月脸上的神情轻松了不少，接道：

“那么郡主阻止在下的去路，是何用心？”

“我想请你留下来，因为，师父有很多话要对你说……”

她突然放低了声音，接道：

“我爹也想和你谈谈，只不过，他不好意思叫住你，但我看得出他的神色，爹的心事一向瞒不过我！”

“这个……”

肖寒月沉吟起来，动手试招，到了刃上见血的境地，留下来，有着一一种尴尬难处的感觉。

谭三姑已行了过来，道：

“肖公子，七煞剑招用出，例必见血，你宅心忠厚，老身受创不重，关于令师的另一个雅号，称作剑帝，剑道中的皇帝，那是无与伦比的尊称，直到他创出七煞剑招之后，这几招太过霸道，所以，江湖中人又称他剑疯子，虽然是有些讥讽的味道，但他一生嗜剑如疯如狂，非如此，也无法创出这等玄奇的剑法出

来。”

“原来如此，谭前辈见过家师吗？”

“没有！剑帝虽然名动天下，但见过他的人却是不多，他游戏风尘，居无定址，经常出现江湖，如清风过渡，无迹可寻，是一位市井大隐，算起来，恐已几十年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了，肖公子竟然得他垂顾，授以技艺实在是梦寐以求的奇遇。”

肖寒月轻轻叹息一声，暗道：惭愧，学得恩师一身技巧，今日才知道老人家一点来龙去脉。

朱盈盈一笑，道：

“好了，肖公子，我师父说的很清楚，你可以留下来了，请入花厅中谈吧！”

肖寒月道：

“在下阅历不丰，少不更事，处事待人急躁了一些，还望谭前辈多多原谅。”

谭三姑道：

“肖公子能冰释误会就好了，请入厅中坐吧！老身还有大事请教。”

肖寒月回到厅中，气氛顿然间和睦起来。

七王爷吩咐侍候的宫女送上精致茶点后，示意她们退出花厅。

话入正题，谭三姑看了张岚一眼，道：

“今日之事，出于老身的建议，但老身是为了王府的宁静，郡主的安全，如对张总教席有失礼之处，还望张兄原谅。”

张岚心中确实有些不愉快，但谭三姑几句致歉的话，顿时张岚心情开朗，谭三姑如此谦逊，张岚觉着面子十分光彩，哈哈一

笑，道：

“谭前辈言重了，殊途同归，大家都是为王府着想。”

谭三姑脸色一整，道：

白龙不过是一个杀手，纵然刀法凌厉，老身自信能对付他，但白羽令门中人就不同了，他们是一个诡异可怕的组织，人数虽然不多，但个个武功高强，而且他们配合佳妙，神出鬼没，胆大妄为，无法无天，一旦他们闹到王府中来，对付他们的确非易事，不过，现在有了肖公子这样的高手，情形又自不同了？”

她推崇肖寒月，不知道何故，盈盈郡主也听得十分高兴，目光一瞟肖寒月，嫣然一笑。

肖寒月却听得脸上发热，道：

“寒月全无对敌的经验、阅历，还得诸位多多指点。”

谭三姑道：

“白羽令门有多少人，大概江湖上没有人真的清楚，他们最可怕的，不是武功，是那种外形完全一样，作用不同的蛇头白羽箭，蛇头中有藏毒针，有藏磷火，最可怕是内藏爆炸的火药，不能封挡，不能手接，和他们为敌之前，必得先想个对付蛇头白羽箭的方法出来。”

肖寒月沉吟一下，不见有人开口，点头接道：

“这一点如果我们早作准备，我想总可以找出对付它的方法，白羽令门中人，除了蛇头白羽箭之外，不知道还有什么可怕的地方？”

“能对付蛇头白羽箭，白羽令门中人的威力，就减去了十之七八……”

谭三姑微笑说道：

“肖公子可是胸有成竹了？”

肖寒月回顾了常九一眼，道：

“常兄告诉过我蛇头白羽箭的利害，寒月已经开始思索，不过，尚未完全想好，待构思成熟，再和前辈研讨。”

这就是才慧，胸罗锦绣，思维有方，不同于江湖草莽人物的地方。

常九突然接口道：

“谭前辈，以你成就之高，难道真的不知道王府周围有江湖高人出没？”“知道一些，不过，老身一直认为是张总教席在训练王府侍卫的活动，未多留心。”

常九道：

“谭前辈觉得王府周围，哪里最为可疑？”

“这个……”

谭三姑沉吟了一阵，接道：

“在没有找出确实的证据之前，老身不便妄言。”

七王爷神情肃然地说道：

“难道王府周围，真的盘踞了一批江湖凶煞吗？”

常九道：

“不会错，至少，这王府附近有他们一处落脚的地方。”

王守义听得直出冷汗，暗道：这小子说话不知轻重，直来直往，冒犯了七王爷，怎生是好？

幸好，七王爷很有气度，笑一笑，道：

常壮士追踪寻人之能，天下第一，不知能不能找到他们落脚之处？”

常九道：

“应该不难，难的是这王府周围，都是公侯府第，常某人不能擅入追查。”

七王爷沉吟了一阵，看看张岚、王守义，道：

“你们可以查，在没有找出证据之前，我不便说话。”

王守义道：

“有王爷这道口谕，卑职自当全力以赴。”

七王爷淡淡一笑，道：

“小心一些，别要把柄落在别人手中。”

王守义道：

“是是是，卑职会加倍小心。”

七王爷看看王守义，道：

“江湖中人，以武犯禁，快意恩仇，自有朝廷的王法惩办，杀人偿命，但如江湖人和官府勾结一起，那就包藏祸心，事态严重了，我听说你办案的能力很强，但兹事体大，必须真凭实据，只要有凭证，你们尽管放开手追查下去。”

这几句话，给了王守义很大的鼓励，顿有着赴汤蹈火，万死不辞的感受。

肖寒月也觉着七王爷的确是一位值得去尊敬的人，他明辨是非，却又能礼贤下士。

谭三姑暗中示意，盈盈郡主立刻站起身说道：

“爹，娘还在等您吃饭哪！”

七王爷笑一笑，站起身子，道：

“好！你们谈谈，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地方，告诉张总教席一声就是。”

他心中明白，他们要研商行动细节，自己的王爷身份，对这

些事，确也有不便与闻之处。送走了七王爷，王守义大为振奋的道：

“过去，咱们全想的不对，七王爷如此支持，咱们却全尽往坏处想。”

谭三姑却忧形于色的接道：

“真要和白羽令门正面冲突，是一场凶险绝伦，异常搏杀，肖公子如有对付白羽令门的方法，请先说出来，先作准备……”

蛇头白羽箭那样霸道的暗器，人人都心存畏惧，厅中人的目光，都集中肖寒月的身上。

肖寒月淡淡一笑，道：

“在下想，如能制造出一种可挡暗器的铁伞，至少可减去蛇头白羽箭的部分威胁。”

张岚道：

“什么样的铁伞？”

肖寒月道：

“此伞制造不难，但需要一些巧手工匠……”

伸手由怀中取出一张白笺，摊在桌上，接道：

“钢片交错，用铁线结合起来，外面包上油布，伞骨亦用钢条作成，拿柄用两尺六寸的套管，内藏强力机簧，可以射出四寸以上的铁箭，机簧装在伞柄上，转动铁柄，连续可以射出六支铁箭，图样在下已经画好，照样打造即可。”

张岚拿着图样瞧了一阵，道：

“我立刻叫人打造。”

常九道：

“张兄，此事要绝对机密，不可泄露出去，才能收一击成功

之效。”

张岚笑道：

“这个尽管放心，保管是绝对机密。”

谭三姑道：

“蛇头磷火箭，见物即燃，最好多造几把，以备补充。”

张岚道：

“我要他们赶工，尽量多造几把。”

谭三姑道：

“张总教席，对付白羽令门中人那样的高手，不能寄望王府中的侍卫，再说他们还要保护王府，如能邀请一些帮手……”

张岚接道：

“如若以江湖上的方法办理，邀请武林同道参与，倒是不难，但此事涉及太广，只怕有所不便。”

王守义道：

对！咱们在办案子，不能惊动太多江湖中人，必要时，可以调动官兵。”

谭三姑沉吟一阵，道：

“我最担心的是王府受到惊扰，调一些精干官兵，多带匣弩弓箭，加强戒备，总是聊胜于无，但最重要的是咱们不能以王府作为发号施令的地方，老身太了解白羽令门中人了，一旦正面对上了，他们一定会展开反击。”

张岚看看肖寒月，道：

“肖兄弟，你看以永乐堂作为对敌发令的堂口如何？”

“应该可以，赵家已陷入旋涡，幽兰姑娘早已存毁家教父的打算了。”

谭三姑道：

“咱们分头办事，王总捕头，肖公子先回赵府，张岚总教席去赶制铁伞，老身安排一下，咱们天黑之前，在赵府见面。”

肖寒月早有着一探赵幽兰跨院神秘的冲动，但还是强自按捺下去，他没有去赵幽兰居住的跨院，却到了囚禁武凤的地窖中。

这些地窖，本是赵百年收存名贵药物的地方，建筑得很坚固，有内外两重铁门，四名捕快，分守铁门内外，肖寒月进入地窖，才发觉地窖中很舒服，地方宽大，还有床褥、棉被，一盏琉璃灯，照得一室通明，武凤和那黑衣人，各自盘膝闭目，坐在一张木榻上。

肖寒月大感奇怪的是，这两个人竟然未加捆绑，以两人武功之高，不知何以竟然不作逃走的打算，甘作阶下之囚。

肖寒月挥挥手，使随行入室的捕快退出去，道：

“武凤姑娘……”

武凤睁开眼睛，目光竟然十分平和，这又使肖寒月大感惊奇，原想武凤火爆的娇叱怒吼，并未出现。

“我只想知道，你们用的什么方法，废了我的武功？”

武凤带着一抹无可奈何的苦笑。

肖寒月怔了一怔，道：

“你被废了武功？”

武凤道：

“如果，我还有武功，岂会如此安分地坐着？……”

她语声一顿，接道：

“真奇怪，我怎么变了很多，照我的性格，我就是逃不出去，

也不会甘心这样活着，难道我连寻死的勇气也消失了？”

看她说话的神情，绝对正常，只是性情上有了很大得转变。

肖寒月暗暗忖道：难道这又是赵幽兰的手段？能使一个人的性情，在极短的时间内，完全改变。

心头震动，人却缓缓坐下了，吸一口气，使心情平静下来，道：

“早想来看你，可是事情太忙……”

武凤笑道：

“你还能活着来看我，也真是命大的很。”

确实遇上了几次凶险，不过，总算被我挡过去了。”

武凤双目盯注在肖寒月的脸上，瞧了一阵，道：

“真难为你了，见过文雀没有？”

“没有！”

武凤叹息道：

“希望她还好好的活着！”

肖寒月一呆，道：

“你是说……”

“我不知道，她没有完成任务，总是免不了要受惩罚，希望主人喜爱她，不要处罚得太重才好，我们从小在一起长大，情同姐妹，你把我抓住，为什么不把文雀也抓住呢？”

“我……”

肖寒月苦笑一下说：

“下一次，再见到文雀时，我一定把她也逮住，请她来这里陪你。”

武凤道：

“她比我聪明，希望她能保护自己……”

目光一掠那黑衣人，接道：

“这个人，也是你抓住的？”

“是我的朋友，不是我……”

“你们的力量似是也很强大，有很多高手……”

武凤笑一笑，接道：

“不过，你们绝对胜不了的……”

“为什么？”

“因为，主人是天才，巨人，势力庞大，手下高手如云，没有人能和他对抗！”

“武凤……”

肖寒月柔和地说：

“告诉我，谁是你们的主人？”

武凤摇摇头，道：

“我不会告诉你的，我不能出卖主人。”

肖寒月淡淡一笑，道：

“如果你们的主人真是无所不能，为什么不来救你？”

武凤怔了一怔，道：

“我……我想，我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生死不会放在主人的心上。”

“不要妄自菲薄，武凤，你有绝世容色，武功又好，是难得一见的才女……”

武凤接道：

“我如果武功好，怎会被你擒住，不过，我一点也不恨你……”

一闭双目，滚下两行泪水。

好好休息吧！过两天，我再来看你……”

肖寒月转身行到黑衣人的床前，接道：

“你叫什么名字”

“风七……”

黑衣人回答得很干脆。

肖寒月道：

“风兄……”

风七接道：

“我是风字组，第七号……”

肖寒月微微一怔，道：

“那兄台的真实姓名是……”

风七道：

“唉！有什么不同？都是一个人的代号罢了？”

肖寒月道：

“很大的不同，人之姓氏，上承于父，下传宗接代，一脉不绝，至于风七二字，那就如阁下所说，只是一个代号了。”

“在下惭愧……”

风七黯然接道：

“我只是一个杀手，说出真名实姓，徒使先人蒙羞，肖大侠不用追问了。”

肖寒月点点头，道：

“既是如此，风兄能告诉我些什么？自己说吧！”

风七摇摇头。

肖寒月心中忖道：他以杀手为羞耻，却又不肯说出内情，那

位主人，用的什么手法，竟然能把他们控制得如此严紧。摇摇头，道：

“风兄不愿多说，在下不勉强了。”

转身向外行去。

肖寒月回到住处，赵幽兰早已在室中相候。

细看赵姑娘，发觉她又见清瘦，脸色苍白，眉宇间，倦容隐隐。

赵幽兰举手摸摸鬓角，额颊，淡然一笑，道：

“是不是我的脸色很难看，唉！早知如此，我应该扑一些脂粉再来！”

肖寒月道：“你确实消瘦了不少，但却倍增清丽，幽兰姑娘，我担心的是你的身骨，这样下去，你如何能支撑得住。”

“我好忙，忙得没有时间休息……”

赵幽兰理一下鬓边的散发，缓缓接道：

“镜里怕见花容瘦，我不该来看你的，但我不自觉地来到这里，肖兄，我是不是已变得容色憔悴，人样支离？”

肖寒月道：

“你来的很好，正有很多事要告诉你。”

赵幽兰缓缓坐下，笑道：

“是不是守义和张岚要撒手不管？”

“不！他们不但不撒手，而且，还要全力追查这件案子，只是这件案子牵连的广大，却出了人意料之外？”

肖寒月详细的说明了事情经过。

赵幽兰沉吟了一阵，道：

“爹只是一个医术精湛的大夫，想不到却牵扯出如此大的风

波。”

肖寒月道：

“张岚，王守义心中顾忌已去，有七王爷作靠山，公私方面，都可以放手施为，我相信很快会查出内情，我担心的是你……”

赵幽兰接道：

“你真的很关心我？”

肖寒月道：

“当然，对方似是已把这股怨恨之气，发在了你的身上，一击未中，岂会甘心，最好你先找个地方躲躲……”

“我能躲到那里去，天下虽大，只怕已没有可容我安身之处了。”

肖寒月道：

“七王爷的府中……”

赵幽兰接道：“不行，七王爷肯为家父失踪一事出面，我已感激不尽，我怎能再妄想进入王府避难，如若因我避入王府为王府招来麻烦，那就百死莫赎了。”

肖寒月道：

“说的虽是，不过……”

“肖兄，我对保护自己的能力和信心，越来越有信心，只不过，还要你助我一臂之力。”

“只要力所能及，自当全力以赴。”

“传我练气的方法……”

肖寒月道：

“你要学武功？”

赵幽兰点点头，笑道：

“虽然晚了一点，但总比不学好些，我知道，学武功不是三两年能有成就，但我希望因学会练气术，使身体强壮一些……”

肖寒月接道：

“幽兰姑娘……”

“能不能把姑娘两字去掉？”

“好！幽兰，我练的内功，似是一种激进功夫，几乎要了我的命，如非令尊七针汇穴救我，只怕我尸骨已寒。”

“我懂医道，精通人骨经脉穴位，小心一些，应该不会出错。”

肖寒月道：

“我立刻传你打坐调息之法。”

赵幽兰温柔一笑，不避嫌疑地行人内室，登上木榻。

肖寒月虽然有点拘谨，但见赵幽兰落落大方，也就逐渐地放开胸怀，一面口述要诀，一面动手纠正赵姑娘的坐姿。

## 第八回 杨府探秘

赵幽兰果然是聪明绝伦的人，只用一个时辰左右，已完全领悟了口诀真传。

肖寒月想到当年那无名老人传授自己的内功对，花了四个时辰以上的时间，才完全记得真言，把一百一十七个坐息吐纳的动作，连成一体，老人直赞自己聪明，是练武的天才，但赵幽兰却在一个时辰之内，把三百六十个字的练功真诀，倒背如流，一百一十七个精确的动作浑成一体，达到了要求的效果。

骤然之间，发觉了一个聪明、才智高过自己数倍的人，肖寒月也不禁黯然一叹。

赵幽兰睁开双目，缓缓下了木榻，慢慢行近了肖寒月，低声道：

“是不是我太笨了，让你失望？”

“不！你很聪明……”

“真的……”

赵幽兰的脸上泛现起如花笑容，接着：

“希望你真心的赞美我。”

缓缓把娇躯偎入肖寒月的怀中。

肖寒月没有推拒，这位忽然间失去了欢乐、幸福的少女，以纤纤弱质，承担起沉重的担子，给人的感觉是那么楚楚可怜。

忽然间，肖寒月感觉到前胸处，衣衫濡湿，不禁一呆，道：

“幽兰，你哭了？”

抬起埋在肖寒月前胸的脸儿，赵姑娘双目中尤有着晶莹的泪水，道：

“肖兄，我好怕你会突然离去……”

肖寒月笑道：

“你怎会有这种奇怪的想法？”

“我不怕敌人强大，也不怕他们杀了我，我在爹爹那里学到了很多医学知识，在爹收藏的万卷医书中，得到了一些稀奇古怪的用药方法，平常看过，只不过多一些用作谈笑的常识，但现在，我却把它们用在实务上……”

“慢来……慢来……”

肖寒月说：

“说地仔细一些，你把用药的方法，用在实务上，是什么意思？”

“我配制了很多药粉，也用调配的药物养了一些……”

她突然住口不言。

望着赵幽兰，肖寒月有些茫然的道：

“怎么不说了，养些什么？”

赵幽兰道：

“你一定会讨厌那些东西，不过，他们很管用，等救出我爹之后，我就不再饲养他们了。”

肖寒月道：

“说了半天，你还未说明白，你养的什么东西？”

“蚊子，蜜蜂……”

肖寒月呆了一呆，道：

“蚊子、蜜蜂，他们能保护你？”

赵幽兰点点头，道：

“是真的，用些调配的药物，给它们食用之后，它们就有了克敌之能。”

肖寒月哦了一声，道：

“花园里那个黑衣人，是你用蜜蜂咬伤的？”

“不是蜜蜂，是蚊子。”

肖寒月哑然一笑，道：

“勿怪风七一直想知道是什么暗器伤了他，连张岚、常九那等经验丰富的人物，也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原来是被你养的蚊子叮的。”

赵幽兰道：

“我很惭愧，爹搜罗医书、奇药，是为了济世活人，我却用这些药物害人。”

肖寒月叹息一声，道：

“幽兰，这种事无可奈何，你是为了保命，如非你有这种丰富的药物知识，也许早被他们杀害了。”

赵幽兰长长吁一口气，道：

“你不怪我……”

肖寒月拍拍赵幽兰的秀肩，接道：

“怪你？为什么要怪你？你有自保的能力，我高兴还来不及。”

“寒月……”

赵幽兰抬起头来，两道明亮的目光，流露出无限深情，接道：

“这几个月的煎熬，我能够支撑下来，你可知道为了什么？”

肖寒月摇摇头。

赵幽兰道：

“因为有你！”

“我？”

“是的，你给了我反抗的勇气。”

肖寒月笑一笑，道：

“能得如此，是我之愿，幽兰，武凤和那黑衣人失去武功，也是你施的手段了？”

“不错，我在食物之中，放下了一些药物，可以使一个人筋骨软弱，不过，不会伤害他们，只要服下解药，很快可以复元。”

肖寒月沉吟了一阵，道：“那药物，还有没有别的作用？”

赵幽兰凝目思索一阵，道：“可能会使一个人性格变得和顺一些。”

肖寒月心中忖道：配制得法的药物，竟有如此强大之力，能使一个人武功消失，性格改变……”

赵幽兰轻轻叹息一声，道：

“我得走了，杏花一个人恐怕无法照顾！”

肖寒月道：

“幽兰，虽然你保护自己的能力强，但也要小心一些，江湖上的诡计、阴谋，防不胜防，你不会武功，尤要提防飞刀、毒针一类的暗器。”

赵幽兰点点头，取出一个白玉瓶子，道：

“这里有十二颗防毒丸，每一粒的效用，可以维持两个时辰，服下之后，可避毒蜂、药蚊的追袭……”

肖寒月接道：

“如是被毒蜂、药蚊咬伤的人，这药物能不能解救？”

“能！不过，一粒只能救一个人，但如用于防范，方圆八尺内，药蚊、毒蜂不近，挤一点，同时可以保护很多人，只是配制这种解药的主药，存量不多，不能浪费。”

肖寒月点头笑一笑，正想再问一些饲养药蚊的事，赵幽兰已先行接道：

“此事请肖兄暂守隐密，我走了。”

她回身急步而去。

想一想，也许赵姑娘有不便的苦衷，肖寒月也只好暂时按捺下好奇之心，掩上房门，运气调息。

谭三姑赶到赵府时，已是掌灯时分，王守义、肖寒月、常九、张岚，都已在赏花轩中等候。

韩伯虎、何刚、张杰、罗镛，也在赵府，只不过，他们带着一批精干的捕快，和重金聘来的六名镖师，分守在赵府各处。

既然，要把赵府作为发号施令的堂口，自然要加强防守，赵姑娘有银子，又不怕花，办起事来，自然容易，由韩伯虎出面，以一人每月五百银子的价钱，请来了金陵城中三家镖局内六位镖师，单是这一项开销，一个月，就要三千两银子。

谭三姑阅历丰富，目光锐利，一路观察下来，发觉赵府中的戒备森严。

事实上，韩伯虎、张杰等四人再加上镖师，十位相当不错的高手，配合着三十多精干捕快，防守赵府这片不算太大的地方，确也到飞鸟难渡的严密。

“这里的防守布置……”

谭三姑有些赞许的说：

“看起来比王府还要严密。”

张岚笑道：

“这里的方不大，呼应上方便一些。”

谭三姑道：

“不只是应天府的人吧？”

王守义道：

“班房的人，只能摇旗呐喊，最重要的还是张兄请来的几位朋友。”

“还请来几位镖局的镖师……”

张岚解释说道：

“金陵三家大镖局，每一家请了两位，虽然，他们不一定是镖局里武功最好的镖师，但他们接下了生意，一旦出了麻烦，总不能坐视不理。”

言下之意，是把三家镖局子也拖了进来，镖师挡不住的事，总镖头自然不能不理。

谭三姑苦笑一下道：

“也只有如此了，张兄，铁伞什么时间可以交货？”

张岚道：

“我要他们以最好的材料打造，明天可以先交二十把。”

谭三姑点点头，道：

“一共造了多少？”

“五十把。”

“应该够用了，肖公子设计的铁伞，既可保命，又可克敌，老身替它想了一个名字，叫作阴阳伞……”

常九接道：“好名字……”

“如果肖公子能再想出几招武功，配合阴阳伞的妙用，那就

威力更大了。”

肖寒月沉吟了一阵，道：“这方面寒月倒也想过，似乎只有一招剑法上的变化，可以套用，我已把它略作修正，不知是否合用？”

谭三姑道：“那必是一招绝世奇学，老身也想了三招变化，加上肖公子想出来的，把它配合起来，立刻传授给他们；不过，学的人一定要有相当的武功基础，才能在一两天，学习纯熟，应用克敌，这人选方面，得要张兄和王总捕头决定了？”

张岚道：

“老前辈和肖兄弟除外，我们在座三人，韩伯虎、何刚，大概可以，至于那六位镖师的武功如何？我不太清楚，要老前辈看看他们的武功再决定了。”

王守义道：

“应天府的人，只有张杰、罗镗可以试试，但还得谭前辈看看他们的身手再说？”

谭三姑道：

“肖公子那一招，老身要学。”

“不敢当，老前辈想的三招，寒月也要练习。”

谭三姑年纪虽大，性子却急，立刻把韩伯虎等十人，请入花轩，要他们当面献艺。

十人之中，韩伯虎武功最高，何刚次之，张杰、罗镗和六名镖师，都在伯仲之间，勉强可以。

谭三姑借用一把普通雨伞，先把三招变化演练一遍，虽只三招，除了韩伯虎很快学会之外，其余九人，耗去快一个时辰，才练熟悉，张岚、常九、王守义虽未下场演练，也都跟着比划，只

觉这三招和阴阳伞配合得十分佳妙，比自己的一身武功，高出很多，白发龙女之名，果非虚传。

肖寒月也暗中学习，他是难得的武学奇才，看过一遍，已了然于心。

学会谭三姑三招变化，肖寒月也传了一招，其变化之妙，和白发龙女的三招，又自不相同，虽是一招，却融合了防守、攻敌、和发射伞中暗器三个步骤，变化突如其来，全无脉络可寻，就连谭三姑也暗中练了几十遍，仍觉无法得心应手，其他的人，那更是拿捏不准，完全走样了。

练了半个时辰，没有一人练成，肖寒月虽然用心教导，仍是收效不大，不禁有些气妥，叹息一声，道：

“也许在下传授方法不对，倒是累了诸位啦！”

谭三姑笑一笑，对韩伯虎等人说道：

“肖公子这一招深博奇奥，恐非短时间，可见成效，你们记住要诀，自行练习吧！只要能练得三五成，就是你们的造化了，已过初更，不耽误你们时间了。”

韩伯虎等十人退去，肖寒月苦笑一下，道：

“在下惭愧！”

谭三姑道：

“别说他们了，连我都练得有些吃力，你的武功别具一格，和你练得内功配合，才能完全发挥，剑帝奇学岂是人人能够练的，他们之中，能练到五分成就，再和本身武功融汇，就够他们受用不尽了。”

事实上，张岚、常九、王守义，也都有着束手缚脚的感觉，但他们都能感觉到，那是很精奇的一招，暗中决定，痛下苦功，

把这一招学会。

谭三姑喝了一杯茶，道：

“这赵府之中，受到过袭击没有？”

王守义道：

“被发觉一次，生擒一人。”

谭三姑道：

“肖公子出了手？”

肖寒月摇摇头，道：

“不是。”

“噢！那是什么人？”谭三姑目光转动望着张岚。

“也不是我！”

张岚解释说。

谭三姑道：

“那究竟是何人出手？”

王守义道：

“老实说，那人怎么被擒，到现在，我们还是不太清楚？”

谭三姑怔了一怔，道：

“不太清楚，什么意思？”

王守义道：

“他们已突破警卫，潜入花园，但却被一种奇怪的暗器所伤

……”

“总该有一个施放暗器的人吧？”

王守义摇摇头，道：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无法找到那暗中帮忙的人？”

谭三姑沉吟了一阵，道：

“那人伤在什么样的暗器之下？”

王守义看看张岚，道：

“一种使人晕迷，失去抵抗能力的暗器。”

谭三姑颇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决心，接着道：

“那人怎么醒来的？”

王守义道：

“赵姑娘给他一粒解药……”

谭三姑奇道：

“你是说，赵姑娘给他一粒解药，人就醒过来了？”

“正是如此，赵姑娘医术，已得赵大夫的真传，不但能配制各种解毒药物，而且，也能调制一种迷魂药粉，以鬼刀侯玄那样的身手，也为那药物所制。”

王守义说得十分清楚，但谭三姑心中的疑问，却是越来越多，药物制敌，和暗器伤人，完全是两回事情，不禁一皱眉头，道：

“王总捕头，施放暗器伤敌，也是赵姑娘了？”

王守义道：

“应该不是，赵姑娘不会武功。”

事实上，王守义心中也是疑问重重，自己都不明白，如何能说得让人明白。

但肖寒月心中明白，只不过，不能说出来罢了。

“找出一点眉头没有？”

常九点点头，道：

“最可疑的是杨尚书的府第，不过，在下不便搜查。”

王守义道：

“杨尚书不在家中，只有杨夫人常住金陵，人口不多，怎么会……”

乌衣巷中三大宅院，如果七王爷没有问题，那问题就应该出在李大将军府第，一则是李家世袭武将，家传武功高强；二则是李大将军远在边关，李夫人大半时间随夫在外，只有李公子留在金陵，李公子年轻好强，惹过不少麻烦，而且交游亦很复杂，更可疑的是近一年来，一向呼朋喝友到处饮宴玩乐的李公子，突然间销声匿迹，深潜李府，足不出户的反常情形。

只听常九冷冷说道：

“错不了，除非杨府之中，也有一条地道，通往别处？”

谭三姑微微一笑，道：

“其实，七王爷府中那条地道，可以通入杨府中，不知何故，竟然为人封闭起来。”

常九道：

“老前辈不提出来，在下也不便多问，那条地道的出口，老前辈是否知道”

“知道，地道出口，就在郡主的书房之内……”

张岚吃了一惊，道：

“这岂不是太危险了？”

谭三姑接道：

“我来之前，已在入口处动了手脚，安排了防守的人。”

常九道：

“那条地道，建筑的年代已很久远，照我的看法，不但可以通过王府、杨宅、将军府三处宅院，只怕还会通往别处？”

谭三姑道：

“当年燕王南下靖君侧，建文帝……”

她突然住口，摇摇头，叹道：

“此乃是皇家的家务事情，不谈也罢，但那条地道，却是内接皇宫，源远流长，不过，大部分都被封闭、截断。”

常九点点头，道：

“这就对了，那地道可以并行数人，工程浩大，决不是武林中人，秘密建筑而成。”

张岚道：

“常兄，你究竟瞧到了什么？肯定了杨府可疑。”

“两个武林人物，进入了杨府之中，也许他自觉易容之术十分高明，但却无法逃过我常某人的法眼。”

王守义道：

“从那个方向进入？”

常九道：

“北面，虽和民宅相接，但中间隔有一条宽大的沟渠为界。”

“不错，那一条沟渠，划开乌衣巷中三大府第和一般民宅接连的界线，只有杨府一面临渠，常兄，可看到他们怎么越过的？”

常九道：

“他们飞越沟渠而入，直落入院墙之内，够明显了吧！”

王守义道：

“那条清渠，引有河水，深过九尺，宽近三丈……”

常九接道：

“对！一跃直入院墙之内，非绝佳的轻功不能办到，常某人就自知没有那个能耐，可是我亲眼看到，绝错不了。”

“如照官府的方法，应该如何？”

王守义道：

“证据不足，官府中人，无法下手。”

谭三姑道：

“那就采用江湖人的办法，咱们夜入杨府，查看一下。”

肖寒月道：

“几时动身？”

谭三姑道：

“不用急，最好先让他们派人来赵府之中，咱们以逸待劳，要进杨府探看，等拿到阴阳伞再去不迟。”

肖寒月道：

“那不是要两三天吗？”

“急也不在一时，一旦到了正面相对，恐怕是一场很惨烈的搏杀，白羽令门中人暗器，除了阴阳伞之外，恐怕无法抗拒。”

肖寒月暗暗叹息一声，忖道：看来，她对白羽令门中人，畏惧极深。

张岚道：

“天已不早，谭前辈，是否要返回王府休息？”

“不！由今夜，老身就住在赵府中了，张兄如果没有事，最好也留在这里，如果不把王府牵入漩涡，他们可能还会对王府心存顾忌。”

张岚道：

“我明白老前辈的意思，我让他们替老前辈准备一间静室。”

赵府虽然不太大也不算小，房屋甚多，谭三姑留下来，张崔、王守义，也都留了下来。

张岚取来了阴阳伞，谭三姑立刻下令练习，这些人中，以她

的辈份最高，很自然的，成了发号施令的人。

花了一天一夜的工夫，张岚、韩伯虎等，都把谭三姑传的三招，练习纯熟，但肖寒月那一招“风雷并发”，都是练得参差不齐，而且，练的形式不一，但也总算各有所获了，但却没有一个人，练得和肖寒月完全一样

但阴阳伞的妙用，各人却已体会，尽量把它溶合于自己的武功之中。

谭三姑在赵府住了三天，但一直没有和赵幽兰见过面，赵姑娘深居简出，一直躲在居住的跨院中，但已传出了话，府中一切事务，都由张岚作主，账房里准备好了数十万银票、金叶子，由张岚下令支用。

赵姑娘托张岚而不托肖寒月，实是经过了一番巧思，既显示了对张岚信托之重，却替肖寒月减去了不少的困扰。

第四天初更时分，谭三姑决定赴杨府一探究竟，选了肖寒月、常九、王守义、韩伯虎同行，留下张岚坐镇在赵府，但她却希望在去杨府之前，能和赵姑娘见个面谈一谈。

但张岚却代替赵幽兰回了话，赵姑娘身染微恙，至少还得三天才能出来拜见谭三姑。白发龙女心中虽不高兴，但也无可奈何，三更时分，带着肖寒月、王守义等一行五人，直扑杨府。

五个人都换上了夜行的装束，除了随身的兵刃之外，每人都带了一把阴阳伞，肖寒月设计此伞时，已经想到方便携带，可以折叠一处，藏在身上，用时取出，只要一抖，借机簧之力，很快张开。

这就使得艺业博杂的常九，大感佩服，肖寒月不但是习武上的天才，而且具有着创造机关之学的才华。

但行进那宽大的护府深壕时，谭三姑不禁一呆，估算自己的轻功，可以飞渡，但随行之人，是否能一跃而过，确实大成问题，如若常九说的是实话，一跃飞渡的人，确然是第一流的身手。

王守义回顾了韩伯虎一眼，低声道：

“韩兄弟，能不能飞跃而渡？”

韩伯虎苦笑一下，道：

“没有把握……”

肖寒月接道：

“如此宽阔，在下也没有一跃而过的把握，何况对岸没有接足之处，除非能飞渡深壕，越过围墙，一跃不及，只有跌落水中了。”

谭三姑回顾了肖寒月一眼，笑道：

“诸位既然没有飞越护府深壕的把握，只有绕道进入杨府了。”

“那倒不用……”

常九由身上取出一捆细索，接道：

“只要有一人能飞越此壕，把索绳系在围墙里面的大树之上，咱们就可攀索而过了。”

王守义看那索绳，细过烧香，一皱眉头，道：

“你这条细索绳，能不能承受着一个人……”

常九接道：

“这是上佳的蚕丝、银线合成，可以吊起三百斤的重量。”

谭三姑取过细索瞧了一眼，道：

“好！我先飞渡。”

暗提真气，腾空而起，一跃两丈多高，夜色中有如巨鸟掠空，

横渡近三丈的深壕，落入围墙之内。

肖寒月吁一口气，道：

“好身法……”

常九低声道：

“肖兄弟，你真的飞渡不过呀？”

肖寒月呆了一呆，道：

“我……不知道。”

借绳索之助，王守义、韩伯虎、肖寒月都轻易渡过，常九走在最后，收好索绳，跃下围墙，发觉了这竟是一座荒凉的花园。

园中高大的白杨，垂柳树下蔓生着及腰的杂草，占地约五亩大小，看荒凉凄清景象，似乎是这座后园，已经有多年没有打扫、修整过了。

谭三姑皱皱眉头，低声道：

“常九，你没记错吧？”

“不会错，连咱们进入杨府的路线，也完全一样。”

“怎么会如此的荒凉……”

王守义也有些大惑不解地说道：

“杨尚书圣眷正隆，杨夫人尚留金陵，什么原因，竟使府中花园如此荒芜，当真是不可思议了？”

常九右手高举挥动，以便在夜色中，使人看得清楚，此时夜阑人静，这荒废的花园中，目力所及处不见一点灯火，虽是微小的声息，仍可传出甚远。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注常九的身上。

常九示意群豪分散隐伏，立刻伏地倾听。

王守义和肖寒月处于一处，忍不住低声问道：

“肖兄弟，常九装模作样的，好像真会传说中的天视地听之术？”

肖寒月点点头，道：

“天视之术，我没见过，但常兄会地听，绝不会错……”

忽见静伏于地的常九，又举起一只手，左右摇动一下，立时缩入了一丛荒草之中。

王守义小心翼翼的转动目光，四下探视，却瞧不出一点迹象，心中暗暗骂道：常九这老小子，倒会捉弄人哪！

心念未息，呼的一阵劲风，掠顶而过，落在两丈外的荒草之中，着地无声。

那是一个全身黑衣的大汉，黯淡的星光之下，手中的长刀，闪动着冷森的光芒。

果然有人来了，王守义不禁暗叫一声惭愧。

只看那人如巨鸟飞落的身法，已知是一流高手。

黑衣人卓然静立，目光转动四顾了一阵，突然发出两声鸦噪般的鸟鸣。

余音未绝，连声衣袂飘风，两个黑衣人疾掠而至，和那先到的黑衣人会合一处。

原来那鸦噪的声音，竟是他们连络的信号。

三个黑衣人由三个方向现身，分明是听到什么警讯，围堵了过来。

肖寒月运足目力，发觉这三个黑衣人穿着衣服形式一样，手中的兵刃，也是一样细长如剑，但却是一面薄刃的长刀。

使用这种兵刃，能自然给人一种强悍、犀利的感觉。

肖寒月想到了杀手风七，似乎也是同样的兵刃。

难道这些黑衣人，也是风字排名的杀手？

三个黑衣人会合一处，并未交谈，只交换了一个目光，立刻分布成了一个三角形的阵势，相背而立，六道目光，不停向荒草中探视。

忽然，一个黑衣人飞身而起，扑向丈余外一处草堆，长刀过处，杂草纷飞。

一道剑芒飞起来，挡开长刀。

原来是韩伯虎隐身之处，被人发觉，那一刀十分凌厉，迫得韩伯虎拔剑拒敌。

黑衣人一语不发，长刀疾攻，一口气攻了十三刀，刀刀直取要害，凶险绝伦。

肖寒月目光过人，看得十分清楚，韩伯虎在对敌之中，连用了谭三姑传授的两招武功，那本是施展阴阳伞的招术，韩伯虎竟把它融入了剑法中施用，也幸得如此，仗此两招护身，才没有伤在对方刀下。

王守义虽没有肖寒月看得精细入微，但也看出了韩伯虎连连后退，处境甚危，正想挺身而出，喝止对方行凶，却被肖寒月一手按在肩上。

原来他身为捕头多年，每次办案缉凶，和对方动手相搏时，都堂堂正正的亮出身份，邪不胜正，倒也有相当的威吓作用，眼看韩伯虎不是黑衣人的对手，不自觉地要发官威。

忽见寒芒飞射，黑衣人凌厉无匹的刀势，全被接了过去。

原来，白发龙女谭三姑飞身而出，挡住了那黑衣人。

韩伯虎拂拭一下额上的汗水，长长吁一口气。

他被礼聘为威远镖局的副总镖头，也算是江湖上年轻一代

中的高才，经过多次凶险恶战，但从没有过今夜这等连还手机会都没有的搏杀。

韩伯虎也不过刚刚喘一口气，另外两个黑衣人已然由两侧疾扑而至，人未到，两只寒芒如电的长刀，分左右攻向韩伯虎。

谭三姑身躯横移三尺，长剑一展，接下左边攻来的一刀，力搏两个刀手。

韩伯虎不能逃避，只好接下右面黑衣人，又拚斗起来。

王守义低声道：

“韩伯虎不是敌手，我去助他一臂之力。”

长身而起，铁尺一挥，加入战圈。

这时，六个人分成两处恶战，谭三姑以一敌二，王守义、韩伯虎却以二敌一。

动上手，王守义才算真的领教了黑衣人长刀招数的凶厉，每一刀都是取命夺魂的攻势，两人合力竟还是攻少守多，迫得王守义不得不取出钢索应战，才算把局面稳住。

既然已动上了手，肖寒月不再隐藏，缓缓站起了身子。

常九也亮了相，行走至肖寒月的身侧，道：

“今夜之局，只怕很难善了，我见过不少高手相搏，却从没有见过那些黑衣人的打法，招招都是拚命的架势。”

肖寒月道：

“他们本来就是杀手，学的刀法，自然也都是最凶厉的刀法。”

常九道：

“幸好今天有白发龙女这等高手同来，否则……”

想到肖寒月的武功尤在白发龙女之上，突然住口不言。

肖寒月接道：

“谭前辈武功高强，剑法博大精深，力敌二人，似是有余力，王兄、韩兄以二对一，也暂可保持不胜不败之局，我担心的是，再有敌人现身，那就……”

“那就要看你的了。”

肖寒月苦笑一下，道：

“我……”

“对呀！追踪侦察，我常某绝不后人，但对敌搏杀，要看你肖兄弟了。”

“我担心，胸中熟记的剑招不多，缠斗下去，恐怕三五十个照面就没有可用的新招了，再者，我怕……”

常九接道：

“怕……你怕什么？”

肖寒月摇摇头，叹道：

“我怕出剑伤了人。”

“什么？”常九有些气结地说：

“动手相搏，优胜劣败，你怕伤人？”

“是啊！自和谭老前辈动手之后，就思索自己的剑招，好象霸气太重，招出如狂，恐怕收手不住，伤了人命如何是好？”

常九叹口气，道：

“你怕不怕人家伤了你？”

“当然也怕，不过，杀人的事，寒月从未经过，一旦血染征衣，残躯断肢，实不忍心……”

“肖兄弟……”

常九有些无奈地说：

“你应该读书的，为什么要学剑，江湖生涯，本就残酷，强存弱亡，难免会手沾血腥，你不伤人，人要伤你……”

肖寒月接道：

“可是我……”

“你要想想赵姑娘，赵大夫！你伤的是江湖的败类、杀手，你是在行侠仗义，以杀止杀就算你不忍心取他们的性命，也该使他们失去武功，不再为恶。”

肖寒月点点头，道：

“常兄之言，倒也有理。”

常九吁一口气，忖道：总算解开了他的心结，要不然，纵然面临危困，他也很难下出手的决心了。

就在两人谈话的工夫，夜暗之中，突然又出现四个黑衣人，同样的黑色劲装，同样的细长钢刀。

这些人似是都不愿说话，一打量场中形势，立刻分头而上，一个夹攻谭三姑，一个扑向王守义，另两个却绕道向肖寒月和常九扑来。

白发龙女剑招连变，刺伤了一个黑衣人的左臂，但他受伤不退，攻势反而更见凶厉，刀走险招，全是同归于尽的拼法，这就使得谭三姑心中也有些震惊了。

眼见又有四个黑衣刀客现身，顿感今夜之局，难有善终，忍不住转头望向肖寒月……

就这心神一分，忽觉肩头一凉，衣衫破裂，一阵伤疼，心中大骇，赶忙收慑心神，剑势连变，稳住险局。

这些黑衣人的刀法凌厉，如同水银泄地，无孔不入，由不得一点大意。

常九急急叫道：

“谭前辈分心受伤，恐难以一敌三，王守义、韩伯虎如被分开，两人也支持不了多久，你……”

一股刀风逼过来，常九扬动手中的黑色铁筒，封开刀势。

这是地鼠门中的特异兵刃，叫作如意棒，筒中套筒，都是精钢打成，既可用作钻入地下的助听之器，也可用作克敌的兵刃。

目睹这黑衣人的凶厉刀法，常九亮出了全部的家当，展开了拼命的搏杀。

肖寒月目光转动发觉了王守义、韩伯虎已被分开，顿时被两个黑衣人疯狂的刀法逼得连连后退，已无还手之力。

加上了一个黑衣人的围攻，谭三姑也被一片刀光包围起来。

目睹同伴，都陷入了危境，肖寒月顿感热血沸腾，右手握在了剑把之上。

这时，对付肖寒月的刀手，正由高空飞扑而来，刀势如虹，劈了下来。

原来，他跃上了一棵大树，然后，由树上飞扑过来，凌空下击。

肖寒月宝剑出鞘，目注来敌，疾闪两尺，长剑刺出。

一击而入，长剑刺入了黑衣人握刀右腕，腕脉断崩，内力顿失，碰然一声，跌在地上，长刀脱手。

骠悍的黑衣杀手，虽然立刻爬起，但已失去了动手的力量。

肖寒月不再多看，转身一跃扑向王守义，挥剑刺出，就那么准，一剑洞穿了黑衣杀手的右肩，黑衣人微微一呆，王守义铁尺疾出，点住了黑衣人的穴道。

肖寒月人随剑转，斜斜劈出，斩下了另一个黑衣人的右臂。

这黑衣刀客正逼得韩伯虎险象环生，被肖寒月一剑断臂，尚未所觉，右手仍然攻向韩伯虎，鲜血喷射了韩伯虎的前胸，韩伯虎一剑直刺，穿喉而过。

肖寒月出三剑，伤了三个黑衣刀客，飞身一跃，扑向猛攻常九的黑衣刀客。

他不顾暗袭，大喝一声：

“看剑！”

黑衣刀客疾转身躯，一刀对刺过来。

双方面势道都极快速，刀、剑对刺，很可能是一个两败俱伤的局面，王守义、韩伯虎看得呆住了。

刀、剑相错的一刹那间，肖寒月剑势忽然一摆，竟把黑衣人长刀封到外面，长剑穿肩而过，但两人身躯却已快撞在一起，肖寒月左掌拍出，击在了黑衣人的前胸之上。

王守义、韩伯虎还没有看清楚怎么回事，黑衣人已倒飞出七八尺外。

常九更是早已留心，一直想看出肖寒月的剑路，但他全神贯注，还是没有看出个所以然来。

举手投足之间，连伤四人，肖寒月目光又转到围攻谭三姑的刀客身上。

这时，突然响起了一声鹰鸣之声，围攻白发龙女的三个人，忽然收刀一跃，退出丈外，去如流矢，消失在围墙之外。

他们来自何处，没有清楚地瞧见，但他们去时跃出围墙，那显示别有用心，不让人发觉他们的来路去向了。

肖寒月等缓步行近了谭三姑的身边，王守义道：

“老前辈受伤了？”

谭三姑道：

“被他们划了一刀。”

王守义取出袋中的白纱、药物，替谭三姑包扎起伤势，才发觉竟然不轻，刀口有三寸多长，四分多深，上身罗衫全为鲜血湿透。

谭三姑微闭双目，调息了一阵，才睁开双目，道：

“厉害呀！这一战，我们没有人受到伤害，总算是侥幸了。”

韩伯虎道：

“如果不是肖兄，只怕我们都已作了刀下之鬼。”

谭三姑道：

“这些人骠悍凶厉，不畏生死，只求伤敌，老身行走江湖数十年，从未看到过这样的人物，息隐复出，竟然又大开了一次眼界。”

王守义目光中流露出无限敬佩，望了肖寒月一眼，道：

“但肖兄弟却一剑伤敌，出手四次，伤了他们四个。”

谭三姑点点头，道：

“有没有留下活口……”

“没有，常某已经查看过了，两个被击杀，两个受伤后，自绝而死。”

肖寒月道：

“天近五更，老前辈又受了伤，咱们回去休息一下，明晚上再来如何？”

谭三姑点点头。

中午时分，王守义、韩伯虎、张岚、常九都已聚在赵府的赏花轩中。

这地方，已经成了几人商谈要事的集会所在，但谭三姑和肖寒月却未参与。

张岚听到了昨夜搏杀情况，心中大为震动，敌人的势力强大，显然非己方实力能敌，虽然有谭三姑和肖寒月两大绝顶高手，但力量究属单薄，很难抗拒对方人人善战的强大组合。

但韩伯虎却是津津乐道肖寒月的奇奥剑法，也提出了心中疑问，怎么在和那样强悍的高手对阵中，能够剑剑都不落空，一出手就伤了敌人，似乎已超越武功的范畴，是不是有些奇怪？

王守义点点头，道：

“不错，是有些不可思议，肖兄弟的剑法，没有连贯的变化，没有相接的招数，刺出一剑就是一剑，大背了武学常情，严格说，那不算什么剑法，怎会有那么强大的威力？”

张岚沉吟不语。

他有着和王守义相同的疑问？自是无法解答这个问题。

常九忍不住了，轻轻咳了声，道：

“练剑有成者，能够一剑化千锋，泼水不入，但到了至高的境界，就会返璞归真，千锋集一，那一剑之中，含有着无数变化，只要稍有破绽，就能乘虚而入，事实上，任何剑法、刀招都有防守上的破绽，肖公子的剑法，大概是已到了这种境界。”

“不完全对……”

谭三姑缓步行入了花轩。

她虽然失血甚多，但内功精深，经过了半天的坐息休养，已然疲态尽失，精神奕奕。

张岚等站起身子，拱手让坐。

谭三姑也不客气，先行坐下，才示意群豪落坐，笑一笑道：

“肖公子练的剑势变化，贯穿全局……”

韩伯虎接道：

“老前辈，咱们人手少，而且又遇上了江湖上从未闻听的诡异强敌，如果肖公子肯把他的剑招，传个一两招出来，咱们人人都有了克敌之能，不用再邀人助拳，就可以抗拒强敌了。”

谭三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笑道：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韩伯虎怔了怔，道：

“为什么？是肖公子隐技自珍，还是咱们的天份不够，但他的剑招既不相贯连，就算咱们不及肖公子的天份，但下番苦功，练成了一招、两招，大概总还可以吧！”

张岚、王守义等都未阻止韩伯虎，事实上，他们也有着同样的想法。

出必伤人的剑招，练成了一招、两招，岂不是天下无敌了。练武的人，那一个不想追求这等境界。

谭三姑摇摇头笑道：

“肖公子胸襟广阔，绝不隐技，事实上，他已经传过各位一招了，不知韩兄弟把那招‘风雷并发’练到什么程度了？”

韩伯虎脸一热，道：

“我……”

“不用难过，连我也练不熟悉，事实上，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练到和肖公子一样的境界。”

张岚心中不服，接道：

“这又为了什么？一年、两年不行，难道十年八年也练不好一招剑吗？”

谭三姑身经昨夜一战，人也变的大为和气，淡淡一笑，道：

“剑帝创出的七煞剑招，配合了他练的内功、目力和一种奇妙的步法，所以，才能剑出伤人，那一剑之内，已揉合了剑帝的才慧、历练，和他特异的内功成就，实是玄妙无方，我看肖公子的内功可能已到了任、督二脉相通的成就，也许他自己不知道罢了。”

张岚道：

“打通任、督二脉，没有三五十年修为，恐怕不太可能。”

“别人不能，但剑帝能……”

谭三姑说：

“他一生未收弟子，忽然收了肖公子这么一个传人，必是难弃肖公子的天赋才资，老身说他任、督二脉已通，并非猜测之言，常兄说他轻轻一掌，震飞一个黑衣刀客的身躯，老身就算全力施为，也未必能够办到。”

张岚道：

“这中间还有如此的学问，得承前辈指点，使晚辈茅塞顿开了。”

韩伯虎叹息一声，道：

“看来一个人的命运，当真是早有注定，后天的努力、苦学，很难有所突破了。”

“半由天赋，半由只……”

谭三姑说：

“韩老弟，各有缘遇，莫羡人，剑帝如还活着，应该有一百多岁了，这么多年来，就看上了一个肖寒月，以剑帝的严苛，也不是完全看上他天赋习武的资质，这中间的遇合，还得肖公子纯

厚之天性、智慧、学识，样样符合才行，你肯用功上进的天性，老身倒是有些怜爱了……”

张岚大声叫道：

“伯虎，还不快些拜师！”

韩伯虎离座而起，拜伏于地，道：

“前辈成全，请收弟子入门。”

谭三姑道：

“好，你起来，此刻时机非常，不用拜大礼了，就此一言为定。”

韩伯虎道：

“多谢师父。”

站起身子，不敢再坐。

张岚道：

“也不能太过简略，我要他们备酒席，让伯虎敬你老几杯。”

谭三姑笑道：

“酒饭总是要吃，不要刻意张罗，伯虎坐下，老身有一句话要嘱咐各位……”

韩伯虎应了一声，坐回原位。

“好好好……”

常九说：

“前辈请吩咐，我们洗耳恭听。”

谭三姑道：

“肖寒月传招‘风雷并发’，可能是七煞剑招的绝学，老身的看法，他可能稍作修正，消去了不少霸气，咱们都不能练到和他一样，但如能下番苦功，融合于自己的武功成就之内，必会是一

招制敌保命的绝学……”

目光四顾一阵，谭三姑又缓缓接道：

“老身把伯虎收入门下。”

“是是是……”

张岚恭谨地应道：

“咱们不说出去。”

“午饭之后，希望诸位好好调息一下，今晚老身想早一点去杨府废园，仔细察看一下。”

王守义道：

“老前辈的伤势……”

“不要紧，皮肉之伤，已快恢复，不会影响到老身的行动，伯虎，午饭之后，你去我房里一下，老身先指点你几招应急的剑法，你天赋不错，而且有很好的剑法基础，我相信会很快突破目前的成就。”

“多谢师父成全。”

这时，肖寒月也正大步行来花轩。

张岚拍拍身侧的座椅，笑道：

“肖兄弟，这边坐。”

肖寒月步入座位，一面笑道：

“我坐息了一阵，想不到竟然已过午时。”

谭三姑道：

“肖公子是否还有雅兴，今夜再入杨府废园一行？”

肖寒月道：

“如果前辈的伤势不妨事，在下自当奉陪。”

谭三姑道：

“今夜再闯废园，希望能查点眉目出来，所以，只有肖公子和老身两个人去。”

常九道：

“至少常某可以同往……”

韩伯虎接道：

“弟子……”

谭三姑挥挥手，道：

“老身既为诸位推举主盟，诸位最好能听老身的安排，常兄经验丰富，又善地听之能，可以同行，其他的人，全力保赵府，他们昨夜折损四名高手，很可能今夜会夜袭赵府报复。”

肖寒月目光转向王守义，道：

“昨夜杨府陵园，连伤数命，岂会全无征兆，应天府有没有接过报案？”

王守义微微一怔，道：

“如若杨府报案，府衙快班一定会尽快通知我，现在未接通知，只怕……”

肖寒月沉吟了片刻，道：

“双方动手，有半个时辰之久，杨府中人，岂会全无所知。”

常九道：

“肖兄弟，咱们用的江湖办法，你怎么一直希望杨府报案呢？”

肖寒月微微一笑道：

“大白天能去杨府废园查看，也许更容易找出隐密。”

“对！诸位扮作捕快，跟在下到杨府中去，堂堂皇皇查个明白，岂不更好。”

张岚道：

“话是不错，但杨府如未报案，咱们找不到进入杨府的借口。”

谭三姑道：

“那也容易，今夜再入杨府废园，放一把大火，让他们没有掩蔽，看他们报不报案？”

王守义道：

“千万不可伤到杨府中人，也不能烧得太厉害，要适可而止。”

常九哈哈一笑接道：

“看看你这付模样，作官的人，也实在叫人同情。”

王守义道：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

“王兄……”

肖寒月微笑接道：

“如若咱们照规矩办事，进入杨府，你能担起这个担子吗？”

“只要能交代过去，让我占住一个理字，我准备豁出去了。”

常九笑道：

“这几句话听起来，倒还有点豪气。”

谭三姑笑一笑，道：

“肖公子似乎已胸有成竹？”

肖寒月笑道：

“晚辈只提出一个策略，是否可行，还要由老前辈卓裁了？”

谭三姑道：

“好！你说。”

“乌衣巷中有应天府的捕快巡行，只要王总捕头办回个手续，说是巡夜捕快报案，杨府中昨夜被盗匪入侵……”

“慢来，慢来……”

常九说：

“他们要是来个死不认账，那岂不是白费了功夫？”

“这也可以看出杨府中人。是否和咱们昨夜遇上的杀手有所勾结，唉！侯门深如海，那里发生了事情，很少有人知道。也许，杨夫人受了什么威胁，不敢报案，装聋作哑的，让他们占用了府中的房舍，作奸犯科……”

“肖兄弟说得对……”

王守义一下子站了起来，接道：

“究竟是读书人，足智多谋，想的比我这做官的还要周到，杨夫人如遭困制，咱们也该帮她一把。”

张岚点点头，道：

“不错，咱们早该想到这一点了。”

谭三姑道：

“看来，肖公子也把我给说服了。”

常九道：

“咱们几时动身？”

王守义道：

“救人如救火，既然咱们想到了，那自然是越快越好。”

肖寒月看看天色，道：

“刚过午时，如有两个时辰。应该是搜查得很仔细了，如若他们真的躲在杨府中，规模一定相当庞大，找起来不会很难，人手如何调配，那就由谭老前辈分派了。”

谭三姑沉吟了一阵，道：

“这等堂堂正正的去，人手自然可以多一些了，留下张杰、罗镗和六个镖师防守赵府如何？”

王守义道：

“老前辈，杨家诗书传家，不懂武功，大队人马才能使他们感觉到官府中的力量庞大，要他们相信我们真能保护他们，他们才会合作。”

谭三姑道：

“王总捕头的意思是……”

“要张杰、罗镗，带上二十个捕快随行，各带强弓、长箭，一旦动上手，也许可派点用场，不知前辈意下如何？”

“好！”谭三姑说：

“二十张强弓齐发，大白天威力惊人，就算一流高手，也难应付，就这么决定了……”

目光一掠张岚，接道：

“张兄方便同行吗？”

“可以，改装一下，扮作捕快……”

事情就这么决定下来，肖寒月、常九、张岚、何刚、韩伯虎都换了捕快衣服，连谭三姑也扮成了捕快身份，张杰、罗镗，各带十名弓箭手，由王守义带着，浩浩荡荡赶到了杨尚书的宅院。

这是堂堂正正的叩门拜访，开门的是一个五十左右灰色长衫的老者，一见那么多人，佩刀带剑的立刻吓呆了，但王守义报出了身份之后，那老者立刻神气起来，冷笑一声，道：

“什么？应天府的班头，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王守义道：

“尚书府是不是？”

“知道，你还敢来惊扰，别说你是一个捕快头儿，就是应天府正堂，也没这个胆量啊！”

王守义看那开门老者，架子越端越大，立刻一沉脸色，道：

“老兄，我们这可是办公事，有人报了案，应天府不能不管，我带了这么多人手来，是要保护杨夫人，你老兄快去通报一声，见不见我，要杨夫人作主？”

灰衣老者冷冷说道：

“你敢小看……”

张岚一上步，一把抓住那灰衣老者接道：

“我们总捕头也是五品官职，你不过是个门房罢了……”

口中说话，右手微一加力，那灰衣老者立刻痛出了一头大汗。大张着嘴巴，道：

“轻一点，轻一点，我这就去通报……”

张岚接道：

“带我们一块进去……”

灰衣老者一呆道：

“这个……”

张岚又一加力，灰衣老者忍不住妈呀一声，道：

“行，行，我带你们进去。”

杨夫人似是已先得到了通报，人已坐在大厅上等候。两个丫头分站左右，另有两个年约三十的黑衣劲装大汉，站在杨夫人身后五尺左右处。

尽管王守义早已有了准备，但面对着受过诰封的一品夫人，也不敢稍有失态，整整衣服，拜伏于地，道：

“应天府总捕头王守义，叩见夫人。”

杨夫人修养不错，虽然脸色不太好看，但声音还算平静，淡淡说道：

“王总捕头请起！”

“多谢夫人。”

杨夫人道：

“你带着这些佩刀带剑的捕快，闯我府第，是何用心？”

王守义道：

“回夫人的话，我们不是擅闯，是门房带进来的。”

杨夫人道：

“你们是押着他进来的，哼！这件事，我会找应天府说话！现在，你告诉我，你来干什么？”

“尚书府中昨夜闹贼，而且伤了人命，守义职责所在，不敢疏忽，特地，尽起应天府快班精锐……”

“你说出了命案？”

杨夫人接道：

“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是谁报的案？”

胸中早有计谋，王守义不慌不忙地说道：

“是应天府派在乌衣巷中巡夜捕快报的案，守义正在追查江南名医赵百年失踪奇案，中午归衙，得到消息，立刻赶来保护夫人。”

杨夫人略一沉吟，道：

“没有这事，你带他们回去吧！念你一番好意，我也不再追究你们了。”

说完话，右手连挥，示意王守义立刻退走。

这时，肖寒月、谭三姑，忽然举步一跨，同时行入了厅中，分行左右，飞扑向两个黑衣人。

两人的动作快速，杨夫人看到他们入厅，刚要喝止，双方已动上了手，谭三姑左掌、右指同时出攻，似是希望一举把人制住。

但那黑衣大汉武功不弱，竟然拳脚并出，封挡住了谭三姑的一轮快攻。

这时刻，就看出了肖寒月武功与众不同的地方，右手一伸，就扣住了另一个黑衣人的脉穴，左手疾出，点中了那人的穴道。

杨夫人回头观看，见双方打斗激烈，正待出声喝止，王守义却抢先说道：

“这两位是……”

“是……是我们的护院武师。”

谭三姑攻势如狂风疾雨，黑衣人虽失先机，但仍然挡住了谭三姑的全力攻势。

能挡住谭三姑的全力抢攻，这人的武功，相当的高明了。

肖寒月冷眼旁观，发觉那黑衣人露出了多处破绽，何以谭三姑竟然不能乘虚制敌？

但闻杨夫人大声喝道：

“王总捕头，叫你的人停手！”

王守义说道：

“我这就招呼他们住手。”

肖寒月心中一惊，右手疾快地点出一指。

当真是巧妙绝伦的一指，竟在谭三姑和那黑衣人飞舞的拳、掌中，抵隙而入，点中黑衣人的软麻穴。

谭三姑一伸手，抓住了那黑衣人的右臂，未让那黑衣人倒摔

下去。

肖寒月低声说道：

“对不住了，谭老前辈，我……”

“你早该帮我一把了。”

两人交谈的声音很低了，耳际已响起了王守义的声音，道：

“杨夫人吩咐下来了，不准动手，快退回来！”

谭三姑乘势又点了那黑衣人一处穴道，放下黑衣人和肖寒月双双退回。

肖寒月靠近了张岚身侧。低声说道：

“张兄，小心他们吞药自绝，我点了他们的穴道。”

杨夫人目光转动，盯注肖寒月和谭三姑看，但两人已快速地混入了王守义身后的捕快群中。

王守义身后的捕快有十个人，穿着一色的捕快公服，佩带兵刃，除了有很敏锐的眼光，很难分辨出来。

另外，张杰、罗镗，各带了十个也穿同一服色的捕快，站在大厅外面，二十二个人，除了随身的兵刃外，还带着一张弓、一袋箭，看上去十分威武。

杨夫人看看大厅内、外的列队捕快，又回头看看两个倒在地上的黑衣人，叹息一声，道：

“你们杀了他们？”

“回夫人的话，只是点了他们的穴道……”

杨夫人接道：

“那是说，他们还能听到我们的谈话了？”

王守义道：

“这个……”

张岚以目示意，王守义立刻接道：

“听不到。除非，解开他们被点的穴道。”

杨夫人理一下花白的头发，黯然说道：

“应天府巡防营的人，日夜在乌衣巷中巡查，为什么不能早些发现这件事情……”

王守义吃了一惊，道：

“夫人是说……”

“两年多了，杨家府第一直在他们的控制之下，我亲眼看到他们残酷的控制手段，杀死了我们府中的护院武师，杨府之中，由我起，不论仆妇、丫环，全在他们的掌握之中，这两年多的改变，你们竟然全无所觉……”

杨夫人说到伤心之处竟黯然欲泣。

“属下该死，属下该死……”

王守义无限惭愧地说道：

“杨尚书知道这件事吗？”

“他不知道，他一直驻在京都，很少回来，而且，他们警告我，只要泄露出去一点消息，杨家将被一体诛绝，鸡犬不留，我死不足惜，实不愿拖累到杨家满门，我看他们的身手，来去如风，我相信他们有这个能力。”

“夫人，当真是受尽委屈了，侯门深似海，应天府中的捕快，实在不敢轻易来此惊扰，如非昨贵府上发生凶杀、恶战，守义今天也不敢登门叩访……”

杨夫人似是突然间，想起了一件重大事情一般，急急说道：

“快、快……快马上通知京都户部，要杨尚书防备他们……”

“是是是，守义立刻遵办。”

他回头对一个捕快低声吩咐几句，那捕快转身疾奔而去。

杨夫人吁一口气，接道：

“只要我的丈夫能防备他们的暗算，就算他们真的杀了我，也不会使我屈服。”

“夫人放心，京畿重地，防护森严，这般宵小，如何能得横行，只是让夫人受了两年多的迫害，应天府竟未发觉，属下深感不安，自当禀明上司，亲来拜见请罪。”

王守义一面说话，一面深深一个长揖。

杨夫人苦笑一下，微一欠身，道：

“算了，七王爷府第，李大将军宅院和杨府宅第相连，他们的府中，都有不少侍卫高人，近在咫尺中，亦未发觉。责怪你们应天府，似乎是有些怕大欺小了。”

“夫人宽容，守义感激不尽，潜隐府中的奸人已被发觉，就该追查消灭，还望夫人指点指点……”

“杨府中四进宅院，被他们霸占三、四两进和后面花园，就算是前面这两进院落，也在他们的管制之中，进出杨府中之人，也在他们监视之下。”

王守义沉吟了一阵，道：

“夫人，守义带了人搜捕，难免有一场激战，请夫人收拾一下，暂离府第，待守义肃清奸人之后，再请夫人回府如何？”

杨夫人目光一掠王守义，缓缓站起身子，回头对两个丫环道：

“你们去我房中，收拾一些衣服出来……”

两个丫头齐声应道：

“夫人，我们不敢……”

杨夫人突然向前跑去。

王守义何等机警，杨夫人看他们一眼，心中已有警觉，杨夫人站起身子，王守义已疾行两步，拦住了两个丫头，右手亮出铁尺，谭三姑及时而出，扶住了几乎跌倒的杨夫人。

两个丫头，都不过十八九岁，面目娟秀，静立未动。看了王守义一眼，高声说道：

“夫人，带我们一起走吧！”

杨夫人喘了口气。苦笑道：

“到现在，难道你们还不肯放过我？”

王守义心中感慨万端，想那杨夫人乃是皇命诰封的一品夫人，竟然受制于人两年之久，连她贴身的丫头，也被换成了监视她的人，这潜伏杨府中的巨盗恶人，当真是手段恶毒、严密、滴水不漏，真难为了这位一品夫人，能够撑过这段日子，实是需要无比的耐力，极大的智慧，念转至此，怒上心头，目注二婢，冷冷说道：

“你们是束手就缚，还是要我们出手？”

两个丫头突然转过身子，向后面奔去。但见两条人影，疾掠而出，韩伯虎和常九，早已蓄势待发，一跃之间。已挡在两个丫头前面。

意外的是，两个丫头，武功很差，对付杨夫人虽是绰绰有余，在韩伯虎和常九手下，不过三招，都已被点住了穴道。

问明了内情，才真是令王守义大为吃惊，连张岚、常九那等江湖阅历丰富的人，也不禁惊叹敌人的设计周详。

原来，这两个丫头，都是自小进入杨府追随夫人身侧的丫

头，但却被敌人利用，且传她们几招功夫，专以看管杨夫人，纵然有亲友来访，只要杨夫人不说内情，也不会引人怀疑。

王守义和张岚一番商议，决定先把杨夫人送往赵府，派了韩伯虎和何刚，并请肖寒月、谭三姑带了张杰和十名弓箭手先行进入后园。

办了无数的棘手奇案，这一次，王守义真正感觉到压力奇重，牵涉入案的人竟是王公大员、一品夫人。

张岚、常九动手搜查过两个黑衣人之后，才拍活了两个黑衣人的穴道，同时却又点制两人双臂上的穴道，防他们出手反击。

王守义看了两个黑衣人一眼，冷冷说道：

“两位是真赃实犯，不想皮肉受苦，就从实招供。”

两个黑衣人互相看了一眼，闭上双目。

常九道：

“好！两位都是江湖高人，咱们就用江湖上的手法试试两位有多大的耐力！”

右手食中二指，连点了一个黑衣人五处大穴。

这种手法，能使全身行血回攻，如虫蚁在骨内爬行，纵然是江湖凶徒，也受不住这种折磨。

但张岚立刻发觉了不对，那黑衣人的脸上，突然泛起一层浓重的黑气，不待点穴发作，已然气绝而死。

再看另外一个黑衣，也是一样，就这一阵工夫，脸上已变成青紫色，显然是中奇毒而亡。

“他们把毒药藏在何处？”

常九大为不服地说：

“咱们搜查得很仔细。”

张岚道：

“毒药绝不是藏在口腔之内。”

“似乎是藏在靴子里……”王守义说：

“我看到他们穴道初解时，似乎移动了一下左右脚。”

仔细查看，果然不错，两个黑衣人穿的薄底快靴上，露出了一截针尖，突出不到半寸，而且被快靴上一层绒线掩遮，非特意寻找，决难发现。

张岚突然生出警惕，道：

“走！快通知肖兄弟和谭老前辈等，不可用手封挡敌人下盘，不论多好的内功，也无法防止针尖刺入，这针上剧毒，立可致命。”

王守义赶到后面的花园时，肖寒月和谭三姑正在拨动着及腰荒草搜查，张杰率着十名弓箭手，张弓搭箭，监视着整座荒园。

这座花园，虽然比不上七王爷的花园规模，但也有五亩大小，只是花树凋谢，长满着荒草，几株高大的白杨树、垂柳，反而衬托出一份古老的苍凉。

谭三姑停下搜查，回顾了张岚一眼，笑道：

“问出点头绪没有？”

张岚摇摇头叹息一声，道：

“没有，他们在靴子上暗藏绝毒之针，自刺毙命。”

谭三姑微微一怔，道：

“果然歹毒，既可作克敌之用，又可作自杀利器，肖公子，小心一些，咱们遇上的不只是江湖高手，而且是一个统治严密、手段残酷的组织。”

肖寒月无限感慨，道：

“这几个月来，晚进经历的事故、当真是匪夷所思，大概这就是江湖阅历了。”

常九道：

“你是说，他们为什么自绝求死，轻贱性命？”

肖寒月道：

“其实，他们用不着死的，就算他们不肯招认什么，王总捕头也不会杀了他们。”

“不会，在下绝不会轻易杀人！”

王守义已布置好二十名弓箭手，行了过来。

常九目光转动，发觉了二十名弓箭手分布的方位，箭雨所及，笼罩了整个花园，暗暗点头，忖道：这当官的人，却有一套江湖人不及的布阵之能，口中却接着说道：

“那些人不是怕王总捕头杀他们，而是他们活下去有着比死亡更可怕痛苦。”

肖寒月黯然一叹。

他本是读书人，十年寒窗，胸怀孔孟，目睹这种江湖上残酷手法，心中大为不安。

谭三姑道：

“肖公子，江湖凶险，万勿大意，等你遇上了白羽令门中人，就会了解到邪恶异端，莫可理喻，非以杀不能止杀了。”

肖寒月点点头。

谭三姑眼看激起了肖寒月的斗志，才放下心来。

昨夜一搏，和适才厅中之战，使得谭三姑体会到处境实在险恶无比，对方现身动手的，个个都很年轻，名不见经传，但身手之高，都可算得上江湖上一流高人，这似乎都能和她白发龙女打

个数十回合，显然是一个神秘强大组合中训练出来的特级杀手，这种人，对方不知有多少个？其主脑人物，武功之强，自更可怕，自己方面，能够独挡一面的，除了她谭三姑外，张岚，常九，韩伯虎只能算勉强凑数，余下的不堪对方一击，仗以克敌的只有一个肖寒月，如他心存仁恕，意兴阑珊，一旦遇上强敌展开决战，只要他稍一迟疑，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这是她心中忧虑，却又不便说出口来。

但闻张岚说道：

“谭前辈，三、四两进宅院，未见敌踪，如果他们真的藏在杨府，也只有隐身在这荒园之中了。”

谭三姑道：

“当年的皇城修筑的地下密道，纵横交错，虽经填堵，但仍留下得多，只要稍加修正，可以住下不少的人。”

王守义道：

“最好把他们逼出来，那两个丫头，还在这里，既被他们收伏，想必知道一些隐密，要不要把她们提来问问？”

常九道：

“不用问她们，问也问不出所以然来，不如放把火，熏她们出来。”

肖寒月道：

“野火燎原，一旦无法控制，那还得了，这乌衣巷中，可都是王府公卿宅院。”

王守义微微一笑，道

“赵府外面有水，调动一批人来灌水下去。”

火烧不成水淹，这方法倒也是很绝，不怕他们不现身。

忽闻疾风破空，一条淡黄色人影，由一株白杨树上疾掠而下，直扑王守义。

那人影来势太快，荒园满布弓箭手，却来不及放箭。

王守义铁尺在手，横里击出，噹的一声金铁交震，王守义被震退了三步。

谭三姑、张岚、常九人影分动，已把那人影圈住。

果然是一个人，只是穿了一身和树皮一样淡黄颜色的衣服，隐在树上，实在很难看得出来。

来人很年轻，不过二十来岁，手横长刀，虽然被圈在中间，但神情镇静，两道冷厉的目光，盯住在王守义的身上。

王守义心中明白，接下那飞来一刀，有多重的份量，铁尺几乎被震飞出手，人已站好，左手铜索同时飞出，铁尺铜索合壁，也许还能接下几招。

在场之人，都穿着相同的捕快衣服，但王守义却最为出色，一看即知是领头的人物，所以那黄衣人似乎是只认定了王守义，长刀一指，冷冷说道：

“你就是应天府的总捕头？”

王守义道：

“不错！阁下怎么称呼？”

“风十三……”

肖寒月接道：

“风字组合的杀手？”

风十三目光转到了谭三姑的身上，道：

“昨夜……”

“对！就在这座花园中，我们见识了你们的朋友。”谭三姑说：

“你们唯一不同的是穿的衣服颜色。”

风十三冷冷说道：

“你错了，他们不姓风……”

谭三姑微微一怔，道：

“不姓风，他们姓什么？”

风十三道：

“姓卫……”

语声一顿，接道：

“你是个女人？”

谭三姑道：

“女人怎么样？”

风十三道：

“女人也作捕快？”

谭三道：

“捕快执法，保善除恶，何分男女？”

风十三竟然点点头。

他口气虽然冰冷，但言语直率，显然全无江湖经验，涉世不深。

谭三姑道：

“我明白了，你们分属风、卫两组，对不对？”

风十三摇摇头，道：

“不告诉你……”

突然转身一跃横出一刀，仍是攻向王守义。

他转身发刀，取位奇准，刀光直奔王守义的咽喉。

王守义早有戒备，铁尺疾挥，封住长刀，铜索一招，玉带围

腰，还击过去。

风十三不闪不避，长刀斜推，拨开铁索，立时反手攻出，一连三刀。

王守义也不是纯采守势，只不过，风十三出刀快了一些，就是快了那么一点，王守义的攻势完全变成了守势，被逼得连连后退。

风十三的刀势，有如串连起来，三刀之后，又是三刀，王守义铁尺、铜索交替封挡，还是被迫得险象环生，但在十分危险中，竟然忽出奇招，挡开了风十三致命的一刀。

谭三姑看的有些眼熟，敢情正是她传授的三招中一记变化，正想出手接替王守义，张岚已侧身攻上，手中一对子母金环，飞出了两圈金芒，接下了风十三的刀势。

风十三长刀疾挥，刀势连绵不绝，全都是进攻的刀势。

张岚在一对子母金环之上，下过了十几年工夫，而且这种外门兵刃，专以克制锁拿刀、剑一类的兵器，可是风十三的刀法快如闪电，张岚的金环竟然是无法克制，反而被迫得险象环生，幸得王守义的铁尺、铜索，及时配合攻击，风十三力战两人，还是攻多守少，但局势总算稳住了。

谭三姑静静地站在一侧，没有出手，却全神贯注在风十三的刀法上。

她阅历丰富，熟知天下很多门派武功，希望能由风十三的刀法中，看出一点眉目。

肖寒月仍然站在原地，心中在盘算着应付这件事情的办法，风字组的杀手已排十三，看样子，可能还会多些，卫字组的武功，也相当高明，真正的首脑却隐匿不出，在幕后指挥，似这等敌暗

我明，一直和敌人的马前小卒缠斗下去，几时才能找到赵大夫，也将多伤了很多无辜人命，必须得想个法子，一举之间，找到他们的首脑人物才好。

两人心中各有盘算，都未出手。

这时，张杰、罗镗带的弓箭手，都已经箭搭弦上，四下张望，只要再有敌人出现，立刻弓箭齐发。

风十三已和张岚、王守义搏斗了三四十个回合，双方仍然不胜不败之局。

谭三姑忽然吁一口气，道：

“好像宗师魔刀白龙的刀法？”

常九突然亮出了兵刃，道：

“不能再缠斗下去了，先把他们制服再说。”

这一阵冷眼旁观，常九似是已瞧出了风十三刀法上的破绽。忽闻弓弦声动，箭风破空，流矢集向废园一角射出。

肖寒月转头看去，只见废园一角草丛之中，不知何时，走出了七个黑衣人。

他们穿着和风十三相同的衣服，执同一形状的长刀。

刀已在手，幻化起一片护身的刀芒，箭如连珠射出，竟然全被七人结合起来的一片刀光挡住。

谭三姑一皱眉头，道：

“张兄、王总捕头请让开一步，今天，老身要开杀戒了。”

张岚双环震荡，金芒大盛，道：

“不用前辈出手，再交二十个回合，张某相信，一个人就可对付他了。”

细看场中情形，果然有了变化，风十三气势渐消，刀势虽然

凌厉，但张岚和王守义已能从容接下，由守变攻。

原来，这些杀手，刀法诡异，利在速战，缠斗一阵之后，刀法变化为张岚和王守义所了解，威势大为减弱。

谭三姑道：

“好，两位和他缠斗下去，弄清楚他刀法变化，也好找出破解之法。”

张岚道：

“不错，在下也是这个用心。”

金环一紧，连攻三招，竟把风十三的长刀锁住。

却不料黑衣人突然弃刀，飞身而起，一脚踢向张岚前胸。

这一下变出意外，完全是不要命的打法，张岚吃了一惊，但他究竟是阅历丰富的人，仰身倒卧，避开一脚，右手金环一收，带飞长刀，左手金环竟也脱手飞去。

这才是张岚的生平绝技，名叫“飞环套月”，旋转的金环，正击中风十三的顶门之上，活生生把跃飞而起的风十三整个人打得倒摔下去，脑浆迸裂。

这时，肖寒月已喝止了张杰等停止放箭，缓步向七个黑衣人行去。

七个手执长刀的黑衣人，四前三后，站成一个阵势形态，肖寒月虽无江湖阅历，但却读书万卷，看那阵式，颇似天罡北斗形态。

面对着七个横刀而立的强敌，肖寒月心中也有着忐忑不安的感觉，他很少对敌搏斗的经验，一次面对着如此众多的敌人，更是从未有过，握着剑把的右手，沁出了冷汗。

谭三姑快步追上来，道：

“肖公子留步，这是北斗刀阵。”

肖寒月停下脚步，回顾了谭三姑一眼，低声道：

“北斗刀阵是……”

“是一种变化十分奇幻的刀阵……”谭三姑神情严肃的说：

“老身是初见此阵。”

“噢……”

“不过……”谭三姑接道：

“我听说过这种刀阵，是一位前辈高人由武当的五行剑阵，和少林阵法中演化创出的阵法，怎会在此地出现？”

肖寒月道：

“老前辈，这座刀阵是不是很厉害？”

“是！三十年前，困住当时名满江湖的两位大侠，北管南星，两个人合力苦战，打了一个时辰，竟然无法冲出刀阵，逼得两个人宣誓退出江湖。”

肖寒月道：

“此后，这北斗刀阵是不是常在江湖出现？”

“没有！就是那一战，北斗刀阵名满天下，但却从未再在江湖上出现过……”

这时，北斗刀阵已开始移动，七个执刀的黑衣人，同时向前行了过来，行动很慢，但却统一，七个人踏出脚步的距离，完全相同，七人行动有如一人，始终保持了阵法的形态。

肖寒月吁一口气，道：

“看起来，已经没有办法多领教一些前辈的指点了。”

谭三姑道：

“小心对敌，大胆出手，我替你掠阵。”

肖寒月笑一笑道：“多谢了。”

举步向前迎了上去。

场中的张岚、常九、王守义等，也都围了上来。

一个风十三已经很难对付，这七个人联合的刀阵，至少有七个风十三的力量，再加上阵势变化产生的威势，又不知要增强几许，肖寒月一人之力，能不能对付得了？实在叫人担心。

肖寒月逼近了刀阵，移动的阵势，也停了下来。

肖寒月缓缓抽出长剑，平在胸前，慢声说道：

“那一个能回答肖某的话？”

“我！不过，你要先破了北斗刀阵。”

声音甜脆，竟是女子口音。

随着娇脆的声音，飘飞出一个玄衣少女，停在北斗刀阵之后。

好高明的轻功，好诡异的身法，在众目睽睽之下，竟然未看清楚她隐身何处。人随声音飘飞而出，突然出现了。

肖寒月转目看去，只见那玄衣少女年纪很轻，柳眉凤目，论美貌、身材绝不在文雀、武凤之下，只是脸色有些苍白，似是久年不见阳光，增加了不少冷森之气，但也衬托得像久年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

“你真能回答我的问话？”

玄衣少女冷冷地说道：

“能！只要问得合乎情理，不过，我相信，你没有多少问我的机会！”

肖寒月笑道：

“好！好……在下终于遇上了一个可以谈谈道理的人了。”

“你太高估自己了……”

肖寒月笑一笑，道：

“能遇得一个可以交谈的人，说明心中重重疑问，这一架打得很有价值，肖某幸能战胜，可解去心中疑云，不幸战死，亦可无憾，姑娘请吩咐他们出手吧！”

玄衣少女下扬柳眉，道：

“你如真有胆量一战，何不自行进入刀阵？”

“说的也是。”

肖寒月突然举步，直闯入刀阵之中。

常九叹息一声，道：

“书读得太多了，当真会为书所愚，这么一个老实人，怎么能在江湖上行走？”

就这两句话的工夫，刀阵已然发动，七个人，七柄长刀，翻飞起重重刀光，把肖寒月完全笼罩在一片刀光之中。

谭三姑道：

“好厉害的刀阵，看样子威力犹过传言。”

手握剑把，全神贯注，随时都可以行入刀阵之中。

事实上，张岚、王守义、常九等都已手握兵刃，准备接应肖寒月。

肖寒月也为刀阵刹那的变化，引起了一阵惊悸，但他锐利的目光仍能看得很清楚，七把长刀，分由不同的方位、角度，攻击过来，每一刀，都指向致命所在，这刀阵不但变化神奇，而且刀势锐利，大有一击取命之势。

一剑封七刀，肖寒月手眼再快，也有力难从心之感，虽然，他依然看出了攻来的七刀之中，都有破绽，但那已不是一个人凭

借快速的技术能够抢先制敌，因为，同时攻来的是七把长刀。

对付这等群至而来的合击，唯一的办法，就是使用一种能够封挡住四面八方合击而来的剑幕。

匆急之间，肖寒月想起了一招可以拒敌的剑法，长剑倏然平举，划出一个弧形，奇妙处，在他长剑划出的同时，人也随剑而起，剑光绕身，幻化出一片剑幕，有如云封雾锁中，乍现的一片冰轮。

刀、剑相击的金铁声中，肖寒月直升丈余，脱出了刀阵。

谭三姑吁一口气，道：

“好一招吞云吐月。”

脚落实地，肖寒月已脱出刀阵一丈开外。

北斗刀阵，封锁极严，七刀交错，不留空隙，它的厉害处，就在进入刀阵的人，很难突围而出，阵势发动之后，七个人生生不息的连环刀势，如长江之水，绵绵不绝，被困入阵的人，纵然武功高强，内力深厚，但在长期的行击、搏杀之中，亦必力尽而死。

肖寒月却在一举之间，就脱出刀阵，北斗刀阵失去了攻击的敌人，不禁一呆。

玄衣少女苍白的脸色上，泛起了一抹惊异的神情，道：

“你就是肖寒月？”

“正是在下。”

“果然有点门道……”

“不敢，姑娘是否可以和在下谈谈了？”

张岚听得直皱眉头，忖道：“这那里是对敌搏杀的对话？完全是文诤诤的书生讲道。”

玄衣少女冷笑一声，道：

“刀阵未破，你不过是侥幸的脱阵而出罢了！”

肖寒月道：

“姑娘的意思，可是说一定要血流五步，闹出人命，才算分出胜负？”

玄衣少女道：

“你是不是怕了？”

肖寒月道：

“在下只是不解，江湖中人，为什么一定要闹出惨剧，才算有了结果。”

“每一个行道，都有它了断恩怨的方法。”常九接口道：

“江湖上对是非的论定，也常常以武功作衡量的标准，肖公子就是能舌灿莲花，也无法用口舌求得到是非的答案。”

带着一份无奈的苦笑，肖寒月第二次向北斗刀阵行去。

七个黑衣人也正在盘算着如何移动，才能将对方困入阵中，却不料肖寒月竟然是自投罗网而来。刀阵同时移动，兜围过来。

这一次，肖寒月早有成竹，不让他们再有发动刀阵的机会，长剑突然刺出。

看不出剑势有什么奇妙的变化，只是刺的速度奇快，却又恰到好处，在刀阵发动前一刹那，刺入了一个黑衣人的咽喉。

北斗七星，一星离位，全阵大乱，肖寒月剑、指并出，招招如电光石火，余下六个人还未来得及整阵应变，已全部倒了下去。

张岚和常九，看得呆住了，谭三姑也看得大睁双目，名动江湖的北斗刀阵，就这样一眨眼间，土崩瓦解地消失了。

那玄衣少女也看得愣在当地。

肖寒月还剑入鞘，摇摇头，说道：

“姑娘，现在，咱们可以谈谈了吧！”

玄衣少女长长吁一口气，道：

“你用什么剑法？这么快结果了他们？”

“他们没有全死，至少还有四个人活着。希望姑娘能够言而有信。”

张岚低声地道：

“谭前辈，肖兄弟绝技惊人，但他对江湖中的事情，却是了解太少，这么一个交涉法，很难问出什么内情，要不要在下……”

“不用……”谭三姑说：

“让肖公子用他自己的方法，我看那位姑娘，也不象常在江湖上走动的人。”

果然，那玄衣少女沉吟了一阵后，道：

“你要谈什么？”

肖寒月道：

“赵大夫……”

玄衣少女接道：

“我可以告诉你，他还活着。”

肖寒月道：

“能不能放他出来？”

“这个……我作不了主。”

玄衣少女又想了一阵，道：

“我不知，不过，我可以替你问问。”

肖寒月呆了一呆，忖道：闹了半天，这也是一个不能作主的人？心中大感失望。

玄衣少女忽然叹息一声，道：

“你的武功很奇怪，高明得完全出了我们意料之外……”

肖寒月心中懊恼，冷冷地说道：

“我不想多伤人命，但我希望能见见你们的首脑人物。”

玄衣少女摇摇头，道：

“可惜，你们来晚了一步。”

肖寒月奇道：

“什么意思？”

“昨天，五更时分，这里已人去楼空……”

“难道你们不是……”

“我们是故意留下来的，准备以北斗刀阵对付你们，这本是一场有计划的搏杀，希望在这一战中，废了谭三姑、张岚、王守义的武功，给他们一个教训……”

肖寒月接道：

“你就是留下来主持这个计划的人？”

玄衣少女点点头，道：

“不错，我带的是一批卫字组的死士……”

谭三姑突然接口说道：

“姑娘也是死士之一了？”

玄衣少女打量了谭三姑一眼，道：

“你是……”

“白发龙女谭三姑……”

她缓步行到了肖寒月的身侧，道：

“姑娘这点年纪，大概不会和老身结下什么楔子吧！”

玄衣少女道：

“我只是奉命行事。”

“奉何人之命？”

玄衣少女摇摇头，笑道：

“自然是能够命令我的人，不过，我不会告诉你他是什么人。过去，我们就住在这里，昨夜你们打扰了这里之后，已经连夜移住他处，这废园西北角上，有一个隐密的门户；不过，现在已经大开，一点也不隐密了，你们可以下去看，你们可以开开眼界看那地下各处的豪华布置……”

谭三姑笑一笑，道：

“这里，只留下这几个人吗？”

玄衣少女道：

“对！除了我之外，其余的人，不死亦伤，都在这里了。”

肖寒月道：

“风、卫二组的人，都是你们训练的杀手，他们知道的不多？”

玄衣少女笑一笑，道：

“所以，你们不可能在他们的口中，问出太多东西，我们对训练出来的门下，很有信心……”

肖寒月冷冷接道：

“可是，你知道很多内情，而且，还留在废园中。”

玄衣少女微微一怔，笑道：

“怎么？你想把我留下来？”

谭三姑道：

“不但是肖公子，老身也有此意。”

张岚、王守义，已然移动身躯，把玄衣少女围住，张杰、罗镰率领的弓箭手，也都已箭在弦上。

玄衣少女神情很镇静，淡淡一笑，道：

“肖寒月，你是不是还希望我回答你的事情？”

“嗯！在下希望能尽快找回赵大夫？”

“那就只好让我离开这里，三日之内我会给你一个消息。”

“传递消息不一定要亲自传达……”

谭三姑看看地上躺的黑衣人，接道：

“他们也能把消息送到。”

玄衣少女冷笑一声，道：

“听你的口气，似乎是想把我留下来了？”

谭三姑笑一笑，道：

“难道，姑娘还想离去？”

玄衣少女脸色一变，道：

“谭三姑，你试试看能不能留得下我。”

忽然腾身而起，有如玄鹤。

谭三姑早已提气戒备，大喝一声，如影随形般，追了上去。

这时，已是落日西沉，夜色初临的时刻。

白发龙女追得太快，双方面首尾相接，张杰来不及下令发箭。

玄衣少女身在空中，柳腰轻折，忽然转过了身子，发掌劈向谭三姑。

谭三姑挥掌逼上，两人掌力接实，谭三姑被震得落着实地，那玄衣少女却借那弹震之力，身子又向上飞升了八步多，飞出了围墙以外。

张杰大声喝道：

“射！”

立刻箭风破空，十余支流矢追向玄衣少女。

但已迟了一步，玄衣少女身形疾坠，落在了围墙外面，张岚、常九，跃过围墙时，玄衣少女已经去如黄鹤。

谭三姑道：

“追不上了，想不到他们真的竟在这地下古道中，作为存身的地方。”

王守义口中不言，心里却大感懊丧，如果能事先调来了大批军马，把这里团团围住，那玄衣少女，绝不能轻易逃走。

肖寒月站在原地未动，心中想着那玄衣少女飞跃而去的快速身法，用什么方法，才能把她拦住。

杨府废园之下，果然是地道纵横，处处密室，想来，当年开避这地道时，这地方应是屯集物品之处。

那玄衣少女说得不错，地下密室布置的极为豪华，虽然已人去楼空，但却景物依然。

查看过地下密室的情形，已是黄昏降临的掌灯时分。

王守义下令破坏密室，封闭地道，以免再为匪人占用，一切处置妥当，天色已近初更，才发觉常九已不知去向。

肖寒月心中大急，道：

“常九兄跑到哪里去了？”

谭三姑低声道：

“不用找他了，咱们先回赵府再说。”

## 第九回 银月飞霜

赏花轩灯火通明，肖寒月、张杰、王守义、谭三姑，还加上一位赵姑娘，五个人围坐一桌。

谭三姑很留心赵幽兰，但见她五官端秀，脸色苍白，略显瘦弱之外，精神倒是很好。

赵幽兰一向都喜欢和肖寒月坐在一起，但这一次，似乎是有意的逃避，竟然坐在了张岚身侧，也正是谭三姑和张岚之间。

肖寒月心中一直挂念着常九的安危，忍不住说道：

“常兄去追踪敌人去向，也该回来了。”

自和风十三交手之后，张岚不但已全无傲气，而且，深觉江湖上浩瀚如海，自己是那么微不足道，人也变得谦恭起来，叹口气，道：

“他的追踪之术，虽然名满江湖，但敌人狡猾无比，武功又高，希望他吉人天相……”

谭三姑接道：

“不用为常九担心，只要他不太逞强，和人动手，自保绰有余裕，地鼠门中人有很多特殊的本领。”

肖寒月心中忖道：

这白发龙女的眼光、经验，果有独到之处，竟然能看出常九是地鼠门中人。

张岚、王守义和常九交了很久的朋友，但对常九出身地鼠门

一事，竟是茫然不知，两人听得同时一呆，但却并未追问。

谭三姑的目光，已转到了赵幽兰的身上，缓缓说道：“赵姑娘，老身虽然年近古稀，但说话仍是直来直往，我想问姑娘几句话，不知道是否可以？”

赵幽兰略一沉吟，道：“可以，不过，也许有些话我无能回答。”

“我们都正在为追查赵大夫的事件拼命，希望赵姑娘相信我们，目前双方，已然成剑拔弩张之局，早晚必须有一场决战，知己知彼，老身才能大胆地调动人手。”

赵幽兰点点头，道：“晚辈能担当的事情，我会自告奋勇，绝不推辞。”

谭三姑笑一笑，道：

“好！强敌夜袭赵府，数次未成，可是姑娘把他们逼退的？”

突然而来的一问，张岚和王守义都为之讶异不已，目光转注到赵幽兰的脸上。

“晚辈不会武功，只懂药理，如果侵入赵府的敌人，是被晚辈逐走，那也是被晚辈配制的药物惊退。”

谭三姑笑道：“幽兰姑娘，你配制成的药物，是否可以移动伤敌？”

“可以，有些巧思构造而成之物可以游动。”

“自然，也可以培养一些毒物克敌？”

赵幽兰竟然点点头，道：“是！”

谭三姑未再深问下去，目光转到了王守义的身上，道：

“王总捕头，赵府的防守布置如何？”

王守义道：

“十二支连珠匣弩，再加上十名弓箭手，三十名捕快，由张杰、罗镗和六名镖师分头率领巡逻，韩伯虎、何刚接应，以赵府的大小来说，防守应该十分周严，但敌人武功太高，这些布置能收多大的效用，就不是我能估计了。”

谭三姑道：

“今夜诸位多加休息一下，明夜是很重要的一夜，我想，他们一定会有大批人出动，王总捕头明天最好通知一下这附近住户，夜间不要外出，以免伤及无辜。”

王守义道：

“谭前辈，既知他们一定会来，我们是不是也该准备一下，调动一些人马？”

谭三姑摇摇头，道：“如是调动千军万马，把这团团围住，他们自然是不会来……”

“是是是，谭前辈的意思是……”

谭三姑道：

“张杰、罗镗、六位镖师，和十二支连珠匣弩留下，再就是我们这些人了，把三十名捕快和弓箭手，想办法安排在赵府的外面？”

“安排在赵府的外面？”

王守义不太明白地问：

“什么用处？”

谭三姑道：

“这一战相当凶险，人数越多，伤亡越重，如若对方来的人都是高手，三十名捕快对我们的帮助不大，把他们安排在赵府四周，负责传递消息事情。”

王守义道：

“在下明白了，明天立刻布置。”

谭三姑又分配了防守和传达的方法，整个的战法是，由交相的掩护把人手集中在后院之中，再和对方决战。

大家心中都明白了谭三姑的设计，对敌方案是以肖寒月为决战中心，其他的，都是辅助的力量。

赵幽兰在赵府中成了另一个单独的点，谭三姑没安排她对敌任务，但也没有把她停居的跨院，列入保护的重心，这和原来防卫的布置完全不同，原本赵府的布置，是以保护赵姑娘作为第一要务。

计议停当，离开赏花轩时，肖寒月快步行近了赵幽兰，道：

“幽兰，对于吐纳、练气之术，可有什么疑问？”

“没有……”

赵幽兰停下了脚步，身未折转，仍然背对着肖寒月，说：

“多谢肖兄指教……小妹获益匪浅。”

肖寒月向前行近一步，赵幽兰急急躲开两步。

双方仍然保持了两步左右的距离。

肖寒月怔了一怔，道：

“幽兰，哪里不对了？”

“我……我很好。”

肖寒月目光转动，花园中不见人踪。

赵幽兰接道：

“肖兄，如若没有别的事情，小妹想走了。”

肖寒月就算再笨，也觉出有些不对了，心中大感奇怪，道：

“幽兰，怎么回事，我们之间，好像疏远了？”

赵幽兰仍背对肖寒月，缓缓说道：

“肖兄，我很感谢你仗义相助，小妹会永记此情，日后定当回报。”

“赵姑娘，话越说越远了，我的意思是……”

“肖兄，我很累，想早点休息了。”

“好吧！姑娘保重。”

赵幽兰放步急行，转眼间消失在夜色之中。

肖寒月望着赵幽兰远去的背影，呆呆出神。

“肖兄弟……”

常九突然出现，缓步行了过来。

“常兄……”

肖寒月喜道：

“你几时回来的？”

“刚到不久，看到你在和幽兰姑娘说话，我就停了下来。”

常兄都看到了？”

常九点点头，道：

“看到了，也听到了。”

肖寒月道：

“赵姑娘有点变了？”

常九笑道：

“不错，而且，变得很厉害，走！到我住的地方仔细谈谈。”

“常兄，是否有重要消息告诉谭老前辈？”

“消息倒有，不过，明天再说不迟。”

常九就住在花园旁边一座小巧雅室中，赵幽兰刻意待客，对留住住在赵府的客人，都安排了很好的供应，常九虽然深夜返回，

但室中的香茗，仍有余温，常九一连喝了两杯茶，才放下茶杯，笑道：

“你觉得赵姑娘哪里变了？”

肖寒月怔了一怔，道：

“常兄，不是也说她变得很厉害吗？”

“那是我的看法，但我想先听听你的说法。”

肖寒月道：

“这个，这个，过去，她常和……”

常九笑一笑，接道：

“不用害羞，我们都瞧得出来，幽兰姑娘对你很好，不但信任，而且，情义深重。”

肖寒月叹一口气，道：

“可是，今夜，她却是有意在逃避，似乎是连话也不愿多说一句，这中间，究竟为了什么呢？”

常九脸色突然间变的严肃起来，缓缓说道：

“我常九这付德行，从来没有女人喜欢过，谈情说爱的经验，我虽然没有，便却看过不少，你肖兄弟是人间祥麟，身负绝技不说，偏又生了一副英俊、潇洒的体态形貌，读过万卷书，胸藏锦绣，这大概就是叫什么才子了，一才也罢，可悲处，竟然是文武全有，这就成了老泰山心目中的乘龙快婿，俏佳人心目中的如意情郎，幽兰姑娘对你用情，已然流露形态之间，那么娇俏的小郡主，也有些一见心喜的情态……”

肖寒月接道：

“常兄，你扯到那里去了……”

“听我说下去……”

常九肃然接道：

“你也许不留心，但我看得出来，我常九和张岚、王守义不同，行事为人，只求活得安逸、痛快，我走马章台，流恋烟花，这方面见识很多，虽然是大把银子买来虚情假意，但久病成医，经历的太多了，自然对女人有很多的了解，你和文雀、武凤对过手，交过阵，现在不妨回味一下，双方在各逞机心的景况之下，她们是不是也有着那么一丝斩不断的绵绵情意？”

肖寒月想一想，似是也不错，只是他初历情场，那些眉目传情，究竟有多少真假，却是无法分辨。

常九吁一口气，道：

“情海风波，大都是起因于外人介入……”

肖寒月接道：

“绝对没有的事，而且，我心存报恩，也不愿存有高攀赵姑娘的想法……”

常九笑道：

“这个吗？我也看得出来，你心里坦荡，止乎于礼，但幽兰姑娘却有着相许依附的情愫，但她是聪慧绝伦，极有主见的人，纵然情场有敌，也不心甘退让，何况，目前情景，对你依托正重，岂非小不忍而乱了大谋，这中间的变化，就值得深思冥索了。”

姜是老的辣，想不到常九这么一个江湖人物，对事理的分析，竟有如此深入的见解，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当真是各有所得，经验、阅历，个中自含有人情练达之处。

肖寒月叹息一声，道：

“小弟实在想不出原因何在。”

常九沉思了良久，道：

“兄弟，想想看，言语上有没有使她伤心欲绝之处？”

“没有。”

常九道：

“这就变化莫测了，丫头情愫早已暗生，怎么会突然有了变化，莫非她要逃避什么？”

“逃避……”

肖寒月有些不解地说：

“这就不通了，小弟心中坦荡，赵姑娘有什么好逃避的？”

常九道：

“事情可能缘起于她的变化。”

肖寒月沉吟不语。

常九低声道：

“肖兄弟，你是不是感觉到幽兰姑娘一直在改变自己。”

肖寒月点点头，道：

“这点倒是不错，我初见她时，她是个明朗、活泼的小姑娘，现在，似乎是越来越深沉了。”

常九道：

“人随年龄增长，愈来愈稳健、庄重，本是个自然的事，只是幽兰姑娘变化的太大、太快，大出常情。”

肖寒月苦笑一下，道：

“多谢常兄指点，此事一时间难有结论，不谈也罢，常兄追踪敌情，是否有所收获？”

“收获很大，且今夜可保安然无事，天色不早了，你也该休息了，咱们明天再谈吧！”

肖寒月回到了自己的住处，杏花竟然在室中坐候，不禁一

呆，道：

“这么深夜了，你在这里等什么？”

杏花站起身子，盈盈一礼，道：

“婢子奉小姐之命，有事奉告公子……”

“噢！赵姑娘有什么吩咐？”

杏花道：

“姑娘说，由明天算起，三日夜之后，武凤姑娘就可以恢复她原有的武功，公子要如何处置她，可以自己决定……”

肖寒月奇道：

“这是什么意思？”

杏花道：

“婢子不清楚，小姐这么吩咐，我就只好这么说了，公子难道也不明白么？”

肖寒月吁一口气，道：

“好！还有什么？”

杏花道：

“风七这个人，人性未失，公子如能予以收服，可有大用，这一切行动，都要秘密。”

肖寒月道：

“好！我明白了，赵姑娘还有些什么？”

杏花沉吟了一阵，道：

“姑娘没有再说什么了，不过……小婢有几句话，不知该不该说？”

肖寒月笑一笑，道：

“你说吧！说错了，也不要紧。”

杏花道：

“好！公子如此吩咐，杏花就直言了，小姐对公子依附甚重，一切都寄托在公子身上了……”

肖寒月双眉皱起，沉吟不语。

杏花道：

“也许公子还不知道，小姐生性好强，她为突破一些成就，已到了废寝、忘食的境界，常常日以继夜，三天三夜都未休息过一下。”

“这怎么行，你为什么劝她？”

“婢子劝过很多次了，可是没有用处，所以，我才告诉公子，希望你能劝劝她。”

肖寒月苦笑一下，道：

“我！行么？”

“行！我想她一定会听你的话。”

肖寒月心中忖道：过去也许可以，现在，只怕不行了，女人多变，当真是莫可预测。但他心中所思，未说出来，反而点点头，道：

“好！有机会，我劝她一下试试。”

杏花道：

“多谢公子。”

杏花转身向前行去，到了门口，突然停下，回头说道：

“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我几乎忘记告诉公子了……”

肖寒月道：

“什么事？”

杏花一直走到肖寒月的前面，才低声说道：

“办大事，不拘小节，御女有术，以情动之。”

肖寒月道：

“这……”

“公子，难道又不懂了，小姐说你学问好，一定会明白。”

肖寒月挥挥手，道：

“你去吧！”

杏花转身而去。

肖寒月掩上房门，和衣而卧，反复思索赵幽兰要杏花传话之意，只觉其中若有节拍，暗合兵法上用间篇中的谋略，难道，赵幽兰也读过兵法策略不成？……”

一阵紧急的叩门声，吵醒了好梦正甜的肖寒月，打开房门，竟然是张岚站在门外。抬头看艳阳高照，正已是日上三竿。

张岚道：

“快些洗过脸，大家都在赏花轩等你共进早餐，商议大事。”

肖寒月脸上一热，道：

“小弟昨夜睡的晚了一些，但也未想到竟然贪睡至……”

张岚接道：

“快去梳洗，我在门外等你。”

肖寒月匆匆梳洗之后，换件衣服，急步行出，道：

“张兄，随便派个人来叫我一声就行了，何用亲劳大驾？”

两人本是边行边谈，张岚却突然叹了一口气，停下脚步，道：

“老弟，有件事，恐怕会给你添麻烦，你可要多担待了。”

肖寒月道：

“什么事，张兄吩咐一声，小弟绝对遵从，何用如此郑重？”

张岚笑一笑，道：

“说它麻烦吧！可也是大多数人求之不得的奇遇，但对你肖兄弟，我就拿不准该怎么说了？”

肖寒月微微一怔，道：

“张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张岚道：

“郡主来了。”

肖寒月心头一震，道：

“她来干什么？这里危险得很，谭前辈说今晚上，可能就会有一场火拚？”

张岚道：

“王爷都阻止不了，我有什么办法？”

肖寒月道：

“金枝玉叶，任性千金，她认为这是好玩的事，但事已至此，大家想办法护着她些，别让她涉险就是。”

张岚道：

“我看，这就要你肖兄弟多费些心了。”

“我？”

张岚道：

“谭三姑前辈暗里告诉我，郡主明是陪伴师父，实则为你而来……”

“这怎么会？”

张岚接道：

“这就是我说的麻烦了，郡主天真、任性，不知天高地厚，你老弟只好担待了。”

肖寒月似是忽然被人在肩上放了一付千斤重担，一下子压

得脸色严肃，眉头也皱了起来。

张岚苦笑一下，道：

“老弟，轻松点，郡主虽然任性，但聪慧能识大礼，我来告诉你，只是让你心理上，有点准备，万一她说话不慎，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两人谈话之间，已行近了赏花轩。

谭三姑、王守义、韩伯虎、常九，围桌而坐，郡主朱盈盈果然坐在谭三姑的身侧，穿着深蓝色的劲装，背插长剑，一副临阵对敌装束。

不知张岚是有意，还是无法，刚好把肖寒月让到了朱盈盈的身旁。

桌上，早已摆好了精美的早餐。

谭三姑轻轻咳了一声，道：

“常兄带回来了很重大的消息，咱们吃过饭，再仔细研究一下。”

也许是因为郡主在座，这餐早饭，完全作到了食不言的境界，直到饭后送上香茗，谭三姑喝了两口茶，才开口说道：

“常九，说说你追踪的情形，有没有发觉白羽令门中人？”

常九沉思了片刻，道：

“他们的行动很小心，我不断地改变自己形貌，借物隐身，才算没有被他们发觉……”

张岚道：“你追踪的是什么人？”

常九苦笑一下，道：

“留下杨府中的人，只逃出了一位玄衣少女。”

肖寒月道：

“她身法快速，常兄能予追踪，实在高明。”

常九道：

“她飞跃出围墙，就隐身在暗影中不动，直到你们离开之后，她才现身。”

王守义道：

“她们藏身何处？是不是已离开了金陵城中？”

常九道：

“没有，这金陵城中似乎到处有他们的巢穴，我看她进入了一座大宅院中……”

王守义接道：

“什么地方？”

常九道：

“紧临雨花楼旁。”

王守义道：

“紧临雨花楼旁，一座大宅院，那金陵城中商业最繁盛的地区。”

他突然一掌拍在大腿上，道：

“四海绸缎庄。”

常九道：

“不错，王兄对金陵地方，当真是熟悉的很。”

王守义道：

“奇怪呀！这四海绸缎庄，是五十多年的老字号，怎么会……”

张岚道：

“杨尚书的府第，他们都敢侵、借用，何况一家商号。”

肖寒月叹息一声，道：

“他们行动诡密，武功高强，如施用移花接木手法，不知道这金陵城中有多少人家，被他们控制了。”

谭三姑道：

“果然利害，老身在江湖上走动了数十年，见过不少狡诈、阴险之徒，但却从未见过这样借尸还魂的手法，用高官府第，殷实商号，用作掩护。”

常九道：

“他们训练出这些杀手，一定会有一处人迹罕至的隐密基地，在金陵城中的活动，只是他们争雄江湖的手段之一，在下追踪而入，进入了第三座宅院之后，发觉其戒备得十分森严，不敢再冒险深入，只好用地听之术，听得了他们几句交谈……”

常九取过茶杯，喝了一口，继续说了下去：

“可惜我看不见那人形貌，但听口气，似乎对连番挫败，非常愤怒，已决定全力对付我们，言词之间，似乎和官府中人正面冲突，原来还有些顾忌，现在似乎是准备放手施为了。”

肖寒月道：

“常兄，你听那人的口气，会不会就是首脑人物？”

常九摇摇头道：

“好像不是，但肯定他的身份，似乎是高过那位玄衣姑娘。”

谭三姑道：

“常九，他们什么时候动手？”

常九道：

“谈话的只有两人，我断断续续听到的，就是这些了，至于动手时间，似乎就在两三天内……”

张岚道：

“他们只谈了这些吗？”

常九道：

“当然不止，但他们人数越来越多，我只好隐入暗处躲避，无法再听下去。”

他未说明躲在那里，但肖寒月突然想到昨夜和他相遇之时，他身上的衣服未干，隐隐有泥腥臭味，想他昨夜隐身之处，定然是在水池、阴沟之中。

王守义道：

“先下手为强，我们调动大批人手，先去四海绸缎庄搜查他们！”

谭三姑道：

“在那玄衣女子抵达之后，陆续有人赶到，那已说明了四海绸缎庄只不过是他们聚晤的地方之一，四海绸缎庄能照常营业，也说明了他们并没有破坏它，用的手法，可能只是控制了东主、老板，逼迫他传达命令。”

王守义点点头。

常九道：

“这个组织采用的寄生办法，与其分头追踪他们，倒不如引蛇出洞，找到他们的首脑人物，全力一击……”

肖寒月道：

“好办法，他们既然要到赵府中来，咱们就在这里布网以待。”

谭三姑道：

“为了防患江湖上惯有的伎俩，放火纵绕，立刻准备分头储

水，而且，通知赵姑娘，把重要的财物，置放于不畏火烧的安全所在，人员避火的安全，也都要仔细计划一下……”

肖寒月接道：

“谭前辈，在下想到十方埋伏大阵，有多种防守变化，稍加修正，可使赵府中的防守之人，前后呼应，左右相顾……”

谭三姑接道：

“好！好极了，兵法布阵之术，用于江湖之上，前所未见，一定会有相当大的效用。肖公子，老身暂把主持大权相让，由你分配工作。”

肖寒月道：

“那倒不用了，我只说布阵接应的方法，人手方面，还得由老前辈主持调动了。”

一直文文静静的朱盈盈突然开口，道：

“肖兄，我是诚心来帮忙，希望能派我一份工作。”

她模仿江湖中人的口气，倒也有七分神似。

肖寒月道：

“在下只管排阵，如何分配人手，是谭老前辈和王总捕头的事了。”

朱盈盈微微一笑，道：

“我由家中带来了两样宝物，希望能有点用处。”

全室的人，都听得一怔，谭三姑道：

“什么宝物？”

朱盈盈道：

“一颗夜明珠，据说，它能在夜暗中照亮三丈方圆，是极上之品……”

谭三姑吁一口气，道：

“还有一件是什么？”

朱盈盈道：

“是一把柄后带有银线的短剑，我看它长不过一尺二寸，冷芒侵肌，一定是一把好剑，就把它带出来了。”

谭三姑呆了一呆，道：

“带有银线？带在身上没有？”

朱盈盈点点头，由身上取出一把金鞘银柄的短剑，在剑柄之上，果有一根很细的银线穿过，那银线连在一个护腕之上，但剑式斜成一弯新月形状。

全桌之人，都看得出这把剑的名贵，但谭三姑、张岚、常九都惊讶得站了起来。

郡主没话找话，回头对肖寒月低声说道：

“肖大哥，他们怎么了？”

也许是为了说话方便，娇躯也移了过来，肖寒月闻到了一股如兰似麝的香味，其香雅淡，但却温馨悠长，中人欲醉。

肖寒月紧闭呼吸，道：

“大概郡主这把短剑是极为名贵之物，谭前辈和张总教席，都认出它的来历了。”

朱盈盈道：

“肖大哥，你如喜欢它，我就把它送给你。”

声音极低，几乎是附在耳边说的。

声音轻柔，淡香沁心。

肖寒月无法回答，只好装作没有听见。

只听谭三姑道：“张兄，认识这把短剑吗？”

张岚道：

“好像是传说的‘银月飞霜’？”

谭三姑取出短剑，一按剑柄机簧，短剑出鞘，顿觉一股逼人冷气，散漫开去，剑身奇亮，有如眉月。

常九道：

“不错，如假包换的‘银月飞霜’。”

肖寒月不知此物来历，笑一笑，道：

“剑形如眉，怎会叫‘银月飞霜’。”

谭三姑还剑入鞘，笑道：

“此剑乃寒铁精英所铸，原为天山寒叟之物，剑形虽如新月，但出手，光亮耀目，有如一轮明月，这把剑出现江湖之时，造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杀劫后，突然失踪不见，想不到竟落入了帝王之家。”

朱盈盈见肖寒月正襟危坐，不理睬她，也不生气，反而觉得肖寒月的样子很好玩，侧目相注，凝眼微笑，她娇生惯养，胸无城府，心有所思，就形诸于外，不管什么场合，也不管有多少人在看她。

谭三姑摇摇头，道：

“盈盈，这把短剑是怎么得来的？”

朱盈盈目光转动，才发觉所有的人都在看她，不禁脸上一热，道：

“师父，你叫我？”

谭三姑微微一笑，道：

“我在问你，这柄‘银月飞霜’是哪里来的？”

朱盈盈道：

“我不知道它的来历，我要来看师父时，爹带我到他的宝库中去选几样宝物带上，我就选上了夜明珠和这把剑。”

谭三姑道：

“你会不会使用？”

“不会呀！师父没有教过我。”

谭三姑道：

“可惜师父也不会用它，这柄短剑隐失江湖已近百年，使用它的方法，只怕早已失传了。”

朱盈盈道：

“这么说，这柄剑，没有什么用处？”

“千古宝剑，怎么没有用处？看到剑后的白色细索相连护腕，就不难想到它的用法，只不过，前人创出的奇技怕已失传，要自己暗中摸索了。”

肖寒月目力过人，发现那剑柄上花纹有异，接道：

“老前辈，能不能给我看看？”

谭三姑笑道：

“肖公子一代武学奇才，如肯花点心思，必可创出奇招。”

肖寒月接过短剑，退下剑鞘，只觉一股冷气，直透肌肤，暗道：神兵利器，果非寻常，大概这就是传说中能削铁如泥的宝剑了！

仔细查看短剑柄上的花纹，果然雕刻而成，细微精致，远看似花，细看竟是篆字，写的是施用这“银月飞霜”的方法，文中说明了它的重量，并说明剑柄的细索，采自天山异种冰蚕丝，不畏利刃，细索外面的长度四丈八尺，护腕是金线蛇皮制成，上下有两片寒铁精英，寒铁片可拒刀剑，连接蛇皮之处，还藏缠七丈

二的天蚕丝线，短剑可当兵刃，亦可当暗器，由连接丝线操纵，远近随心，剑如眉月，内外皆是锋刃，断玉切金，无坚不摧，练习熟悉，内功精深的人，可放尽天蚕丝索，伤人于十二丈的距离。

幸好肖寒月目力过人，又极细心，也认识篆字，这就一眼之下，发现了秘密。

一桌人都呆呆地看着肖寒月，不知他为什么全神贯注在剑柄上。

朱盈盈心中好奇，也仔细向剑柄上瞧去，这一看不禁大声叫道：

“那不是花，是字？”

肖寒月点头一笑，道：

“不错，是字，郡主认识梅花篆字，那就方便了，‘银月飞霜’的秘密都刻在上面，郡主仔细看看，再加练习，就会使用它了。”

缓缓把短剑入鞘交给谭三姑。

常九吁一口气，道：

“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看来倒不是骗人的话。”

肖寒月道：

“行万里路，尤胜读过万卷书，常兄的江湖经验，小弟佩服得很。”

谭三姑接过短剑，交还郡主，道：

“为师可不认识梅花篆字，你自己看着练吧！”

朱盈盈道：

“我……我……”

谭三姑接道：

“为师的本领，你已尽得，差的是火候、经验，我的剑法别走蹊径，以柔取胜，本有把袖中软剑传你之心，但你是千金之躯，学武旨在强身，现得‘银月飞霜’短剑，凌厉之处，胜过为师的袖中缅甸软剑百倍，只是，你是郡主身份，真练成奇妙剑术，恐怕不太适合……”

“不！师父，我也想在江湖上走动，学师父一样，遍历名山遨游大河。”

谭三姑呆了一呆，道：

“七王爷怎容你如此胡闹？”

朱盈盈突然神情一黯，道：

“我要来看师父，爹本坚不允准，害得我哭了一夜，赌气茶饭不进，要活活饿死，娘心不忍，代我求爹，爹气得摔了一个茶杯，要我答应他两个条件，才准许我来看师父。”

这几句话，听得全室中人，都为之耸然动容，谭三姑更惊愧交集，道：

“这……这要我如何向王爷交代？”

朱盈盈道：

“爹是明理的人，不会怪你的。”

“唉！真是造孽啊……”谭三姑痛苦地说：

“王爷要你答应他什么条件？”

朱盈盈道：

“我离开了王府，就是平民身份，不得以郡主身份，动用官府的力量……”

王守义吃了一惊，接道：

“这怎么行？”

朱盈盈道：

“以后你们别再叫我郡主，爹说得很认真，不是气话。”

谭三姑道：

“还有一个什么条件？”

朱盈盈突然流下泪水来，道：

“我如闹出什么事情，要我一身承担，生死和他无关。”

张岚呆了一呆，道：

“那不是断了父子之情？”

朱盈盈道：

“大概是吧！爹已经把皇伯赐我的封号、金牌，追了回去。我现在和肖大哥一样，也是子然一身的江湖人了。”

这几句话沉痛之中，却又使人觉得好笑，款款说来，流露出了内心中的隐密。

谭三姑叹息一声，道：

“我知道王爷的性格，他洁身自好，恪守分寸，偏偏有你这么一个任性胡闹的女儿，你要死要活的逼得他忍痛断情，话说出口，只好认真了。”

常九忽然哈哈一笑，道：

“一个礼贤下士，明通事理的好王爷，一个虽然胡闹，却很率性的小郡主……”

朱盈盈急道：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别再叫我郡主。”

常九道：“那要叫你什么呢？”朱盈盈道：“随便叫嘛，我现在是平民身份。”

常九道：

“叫你朱姑娘是肖兄弟那种读书人的口气，我这江湖草莽，可是叫不顺口！”

朱盈盈嫣然一笑，道：

“你叫我什么才顺口？”

常九被她这么认真一问，一时间真还不知道如何回答，忖道：我总不能称你朱家小妹子、小侄女吧！心里一急，道：

“像你这种年龄的女娃儿，我一向叫她们小丫头。”

朱盈盈微微一呆，道：

“丫头？”

王守义怒道：

“常兄，你少说几句，没人当你是哑巴！”

朱盈盈却忽然一笑，道：

“叫我丫头也好，我记得皇伯和几位皇叔，都是这么叫我的。”

王守义心中明白，朱盈盈口中的皇伯就是当今的圣上皇帝，心中更是震惊，又不能明说，急道：

“那不不同啊！我们至少也该称你一声大小姐……”

谭三姑看看王守义，道：

“算了，盈盈想过一下江湖人的生活，就叫她尝试一下也好，一旦不习惯，也可以早些回府去。”

张岚道：

“对！谭前辈说的有理。”

朱盈盈急道：

“我不回去，师父能撵我啊？”

谭三姑道：

“好！你可以留下来，不过，你要在三天之内练会‘银月飞霜’的用法。”

朱盈盈道：

“好！我立刻去练。”

站起身欲向外行去。

谭三姑叹一口气，道：

“盈盈在江湖上行走，可不同王府中郡主生活，要苦下功夫练习武功，还要学着照顾自己……”

朱盈盈接道：

“我知道，我不怕苦，我也会照顾自己。”快步行出花轩。

王守义轻轻吁一口气，低声道：

“谭前辈，你太严厉了，金枝玉叶之体。怎能如此逼迫、折磨？”

谭三姑正色道：

“她呕气离开王府，恐怕不是短期之内可以回去的。我们处境，又正值山雨欲来，她能早些有所成就，多一分自保之能，我们也可以少担一份心事！”

王守义道：

“话是不错，可是你这么一逼法……”

谭三姑接道：

“我了解她，她聪慧绝伦，极有练武天才，单以剑招变化而论，确已尽得我的传授，内功也有相当的基础，唯一的缺憾就是练起来不太认真。”

张岚道：

“可是‘银月飞霜’是江湖上一绝，岂是容易练成的，几天

时间，只怕很难会有成就。”

谭三姑笑道：

“我不过逼她认真去练罢了，怎会真的期望她数日有成？”

肖寒月道：

“不然，我看那上面的记载，并无什么一定招式，口诀所述，只是一种巧劲，真正玄机，全在那‘银月飞霜’的构造之上，只要学会那种收发连用的巧劲，就能得心应手，自然，要使它发挥极致，那就要技术纯熟，凭仗天份了，只谈运用，三天时间，应该练出来了。”

谭三姑道：

“肖公子，如已体会出个奥妙，不妨指点她一二。”

张岚道：

“是啊，肖兄弟，你不能样样拿你作比呀！你是武学奇才，剑帝传人，仙师高徒，突破了武学常规……”

肖寒月苦笑道：

“张兄，师父传我的技艺，可能真是武功的精华，江湖奇学，但他还是高估了我，如非赵大夫七针汇穴，打通我全身经脉，只怕我已经死骨早寒，细想经过，得天固厚，却也有几分侥幸，至于说到智慧过人，才华绝伦，世上确有这样的人，胜过小弟，何只十倍？”

常九奇道：

“谁？世间真的还有比你更具才慧的人？”

“有……”肖寒月说：

“真的，而且，诸位也都认识。”

张岚道：

“你是说朱姑娘？”

肖寒月摇摇头，道：

“是幽兰姑娘！”

张岚沉吟了一阵，笑道：

“对！幽兰姑娘的确聪明，短短数月之间，能配出奇绝江湖的迷魂药物，和神效无匹的解毒药物，其对药理的研究、运用之能，除了赵大夫之外，恐无人能出其右，日后，必为世间一代名医。”

肖寒月知他误会，默查在座之人的神情，似是都未深信，多作解说，徒乱人意，微微一笑，不再多言。

谭三姑道：

“趁盈盈不在，肖公子请解说布阵之法，免得知晓之后，又要闹着讨取差事。”

肖寒月点点头，就赵府形势，说出了一套布守方法。所谓的阵法，并非是八卦九宫的奇门变化，而是把人力的分配、运用，安排到最有效的地方，巧妙处是隐伏的硬弓长箭和连珠匣弩，跟巡守的镖师、高手，配合成一种相互支援的力量。

只听得花轩中人，无不佩服得五体投地。

谭三姑开始调动人手，排演操练，规定了行动号令，直到各人熟悉了位置变化，接应配合，才停下休息。日落城门，已到了晚饭时刻，所有的人，都停下休息，只有朱盈盈还在练习，“银月飞霜”。

她认识梅花篆字，很快地熟记了口诀方法，看起来方法很简单，只是一股巧劲，但练起来，却不是那么容易了，朱盈盈一口气练习了千次以上，总是力道不对，打出“银月飞霜”，就像是

射出去的暗器一样，但剑身的形体不对，中途曲弯，也没有暗器直接的效果。

朱盈盈从没有这样苦过，连急带累，早已经汗透衣衫，几次想摔去短剑，回房去大哭一场，但又怕被人讥笑，只好咬着牙硬撑下去，泪珠偷弹，不敢让人发觉。

练一种武功，竟然是如此的痛苦。

其实，她学的剑法，以阴柔之劲取胜，对巧劲的运用，是为根本，练起来，已经沾光不少，困难处是剑体构造，必需一股特异的力道，才能运用自如。

投出第一千一百零一次，仍有着无法控制的感觉，朱盈盈一振腕，收回短剑，忍不住泪如滚珠，顺腮而下。

只听一声轻轻叹息，道：

“朱姑娘，练得很累吧！”

转头看去，淡淡夜色中，只见肖寒月站在身后五尺以外，急急忍住泪水，道：

“肖大哥。”

肖寒月缓步行了过来，道：

“技艺进境，欲速不达，你已经练很久了，休息一下吧！”

朱盈盈本有着放声一哭的冲动，此刻，却微微一笑，道：

“不！我一定要找出用力的方法再休息。”

口中说话，右手的‘银月飞霜’又投了出去。

不知她是有意在肖寒月面前表现一下才华，还是突然这一投，刚好把力道用对，短剑出手，突现一圈光亮，有如乌云忽散，明月乍现，划出了一个数丈的银虹，环成一个大圈转了回来。

“我找出那股劲力了……”朱盈盈高兴得叫了出来，扑向肖

寒月的怀中。

肖寒月呆了一呆，朱盈盈人已到身前。

但见她张开的双臂突然一收，硬生生将往前冲的身子刹住，但飘飞的长发，已拂在了肖寒月的脸上。

浓烈的汗味中，挟着扑鼻的兰麝之香。

“对不住了，肖大哥……”朱盈盈羞怯地低下头，说：

“我忘了这里不是王府，也忘了我爹不在身边……”

看她低着头羞怯中泫然欲泣的模样，肖寒月忍不住微微一笑，道：

“朱姑娘，想王爷，为什么不回王府中去？”

朱盈盈摇摇头，嫣然一笑，立刻又恢复了活泼娇稚，道：

“我不回去，我已是平民身份，留这里陪伴师父和肖大哥。”陪伴师父也就是了，但连肖大哥也说出来，这就未免太露骨了，她说得却自自然然，没有半点牵强。

肖寒月苦笑一下，道：

“你累得一身大汗，快去沐浴休息一下，该吃饭了。”

朱盈盈道：

“我从没出过这么多汗，是不是很臭？”

肖寒月道：

“汗味中挟着一种浓烈的香气。”

朱盈盈双目一亮，道：

“真的有香味？”

“是啊！”

“那是兰花和麝香调出来的薰身香粉，大伯赐给我的，麝香散发力强，使兰花香味浓烈很多，我带了一盒出来……”

忽然发觉肖寒月心不在焉，似是根本没有听她说话，不禁一呆，道：

“肖大哥，你如果不欢喜这种香味，我以后就不再用它。”

“我……我在想，这种名贵薰香，除了王侯之家，一般人很难得到，这香味，会使人联想到你的身份。”

“对呀……”朱盈盈恍然大悟的说：

“我去把那盒香粉丢掉，以后不再用它，谢谢你了，肖大哥，你这么关心我，我心里好高兴。”

传身疾奔而去。

肖寒月呆住了，他不过是随口两句应付的话，这位娇娇千金，竟会如此的认真，想到赵幽兰对他忽然冷淡，心中更是感慨万千，日来苦苦思索，实在想不出为了什么？

“肖兄弟……”常九缓步行了过来，接道：

“你瞧出来没有？”

肖寒月道：

“瞧出什么？”

“盈盈郡主啊！”

肖寒月道：

“她成长在百般呵护、爱惜之下，天真烂漫，娇稚无邪，对人间……”

常九摇摇头，拦住了肖寒月的话，道：

“说得不错，她是娇稚无邪，但她可是个聪明绝伦，认真好胜……”

肖寒月接道：

“什么意思？”

“怎么？你是真的瞧不出来，还是反穿皮袄装羊？”

“我……”

常九接道：

“你怎么不想想，她真的是为了陪伴师父而来么？那不过是个借口，就算是原因之一，也不是重要的原因，天下有什么力量，能使一个一呼百诺的娇娇郡主，愿放弃尊贵的身份，甘为平民，只有一个情字……”

“常兄，我们相见不过数面，谈到情字，未免有些可笑了。”

两人边谈边走，到了一片花树丛中，常九突然停下了脚步，瞪着肖寒月，道：

“你不相信是不是？好！我再说一点证据出来，郡主如真是为了想念师父，可以要王爷把她招回去，至少，在此事完了，谭三姑可以再回王府，她用不着和老爹闹别扭，而且闹得要死要活，不惜离弃亲情，投身江湖，兄弟呀！这档事，恐怕七王爷也心里有数了，不但我看得出来，张岚、王守义，郁看得明明白白，你是我们这一群中最聪明灵光的人，偏偏是你就看不出来？”

肖寒月道：

“这些事，都是猜测罢了……”

“猜测？好！你是要我把心里的秘密都掏出来，可以，我明白告诉你吧！我来找你，是受人之托……”

肖寒月愣了一下，道：

“受谁之托？”

常九道：“谭三姑……”

肖寒月点点头，接道：

“她要你说些什么？”

常九道：

“谭三姑久走江湖，见识广博，她自己也很明白，郡主是拿她作个幌子，她说，郡主自视甚高，却又执情任性，既无江湖经验，也不知人情冷暖，初尝情味，只怕受不了很大的打击，要你多多照顾。”

肖寒月道：

“照顾？谭前辈有没有说明白，要我怎么照顾她？”

常九道：

“这个，这个……”

肖寒月奇道：

“怎么？常兄，还有什么难言之隐不成？”

常九道：

“那倒不是，我是在思索如何措词。”

“措词也要思索，常兄，难道不想实话实说了。”

“不是，不是，谭三姑的话很直接，我在想是不是应该全部都说出来？”

肖寒月微微一笑，道：

“说吧！最好一句也不要留下。”

常九四顾了一眼，低声道：

“她说，你如不喜欢盈盈郡主，就不要让她陷得太深，但也不能太伤害她，待此间事了，想一个办法，一下子断了她的念头，劝她回转王府，这个意思，你明白吗？”

肖寒月点点头。

常九道：

“事实上，我心中明白，赵幽兰可能已在你的心中，占了很

重要的地位，这种事，实在很难勉强，江湖上，有不少英雄男女，为了情关难过，造成了很多的恨事……”

肖寒月忽然叹息一声，接着道：

“赵幽兰绝世才女，她的想法和作法，都不能以常情推论……”

常九微微一怔，道：

“肖兄弟的意思是……”

“高山仰止，有些事能看难及，眼下最重要的事，是救出赵百年，多谢常老对我的指点，天色不早了，常老也该休息一下，今夜无月，也许会有一场大的搏杀？”

说完话转身而去。

常九苦笑一下，忖道：这小子，心中在想些什么？我常某人竟然一点也瞧不出来。

天色已到了掌灯时分。

赵府中管理伙食的帐房先生，是一个考虑周详的人，厨房里酒菜齐全，一到开饭时刻，亲自出来查看，群豪如不在赏花轩中聚会，他就分别把酒饭送入了各人的房中。

今晚送饭给肖寒月的，竟然是女婢杏花。

杏花是赵幽兰的贴身女婢，赵百年出事之后，主婢二人更是形影不离，一向不管送饭的事。

肖寒月心中奇怪，望着杏花，道：

“可是赵姑娘有事找我？”

杏花道：

“小婢奉命来看公子，刚好小厮送酒饭来，我就顺手带来了。”

肖寒月已沐浴更衣，换的是一身深蓝色的劲服，长剑也放在木案上，显然是有所行动的准备。

杏花放下菜饭盒子，打量着肖寒月，笑道：

“今夜有事？”

肖寒月道：

“防备强敌夜袭。”

杏花微微一笑，道：

“看来，公子和我们小姐看法一样了。”

肖寒月道：

“噢！幽兰姑娘说些什么？”

杏花道：

“三件事情，第一是小姐推想，今夜可能有强敌来袭，这一点，公子竟然也有预感？”

肖寒月点点头，道：

“幽兰姑娘的才华绝世，在下极为佩服，不知道赵姑娘还说些什么？”

杏花道：

“第二件，小姐要我转告公子，朱郡主是金枝玉叶的身份，关系全局的成败很大，要公子全心全意的照顾她，不可稍有怠慢！”

肖寒月接道：

“这个……”

杏花笑一笑，道：

“小姐说，她知道公子的性格，特地要小婢转告，小姐永远是公子的知己好友，但她已心有所属，恐怕很难有余暇照顾公子……”

肖寒月呆了一呆，道：

“这是什么意思？我自知出身寒微，并无高攀之意……”

杏花接道：

“唉！和小姐预料的反应，完全一样，用词口气，也是一般。”

肖寒月呆了一呆，道：

“她……”

杏花道：

“她是这么说的，小婢还不太相信，但想不到，都被小姐完全猜中了。”

肖寒月奇道：

“猜中了，什么意思？”

杏花道：

“你说的话全在小姐的预料之中，小姐之能，当真叫人佩服了！”

肖寒月苦笑一下，道：

“我明白了，请说第三件是什么事情吧？”

杏花道：

“姑娘说，今夜来袭之敌，如果十分强大，请公子安排他们退入花轩之中。”

肖寒月微微一怔后，忽有所悟的，道：

“退入花轩之后呢？”

杏花沉吟了一阵，道：

“小姐这么吩咐了，应该早有布置，万一有事情发生时，请公子把小姐送的药丸捏碎一颗，撒在停身之处，自有妙用，不幸有人受到伤害，就给他服用一粒。”

她虽未说得十分清楚，但肖寒月心中已有一些了然，微微一笑，道：

“请回复幽兰姑娘，就说谭老前辈早有计划，把人手撤入花轩，恐怕有点问题。”

杏花一皱眉头，道：

“这要我怎么对小姐回话呢？”

肖寒月道：

“实话实说呀！告诉幽兰姑娘实情，由她去想对策，其他的事，我会照她的意思，尽力而为，能作到什么程度，我就不敢保证了。”

杏花沉吟了一下，道：

“好吧！公子请用饭，我走了。”

转身而出。

肖寒月望着杏花的背影，长长吁一口气，顿有着人情变化，复杂难测的感觉。

今夜无月，加上阴云密布，星辰全隐，浓重的夜色，使人难以见到三尺外的景物。”

阵阵寒风衬托出深冬之夜的肖索。

整座赵府，不见灯火。完全陷入了沉沉的夜暗之中。

忽然间，一条飞动的人影，带着衣袂飘飞之声，跃入赵府，落在第一进庭院之中。

紧接着人如蝙蝠夜飞，四五条人影，连绵而入，落在庭院。

一共六个人，一色的夜行黑衣，身佩长刀。

夜色虽暗，但厅中更暗，这就使得隐在厅中的韩伯虎，看得很清楚。

但他并没对敌行动，只是轻挥左手，让站在身侧的张杰悄然行动，把消息传了出来。

原来，为了应敌方便，赵府中的数进院落，都已经打通墙壁，厅房互通，使人手的行动，接应，快速，隐密。

六个人在庭院中站了片刻，当先一人突然飞身一跃，蹬上屋脊，跃落在第二重庭院内，后面五人，随后行动，齐齐飞身而起。

韩伯虎没有拦阻，左手轻招，带着两名匪弩手，绕向第二重庭院。

谭三姑依照肖寒月设计的阵法，是把敌人引到第二、三两重庭院之内决战，以便集中，也使得强弓匪弩集中，发挥出配合的力量。

防守在另一面的常九、张岚，也发觉了敌人侵入，六人一组，直入三重庭院。

事实上，侵入赵府的敌人，是分由四面侵入，每一组六个人，合计二十四人。

来人对赵府中的形势，也似乎是有相当的了解，一入府中，立刻向第三重庭院之内集中。

原来，整座赵府，是座一进三的大宅院，第三重院之后，就是花园了。

来人翻房越屋，不见有人阻止，很快地把四组人手，集中一处。

这情势有些诡异，反使得来人行动之间，变得小心起来。

仔细查看之下，发觉了来人之中，虽然穿着同一颜色的劲装，但四个带队的人，在臂上，都缠了一条白色的丝带，此刻，四人正集于一处商量。

只听其中一个臂缠白丝带的人说道：

“奇怪呀！听说王守义把应天府中的精锐捕快数十人，都派在这里，防护赵府的安全，怎么竟然未见有一个人出手捕截？”

另一个人答道：

“就我所知，赵家那个丫头，还花钱请了三家镖局中六位镖师，怎的竟也一个不见？”

第三个叹息一声，道：

“听说，有一位姓肖的人，剑术十分精奇，连白龙教头，都不是他的敌手，这个人一直住在赵府中，竟也未见他出面。”

第四个人道：

“咱们原来的计划是乱敌耳目，全力搏杀，既然不见有人出面，咱们这计划无法施展，我们不如发出信号，召请几位堂主进来主持大局，不知各位的意下如何？”

另外三个人，同时点点头，其中一人取出一个竹哨，吹出了两长两短。

静夜之中哨音清越，传出极远。

事实上，肖寒月、谭三姑等都在附近，他们利用连接相通的房舍，行动起来，更为快速。

韩伯虎、常九、张岚、王守义、何刚等，都已集中过来，十双连珠匣弩，和十张强弓，也都在厅房中选好了位置，但等谭三姑一声令下，立刻间弩箭齐飞。

王守义低声说道：

“老前辈，他们集中一处，正好下手，也许这一阵弩箭，就会把他们全数撂倒。”

谭三姑摇摇头。

肖寒月也摇摇头。

显然，两人是希望见到敌人真正的实力。

常九轻轻一拉张岚，低声说：

“张兄，瞧出来没有？”

张岚微微一怔，道：“瞧出什么？”

常九道：

“今夜的情势有些奇怪！”

张岚道：

“奇怪什么？”

常九道：

咱们的设计，是把敌人诱入三进院中决战，敌人好像也是这么一个打算，竟然把手集中在三进院中了。”

张岚点点头，道：

“对呀！看来确是如此，怎么这么一个巧法？”

常九道：

“这不是巧合，而是双方都已对赵府中的形势很了然，选择决战之地，竟在一处！”

但见人影翻飞，凌空大鸟一般，落下来五个人。

肖寒月目光凝注，发觉五人之中，竟然有三个认识的，他们是魔刀白龙、鬼刀侯玄，和文雀，另外一个穿着青色长衫的文士，和一个全身白衣的佩剑少女。

那中年女士的四方巾上插着一支白色的羽毛。

白羽令门中人终于出现了。

肖寒月心中忖道：那二十四名的刀客、剑手之中，不知有没有白羽令门中人。

看到了那白色羽毛，室中的常九、张岚等人，都不自觉的伸手摸一下带在身上的阴阳伞。

面对着凶名满天下的白羽令门中人，各人眼中，都不禁油生了一股寒意。

那中年文士两道森冷的目光，四下探望了一阵，目注白龙、侯玄，道：

“分布开去，准备出手。”

白龙、侯玄，微一躬身，举手一挥，二十四个黑衣人，突然迅速地移动，在庭院中布成了一个八角形的阵势，面对着四周的房屋。

文雀紧随在那白衣佩剑少女身侧，双手握住两把佩在腰间的短剑剑柄上。

看起来，那插着白羽的中年文士，似是首脑人物，但他对那白衣少女，却又似极为恭顺，缓行两步，微微欠身，道：

“玉仙姑娘，可有指教？”

白衣女子摇摇头，笑道：

“由文兄作主吧，玉仙只负责对付那个姓肖的！”

肖寒月心中一动，忖道：原来她是专门负责对付我的，不知这位玉仙是什么一个来头？

回头望去，谭三姑也正瞪着眼睛在看他。

但听那中年文士朗朗说道：

“在下文天魁，诸位既未发动埋伏拦截，文某也不想造成混战，希望诸位现出身来，照江湖上的规矩，一决胜负，如仍畏缩不出，那就别怪在下传令放火烧屋了。”

谭三姑低声道：

“肖公子有何高见？”

肖寒月道：

“前辈作主。”

谭三姑高声说道：

“诸位既然想照江湖规矩，明来明往的挑战，请把人手撤入花园，咱们在那里一决胜负？”

文天魁看了白衣少女一眼，道：

“玉仙姑娘的意思呢？”

白衣少女一点头，突然飞身而起，文雀紧随其后，似乎是文雀已成那白衣女子的护从女婢。

文天魁哈哈一笑，道：

“阁下是……”

“老身谭三姑。”

“白发龙女谭三姑，好，好，如果文某人的记忆不错，你和敝门还有一段仇恨未了……”

“不错，今夜中本利一起结算，不过，老身想请教一事，不知你文兄，能不能够作主？”

文天魁道：

“白羽令门，有仇必报，从不和人谈论斤两！”

“这件事，和你们白羽令门无关。”

“好！那你就说说看！”

“老身希望今天一战，不管胜负如何，希望能先把赵大夫的事作个解决！”

文天魁哈哈一笑，道：

“谭三姑！恕难从命，赵大夫是何许人物？文某根本不认识。”

肖寒月忍不住，接道：

“阁下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文天魁冷冷说道：

“左右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宅院罢了，难道还会是龙潭虎穴，刀山剑林不成？”

肖寒月道：

“这就是赵百年大夫的故居。”

文天魁道：

“你是什么人？喋喋不休，实在是讨厌得很。”

木门呀然而开，肖寒月缓步行了出来，道：

“在下肖寒月。”

突然间，火光一闪，一个黑衣人的手中亮起了一支火炬，刹那间，庭院中一片光明。

这是特制的桐油火炬，长不过一尺，带在身上，很难发觉，但照明的光度，却是强烈得很。

敢情，对方早已有了准备。

文天魁借着火光打量了肖寒月一眼，道：

“你就是肖寒月……”

白龙接道：

“就是他，一点不错！”

“我还道是三头六臂的人物，原来只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伙子……”文天魁冷冷地说：

“听说你杀了不少卫字组的人，可是真的？”

言语神情之间，有着嘲弄的轻视。

肖寒月吁了一口气，道：

“白羽令门能够名动江湖，只不过是凭仗着几支蛇头白羽箭暗器而已，说到真正的武功，据说是平常得很……”

文天魁脸色大变，怒声喝道：

“好狂的口气……”

肖寒月冷然一笑，道：

“就算是名动江湖，杀人无数的蛇头白羽箭，区区也未放在心上……”

文天魁突然跨出一步，右手扬动。

肖寒月的动作更快，右手抬处，长剑出鞘，剑尖已指在文天魁右手腕上，相距不过是一寸距离，文天魁右手稍有移动，就难免断腕之危。

文天魁愣住了。

白羽令门是江湖上十分可怕的门户，文天魁又是白羽令门中的高手，狂傲自负。

鬼刀侯玄、魔刀白龙，都吃过了肖寒月的亏，也特别留意两人动手的情形，感觉之中肖寒月的武功，似是有了更多的进步，出剑之快，完全出人意料之外。

肖寒月神情冷肃地说道：

“至少，你应该知道这里是赵府吧？”

文天魁点点头。

人在矮椽下，不能不低头。

肖寒月道：

“赵百年现在何处？”

文天魁摇摇头。

他从未经历过这种事情，一时间，颇有无法处措之感。

白龙、侯玄，同时移动身子，向肖寒月行了过来。

谭三姑行了出来，冷冷接道：

“两位如果想用暗算，只怕是很难如愿了。”

话出口，人已拦在了白龙和侯玄的身前，左手微抬，摆出了出剑的姿势。

她的软剑，藏在袖中，和侯玄的鬼刀有异曲同工之妙。

只听一阵银铃般的笑声，传了过来，道：

“肖公子，不用和文天魁一般见识，他只是奉命行事，赵大夫的事，他实在不知道，不过我知道……”

肖寒月接道：

“你是……”

“白玉仙，传说肖公子的武功奇绝，我才赶来此地，看来，传言并非是空穴来风了？”

肖寒月道：

“你知道赵百年的情形？”

“知道，肖公子能够胜了我，我会详细奉告，来吧！花园中地势广阔，可以放手一战。”

肖寒月目睹文天魁，沉声说道：

“在未正式动手之前，阁下最好别用你蛇头白羽箭。”

文天魁心中恼怒，但又不自主点了点头。

肖寒月收剑入鞘，道：

“请！”

文天魁、白龙、侯玄，同时飞身而起，越过屋脊，落入花园。

二十四个黑衣人，紧随其后而去。

肖寒月回顾了谭三姑一眼，道：

“今夜之局，咱们如何应付？”

谭三姑道：

“看样子，他们似乎并未准备暗袭，所以，老身之意，不如挑起灯火，和他们放手一战。”

肖寒月道：

“晚辈亦是此意，只是迎敌之人，不用太多，一旦局势有变，也好从容应变。”

谭三姑点点头，低声道：

“肖公子之意，由那些人出面迎敌？”

肖寒月略略沉吟一阵，道：

“这要老前辈决定了。”

谭三姑笑道：

“张岚、常九、王守义，再加上你我如何？”

肖寒月道：

“够了，晚辈学的剑招有限，利在速战速决，最好和他们单打独斗。”

谭三姑微微一笑，道：

“老身明白。”

张杰、罗镡，挑起了两盏气死风灯，对方也燃起了四支特制的桐油火把。

花园中一片空阔的草地上，照得一片通明。

白玉仙、文天魁、白龙、侯玄，一排横立，肖寒月，谭三姑带着常九、张岚、王守义，迎了上去。

文天魁带来的二十四名刀手，布成了一个半圆形，罗列身后。

但赵府中的韩伯虎、何刚，及六位镖师，带着人隐伏暗中，并未现身。

鬼刀侯玄一见王守义，立刻冷笑一声，道：

“喝！王总捕头也在啊！来，我这笨鸟先飞，先来见识一下王总捕头的铁尺铜索。”

当先疾步而出，向王守义迎了上去。

肖寒月走在前面，冷笑一声，道：

“白姑娘，这人不守规矩，我代姑娘教训教训他了。”

右手一抬刺出一剑。

侯玄大吃一惊，人旁侧闪避，同时疾抬右手，寒芒一闪，封向剑势。

鬼刀不出还好，这一出刀封架，迫得肖寒月剑势不得不变，右腕微沉，剑势忽变，侯玄一刀封空，剑光已齐腕而过，江湖上神秘莫测的鬼刀，运着一只右手，一齐跌落在草地上。

侯玄呆了一呆，大叫一声，向后退去。

一剑惊全场，不但文天魁等一行人脸色大变，就是张岚、王守义，也瞧得变了脸色。

这是什么剑法，纵然是江湖上第一流的高手，也不容许有还手的机会！

事实上，一剑断了鬼刀侯玄之腕，连肖寒月也是大感意外。

白玉仙轻轻叹息一声，道：

“好剑法！果然是凶狠、凌厉，无与伦比。”缓步行了上来。

白龙右手疾出，封住了侯玄右臂穴道，止住流血。

任他侯玄凶狡十分，但断腕之痛，刺骨锥心，一面暗中咬牙强忍，人却席地而坐，运气止疼。

火光耀照之下，肖寒月才发觉白玉仙只是一个二十左右的少女，至少，看上去是这个年龄。

文雀紧随在白玉仙的身后，神情冷肃，和在花舫上那种温柔婉媚，判若两人。

肖寒月的快剑，震惊了全场但却没有震住白玉仙，她的神情平静，步履从容，直行到肖寒月的身前五尺左右处，停了下来，淡淡一笑，道：

“除你之外，赵府中还有一位神秘莫测的高人，能不能请他出来见见？”

谭三姑回顾了常九一眼，低声问道：

“两位认识这位姑娘吗？”

常九摇摇头，道：

“不认识，她很少在江湖上出现。”

张岚等都不知道白玉仙所指的神秘高人是谁？但肖寒月心中明白。

但却不便说出来。

白玉仙轻轻叹息一声，道：

“肖兄不肯说，想必就是你自己了？”

肖寒月道：

“白姑娘肯告诉我，你们的首脑人物是谁吗？”

“问得好……”白玉仙淡淡一笑，说道：

“我不能告诉你他是谁？但我可以代表他和你谈判。”

肖寒月道：

“如若白姑娘觉着在赵府之中，有一位神秘莫测的高人，在下也得到了他的授权，可以和姑娘作任何决定。”

白玉仙叹口气，道：

“肖寒月，你已杀了我们不少的人，你准备如何交代？”

肖寒月叹息一声，道：

“兵战凶危，逼到拔刀动手，也非在下心愿，但……”

白玉仙接道：

“好！你有此心，事情就好办了，赵百年活的很好，他正在配制一种药物，药物配好我们就送他回来，你杀了我们不少人，也就此一笔勾销，连断去侯玄一手的事，我们也不追究了。”

话是对肖寒月说的，所以，谭三姑、张岚，都不便开口，看看肖寒月如何反应？

肖寒月道：

“还有么？”

白玉仙道：

“你同意了这些，咱们再谈下去。”

肖寒月道：

“我也有自己的看法，白姑娘说完了高见之后，在下才能回答。”

白玉仙道：

“肖公子退出这场纷争，我可以答应你不伤赵府中一草一木，赵府所有的损失，我们也愿意赔赏，你开个价码出来，我立刻付钱，这条件应该很优厚吧？”

肖寒月笑一笑，道：

“听起来很动人，但白姑娘似乎是忘了追查赵大夫下落的是官府捕快，他们职司缉捕盗匪，保障善良，执刀拒捕，自然是格杀勿论……”

白玉仙接道：

“那不关你的事了，你不是官府中人，也用不着为他们卖命，他们护民有责，要有点护民的本领才行。”

肖寒月摇摇头，道：

“姑娘要不要听听在下的条件？”

白玉仙脸色微变，道：

“说吧！”

肖寒月道：

“立刻放出赵大夫，既是只要配制药物，在赵府中配制也是一样，在下愿意代姑娘劝劝王总捕头，看看能不能就此罢手……”

王守义接道：

“只要赵大夫安然回到赵府，其他都可以商量！”

白玉仙叹口气，道：

“肖寒月，我已经再三对你容忍了，你可知道，双方一战的后果么？”

肖寒月道：

“正要请教姑娘！”

白玉仙道：

“赵府中楼舍成墟，鸡犬不留，只怕赵姑娘也要化身劫灰。”

肖寒月道：

“姑娘一定能胜吗？”

白玉仙冷笑一声，道：“只有一个肖寒月，算得是劲敌，余子碌碌，何堪一击？”

谭三姑怒道：

“姑娘口气太大了吧”

白玉仙道：

“你是什么人？”

谭三姑道：

“谭三姑！”

白玉仙冷笑一声，道：

“白发龙女谭三姑？很好，白羽令门中人正在找你。”

文天魁：

“江湖事情江湖了，撇开赵府中事不谈，文某人希望向谭三姑讨取一笔旧债！”

谭三姑道：

“老身在此，白羽令门中人要对付老身，尽管出手！”

文天魁踏前两步，就要出手，却被白玉仙摇手阻止。

她似是真有极大的权威，白羽令门中人，竟也不敢对她稍有忤逆，文天魁一躬身，又退回去。

白玉仙又叹口气，道：

“我不愿和你动手，希望你不要欺人太甚！”

肖寒月道：

“王总捕头护民有责，谭前辈是承在下之邀而来，姑娘和他们任何一个人动手，在下就难坐视。”

白玉仙苦笑一下，道：

“肖寒月，看来，我一番心血是白费了？”

“没有，只要白姑娘肯把赵大夫送回来，事情还没有恶化到誓不两立的地步……”

白玉仙是很喜欢叹息，每次开口，总喜欢长长叹息一声，好

象，她心中有着无限的幽怨、委屈。

但这一次，白玉仙突然笑了，火光照耀之下，笑得一脸柳媚花娇。

叹息时若不胜情，满脸愁苦，笑起来却又是那般的娇媚动人。

肖寒月只感觉这个女人很奇怪，叹息和微笑，配合着她的神韵表情，给予人两种极端不同的感受。

“肖寒月，我劝你不是怕你，我只想彼此间不伤和气，想不到你却误会了，”

突然右手一抬，点了过来。

原来，她要杀人的时候，才有笑意。

肖寒月右手疾出，反向对手右腕扣去。

他的擒拿手法，一向稳准，出手必中。

但这一次，竟然未能得手，白玉仙右手食中二指微曲疾弹，两缕指风，应声而出。

就在肖寒月将要扣上白玉仙右腕的时刻，右手先被击中。

两股寒厉的劲气，似是有形之物，像针尖一般，刺入了肌骨之中。

以肖寒月近日精进的内功，竟然无法抗拒，心中大吃一惊，一吸气，疾退三尺。

白玉仙微笑如花地说道：

“肖公子，走不了的，小妹失礼了。”

踏前一步，右手逼向肖寒月的前胸。

肖寒月感觉一股寒气，循臂而上，已知身中暗算，受了大伤，一面运气闭住穴道，左手劈出一掌。

这一掌急怒而发，用了他全身的劲力，虽然凌厉绝伦，却完全是阴柔之劲，表面上看去，只是平平淡淡的推出一掌。

白玉仙的右手已逼上肖寒月的前胸数寸之处。

这时，谭三姑、张岚，都已经看出不对了，肖寒月似乎已无自保之能，谭三姑直行而上，准备攻敌必救，以解肖寒月之危。

却不料占尽优势的白玉仙，身子突然倒飞而起，一退八尺开外，苍白的脸上，泛现出一股红晕，落着实地之后，张口吐出了一口鲜血。

白龙呆了一呆，急行到白玉仙的身侧，道：

“白姑娘！”

白玉仙冷冷说道：

“退出去！”

转身向外行了出去。

白龙一挥手，喝：

“走！”紧随白玉仙身后而去。

盘坐调息的侯玄，也匆匆站起，数十条人影，飞跃而去。

一场即将展开的群殴惨杀，竟然在肖寒月和白玉仙的两招互拚中化于无形。

王守义正要喝令放箭，却被肖寒月阻止，道：

“让他们退出去！”

说完这句话，突然向地上倒去。

谭三姑站的最近，一伸手抓住了肖寒月的右臂，立刻骇了一跳。

原来，肖寒月的右臂，似是在雪水寒冰中浸泡了很久一般，竟然是凉透肌肤。

张岚、常九疾行而至，道：

“肖兄弟……”

谭三姑接道：

“快！熄去灯火，抱他回房中。”

张岚一把抱起肖寒月，张杰、罗镗也同时熄去了灯火。

肖寒月没有被送回卧室，却被带入了赏花轩。

花轩中原来有一张休息的软床。

肖寒月被放到软床上时，一张脸已变成了青白的颜色，双目紧闭，人也似晕了过去。

常九伸手一按肖寒月的前额，只觉如触铁石，一片冰凉，大吃一惊，道：

“谭前辈见识广博，可知他中的什么毒功？”

谭三姑道：

“就老身所知，北海寒阴叟，有一种玄冰掌，伤人之后，全身冰寒，但发作也没有这么一个快法。”

常九道：

“不是玄冰掌，以肖兄弟内功之精深，就算中了一记玄冰掌，决不会这么快地晕迷过去。”

张岚道：

“请赵姑娘来看看，她家学渊源，听说已得赵大夫七成真传。”

常九道：

“那就快去请啊！”

张岚应了一声，奔出花轩。

谭三姑沉吟了一阵，道：

“那一位看清楚了肖公子和白玉仙动手的情形？”

常九道：

“我看他们似乎拚了一掌！”

谭三姑道：

“难道就伤在那互拚一掌之下？”

常九道：

“但肖兄弟伤后反击，白玉仙似乎也受了重创。”

谭三姑道：

“但肖公子硬撑着没有倒下去，才使白玉仙震惊而退，如果……”

长叹一声，未说下去。

其实，用不着说下去，如若肖寒月受伤倒下，赵府中人，谁还能是白玉仙的敌手？

常九吁一口气，道：

“常某久年在江湖上走动，自信江湖上有点名气的人，我就算没见过，也该听过，但那白玉仙，却是一点印象也没有。”

谭三姑道：

“老身也想不出来，天下有白家这么一门人物。”

常九似乎突然间想起了一件事，道：

“老前辈是不是觉着有些奇怪？”

谭三姑道：

“什么事？”

常九道：

“白龙一向自视极高，但对那白玉仙似乎极为恭顺，似乎那白玉仙的身份，尤在白龙之上。”

谭三姑沉吟了一阵，道：

“两个人都姓白，会不会是一家人呢？”

谈话之间，张岚带着赵幽兰匆匆行了过来。

赵幽兰脸色苍白，但精神很好，举止间，也表现出了对肖寒月的极度关心，人入花轩，立刻奔到软床之前，仔细查看起来。

常九端起烛台，使赵幽兰能看得更为清楚一些。

仔细的查看肖寒月之后，赵幽兰严肃的神情，变得有些茫然，道：

“中了寒毒，但他伤在什么地方呢？”

张岚心中暗道：

“看来，女儿究竟是不如父亲，赵百年如在此地，定有解救之法。

常九道：

“肖公子和人手掌受伤，应该伤在右手。”

赵幽兰又抓起肖寒月的右手瞧了一阵，摇摇头，道：

“右手无伤……”

心中突然一动，卷起了肖寒月的右手衣袖。

只见肖寒月右小臂上，果然有两个细小黑点，只有针孔大小，不留心很难看得出来。

幸好，赵幽兰很留心。

伸出纤纤玉手，在两点小黑点上按了又按，赵幽兰才叹口气，道：

“是这里了，只不知他用的什么暗器，射入了肖公子的右臂之中。”

谭三姑微微一怔，道：

“怎么？是暗器，不是掌力？”

赵幽兰道：

“晚进不会武功，不过，我知肖公子的内力很精深，只是寒毒掌力，他不会伤的如此之重。”

常九道：

“有没有救治的办法？”

赵幽兰点点头，道：

“有，不过，我希望先了解他在什么歹毒暗器之下，方能对症下药，使他早些复元，否则，就算退了他的寒毒，也是无济于事。”

谭三姑道：

“就老身所见，他们是对了一掌，那丫头并未打出暗器。”

“应该是一种非常细小的暗器……”赵幽兰说：

“那种细小如发丝一般，暗器上有极为强烈的寒毒，或是先为暗器所伤，后遭寒毒侵入。”

常九道：

“赵姑娘，常某走了数十年的江湖，还从未遇过这么厉害的寒毒奇功，不管肖兄弟是怎么伤的，在下觉着应该先想办法救醒他，再作道理。”

赵幽兰沉吟了一阵，点点头，道：

“我去准备一下。”

转身向外行去。

望着赵幽兰的背影消失，谭三姑叹息一声，道：

“张兄、常兄，请仔细想想看，当今武林之上，有什么暗器，带着如此沉重的寒毒？”

张岚摇摇头，常九凝目沉思了一阵，道：

“想不出来。”

一直未开口的王守义道：

“在下想到了一种暗器，不知道是不是对？”

张岚道：

“说出来听听吧！”

王守义道：

“我听说江湖上有一种暗器叫冰魄寒珠，不知道肖兄弟，是不是伤在了这种暗器之下？”

谭三姑一皱眉头，道：

“冰魄寒珠！王总捕头在那里听到过的？”

以她谭三姑见识之广，显然并没有听过这种暗器。

王守义道：

“三年前在下破过一件案子，死者是一位年轻的大姑娘，全身赤裸，头发也被人扯断了很多，似是遭强暴而死，但全身找不出致命伤痕，整个人似是在冰雪中冷冻过一般，僵硬、冷白，就像肖兄弟现在的情形一样……”

常九接道：“你怎知是伤在冰魄寒珠之下呢？”

王守义道：

本来不知道，找不到凶手，也找不到致死伤痕，只好把尸体暂存，我请教过金陵各家大镖局中的镖师，都说不出那姑娘伤在什么毒功之下，直到半年后，来了个走方郎中，为人诊病，因诊金不合，闹了起来，带到府衙，案子不大，只是几句口角之争，我放了他，他告诉我冰魄寒珠伤人之后，尸体像冰冻一般，要七天之后，冷毒消退，才会复常。”

常九道：

“那时受伤的人，是死的还是活的？”

王守义道：

“自然是死的了。”

谭三姑道：

“那暗器有多大？”

王守义道：

“小如小米的米粒，大也不过黄豆一般。”

谭三姑道：

“王总捕头看到过？”

王守义摇摇头，道：

“没有。”

这时，赵幽兰正行入花轩，身后，多了一个杏花，杏花提着一个水壶，和一个瓷盆，赵幽兰却提了一个药箱子。

壶中水倒入瓷盆，仍然冒着腾腾热气，赵幽兰打开了药箱，取出一块白布，浸入水中，先在肖寒月右肘上，刺入两枚银针，才用热巾洗拭小臂上两个黑点。

三次之后，热水拂拭的肌肤变回正常，已可清晰的看出来，那是两个小小的伤口。

赵幽兰移近烛火，仔细的瞧看伤口，沉思不语。

常九忍不住，低声说道：

“姑娘，还不下药，在犹豫什么？”

赵幽兰道：

“我的经验不足，请诸位仔细看一下，这两个伤口，是不是针伤？”

常九、张岚，都低头看去，那伤口也只有一个针孔大小，但张岚、常九，竟然不能决定是不是细针所伤。

王守义道：

“姑娘，心中可有什么疑惑？”

赵幽兰道：

“有一种细如发丝的小针，长不足分，射入人身之后，能随血移动，十二个时辰之内，小针移入心脏，那时，纵然华佗重生，也无法救治了。”

常九道：

“如若小针细如发丝，那这伤口就稍显大一些了。”

赵幽兰道：

“晚辈也觉着不似小针所伤，只是心中顾忌太多，生恐造成大恨，不敢决定，常前辈一语解惑，晚辈就放手下药了。”

只见她先从药箱之中，取出一种药丸，交给张岚，道：

“让他服下这一种药物。”

张岚捏开肖寒月的牙关，投下药丸，触手处，只觉他肌肤冰冷，有如触在雪上一般，心中大是惊骇，忖道：天下竟有这种武功，看来，我张某人数十年苦练的武功，只不过萤火之光，微不足道了。

赵幽兰倒下一杯温水，但药丸仍然停在口中，无法流入咽喉。

原来，他口中的舌头已冻僵，无法运转。

赵幽兰苦笑一下，目光掠转，道：

“救人要紧，晚辈只好不计世俗的看法了。”

伏下身子，把樱唇投入肖寒月的口中，一面用舌尖搅肖寒月

口中的药物一面渡水入口。

这时，张岚仍然捏着肖寒月的牙关。

谭三姑突然出掌，按在肖寒月前胸之上，一股热流，攻入内腑。

足足花了一盏热茶工夫之久，肖寒月口中之药，终被搅化，赵幽兰相渡，把药物催入咽喉。

赵幽兰抬起头来已是娇喘吁吁，香汗淋漓了。

取出绢帕拭去脸上汗水，赵幽兰并无羞怩之感，神情一片庄严，道：

“晚辈小息一下，迟则半个时辰，药力发挥，肖公子可以醒来，请立刻叫醒晚辈，记着不可让他取下右臂上的银针。”

退后几步，依壁而坐，片刻工夫，竟然沉沉睡去。

张岚叹息一声，道：

“这几个月来，也真把赵姑娘累坏了。”

王守义道：

“一个娇弱女子，经此大变，竟然能撑了下来，这份意志，坚强，也实在叫人佩服。”

杏花口齿启动，欲言又止，缓步行到赵姑娘身侧坐了下去。

常九心中一动，暗道：看她们主婢如此随便的就席地坐下，而且态度自然，定是经常如此，才能有此旁若无人的习惯，这主婢二人，躲在一座跨院之中，整天做些什么？竟使一个知书达礼的少女，会变成这样的怪异。

其实，王守义、张岚，都发觉了这数月之间赵幽兰有了很大的改变，只是说不出那里不对，还道她思念父亲，强忍悲痛，心神有些恍惚。

“好冷啊！”肖寒月突然睁开了双目，挺身欲起。

张岚一把按住了肖寒月的身子，常九按住了肖寒月的右臂。

谭三姑吁一口气，道：

“肖公子，现在感觉如何？”

肖寒月道：

“很冷，全身都象在冰寒之中。”

王守义正想招呼赵幽兰，赵姑娘已醒了过来。

片刻小睡，赵幽兰精神已恢复了不少，挺身站起，行近肖寒月，微微一笑，道：

“肖兄醒来了？”

肖寒月人已清醒，神知似是完全恢复，点点头一笑，道：

“你救了我。”

赵幽兰伸出纤纤玉手，拔下刺在肖寒月右肘间的银针，道：

“你不能运气！”

肖寒月点点头。

赵幽兰道：

“试试看，右臂行血中是不是有一枚细小之物在移动。”

肖寒月运气试了一阵，道：

“没有。”

赵幽兰微微一笑，道：

“好，休息一夜，明天一早，我要杏花给送药来，中午之后，我再来看你。”

合上药箱，带着杏花而去。

谭三姑低声道：

“诸位请回去休息，这花轩之中，有我一人守候就可以了。”

常九道：

“肖公子曾在园中陪我藏了一夜，守护肖公子的事，在下责无旁贷。”

张岚道：

“对！谭前辈指挥大局，最好能保持充分的体能。”

谭三姑道：

“既是如此，我去休息了。”

转身行出花轩。

肖寒月道：

“张兄，王兄，也去休息吧！由常九一人照顾在下足矣！”

张岚、王守义对望一眼，点点头，离开了花轩。

肖寒月低声道：

“常兄，什么辰光了？”

常九道：

“大约四更左右了吧！”

肖寒月低声道：

“熄去火烛。”

常九吹熄烛火后，道：

“为什么？”

肖寒月道：

“扶我下床，我要运气调息。”

常九道：

“不太方便吧！你伤势未愈，万一寒毒未尽，运气调息，岂不是有害无益！”

肖寒月挣扎下床，常九无可奈何，只好伸手扶住他下了木

床，肖寒月就在床后盘膝而坐一面低声说道：

“常兄的精神如何？”

常九道：

“还支持得住。”

肖寒月道：

“好！常兄地听之术，能及细微，请施展一下，不论听到什么声音千万不可出去查看。”

常九心中奇怪，但却未再多问。

原来，肖寒月已闭上双目，开始调息。

常九感觉到他的身子在微微抖动，直到了顿饭之久，才恢复平静。

常九暗暗吁一口气，伏地静听。

他不了解肖寒月的用心何在，但细听之下，确实听到了一些十分轻微的声息。

似是有一些细小的昆虫，绕着花在轻舞飞动。

但花园之中，花木茂盛，总有昆虫飞动，自是平常事。

忽然间，一种花木指动的轻微声息，传入耳际，常九立刻心头一震，以他的江湖经验而论，这可能是人拂动花草的声音。

## 第十回 病榻柔情

难道是白玉仙那一批人去而复返？

想一想，又觉着不太可能，敌人虽然撤走了，但张杰、罗镛和那六位镖师仍带着数十位捕快，在赵府中巡逻防守，防守的部署相当严密，如若有人侵入到花轩附近，应该是早已有警讯传出了。

这花轩是赵府中防护的重点之一，接近花轩，至少要经过两道暗卡。

常九缓缓移动身子，向外行去，希望一探究竟。

突然，一只手伸了过来抓住了常九的右碗。

常九转头看去，不知何时，肖寒月已经醒了过来。

肖寒月摇摇头，低声说道：

“不能出去。”

常九吁一口气，道：

“你……”

肖寒月接道：

“我可以行动了。”

常九道：

“那很好，你歇着，我到外面看看。”

他心中怀疑有人能悄然接近花轩，但明明又听到了花树拂动的声音，希望能看个明白。

肖寒月摇摇头，道：

“咱们到窗口看看。”

常九点点头，两个人缓缓移动身躯，行到窗前。

夜色幽暗，但室中比外面更黑。

两人凝目向外探视，一面倾耳静听。

常九两道目光，却投注在一束花丛之中。

过了半炷香之久，果见花树拂动，一个人缓步由花木中行了出来。

常九心中暗道：好小子，你终于出来了！一面又暗自怀疑，这人的举动如此大意，何以布守的明桩、暗卡，竟然没有发觉？

但见枝叶浮动，缓缓行出一人。

这时，肖寒月和常九的目力，都已适应黑暗，只见那行出花树叶中之人，竟是杏花。

杏花手中捧着一个尺许大小的盒子，绕着花轩行了一周。

她步履沉重，每一步常九都听得十分清楚，显然是不会武功的人。

任是常九的经验丰富，也瞧不出这是个什么名堂？一个不会武功的女婢，躲在花树丛中，用心何在？

肖寒月的全部精神，却是集中在杏花手中捧的那个盒子上。

他心中明白，那盒子之内藏的秘密，就是赵幽兰终日躲在跨院的原因，但它藏些什么呢？

张杰告诉过肖寒月迷惑不解的是赵幽兰的转变，那不但是外形的态度转变，而是赵幽兰整个的性格在改变，一个原本十分伶俐活泼的少女，突然间变得相当阴沉，绝美的容色，也笼罩了一层莫可名状的冷厉。

肖寒月相信赵幽兰这些转变，都和她目前从事的工作有关，费解的是，什么样的工作，会使一个人在极短的时间内，有这样大的变化？

纵然有蛛丝马迹的可寻，但百闻不如一见，肖寒月很希望能看到那盒子里的东西。

杏花绕着花轩，行了一周，又抬头望望天色，然后，打开了手中的盒子。

幽暗的夜色中，肖寒月似乎发觉了一些细小的点影，投入了盒中，一种极为低微，形似昆虫飞动的声音，传入耳际。

足足有一刻工夫之久，杏花才关上盒盖，抱起盒子，转身而去。

直待杏花离去，常九才长长吁一口气，道：

“肖兄弟，你瞧到了没有？”

肖寒月点点头，道：

“看到了。”

常九道：

“杏花那丫头抱着的盒子里，似乎是装了很多小虫？”

肖寒月道：

“在下伤势初愈，目力不清，看的不太清楚，常兄，可瞧出那是什么小虫吗？”

常九道：

“夜色太暗，瞧不出来，不过，就听觉上言，似乎是一种飞动的小虫。”

肖寒月道：

“是不是有很多的小虫，飞入了那个盒子里？”

常九道：

“不错，想不通的是，杏花有什么能力，让那些小虫自投罗网，飞入了盒子里？”

肖寒月沉吟一阵，道：

“我出去瞧瞧，常兄请留在花轩之中。”拉开室门，奔出花轩。

常九紧随身后，也行了出来。

肖寒月快步行到了杏花停身之处，停下不动。

星辰寥落，一片静寂，已然是五更过后的黎明时分。肖寒月对自己伤后醒来的体能，一直抱着怀疑，明明嗅到了一种淡淡奇香，却忍不住回顾了常九一眼，道：

“常兄，闻到了什么味道没有？”

常九道：

“对！有一股雅淡的香味。”

肖寒月道：

“这花轩附近，有四季不谢之花，那香味是不是来自花香？”

“不是……”常九断然地说：

“这种香味带有一种药草味道。”

肖寒月点点头，道：

“咱们回去吧！”

重入花轩，常九已迫不及待地问道：

“肖兄弟，你好像已经胸有成竹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肖寒月沉吟一阵，笑道：

“只能说这是一种推想，没有把握！”

“就算这是一种推想吧，说出来给我听听总可以吧？”

肖寒月道：

“可以，但要常兄答允，暂时不得说出去。”

常九点点头，道：

“好！你说吧！”

肖寒月道：

“那盒子里，如是装了一种昆虫，例如蚊蝇之类，打开盒盖，让他们飞出来容易，但如让外面的蚊蝇自行投入盒中，那就不容易了。”

常九道：

“难道是那种带点药草味的奇香作怪？”

肖寒月道：

“常兄果然是阅历丰富的人，举一反三，就是那股香味的力量了！”

常九道：

“我想不通的是，杏花跑到赏花轩来，收了一盒蚊子，有什么用处？而且，收蚊子，也不一定要到赏花轩外花丛坐上半夜？”

肖寒月道：

“那不是普通的蚊蝇，而是杏花放出来的。”

常九低声道：

“放出来的，再收回去……”突然失声叫道：

“我明白了，明白了……”

肖寒月道：

“声音低些，莫要吵了别人。”

常九道：

“杏花藏在外面，是为了保护你……”

肖寒月苦笑不言。

常九接道：“她们不相信，赵府中的巡逻，防守能够维护你的安全，所以，在谭三姑等离开之后，杏花赶来这里保护你。”

肖寒月道：

“应该是赵姑娘离去的时候，杏花就留了下来，否则，她如何能逃过常兄的听地之术？”

常九被称赞得甚感受用，微微一笑，道：

“这位杏花丫头，好像是真的不会武功？”

“她不会，而且，赵姑娘也不会，她们的自保能力，全仰仗赵幽兰那一身精深的医学。”

常九恍有所悟的，道：

“是了，那位风七，就是伤在那盒中的毒蚊之下。”

肖寒月点点头，道：

“在下也这样想，只可惜，没有看得十分清楚！”

常九道：

“这个推断，八九不离十……”忽然长长叹一口气，接道：

“这件事，当真匪夷所思，我常某人在江湖上行走了数十年，可是从未听闻过这等奇事，养一些蚊子，用作克敌。”

肖寒月道：

“常兄，这件事还未得到证实，咱们最好别说出去。”

“不错，这些如非亲眼所见，就算说给了别人听，别人也不会相信。”

肖寒月吁一口气，道：

“常兄，寒月复元的事，最好也别忙着宣布出去。”

常九微微一怔，道：

“这是什么意思？”

“我想敌人一定会求证在下受伤的情形，也许会留下供咱们追踪的线索。”

常九道：

“有道理，不过，你是不是真的复元了呢？”

肖寒月心中一动，忖道：我如告诉他完全复元了，只怕他忍不住会说出去，至少会告诉谭三姑等。倒不如给他个莫测高深，使他不能畅所欲言。

心中念转，淡淡一笑，道：

“老实话，我也无法肯定是否已真的复元了？”

“不会运气试试吗？”

“试过了……”肖寒月说：

“有时候，突然会感觉到一股凉意，由丹田中升了起来，使运行中的真气，突然受阻……”

常九急急接道：

“你还在伤中，一点也谈不上复元，老实说，我常九见过了无数奇怪毒药中毒人立刻死亡，但从没有见过你受伤的情形，片刻之间，身躯如置冰窟，那么一个冷法，据赵姑娘说，你好象中于一种暗器之下，但我看不像，我想不出世上会有什么样的暗器，会有那种奇怪的威力？……”

肖寒月希望能对自己受伤的情形，多一些了解，点点头，道：

“常兄的意思是……”

“我觉得你应该是伤在一种很高深阴寒气功之下，不过我可想不出，什么武功，能使人在一刻之间，会冻如寒冰？”

肖寒月仍点点头，道：

“实在厉害，在下只觉一股寒意透心，人已经晕了过去。”

常九道：

“说到这里，又不能不佩服赵姑娘的医术了，她使你能很快地醒过来，唉！不过也真是辛苦了，在那么多人面前，樱口渡气，使药物下喉……”

肖寒月吃了一惊，道：“什么？她……”

“怎么？你一点不知道啊？”

肖寒月道：

“不知道，常兄请说的清楚一些。”

常九仔细地说了经过。

肖寒月沉吟不语，心中却大为感动，虽然旨在救命，但如没有那一份真挚的关爱之心，必有他策可想，用不着那么一个急救法。

那不只是一份高贵的情操，而且是一种虔诚的爱意，赵姑娘在众目睽睽之下表达了一个心愿。

试想一个姑娘家，口渡真气搅化药物，这件事传了出去还有什么人能娶她，她还有什么颜面，嫁给别人？

常九似乎是没有想的如此深远，笑一笑，道：

“肖兄弟，明天赵姑娘来看你的时候，你可要把病情症候，跟她说个清楚，练武的人，如果是真气不能提聚，那就和普通人一样了。”

肖寒月道：

“寒月记下了。”

常九似乎是突然间想到了什么高兴的事，忍不住吃吃笑了起来。

肖寒月奇道：

“常兄，怎么忽然高兴起来？”

“我想到一件事情，如果那位盈盈郡主也在花轩之中，不知道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局面？”

语声一顿，接道：

“奇怪呀！昨夜闹得天翻地覆，我们那位郡主姑娘，怎么一直没有露面？”

肖寒月苦笑一下，不再理会常九，闭上双目，盘坐调息。

不论事情如何的变化、发展，肖寒月自知已成为事件的重心，他必需要尽快的恢复体能。

事实上，经过几次的搏杀冲突之后，肖寒月对江湖已有了很多的了解，既然承受了剑帝这一身武功，已注定了卷入江湖这个漩涡中。

精奇深奥的吐纳，练气之术，在两度坐息之后，肖寒月已自觉到完全复元。

赵幽兰步入赏花轩时，已经是过午时分。

看起来，她对肖寒月的关怀之情，并非如常九、张岚等料想之深，至少，她并未流现出迫不及待的关心和忧虑，她能忍耐了一个上午的辰光。

这和盈盈郡主的那种溢于言表的关顾、焦虑完全不同了。

黎明时分，朱盈盈知道了肖寒月受伤的事，就一直守在肖寒月床前，一会儿送茶水，一会儿虚寒问暖，完全忘去了她金枝玉叶的身份，也不顾身侧有人，而且，一直在自责自怨，为什么竟睡得那么香甜，一夜未醒。

其实，是谭三姑暗中点了她一处穴道，不愿她涉险出战，尽管朱姑娘心中有些怀疑：何以会沉睡不醒，但她并未追问。

甘离王府，宁作平民的心中隐秘，这一下子，完全暴露了出来，但见她一片纯真的模样，没有人再忍心取笑于她。

朱姑娘全无忌讳的温柔看顾，却使得肖寒月有一些情怯心虚，好的是，没有人知道他伤势已愈，心中一急，就闭上双目，来个假装昏迷。

赵幽兰也似是经过了一番打扮，薄施脂粉，巧配腮红，掩去她苍白的脸色，带着一脸淡淡的笑意，行到了病床前面。

花轩中除了朱姑娘，还有着张岚、常九、谭三姑和王守义，跟着赵幽兰一起围在了病床四周。

他们是真正关心肖寒月的伤势变化，因为，他们都明白，没有了肖寒月，就没有了抗拒那种神秘组合的能力。

赵幽兰伸出纤纤玉手替肖寒月把脉，盈盈郡主立刻送上一把椅子让幽兰姑娘坐下。

肖寒月心中打鼓，万一被赵幽兰姑娘从脉象上瞧出自己已完全复元，当众说出来，那可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立时暗中运气，使脉象波动，忽快忽慢。

赵幽兰脸上微笑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脸严肃神色。

这一股严肃，立刻感染到场中所有的人，个个皱起了眉头。朱盈盈第一个忍耐不住，低声问道：

“赵姑娘，肖公子的伤势……”

赵幽兰收回搭在肖寒月右腕上的玉指，摇摇头，看了朱盈盈一眼，道：

“不太好，脉象很乱。”

“朱盈盈呆了一呆，道：

“是不是很危险？”

“危险倒是没有，不过，恐怕要养息几天了。”

常九忍不住接道：

“昨夜里肖兄弟跟我谈起，丹田中会突然升起一股凉意，阻止他真气运行。”

谭三姑道：

“那是说，寒毒尚未除尽，老身昨夜想了很久，一直想不出什么武功，有如此威力，竟使一个人，在片刻之间，冻僵过去，尤其象肖公子这样内功深厚的人！”

赵幽兰道：

“晚进不懂武功，不过，就晚辈查看所得，不似武功所伤。”

谭三姑道：

“赵姑娘的意思是……”

“肖寒月伤在一种寒毒暗器之下，天下有什么暗器，能在伤人之后，使人体温立刻下降，行血凝结？”

场中无人回答。

以白发龙女的见识之广，也想不出天下有如此寒毒的暗器。

赵幽兰低头沉吟片刻，突然伸手搭在肖寒月左腕穴之上。

肖寒月正想变动脉搏，赵幽兰搭在左腕的玉指，突然加力，又突然放松，回顾了朱姑娘一眼，笑答：

“郡主请放心，民女的医道，已深得家父真传，快则一天，慢则二日，我保证使肖寒月完全复无。”

朱盈盈心中一松，却感到双颊发烧，这几句话，说得太明显了，朱盈盈岂有听不明白之理。

但她仍然低声应道：

“多谢赵姑娘了。”

只不过说的声音很低，但赵幽兰还是听到了，笑一笑，站起身子，道：

“杏花！”

站在花轩外面的杏花，应声而入，手中捧着一个药箱子。

赵幽兰打开了箱盖，取出一个玉瓶，笑道：

“朱姑娘，这玉瓶之中，有七粒丹丸，用温水送服，立刻给他吃下一粒，两个时辰之后，寒毒应该完全退除，要是还没有好，两个时辰之后，再服两粒，一定可以祛退寒毒……”

“如果，还不好呢？是不是再要他服用一次。”

赵幽兰摇摇头，道：

“不行，药量太重了，无益有损。”把药交给朱盈盈，带着杏花离开了花轩。

朱姑娘立刻忙着倒水，打开玉瓶，倒出了一粒红色丹丸，道：

“肖兄，快请服下。”

张岚一拉常九，两人先行离开花轩，谭三姑暗暗叹息一声，也和王守义退了出去。既然不能拒绝了朱姑娘一片好意，肖寒月只好张口把丹药吞下。

水送丹丸入腹，肖寒月立刻感觉到有点不对，只觉强大的热流，直透入丹田之内，心中大吃一惊，急急运气，把透入丹田的热逼住。

朱姑娘眼看肖寒月皱起了眉头，忍不住微微一笑，道：

“赵姑娘配制的药物，效用很快，良药苦口，肖兄请忍耐一下。”

肖寒月吁一口气，道：

“郡主！我要休息，你也请吧！”

“我没有事啊……”

“不行，快去练你的‘银月飞霜’……”

“可是，你一个人留在这里，要是想喝口水，也没有人帮你去拿。”

肖寒月道：“不会，我至少要睡上两个时辰，你坐在这里，我反而有些睡不安了。”

朱姑娘无可奈何地道：

“好吧！我听你的话。”起身行了出去，顺手把玉瓶放在床头的木案上。

他不知道自己服用的什么奇药，但他内功精湛，立刻感觉药力不对，这一阵运功排药，花去了足足大半个时辰工夫，出了一身大汗，才恢复常态，刚刚放松心情，花轩外传来了张岚的声音，道：

“这件事，先别告诉肖兄弟，他伤势未愈，不要影响了他的心情。”

只听常九说道：

“我们进去看看，如果肖兄弟不碍事了，再跟他说个明白。”

肖寒月心中一震，忖道：什么大事，会影响到我疗伤的心情？但闻木门呀然，张岚、常九，双双行了进来。

肖寒月目光盯在两人的脸上瞧看，两个人四道目光，也盯住肖寒月看，见他脸上汗水未干，相互交换眼色。

显然，是不准备把事情说出来了。

肖寒月吁一口气，道：

“常兄，有事吗？”

“没事，没事，你好好养伤……”

肖寒月淡淡一笑道：

“不要骗我，我听到你们谈话了。”

张岚道：

“这件事，也不怎么重要，你还是养伤要紧！”

肖寒月挺身而出，道：

“赵姑娘药物效用神奇，刚出了一身大汗，我已经完全好了。”

张岚道：

“真的？”

肖寒月道：

“张兄难道还要寒月证明一下吗？”

张岚看了常九一眼，道：

“既然如此，常老弟就说出来吧！”

常九苦笑一下，道：

“肖兄，你听了不要激动，事情既然发生了，急也没用。”

肖寒月道：

“我自信还能沉得住气，你们说吧！”

常九道：

“赵姑娘走了……”

“走了……”肖寒月大大的震动一下，接道：“怎么走的？”

常九接道：

“好像自愿走的……”

肖寒月奇道：

“自愿走的？这……”

张岚接道：

“她留下了一封信，说是去见她父亲，要我们不要挂虑，不过……”

肖寒月急道：

“不过什么？张兄，你们不能骗我，我要知道所有的事情。”

常九道：

“张兄的意思是说，赵姑娘似是和敌人接上了头，由他们接她离去，而且，还带走了武凤和那个黑衣人。”

“大白天，重重守卫，怎么会让敌人摸进来，带走了赵姑娘？”

常九道：

“正因为大白天，防守上松了些，赵姑娘住的地方又不准人太过接近，她走的是花园偏门……”

肖寒月吁一口气，平静一下激动的情绪，道：

“守卫的人，都没有一个发觉……”

张岚道：

“被人点了穴道，由这一点推断，才想到赵姑娘是和敌人早有了约定……”

常九接道：

“我们的想法，敌人派来高手，接应赵姑娘离开了这里。”

肖寒月道：

“武凤和风七都关在牢里，至少守牢的人，应该知道他们如何离去了。”

“是赵姑娘入牢中带走的，但在赵姑娘离去时，却用药物把他们全都迷晕了过去，重重疑点，合于一处，我们才得到了一个结论，赵姑娘是自愿跟人离去，为了能见她父亲一面……”张岚神情肃然的说：

“这是很精密的计划，在极短的时间中完成，各方面都配合的十分密切，如非赵姑娘自愿配合，不可能如此轻易地被人劫走。”

肖寒月道：

“杏花呢？”

常九道：

“一起走了。”

肖寒月道：

“查过赵姑娘住的跨院没有？”

张岚道：

“查过了，室中之物井然有序，至于失去些什么东西，大家都不清楚，无法查证，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赵姑娘带走了一些衣物，和几个箱子。”

“如是无人接应，她和杏花如何能带走那样多的东西？”

肖寒月道：

“王总捕头和谭老前辈呢？”

张岚道：

“王守义正在查问详情，谭三姑带着韩伯虎追了下去……”

肖寒月道：

“常兄追踪之术天下闻名，怎么没有一齐追下去？”

常九道：

“谭三姑要我和张兄留下来……”

兄见王守义满脸怒容的入花轩，道：

“岂有此理，咱们帮她抓贼拚命，找她父亲的下落，她却跟人家勾结一起，偷偷地跑了！”

肖寒月道：

“唉！王兄，查问清楚了？”

王守义道：

“完全清楚了，两个接应赵幽兰的人，一个扮作了厨房中的师傅，一个扮作巡逻的捕快，伤了我们的两道暗卡，离开了这里。”

肖寒月沉吟了一阵，按捺住激动的心情，缓缓说道：

“她留下的书信呢？”

王守义道：

“在这里。”

肖寒月接过一张白笺，只短短数语，写的是：

“书奉应天府捕头王大人阁下

孤女思父，心碎肠断，来人信誓旦旦，旨在求药，无意伤人，民女决心携药探父，数月来劳师动众，深以为歉，留赠白银二十两，聊表愧咎，并请人代向府台大人销案。

民女赵幽兰叩上”

肖寒月吁口气道：

“能不能销案？”

王守义道：

“民不追，官不究，销案不难，怕的是，七王爷追下来……”

张岚道：

“不要紧，既然是赵姑娘的决定，我想七王爷不会追查。”

肖寒月道：

“赵姑娘既然决定了，咱们也不用多事了，公事上，王兄有

办法交代，张兄能使七王爷不再追查，这件事到此为止，在下也就此别过了。”

他说走就走，抱拳一揖，转身向外行去。

“别急，别急，肖兄弟，赵姑娘的案子可以销，但杨尚书夫人的事，恐难罢休……”王守义说：

“这件事，你怎么能撒手不管？”

肖寒月道：

“王兄，杨夫人的事，最好坦然呈报七王爷和府台大人，由他们决定，看看是否要追究下去，寒月是为了报答赵大夫的救命之恩，才挺身而出，现在，赵大夫事情已结，寒月留下来，也没有什么用了。”

王守义道：

“这个……张兄有何高见？”

张岚道：

“肖兄弟不是官府中人，赵姑娘决定这么做了，他自然无法再追下去，杨夫人的事，请府台大人和她谈谈，再作决定，不过，肖兄弟最好能再多留一些时间，至少要等谭前辈回来之后，再走不迟。”

肖寒月点点头，道：

“张兄说得有理，兄弟先回卧室去休息一下。”

望着肖寒月的背影去远，常九看看张岚和王守义，道：

“两位瞧出来没有？”

王守义道：

“瞧出什么？”

常九道：

“赵姑娘突然离去，给肖兄弟打击很大。”

王守义道：

“我就想不通，赵幽兰怎么会突然来这一记回马枪，咱们几个全被她给耍了。”

常九道：

“就在下所见，这几个月中，赵姑娘一直在变……”

张岚接道：

“突然出走，会不会和郡主有关？”

常九道：

“不能说没有，但这并非主因，在下初见赵姑娘到现在，不过是一个多月的时间，但仔细想起来，她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她变得深沉莫测……”

王守义接道：

“对！你不提，我还想不起来，这么一说，果是大有可疑，这究竟为了什么？”

张岚道：

“她太聪明了……”

常九道：

“不但聪明，而且有了某一种特别的成就，吸引了她全部的心神……”

王守义道：

“你是说……”

常九道：

“我说不出什么成就，只是就她的言行、举止上观察，她已胸藏锦绣，手握智珠，才敢以一个娇弱少女，投身入江湖凶险之

中。”

“老常，你说，对赵姑娘的了解，肖寒月是不是比我们清楚一些？”

常九微微一笑，道：

“应该是吧！咱们平常都自负是见多识广的人，其实，咱们只不过多一些肤浅的江湖阅历罢了，真的要探骊取珠，穷理明道，咱们比人家赵姑娘、肖公子差得远了。”

张岚脸上一热，道：

“说得也是，赵姑娘如云里之烟，雾中之花，看不真切。但和肖寒月相处这段时间中，却叫人由衷地生出敬服，胸藏韬略，却又能自持分寸，坦坦荡荡，唉！他真要离去，还真叫人离情依依，难以割舍呢！”

几人谈话之间，谭三姑和韩伯虎双双归来。

## 第十一回 船头激战

韩伯虎汗透重衣，谭三姑也是鬓角间冒着热气，显然，两人追了不少的路，赶得很累。

王守义亲自倒了两杯茶，道：

“两位，喝杯茶，歇一会。”

谭三姑道：

“肖公子呢？”

常九道：

“回房休息去了。”

谭三姑道：

“那还好。”

坐下喝完一杯茶，接道：

“我要和肖公子好好的谈谈。”

常九道：

“好！我去叫他。”

“不敢有劳常兄，谭前辈辛苦了！”

肖寒月缓步行入花厅。原来，他回到卧室，只是沐浴更衣。

谭三姑接道：

“我追上了赵姑娘……”

肖寒月接道：

“在哪里？”

谭三姑道：

“她坐了一辆马车，出城直奔钟山而去。”

张岚道：

“谭前辈见到她了？”

谭三姑道：“见到了，她停下车来和老身谈了几句话要我们别再管这件事，她自己会处理得更好。”

肖寒月道：

“赵姑娘有没有受到威胁？”

“绝对没有，她说，一年之后，她会再回到赵府中来和咱们见面。”

张岚道：

“这是什么意思，咱们还要等她一年不成？”

谭三姑道：

“唉！老身也是这么问她……”

张岚道：

“她怎么说？”

谭三姑道：

“她说，她希望我们都能到，要我别再追下去了。”

张岚摇摇头，道：

“胡闹，胡闹，这算什么约定？”

谭三姑目光转到肖寒月的脸上，道：

“赵姑娘说，希望你在赵府中住下来，但她知道这不太可能，只求你一年后的今天，无论如何要来这里聚一次。”

肖寒月道：

“我一定来。”

谭三姑道：

“赵姑娘还告诉我，她有一幅画送给你，要你仔细看看。”

肖寒月点头道：

“我知道，还有什么交代？”

谭三姑道：

“她要你好好地照顾郡主，而且特别请求我和张岚，要从中成全，如果不听她的劝告，会造成情天留恨，我和张岚，都没有脸再见王爷。”

张岚道：

“这个——真会有这等严重吗？”

谭三姑道：

“赵姑娘说的不错，我和郡主相处九年，我知道她的性格，本来，我还准备强迫她回王府去，现在想来，这真是一大蠢事，幸好，赵姑娘一语提醒，未铸成大错，现在，老身倒要求你肖公子答应这件事了。”

肖寒月道：

“答应什么？”

谭三姑道：

“让她跟着你走吧！你们游荡江湖也好，找一个地方研究武功也好，郡主读书甚多，满腹文才，陪你聊聊天，足可胜任，老身不要你有任何承诺，一切顺其自然，知女莫若父，七王爷肯放她出来！追回所有的封赐，就是还她自由，肖公子应该明白了。”

肖寒月道：

“这个，我……”

肖公子……”谭三姑无限感慨地说：

“这是老身求你，也是赵姑娘的意思，赵姑娘要我转告你几句话……”

肖寒月接道：

“老前辈还记得么？”

谭三姑道：

“记得，只是不太懂话中含意？”

肖寒月道：

“怎么说的？”

谭三姑道：

“赵姑娘说药能医病，也能害命，她已非她，这几句话，肖公子是否明白？”

“我明白，赵姑娘还说些什么？”

谭三姑道：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奇经邪书，易沦魔劫，但她愿舍身以试，看看能不能找出一条正路来，朱姑娘读的是儒家正道，正是红花绿叶，相处一段时日，当可成知己，这句话老身倒是明白，那朱姑娘定是指郡主了。”

肖寒月道：

“多谢前辈。”

显然，他尽知言中之意。

谭三姑微微一笑，道：

“最后几句话是，看似无情却有情，情到深处与天同，朱姑娘外刚内柔，用情纯深，你不要被世俗男子的想法拘住，害人误己。”

肖寒月叹息一声，道：

“赵姑娘果然是超脱的很。”

谭三姑道：

“好了，我要说的话，都说完了，也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承诺。”

肖寒月道：

“我带盈盈一起走。”

谭三姑道：

“好！有这句话，老身就心无牵挂了，我回来之时，看她仍在练习《银月飞霜》，昨天到现在，大概练了十几个时辰了，我传她剑术这么多年，可从来没有看到她如此下功夫的，你可知道为了什么？”

“我知道，她聪慧绝伦，如果肯下功夫，必能成为一代侠女。”

谭三姑回顾了王守义一眼，道：

“销案的事，可有困难？”

王守义道：

“这个不难，就算销不了案，也可以把它压下来，只要无人追究，就算是一桩悬案了，我这就立刻下令，撤去人手。”

谭三姑目光转到张岚的身上，道：

“张兄，作何打算呢？”

张岚道：

“三十年夜郎自大，不知天高地厚，江湖龙潜豹隐，真正的高手，未必是有名气的人物，近来眼界大开，连会高人，我想辞去王府的教席，回归故居，闭门潜修……”

“在王府中一样可以潜修。”

张岚道：

“前辈也愿留在王府中吗？”

谭三姑点点头。

这时，朱盈盈满身大汗地跑入花轩，道：

“师父，肖兄，我练成了，你们要不要看看？”

谭三姑笑道：

“请肖公子指点你吧！师父可没有这个能耐。”

朱盈盈一伸手拉着肖寒月道：

“走，你看我练到什么境界了，能否入肖兄法眼？”

肖寒月已有了接受她的准备，让她拉着跑出花轩。

看两人去远，谭三姑才叹口气，道：

“张兄，你不但不能辞去王府教席，而且，还要秘密的罗致一部分高手……”

张岚接道：

“集中在王府中吗？”

谭三姑道：

“隐在暗处，表面上和王府无关，却有王府暗中支持。肖寒月留下的阴阳伞，是一种克敌利器，用它训练出一队年轻高手，组成一支铁伞卫队，由明转暗，这方面，我已有了腹案，以后再仔细商讨，唉！老身有一个奇怪的感觉，那个神秘组织，绝不简单，不能不防备，再说，郡主的事，咱们也不能真的撒手不管，总要暗中照顾。”

张岚、王守义听得连连点头。

常九道：

“别把我也算上，我姓常的可是习惯了浪迹天涯的江湖生活，在一个地方住久了，会把我憋死。”

谭三姑道：

“本来也没有打算留你下来……”

“好极了，常某人这就告辞。”

谭三姑伸手拦住了常九，笑道：

“肖寒月缺乏江湖阅历，他已经成了江湖名人，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如果有你随行照顾，那就万无一失了。”

常九道：

“我也有这个打算，我常某人是真的佩服他肖寒月本想是暗中随行，希望为他略尽棉力。”

谭三姑道：

“好！咱们就这么决定了。这些事暂时不要告诉肖寒月和郡主。”

朱盈盈换上了一身布衣，脂粉不施，但却掩不住那天生丽质，路上行人，店中食客，只要看到她，都忍不住盯住她，一两个人也还罢了，但满楼食客，大都如此，就有窘态逼人之感了。

每当她想发作之时，都被肖寒月示意阻止，还是常九替她找了一张精巧的面具带上，才算解决难题。

常九穿了一件羊皮大袄，一副老管家的样子，肖寒月一身蓝衫，身佩长剑，倒像游学士子，三人走在一处，倒也相称，似是一个老管家，带着一对兄妹投亲、访友一般。

离开了赵府数天，常九原想肖寒月一定会入钟山查询赵幽兰的下落，那知一离赵府，竟然转向京口。

这条路本有车可雇，亦可骑马赶路，但肖寒月却要走路，每天苦赶，吃的是粗茶淡饭，住的是小镇野店，他希望朱姑娘受不了这样的折磨，自己回去，却不料朱姑娘的兴致十分高昂，一路行去，欢颜不改，一直到京口，从没说过一个苦字，也没有吵着

要骑马坐车，直看得常九，暗暗佩服。

这日，中午时分，肖寒月找一家大饭馆，叫了好酒好菜笑道：“盈盈，这几天苦不苦？”

朱盈盈道：

“我心中快乐，就不觉得苦了。”

很平淡的一句话，但却包含了款款深情，无尽爱意。

肖寒月暗暗吁一口气，忖道：这是缘？还是孽？

其实，这几日相处，肖寒月已对这金枝玉叶的姑娘，产生了极深的好感。

有好感，就容易生出怜惜。望着朱姑娘微微一笑，道：

“盈盈，从今天开始，你想做什么，尽管开口，坐车，骑马，行船，随你之意……”

朱盈盈摇摇头，接道：

“还是由你作主吧！只要跟你在一起，我不会感到辛苦，不过，我一直很担心一件事……”

肖寒月道：

“担心什么？”

朱盈盈道：

“我一直戴着面具，肖兄会不会看的讨厌？”

肖寒月笑道：

“那怎么会，因为我早已知道了，那面具之后，有一副千娇百媚的美丽容貌。”

朱盈盈吁一口气，道：

“这我就放心了。”

谈话之间，酒菜送上。

常九替两人斟上酒，低声说道：

公子，现已到了京口，今后行止如何？”

肖寒月道：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才能增长见闻，广开眼界，久闻京口金山寺之名，应该去见识一下。”

到京口来，只为了一看金山寺的风光，常九心中虽然不信，但口中却应道：

“那地方常某去过，吃过酒饭，我就带两位去看看。”

肖寒月道：

今天不去了，你既然熟悉京口形势，那就找一个好的客栈，朱姑娘连日奔波，先让她好好休息一下，明天再去不迟。”

常九点点头。

肖寒月四顾了一眼，发觉楼上已上了八成客人，却没有发觉一个可疑的追踪之人，似乎是，突然之间，一切都改变了。

吃过酒饭，常九带两人住进了京口大客栈，肖寒月突然间阔了起来，三个人要了一个幽静的跨院，除了有围墙环绕之外，庭院中满植花木，这座跨院，三合对立，有十二个房间，住一天，要十两银子的费用。

朱盈盈住在紧邻肖寒月的一个房间里，那本是一般从人、护卫住的地方，便于保护主人，但朱盈盈一定要住，常九也没有办法。

事实上，王府中的阁楼豪华，又岂是一般客栈能比得上的？

肖寒月这几天来，一直留心观察着四周的变化，但一直没有发现到可疑的人物，这就只好向常九请教了。

常九一个人独霸了一排北厢房，这里有两个主房，两个从卫

住的雅室，肖寒月行入常九房中时，常九正好独自在品茗。

肖寒月喝了一口茶，低声道：

“常兄，是不是有些奇怪？”

常九道：

“感觉到太平静了？”

“对！好像一切的纷争、恩怨都消失了，咱们一行走了几百里路，竟没有发现一个追踪之人。”

常九微微一笑，道：

“他们不用追踪，只要稍作安排，咱们的行动都会落入人家的眼内。”

肖寒月道：

“原来如此，要引他们现身追踪，只要花上一番心思设计一下了。”

常九苦笑一下，道：

“我的肖少爷，你究竟怎么打算？应该告诉我一声。赵姑娘仍在金陵附近，进入了钟山。你却千里迢迢的跑到了京口来……”

肖寒月接道：

“我不愿打扰她，给她一些时间。”

常九呆了一呆，道：

“给她时间，这个我常某人就不懂了，是不是真的准备放手不管赵家的事了？”

肖寒月道：

“常兄，赵姑娘才慧绝世，她会处理得比我们好，如果，咱们匆匆追入钟山，那不是帮她，反而会害了她。”

“公子爷，你没有弄错吧……”常九大不服气地说：

“赵姑娘只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你给她时间，让别人把她制服贴，让别人从容布置好陷阱，咱们再跳进去？”

肖寒月皱眉沉吟了一阵，道：

“常兄，有些事，智慧比武功更有用处，赵幽兰如果没有把握，又怎么会答应他们去见她父亲？”

父女连心哪！肖老弟，赵姑娘诚然是智慧过人，但她究竟还是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没有阅历，没有武功，那一身细皮白肉，能禁得住几下折腾……”

肖寒月突然站起，剑眉耸动，俊目放光，冷冷说道：

“你是说，他们会对赵幽兰用刑？”

常九吁一口气，低声道：

“老弟，你坐下，我只是这么猜想，可没有看到，你既然这么关心她的安危，为什么不借重白发龙女、张岚和王守义的力量？”

肖寒月缓缓坐下，忖道：我要相信自己的推断，赵姑娘早已经成竹在胸……

心中念转，激动渐平，叹口气，道：

“我不想再把这件事牵上官府……”

“谭三姑、张岚不是官府中人……”

肖寒月道：

“我也不想把事情牵入王府，这使我心中顾虑很多。”

常九道：

“顾虑很多，你怕把王府也拖下水去？”

“这只是顾虑之一，最重要的有官府中人在场，我心有所顾

忌，不能放开手脚。”

常九呆了一呆，道：

“你的意思是……”

肖寒月神情肃然地说道：

“希望他们不要加害赵姑娘，如果不幸他们做出来，那就逼我大开杀戒，……”目光中神芒闪动，流露出无限杀机。

见多识广的常九，看得心神震颤了一下，也感觉到了那股浓烈的杀机的可怕，心中忖道，他剑招奇厉，本已是追魂取命的剑法，要是心中再充满杀机，这一场江湖大劫，不知有多少江湖高人遭殃了。

突听朱盈盈的声音传了过来，道：

“你要找什么人？”

肖寒月冷笑一声，忖道：看来，他们还是忍不住找上门来？

常九却一个侧身，疾如流矢一般，窜了出去。

只见庭院之中，站着—一个身着灰色长衫的中年文士，朱盈盈站在廊下，手中拿着金鞘银柄的短剑“银月飞霜”，看她站的架式，已是暗中戒备，随时可以出手。

这时，朱姑娘刚刚浴罢，更过新衣，取下面具，—身淡蓝色长裤短衫，朴素雅淡，眉目如画，晚霞流照中，清丽如仙。

天生丽质难自弃，浓妆淡抹总相宜。

那中年文士，似乎是被绝色所动，呆呆地望着姑娘出神。

常九重重咳了一声，道：

“朋友，你擅闯套房，惊动了咱们大小姐，是什么用心？”

中年文士转看了常九—眼，笑道：

“在下找人？”

“找人，找什么人？”

“一位肖寒月，肖大侠，可是住在这里？”

朱盈盈道：

“你找肖大哥，你可是他的朋友？”

“不是，在下是奉命而来……”

“什么人的命令？”肖寒月缓步行了出来。

目光一掠寒月，中年文士抱拳，道：

“阁下可是肖大侠？”

“不敢，区区肖寒月。”

中年文士道：

“在下陈抱山。”

常九接道：

“流星赶月陈抱山？”

“正是在下，兄台是……”

“兄弟常九。”

“千里追踪常九，兄弟失敬了。”

常九道：

“陈兄一代武学大豪，天下有什么人能命令陈兄？”

陈抱山微微一笑，道：

“天台散人墨非子和陈某相交有年，他命兄弟办件事，兄弟倒是不好拒绝了。”

肖寒月心中忖道：听口气，这陈抱山是大大有名的人物，那墨非子能命令他来，自是更有身份，但这些人，都未听闻过，只好先由常九应付一下了。

只听常九说道：

“墨非子老前辈已绝迹江湖甚久了，难道也到了京口？”

“不错……”陈抱山淡淡一笑，说：

“老道长已到京口两天了，现在住金山寺中，作寺中方丈闲云大师的贵宾，他们僧道虽不同流，但这两个方外人，倒是抛去成见，成为知己。”

肖寒月听出一些头绪了，那墨非子是个道士，但却是金寺方丈闲云大师的朋友，道士借住和尚庵倒真是万流同源，僧道一家了。

心中念转，口中说道：

“墨非子和肖寒月素不相识，遣陈兄来此，不知有何指教。”

陈抱山道：

“今夜虽非中秋，但正值十五月圆，和尚、道士设了一席素斋，泛舟江上，想请肖大侠同舟赏月，不知肯否赏光？”

肖寒月心中忖道：泛舟江上，一旦遇变，我不谙水性，如何能够应付呢？

这数月来的经历变化，使得肖寒月心中也感觉到江湖上事物的复杂，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一时间沉吟难决？

陈抱山轻轻吁一口气，道：

“肖大侠是不是有什么疑难的地方？”

常九接道：

“闲云大师和天台散人墨非子，都是世外高人，肖公子一定会去……”

“那很好……”陈抱山微笑着说：

“肖大侠有什么不便之处，尽管明言，在下当转告他们，再作商量。”

“我在想……”肖寒月看了朱盈盈一眼，道：

“和两位世外高人会晤，不知道朱姑娘能否参与？”

陈抱山哈哈一笑，道：

“可以，可以，老和尚不在寺中设宴，改作月夜泛舟，大概就是为了寺中有些禁忌，有所不便。”

肖寒月笑道：

“那就一言为定了。”

陈抱山道：

“天黑之前，在下再来迎接肖大侠。”

今夜月明如画，江面无波，泛舟江中，有一番难以言喻的幽美情趣。

肖寒月从未有过这等经验，朱盈盈也未经历过这等情事，心中愉快之极，但她出身尊贵，仍然保持了矜持的气度，唯一表现出高兴心情的，就是看着肖寒月笑。

这是一艘专供游江用的画舫，甲板宽大，设有木桌锦墩，为了能尽览月夜中江上景色，桌椅都移放甲板之上。

肖寒月暗中打量，发觉操舟的竟然是两个中年和尚。

两个年轻的小沙弥，忙着添茶送水。

陈抱山带着肖寒月、朱盈盈、常九三人登舟之时，替闲云大师、天台墨非子引见之后，闲云大师即闭目静坐，墨非子虽未闭上眼睛，但却低头沉思，似是正在想着一件很重大的心事。

肖寒月心中暗道：这一僧一道，把我约来泛舟赏月，看来只不过是个借口，不知道有什么重大事情要谈，但见闲云大师，宝相庄严，墨非子仙风道骨，都非阴险人物，心中虽觉奇怪，但并不忧乱。

常九久走江湖，对江湖中人知之甚详，那墨非子三十年已然名动江湖，闲云大师虽在江湖没有传闻但能与墨非子相交莫逆，想来也是空门奇侠。

船到江心，闲云大师突然睁开双目，笑道：

“肖施主，画舫四周百丈之内无人，咱们可以畅所欲言了。”

原来，竟是为了怕人窃听到谈话内容，竟然乘画舫行至江心，这谈话内容，定然十分重要了。

墨非子抬头望当空皓月，轻轻叹息一声，道：

“人生几得月当头，岂可无酒。”

闲云大师道：

“六十年佛门清静生活，竟被你拖入红尘，还要老衲请你喝酒……”

墨非子接道：

你特制那百花露，喝下去清心定神，有驻颜益寿之效，敢情舍不得拿来宴客？”

闲云大师笑一笑，道：

“也罢，看在肖施主的份上，老衲就割爱一次！”

语声一顿，接道：

“摆上素斋。”

肖寒月心中暗笑道：喝酒亦在佛门戒之内，这老和尚静修了六十年，但却偷偷的酿酒自饮。

忖思之间，素斋已上，一个小沙弥由舱中抱出一坛佳酿，拍开泥封，立时有一股清香之气，扑入鼻中。

肖寒月心中虽然疑窦重重，但却忍着不问，暗道：好！你们不说，咱们喝酒吃菜吧？看看谁的忍耐工夫高明？

喝了一口百花露，才发觉酒味不浓，但却香甜沁心，乃生平之中从未喝过的上佳口味。

朱盈盈出身帝王之家，也没有喝过这种甜美佳酿。

素斋亦是精致可口，难得吃到。

墨非子不停地敬酒、吃菜，闲云大师却略略沾唇。

酒过三巡之后，墨非子才叹口气，道：

“肖施主，好耐性，就不问问贫道和老和尚，约请你来此的原因吗？”

肖寒月笑道：

“晚辈实不知从何问起？大师、道长有何指点，肖寒月洗耳恭听。”

墨非子道：

“肖放主艺出剑帝门下，定知令师现在隐居何处？”

肖寒月摇摇头，道：

“老人家仙踪难觅，来去无踪，肖寒月受教半载之后，就未再见过他了。”

墨非子呆了一呆，看了闲云大师一眼，道：

“这……就很麻烦了，找不到剑帝，恐怕……”

闲云大师接道：

“老衲说过，他游历人间，一切随兴所至，也许他正在西域游荡，也许在长白寻参，想找他谈何容易啊！”

墨非子道：

“至少，我们可以肯定他现在还活在世上。”

闲云大师道：

“他不肯现身，生亦茫茫……”

肖寒月再也忍不住了，道：

“大师，道长，找家师有什么重要大事？”

墨非子苦笑一下，道：

“令师如若不现侠踪，江湖这一场大劫，只怕是很难有人能挽回了。”

常九突然接道：

“道长三十年来依然名动江湖，以你的声望，武功，难道就不能挽救这一场江湖劫难吗？”

墨非子看看常九，道：

“不但贫道无能，就算闲云答允出山，只怕也力难从心……”

肖寒月接道：

“道长请明详情，晚进如能效力，愿代家师一尽心意。”

闲云大师道：

“肖施主说的对，你就把所知内情，告诉他吧！”

墨非子目注肖寒月，缓缓说道：

“肖施主出现金陵，以七煞剑招拒敌，想必已尽得剑帝的真传了？”

肖寒月暗叫一声惭愧，忖道：他只传了我半年武功，得了他多少绝学，我自己也弄不清楚，听说，一个人练习武功，也和读书一般，需要十年光阴，才能登堂入室，我这半年所得，自然是有限得很！

但他心中明白，绝不能据实说出，那会使墨非子大失所望，但又不便说谎，只好含糊地说道：

“家师武功，浩瀚如海，晚进学到了他老人家多少武功，自

己也不太清楚！”

闲云大师点点头，道：

“道兄，这件事……”

突然住口不言，流目四顾。

画舫上的人，个个都有一身武功，亦自早有警觉，听得快舟破水的声音，只是未想到来人的身份罢了。

肖寒月转眼望去，只见四艘快舟，已然分由四面，团团把画舫围住。

每艘快舟上，有两个黑衣大汉操舟，船头上站着一人，正东方位上，站的一个玄女衣少女，正是白玉仙。

操舟的大汉，都是第一流的驰舟能手。四艘快舟，停在画舫四面，保持一丈左右的距离，随江流，画舫移动，但距离一直不变。

白玉仙微微一笑，道：

“肖公子，金陵一别，想不到这么快这里又见面了，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肖寒月心中暗暗叫苦，忖道：如在船上动手，必然船翻落水，那就只有与波臣为伍了。

“原来是白姑娘……”肖寒月暗提真气，准备应变。

朱盈盈低声道：

“肖大哥，这个女人认识你？”

那夜，她被谭三姑点了穴道，一夜睡到天亮，不知道赵府中发生的事，也未见过白玉仙。

白玉仙冷笑一声，道：

“放着金枝玉叶的郡主不干，混入江湖，当心玩完了一条命

……”

朱盈盈一怔，道：

“你认识我也不要紧，我早已不是舒适郡主了，我跟着肖大哥闯荡江湖，已经是江湖中人了。”

白玉仙道：

“那很好，杀了你，就不算杀官造反了？”

肖寒月低声说道：

“盈盈，你别理她，由我来应付！”

朱盈盈一片天真，不知身处险境，点头一笑，不再说话。

白玉仙嫣然一笑，道：

“肖兄的魔力不少，竟然使一个刁蛮的郡主，变得像一只柔顺的羔羊。”

肖寒月吁一口气，道：

“白姑娘是为追在下而来，和两位方外高人、朱姑娘都不相关连，请姑娘划下道来，肖某一定奉陪。”

白玉仙淡淡一笑，道：

“肖兄错了，今夜之会，肖兄不是正主……”

肖寒月呆了一呆，道：

“你们是……”

白玉仙接道：

“是为两位世外高人而来。”

肖寒月望了闲云大师、墨非子一眼，满脸困惑之色。

闲云大师合掌当胸，低喧一声，道：

“除了白姑娘之外，其余三位，两位是老衲昔年老友，北面一位，老衲虽未见过，但老衲如未看错，他应该是白羽令门中人

了？”

正北方位上，一个三十五六的中年文士，冷冷接道：

“大师好眼力，区区古上月，正是白羽令门中人。”

正南方位上一个银髯飘飘的高大老者，接道：

“你这个老和尚，六十年未入尘俗，不管江湖中事，想不到晚节不保，八十多岁了，却卷入江湖是非之中，你叫我这个故旧老友，如何交代？”

正西方位上，一个枯瘦的老人，叹口气，道：

“向兄，老和尚是被人拖下水的，罪魁祸首，一定是牛鼻子老道？”

闲云大师道：

“阿弥陀佛，老衲八十多岁了，还会没有主见，故友好意，老衲心领，不用为老衲开脱。”

白髯高大的老者摇摇头，道：

“老和尚，闻老弟已经给你台阶，借机会下去吧！难道，咱们五六十年的交情，真的要闹得翻目为仇不成？”

闲云大师道：

“兰因絮果，唯人自找，两位故友的月色追踪，究竟是为了什么？”

枯瘦老者怒道：

“老和尚，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我和向兄，花了无数口舌，才把你养身修命的京口，划作禁区，不准人打扰，你尽可以守着金山寺，作你的方丈，只要你不沾江湖是非，保证你金山寺是一片净土，这份交情，何等深厚，你真的是一点都不领情吗？”

白玉仙目光转动，看了那白髯老人和枯瘦老者一眼，道：

“向老，闻老，不用心急，闲云老方丈，从未插手江湖中事，想来也不会在老迈之年，按不住心猿意马，但他既然是墨非子多年老友，泛舟夜饮，不过是稍尽地主之谊，但望大师一番解说，今夜之事，自会烟消云散。”

一直未讲话的墨非子，突然开口，说道：

“不错，闲云大师是高僧，也是贫道多年知交，诸位有什么事，尽管冲着贫道来，和闲云大师无关。”

闲云大师笑一笑，道：

“他们既然找上来，只怕今日之局，很难善了……”

白玉仙淡淡一笑，道：

“大师是一代高僧，咱们无意为难，只要大师给我们一个交代，此事就和大师无关了。”

肖寒月冷笑一声，道：

“白玉仙，你们找的是我肖寒月，肖某跟你们走，不许招惹大师、道长……”

来人中，以白玉仙的年纪最轻，但看上去，她却似是这群人中的头头。

只见她举手理一下被江风吹乱的鬓边秀发，微微一笑，道：“肖公子，小妹心中有一件疑惑，不知肖兄肯否赐教？”

肖寒月道：

“说！”

白玉仙道：

“在金陵赵府，小妹记得伤了你，你怎的还能活下来？”

肖寒月道：

“也许，你的暗器不够歹毒，或是功力不够深厚……”

“不是！没有人能逃过冰魄寒珠的寒毒……”白玉仙说：

“但肖公子中了寒毒，却能安然无恙，个中之秘，肖兄肯否指点小妹一二？”

肖寒月心中忖道：赵姑娘医道通神，解去冰魄寒毒。但兵不厌诈，彼此既是敌对相处，自不能实话实说，当下冷笑一声，说道：

“姑娘伤了肖某，料定肖某必死无疑，但很不幸，肖某还活着，这说明了我能对付你的冰魄寒珠，至于肖某用什么方法对付它，似乎是用不着详细地告诉你白姑娘了！”

“说的有理……”白玉仙古井不波地说：

“肖公子，冰魄寒珠的事不再提它，至于今夜之事，我希望你不要多管，向中天、关百奇都是闲云大师的多年老友，他们交往的时间，比你我加起来的年龄都多，他们的事，用不着咱们晚一辈的人管，肖兄以为然否？”

“不然……”肖寒月冷冷地说道：

“闲云大师为了请我肖某江中赏月，吃顿素斋，才引起了诸位的误会，这件事，在下岂能不管？”

这时，古上月突然开口道：

“白姑娘，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可就是肖寒月？”

肖寒月转头看去，只见他腰中微微隆起一圈，分明是藏了很多的暗器，无怪闲云大师一眼就瞧出了他的身份，观察的入微，判断的正确，当真是老谋深算，常人难及。

只听白玉仙冷冷说道：

“肖公子的事，不用古兄多言，玉仙自有处置。”

古上月应了一声，不再多言。

江湖上盛传白羽令门中人，是如何的霸道、难缠，招惹上他们，就如怨魂，不死不休，但竟对白玉仙唯命是从，这个女人，不知是何等身份，竟有如此的权势！”

但闻白玉仙高声说道：

“向老、闻老，两位既是闲云大师的多年好友，最好能动之以情，动得大师跳出是非外，也免得伤了你们数十年老朋友的和气。”

向中天、闻百奇都是古稀之年了，但对白玉仙竟然也十分敬重，躬身应是，一派拘谨小心的神情。

肖寒月回顾了常九一眼，低声道：

“想法子把画舫靠岸。”

常九微微颌首，站着未动。

他心中明白，必须在暗中行动，但以白玉仙警觉之高，和对方布下的阵势，想把船靠近岸上，绝非易事。

常九会水，但却不精，如想在大江河上有所行动，自知没有这份能耐。

这件事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墨非子和闲云大师身上，心中念转，人却悄然移动到陈抱山的身侧，低声道：

“陈兄，水中的功夫如何？”

陈抱山苦笑一下，道：

“似今夜情形，风平浪静，我大概自保不会淹死，和人在水中动手，就没有这个能耐了。”

常九道：

“墨非子和闲云大师呢？”

陈抱山道：

“这就不清楚了，不过，我知道金山寺中和尚，有很多水里高僧。”

“我相信肖公子的剑术，足可克敌制胜，只要咱们能把画舫靠上岸，就不用担心了。”

但听闻百奇的声音，传了过来，道：

“大和尚，听到白姑娘的话了吗？”

闲云大师笑道：

“听是听到了，不过，我不懂白姑娘话中的含意。”

向中天道：

“大和尚，我和闻老儿，实在不愿和你翻脸，但你也该给我们老哥儿俩留步余地……”

闲云大师突然一整脸色，冷冷说道：

“向中天，老衲今夜宴客江上，被你们围住不放，要老衲给你们留一步余地，但你可曾给老衲留一点情面吗？”

闻百奇吁一口气，道：

“白姑娘，我们已经尽了心意，大和尚执迷不悟，公事公办，白姑娘请做裁决吧？”

这几句话，说得十分明显，双方交情已尽，再下去，只有动手一途了。

肖寒月眼看已成僵局，今日之事，似是只有放手一拚了，霍然站起身子，正要发作，闲云大师却连连挥手，道：

“肖施主请坐，今宵他们是冲着老衲来的，老衲如若应付不了再劳施主帮忙。”

目光转动，望了两个小沙弥一眼，低声道：

“照顾船舱！”

两个小沙弥一躬身，退入舱中。